

第一章

第一节

厚厚的窗帘把外面的光遮挡得严严实实，阻隔在阳光和黑暗之间的那道密不透风的墙上，生与死的幽灵在游荡，挣扎，杀戮……黑暗里的屋子，空气中渐渐地没了气息；生命，活物，黑暗凝固着死亡。那没了一丝丝生命的躯体，轻得像根羽毛漂浮在死亡的空气里，先是灵魂，接着是肉，后来是那躯壳。

沙果这样躺着不知道有多久了。她已经不再需要白天黑夜，用

不着知道现在是几点钟，没人需要她，她也不需要任何人，用不着再为了谁而遵守游戏规则，她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再需要她的信任。信任成了曾经的自嘲，而正是那轻易得来的和轻易送走的信任让她走到了今天。再不会有人跟她约会了，她用不着为了约会而发愁装扮穿衣配行头，再也用不着为买不起昂贵的衣服而难过得要死。长发蓬松地飘散开来，漆黑得像团泼撒出去的墨汁，在雪白的被单上浸染成乌云样儿。苍白的身子裸露着，似乎什么都不存在，曾经的美丽和诱惑，曾经的自尊和清高，曾经的放纵和性爱，曾经的荣耀和宠幸……就像那张白色的床单，只得随着死亡漂漂浮荡。她决意抛弃生命，也抛弃了她的爱和爱她的人，她愿意走进黑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她的消失会让那些曾经伤害过她，轻视过她，爱过她的人感到悔恨和伤痛，这是她最后的微笑，想着她的微笑终将使那些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因活着而继续受到磨难，她的微笑将是活着的人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丝丝的快慰掩盖了那片苍白。

两年前，她从德国到深圳。

如果她能够预料到眼前这个新兴的令人充满了好奇的城市会让她的生活如此的惨败，她是绝对不会踏进半步的。来去匆匆自重又自信的脚步，毫无表情中清高又藐视一切的眼神儿，因富足而愿意普度众生的宽容气质，成为写在这个城市每个白领脸上的标志。一个繁华富裕下掩盖着孤独和残忍的大都市，现代化发展中的强盛和端倪合道儿同行的市场，带给这个自负的女孩儿的是好奇和挑战。

她最不愿意相信的就是所谓的命运。尽管她从记事儿

起，命运的苦厄一直都不肯离她远去，总是围绕着她。早上爸爸还送她去了幼儿园，临走的时候，还用胡子扎得她“咯咯”地直笑，从此，她再没有见过他，他成了一个泡影，他成了一个尊称。姨妈抱着她，浑身哆嗦地说，这都是命啊，你要看好你妈妈！妈妈没有幼小的她坚强，顷刻坍塌的天压得这个脆弱的女人失去了生存下来的勇气。她每刻都在乞求苍天把她带到丈夫身边，几乎忘记了她还有个幼小的生命需要她活下去。几经折磨，她终于追寻自己心爱的丈夫去了，把年幼的女儿留在了人世上。姨妈把吓坏了的她抱在怀里，嘴里不断地念叨着，苦命的囡啊，随她去吧，这就是你妈的命啊！姨妈只道是“姐姐命苦，囡囡命苦”！所以，百般的宠着这个年幼的女孩儿。虽说是姨妈家，但她可不是一般的外甥女，她可是前街后巷众所周知的“刁蛮公主”。别的孩子没有，她有，别的孩子有的，她一定是最好的。她只知道姨妈就是她的亲妈，她不知道她还有亲爸亲妈。

她上大二时候，突然开始了拼命学习。为了赢得全校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全校女生的心仪偶像的爱。她想改变自己，让一个文弱纤细的女孩子成为爱的大赢家。年轻的教授希望让年轻的女孩子认识他而从此认识男人，认识这个社会，他恪守职业操行，注意言行师表，无可挑剔，无机可乘。但他终于注意到了眼前的这个清纯可爱的小女生，漂亮，聪明，成绩总在自己想到的数字上，他像所有的老师一样，一向宠爱优秀的学生，因为那是一条通往知识和成为优秀人才的必经之路，这正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已经在无数个女生投来爱慕的眼神里选择了自己的最爱，妻子自然是他的学生中的优秀者。他们的婚姻曾经引起过骚动，有个女孩子

在他的新婚之夜守在他的门口，差点儿被冻死。他曾经向校长提出了他的困惑，校长说，别在意，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能挺过去就好了！年轻教授的存在并不是他的错，他还是学校里的一面旗帜，女生们依旧的偶像。当然，他宠爱她，也不是他的错，当旧的一幕重新上演时，他的错误已经酿成了。她的学习成绩明显在下降，她每天早早地坐在课堂上等着他的到来，却又不敢和他正视。他熟悉而害怕的相思痛苦清清楚楚地写在她脸上，他明知道还要装做傻痴。原来的游戏被她玩成了事实，她为了他受着爱情的煎熬。他邀请她到郊外春游，他被他的举动感动得哭了一个晚上。那一刻，和风煦日下，他依旧还是她的老师，并没有变成她心目中的男人。春风荡漾中的她依旧是他的学生，并没有变成他的女人。她发怒地走进池塘，他狠狠地甩下她一个人走掉了。她伤心得再不愿意上他的课了。姨妈搂着她哭个不停，这都是你的命啊，囡啊！

她在德国的学业依然很优异。她的心却感到了异常的空虚，她不相信时间能治愈创伤的说法，这一切让她无法遏止住她心中那股颤栗和恐慌。这是她在国外留学的日子里也无法消除掉的恐慌和不安，一个人长期的寂寞和关闭孤立自己的心扉的结果。在同胞面前她讨厌那种投向她的施舍和怜悯，她情愿紧闭心口，让孤独和寂寞生长在自尊里，起码它不会再受到轻视吧。在外国人面前她更不愿意像个受伤的女人，城府很深而且孤僻哀怨着，她宁愿活得比他们还洒脱，洒脱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健康的中国女孩子，是在充满阳光下长大的。洒脱，那是为了维护民族自尊心的使命。

.....

她已经记不得这是她来深圳以后找的第几家公司了。她记得那家公司董事长对她说，他给她开出的工资数额，让她瞠目结舌。他的答复是理直气壮的，“你的薪水里面包括使用你的姿色！”她说她一定会回报他，她回报他的当然不是身子而是一记耳光。

她还记得进这家公司时，并不难，总经理单独地和她聊了很久。但是不久她就被人栽赃了，栽赃她的人是总经理的秘书，那位垂涎她的总经理的旧情人。她没有必要再澄清什么事实，事实就是她必须离开这家公司。

她是在报纸上看到“万平”集团公司招聘文职人员的，尽管招聘条件苛刻，但是，应聘的人员还是很多，有人告诉她，“万平”公司是个容纳人才的公司。竞争很激烈，最后一关考完，留下了她和另外一位先生。那位先生看到她后，自嘲地说，“这个位置是你的了，我陪了你一路，我认了，拜拜！”她明白他说的话的意思。她向“万平”公司人事部请求，最后的面试总经理能否不出面，他们愿意接受任何部门和人的公平考核。很遗憾，那位先生不相信这场完全凭借实力对峙的竞争，临上考场前一分钟，他放弃了。这是她走进深圳后，第一家没有被董事长或总经理面试就被录取的公司。她见到这位被传说得神乎其神的总经理，已在公司上班将近两个月了。他很矜持，甚至有些腼腆，尤其是当介绍她给他时，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她感到了他的羞涩。他和她的想象中差距很大。他不是那种操纵着这个如此成功的民营企业的，镇定自若的运筹着巨大资产的，能在深圳威慑八方被前呼后拥着的掌门人的形象，他竟然是个如此温柔的男人。在这个男人温柔的目光里，她看到了她从来没有感受到

过的另外一种男人的气质。那是一种能够吸引她，对她的心灵产生震撼的力量。和她所遇见的男人不同的是，他们第一眼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猎物，他第一眼把她当成了公平的选择，她还真的被他的那点儿公平给感动了。

她不知道男人对她会有着如此不同的区别，假若她能够预测到他们以后的命运结果的话，她应该知道她选择的命运将会是多么的坎坷，而及早的放弃，哪怕是他对她再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她也不会选择他的公平。但是，她还是被他的公平诱惑着，再三说服了自己，选择了靠近他。

有一天，他很认真地问她，需要不需要一个真正的工作？她几乎没有听完就答应了他。

那是像旋风般的几个月的日子。她跟着他，跑遍了国内国外有可能对他的项目投资有优势的地方。她跟着他体会着失败和成功的滋味，她迷人的气质和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很温柔很体贴，但总留给她一种神秘的揣测和距离。他让她无法接近他，看不懂他。他的英语很好，但是，他坚持连一般的应酬都要带上她。她知道，他是在利用各种机会展示他对她的那种影响和吸引力。她愿意被他差用，并且感激他给了她那么多的绝好的机会，让她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以外的社会，了解了更多的他。有时候，她也能够感觉得到，他也在注视着她，研究着她，揣摩着她，但是，他总是能够找到借口掩饰自己，放弃表露心机的机会。他的掩饰或多或少的都会让她感觉得到他的真实情感，与他的这种城府稳健的自制力相比较，更加引起她的轻浮而冲动。她想接近他，了解这个男人私秘的内心世界，想拥着他，在他寂寞的脸上找出爱她的答案，他总是在最后的一刻

放弃了她。虽然他断然将她拒之门外的意图越来越虚假，她想占有他的欲望再次的让她感到了自惭形秽，但是，她坚信她爱他，而他也爱她。一次，为了他的一笔生意，她陪着客户喝醉了，他一反常态的第一次为了女人，冲着手下人动怒。他坚持留下来守候着她。把她当成了一个柔弱的病中的女孩儿，细心而温柔的，简直是无微不至。她并没有喝到他认为的那么醉，他的自制力也并没有她认为的那么坚强，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感情中最脆弱最美丽的一面被彼此窥视，原来的那道处心积虑修筑起来的感情防线被触动时，情感成了专横跋扈的暴君。他醒过来的时候，她那头飘洒的秀发正枕在自己的肩胛里，洁白柔软的双臂紧紧地抱着他。她睡得很沉，很甜，样子很美。这个只有在他的梦幻中出现过的美妙的一刻，此刻却让他感到了无限沮丧。他冲到了门口，脚步沉重得难以抬起，他犹豫着，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转过头去再看她一眼……她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嗫嚅着说，只要他离开她一步，他将再也不会见到她！他说，她只会让他发疯！她说，她已经疯掉了！他再没有说话，像个疯狂地失控的赛手，癫狂地把赛车驶进了九霄云端。她的身子就像有个巨大威力的吸盘，牢牢地粘在那个疯狂的赛手身上。他们在云里跌荡遨游，享尽云雨温柔。当他看见了她身下洁白的床单上那片深红色的玫瑰红慢慢地在化开，他泪流满面，紧紧地抱住了她。他吮吸着她的泪水，她的欢叫，她纯真的爱，发誓永远不负那朵为他而绽开的玫瑰。

他们爱的旅程就是公司工作的日程，他们的爱让枯燥的工作变得有意义。他纵容他对她的爱，满足她任何因爱而为他设计的爱的游戏。他从不拒绝她。她从不会让他失望，她

对他的爱变得很贪婪，他对她的贪婪表现得很宽容。她开始不满足他们苦短的良宵和暂时的欢愉，无法对他的永无止境的事业全身心的投入，她不愿意谅解他克制着她投来歉意的笑容。她很清楚的知道，他对她的爱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因为除了爱她，他不可能承诺对她的婚姻，他有家室有孩子。她不想当他的“二奶”，是因为她也不想让他变成负心的“大款”而被世人嘲弄。他有他的事业，在遇上她之前就有的那份事业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全部，她没有理由为了爱而毁掉他的事业。她不想把对他的感情和他的钱财纠缠在一起，让人拿他们的恋情变成价值观那枚肤浅的算子儿，被合理的推算成“道德沦丧”的牺牲品。她不喜欢他在她面前愧疚的样子，她觉得那不是他的错，有错也是她的错，错在爱上一个不该爱的男人。

她知道他的善良，他知道他应该对那个已经把一生交给他的妻子该负的责任。他为了她而卸下对妻子的责任，他会变成良心上的千古罪人，他再也不会有正常人的那种爱去爱她，她也不会幸福的。

那她该怎么面对他们的爱？

有一种女人是男人终身都无法解开的情结，能让男人爱她永远的女人！又有哪些女人能够将男人的爱遏止在婚姻的桎梏里？难怪，婚姻中的爱很快就变成了生活中的羁绊，而被羁绊的男人，靠着那份责任能度过他的一生吗？

那是社会理论家和道德评判家们的事了。世上所有的痴情男女都不会顾及道德标准而停止过他们悖逆之爱。

他们在感情利益的边缘上徘徊着。

他眷恋着的她身体上那每一寸闪着青瓷般光泽的肌肤，

她却贪婪地想霸占着他的整个心。她用身子霸占了他的心，她的身子完全属于他，他的心却不能完全属于她。他还有他的事业和家庭，她感到了心力匮乏，筋疲力尽了。尽管她每次和他的约会都会警告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但是，她还是不能放弃他。即便她能够找出上千条放弃他的理由，她只需要一条爱他的理由，她就先放弃了。

她可能已经感到了他们的路走到了尽头，只是不知道分手会是如此悲惨而已。要不是医院的一张怀孕诊断证明，她还将继续一意孤行地编织着他们的爱的梦。

他正忙着为出国准备资料，她和他一起忙碌到深夜。她要和他做爱，他说他很累，她没等他再次拒绝，便疯狂起来。他说，她就像是在吃最后的晚餐。她说，没有白吃的晚餐！他亲吻着她说，他是她的，她用不着那么性急着吃下他。她说，她一见到他就感到肚饿，因为怕吃晚了被别人抢了去。他笑她太贪婪了。她说，他是她的野食，有吃一顿就吃一顿，吃一顿就撑死！他是太困了，再没有力气听完她的话，便睡了。她守着他到天亮，一人悄悄地离去。

.....

她躺在冰凉的产床上，周围一片冷冷白光，颤抖不止的她，就像墙上那个阴森森的影子……那个女人鄙夷地看着她，手很轻浮地拍着她，示意让她好好配合她。她只觉得被狠狠的撕开会阴，一件尖硬的家伙被恶狠狠戳进了她的体内，会阴立刻就像被撕拽成四分五裂般，一阵压抑不住的恶心翻上翻下，她禁不住大叫起来。那是手和坚硬的东西并没有停下，而是果断的，持续的，恶狠狠的搜刮着……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身子像那个被掏空般没有了感觉。她的泪水止

不住的流下来，一股刺骨的寒气穿透了她的心，在她麻木了的心周围扩散开来，冻僵了她对他的爱，结束了那一场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错误。

她感觉到那被掏空的阴部又充满了淤血般胀痛，心头不觉得一阵悲凉，眼泪顺着眼角流了出来。他什么都不知道，等待着他出国回来的是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一切，同样的失望和悲痛淹没着他以前，现在和以后的生活……

她不由得冷得抖起来，“不行，我要温暖，要开心，要快乐的死……”

雾样的大雨把刺眼的霓虹灯遮盖得很昏暗。歌舞厅里面隐隐约约传出男声的疯狂的流行歌曲声。

马路边儿。雨水已经在不平的马路上积成了水洼。

歌舞厅大门突然被冲开，沙果踉踉跄跄地冲了出来。她不顾一切地闯进风雨中，跟着从门口追出来一个男人，“喂，小姐，你喝醉了，等我送你回去……”白色的像雾般的雨声淹没了他的喊叫，他无奈的看着沙果消失在雨雾里。

此刻，大街上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生命，只有她在雨雾中奔跑，或许这就是她的归宿……太喧闹的大街，太喧闹的城市，太喧闹的人生突然间得只剩下了她和雨雾，她微弱的生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雨雾声。

……她看到了那黑深色的雨雾的尽头，那儿有一束亮光在向她招手，于是，她拼命地向那束光跑去。

车子一辆辆急驶过，把几寸深的雨水抛起来划成个扇

形的水屏，然后又落下，一层层地将旁边沙果的身子掩盖起来。

第二节

医院，病房里，晨曦照在沙果身上，她这样动也不动地昏睡了六天，那张毫无生气的古典式美人的脸庞，让人联想到雕塑。窗户前，站着德国人泰利，他一头浓密的栗色长发，凹陷着湛蓝色的眼睛深邃而单纯很有诗意。他双臂抱在前胸，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沉睡不醒的沙果。“她太美了，简直就是一幅传世之作呀！”一周前那天晚上，他在深圳大剧院听完音乐会，赶上大雨，他在剧院的咖啡厅喝了杯咖啡，回来的路上，碰上躺在雨水中，已经奄奄一息的沙果。他在医院守候着她度过危险期，她的病情一天天安稳下来，他一天对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泰利有着挪威和德国混种血统。金色的头发柔软地贴在头上，身材高而笔挺，走路步子迈得很大，那是他的挪威血统。眼睛是蓝绿色的，眸子是古铜色，眼光看人时显得很尖利，那是他的德国血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精神和商场上的机遇吸引了他。他发现了深圳，发现了这个正在迈向世界的现代化城市，正以优惠的投资条件向世界最先进的企业招手，他简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般兴奋得不能自己。经过两年的斡旋，他成功地说服了他的老板，他作为德国瑞思机械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的身份，来

到了深圳投资建立了分公司。在世界机械设备制造领域里占着领先之位的德国瑞思机械公司，素以代表德国人的精神而著名，它讲究原则、坚韧、严谨而固执，那是德国人闻名的性格。泰利因为坚持离开德国，他女朋友给他下过最后通牒，他对她说，他到中国，并不是放弃她，是她放弃了他。女朋友不理睬他的央求，一味儿的要和他分手，他对着歇斯底里已经绝情的她笑道，“中国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不会因为没有女人而寂寞的！”

她对他是天大的谜。如此美丽，躺在冰凉的雨水里，身心极度虚弱，生命几乎衰竭……

她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一切不得而知，泰利却对沙果的美丽惊叹不已。

这是个他从来都不曾经历过的美丽。他的女朋友已经称得上德国美女，但是，那是种有共同标准的大众的美，谁见后都可能会赞同，却不一定都能够记住。沙果给泰利带来的美的魅力，在于它无法解释他过去传统观念上的美，而是感觉上的享受，那种享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站在沙果面前，微笑着，让你能够感受到外面的阳光的柔和那样，他的微笑很迷人。

她睁开眼睛第一次见到的他的微笑。

他微笑着用德语说，“你为什么要结束你自己？你是那么美丽，那么年轻，是什么理由让你失去生活的勇气呢？”

她用被单盖住了脸。

他再来看她，依旧用德语对她说，“是不是因为爱，才让你这么伤心？”

她依然拉上被单蒙住了脸。

他又来看她，照样用德语说了一大通，最后责怪她：“难道你是个哑巴，你怎么愚蠢到连对我说声谢谢都不懂吗？”

她看了看他，他的眼睛很蓝，蓝得深不可测，让人感到很亲切。

她哭了起来，边哭边用德语责怪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为什么要把我救回来？”

他们用德语聊了很久，沙果一口流利的德语把泰利深深的迷住了。“你愿意到我的公司来工作吗？”她瞪着吃惊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敌意。“别怕，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帮你！”

泰利没有再勉强她，他理解她心里边的恐惧，“别着急，你可以慢慢的做出决定，我相信你的判断力！”

她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更不会相信一个路人的微笑好意。

泰利每天照常来看她，给她带束鲜花，用德语和她聊些轻松的话题，他们的聊天的话题很广泛，他从不刻意的讨好她，他让她感到了轻松自然没有压力。他从不问她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只是很礼貌的接受了她的道谢，他们之间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件事，沙果很感激他。

沙果临出院前一天，她答应泰利到瑞思公司工作。泰利只问她一句话，“能知道你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吗？”

“因为你湛蓝色的眼睛！”

沙果刚出现在泰利面前，马上感到他的眼睛在飞速地扫

荡了她的全身，那双湛蓝的眼睛里清清楚楚写着答案。

生命的美丽是有色彩的，它生长着鲜活的美和姿色，就像阳光拥抱着的海水，让人享受感受着美丽的真实。在病床上她是美丽的，像冰雕出来的美丽，就算是浮在死亡中，也能够让人体会到一种超脱的感动，让你感受到那种病态的魅力的魅力。

带着死亡的苍白，走进阳光下的她，还能有着美的魅力吗？

她正在为自己的尴尬开脱时，一个艳光四射的女人走了进来，像一道绚丽的光亮给闪得头晕目眩。她一头棕红色披肩直发，洋洋洒洒地披在后背上，幽黑的皮肤泛着古铜色，充满了十足的健康和活力，身材高挑，三围标准且性感，一身橘红色的西装裙紧绷出了她追逐时尚的气质，橘红色是今年的流行色。

泰利把手自然而亲昵的搭在了女人的肩膀上，“海伦，客户部经理，她怎么样，漂亮吧！”她没有听他的炫耀，她已经明白他要告诉她什么，在那个名叫海伦的女孩子面前，沙果不战而败，她后悔了她的选择。

她相信了泰利湛蓝色的眼睛里面的真诚，“既然你死都不怕了，活着你还怕什么？”

尽管她伤痕累累，她还是愿意听信他一次……

海伦热情地拥抱了沙果。她略微带点儿沙哑的嗓音很好听。“你真的很美，美得会让人嫉妒的！”她的话音听起来很有磁性。“沙果小姐被聘用为我的秘书，希望海伦小姐能够帮助她很快熟悉公司的工作！”海伦放开沙果，立即换上一副很卑谦的态度，面向泰利，头微微的垂着，涂得很黑的睫

毛迷人的煽动着，“请泰利先生放心，我知道怎么做了！”沉着中不失温顺，谄媚中不失矜持，完全一派职业化的白领仪态的海伦，使沙果越发显得尴尬。

“老板……”

“你应该知道上班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吧？”

“是！”

“哦，当然，泰利先生，一看就知道沙果小姐是个很称职的高级白领，这一切用不着我告诉她。泰利先生，我想带她去喝杯咖啡，我们会详细地聊聊的！”

海伦得心应手地扭转了紧张气氛。娇憨，任性，果断，她几乎集中了美女所具备的杀手锏，这样的美女没有什么男人可以抵挡的住的。

她们刚要转身，泰利叫住了沙果，“沙果小姐，我不喜欢人称呼我老板，我叫泰利！”

沙果没有回头看泰利，她实在没有勇气在他面前呆一秒钟。

“别难过，鬼佬就是这样，脾气大，有个性，等你了解了他，就知道他是个很好的男人！”

“男人？”

“对啊，他本来就是个男人嘛！”

看得出来，因天资出众而被老板宠爱，养成了她超越所有一般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变成了她区别于平庸，贪图安逸，依附于男人的一般女人而生存下去的资本。刚见面的第一天，海伦让沙果领教了她的无可置疑的姿色、魅力、能力，和她简直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她还很巧妙地暗示了沙

果，她和泰利的关系很特别，即便你是他的秘书，也别想超过我的地位。

海伦端给沙果一杯咖啡，“我们这个公司主要是进口德国瑞思公司生产的机械设备，并负责安装、调试以及售后服务工作，原来的效益很好，现在市场情况不太好！”

沙果脱口打断了海伦的话：“那还招人……”

海伦意味深长地看了沙果一眼，立刻将这个敏感话题转了过去，“泰利先生的话不多，是个工作狂。瑞思公司在中国的市场，是他几年的心血打拼出来的，跟他干活，你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你，做秘书的，当然了，也没有什么不好做的，他也是个男人嘛！”

沙果再次听到她说到“泰利也是男人”这句话，她是在提醒她，还是在警告她？沙果越发觉得海轮是个不简单的女人。

海伦：“我这个客户部经理啊，管客户也管泰利，实在的，说我是他的管家婆也不为过！不怕你笑话了，他还真怪，一点儿的事偏就爱找我，你看，你来了，干嘛要找我啊，有办公室什么啊！唉，真拿他没辙儿！有时候，他就像个孩子，嘻，嘻嘻……”

她不断地显示卖弄着自己地位和优越感，暗示着自己对沙果以后的威胁。她细长的手指不停地在杯口上划着，绕着，猩红的嘴唇里接连不断地吐出些傲慢轻蔑的话来。她很善于给自己树敌，为自己树敌，就是给自己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就是给自己创造一次打败对手的条件。沙果突然有了一种被她激活了的感觉，海伦的夸张和傲慢让她清醒过来，她重新回到现实，回到了她曾经有过的那些日子。事业，欢

笑，娇纵，爱和被爱……她想到海伦说到“泰利也是男人”的话，换成“老板也是男人”呢，她为什么要把男人的死亡背在身上，她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找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就像眼前这个感觉好得一塌糊涂的女人那样，把沉重的十字架甩给男人，把自己解脱出来。

“你是大学生？”

“英语专业，德国学了三年的国际金融和德语！”

“难怪泰利看中你呢，哦，别误会啊，我是说你的才华！”

“你呢？”

“街边儿捡来的学历，比你可差远了，你以后伺候这些鬼佬可是要当心喽！”

“什么意思？”

“小心无大错嘛！”

“你知道男人注意女人的第一眼是哪儿吗？”海伦突然转了话题，她眼睛里射着灼人的目光，她的低级媚俗的品味儿暴露无遗，沙果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惊慌失措，她倒是很平静。

“说说看吧！”

“是嘴唇，看女人的嘴唇是否性感，是否能够引起他的性欲。第二眼哪，是三国，尤其是臀部，他们认为那是女人最精彩的部位，第三就是你的腿，长而均匀，有力而健美。你呀，嘴太小，臀太窄，腿太细离指标还差很远哪！赶明我带你去健美，保你练就一副魔鬼身材！”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他们的审美标准？”

“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子首先要引起男人们的注意，让他

们觉得你是中国最出类拔萃的女孩子，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你压根就没有什么机会，你去哪儿实现理想？深圳，竞争激烈的城市，你够胆来这里闯，就别想四平八稳的做个乖乖女！”

平庸俗气，她想把沙果当成了经事浮浅，涉世不深的女人，却把自己轻贱了。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深圳的女人实现价值就不要做乖乖女，那做什么呢，你说的能引起男人注意的女人，那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比如说，像你这样吗？”

“哦？”海伦觉得沙果并不像她的那张脸那么单纯，“哦，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道德卫士啊！那么我问你，你在维护自己的道德标准，还是维护着社会的道德标准呢？”

“这有区别吗？”

“当然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能付出多少，那是你自己的道德标准。你应和了社会的道德风尚，你会放弃自己的目的，就是这样！”

“为达到目的的道德标准只是个手段而已，社会道德风尚不过是制约个人私欲的纪律，你觉得在中国任何一块土地上有可能让你为所欲为吗？”

“你还真是个小女生啊，单纯，哈，可爱，哈哈，单纯得很哪，哈哈！”

海伦突然大笑起来，沙果觉得她是在掩饰自己的尴尬，她在沙果面前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她和泰利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完，那是个任性的男人。

沙果上班后的第二天，她刚走进泰利办公室，“泰利先

生，你早，今天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你吗？”

泰利头也没抬，对沙果说，“你从来都不用香水吗？”

“啊？”

“对不起，我闻惯了海伦身上的香水！”

沙果刚准备的满脑子的话，此刻又变得像张白纸，她感到心在发颤。

“我可以送给你一支我喜欢的香水吗？”

沙果脸色开始变得苍白。

“你应该用带点野兰花草的清香味的那种，不要和海伦用一种牌子，她和你性格不一样！”

沙果机械地把手中的文件放在他桌面上，立刻想转身离开他，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就在她转身的瞬间，她看到了他的面孔上的微笑是那么真诚和单纯，并没有任何轻薄和嘲弄的意思，“难道是我心里太过脆弱，敏感吗？经受不起一点点的刺激和愚弄吗？”

“沙果小姐，你怎么了？”

“泰利先生，谢谢你的好心……我没钱，没钱买香水，我把所有的钱都买了酒喝了……我根本就没打算活到今天，这一切早该结束了，为什么我还要站到你面前谈衣服，谈香水，谈尊卑，受嘲弄？难道你救了我，给了我工作，就可以羞辱我吗？”

沙果根本不想听他那一连串的“对不起”，头也没有回地跑了出去。

沙果没有去上班，她再次陷入了迷茫之中。

沙果接到泰利的电话，说他已经在她楼下等她，他要和

她谈谈。她放下了电话，什么也没说。接着他又打来，说他会一直等她，等到她肯出来和他谈谈。她并没有打算再想和他谈。那个可怕的雨夜的邂逅，他们之间潜在了一种默契，她要对以后的生活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他会给她以后的生活以更多的真诚和帮助。

她对他很失望，失望得让她再次为自己的轻率选择后悔，她本不该有第二次的，那本应该是个很好的结局。都是他惹的祸，她不想再相信任何人，她不想再和他谈什么，不想再从他那里抱什么希望。

钟已经指向十一点，那辆吉普车还在。因为那辆吉普车还在，她开始设想那人现在在车里干什么，想什么，为什么？想到这些后，接着，她便开始了想到这辆停在下面的吉普车和她的关系，以及她怎么能够让这辆车和她没有关系？总之，她已经不再坚持坚决和他谈话的初衷，也不再坚持他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己见。

电话又响了，她的两只眼睛本来是一直盯在哪儿的，听到铃响，她立即抢上去，却扑倒在地上，没有立刻接。是他打来的，他的声音很疲倦，听起来让她感到自责。他请她把房间里的灯打开，至少让他知道她是安全的，这样，他可以安心地陪着她了。她顺从着他的话，打开了台灯。她从来没有发觉那灯的光是那么的柔和，柔和得像是他的那双眼睛里面的湛蓝色。她做完了这些，渴望着知道他已经安心了。原来她不知道自己是那么的渴望听到他的这句话，这句话，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固执和坚持，修复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她想看到她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样子，那个充满了理解，真诚，简单而胜利的微笑。

他没有向她道歉，她的心里一直期待着他道歉的。

他跳下车子，拥抱了她，“谢谢你！”

“泰利，你喜欢跑步吗？”

“喜欢！”

“我们现在去跑步怎么样？”

他们跑了很远，泰利始终跑在沙果的后面，最后，他倒在地上，喘着气大声说，“你已经完全康复了！”

第三节

瑞思公司销售运筹部经理李翰林是中国留德的博士生，专攻机械设备，是这方面的专家，是深圳最吃香的“海归”派。他和泰利曾在一所大学里面念书，泰利由于对中国的好奇而结识了李翰林，并竭尽全力帮助李翰林在艰难和困苦中完成了学业。两人便成了“莫逆之交”。泰利把李翰林介绍到瑞思公司，他很快就成了公司的业务中坚。泰利最后下决心游说公司老板到深圳投资，完全是听信了李翰林的一篇关于“中国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大市场”的论文观点。他给了李翰林极大的信赖，李翰林当然也是全力襄助，最后，连在总公司的提职机会都放弃，跟着泰利来深圳创业。李翰林是个才子，风骨儒雅且风流不羁。泰利的女朋友曾经骂他教唆了泰利，他反唇相讥她，“很遗憾，你放弃了让男人成熟的机会那是你的不幸！”

李翰林双脚翘在桌上，手里正接着个电话，“你什么时候能够给我点儿时间呢，不对吧，你这个月可是来了好几次身上的了，啊，哈哈，哈哈……”

“他妈的，这个骚娘们！”李翰林摔了电话，又狠狠地骂了一句。这是他回中国后，遇到的最难“驯服”的女人，这个深圳的“宠儿”，把“女人生意”做到了极至，像对李翰林这样的没权没钱只会到处滥情的“情种”，她才懒得顾呢！李翰林还就是和她泡上了，“我就是没有权没钱，就是有个情种，除非她不是女人！”她成了他今年的主攻“目标”，如果她真的上了钩，李翰林能拿到将近上千万的单子。这是盘生猛海鲜，他要慢慢地烹好，好好的享受，他才不会把她急于占有然后变成“鸡肋”卡在喉咙里，她是他的“美味佳肴”，他所需要的是手腕儿和耐心。

海伦开了门走进来，冲着李翰林走过来，李翰林起身拦过她，嘴唇立即粘在她的唇上。海伦半推半就着他，眼睛朝着敞开着的大门瞟了一眼，李翰林会意，两人的嘴唇互相吮吸着，脚步一齐往门口走去，李翰林抬脚把大门关上。

李翰林称他们的约会叫“会餐”，或者是早上，或是中午，绝对没有晚上。这个没有寒暄过程，没有彼此爱的交流，没有任何羞涩感觉，仅是场赤裸裸的满足生理上快感和心理上的平衡的媾和，海伦称之为是“平等的默契”。

“你这只发情的公狗！”

“母狗不发骚，公狗爬上也没有用啊！”

“你这只癞皮狗！”

海伦杏眼倒立着，发怒地扑上去，李翰林一把握住了她的手，“别闹了，说吧，找我什么事？”

“干嘛这么严肃啊？”

“说吧，我还有事呢！”

李翰林打开抽屉，从里面数了几张钱，塞进海伦的手里，海伦把钱在手里摔了几下，“哎，玩腻了吧，眼见着这票子少了！”

“你不会来跟我论这个的吧？”

“蓝萱的那个单子怎么样了？”

“怎么，你想插进来么？”李翰林的双脚又翘在桌子上，脸上显得有些幸灾乐祸。

“我插进来？你都搞不掂，我哪儿行啊！”她的声音里有股酸溜溜的。

“吃醋了？哈哈，哈哈！”

“你放明白点儿，够胆偷吃点荤腥那是猫，敢吃猛食的才是只虎！”

“你少给我上劲，我知道你的心眼，怎么，又唆使我把单子转给你，我告诉你，没门儿啊！”

“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死心眼儿啊！你给泰利那么卖命，赚了钱又不是泰利的，这你不明白吗？”

“我凭良心做人，凭实力赚钱，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你着急也拿不走啊！”

“瞧你的出息，搞女人你凭什么实力？”

“蓝萱的单子我会拿到手的，但是，我可是告诉你啊，没你什么事，你少给我添乱！拿上你的钱快离开这儿，听见没有！”

“李翰林，你等着，我让你干不成！”

“撑死你吧！”

沙果把为泰利准备好的一份提交董事会的策划书非常认真地看过，里面有很多的专业术语，需要查字典做些标注。明天的董事会是她第一次在总公司总裁和董事们面前亮相。因为是德文，是她的第二外语，所以她格外的小心，标注得很仔细，生怕有个闪失。

董事会的成员刚刚坐下，泰利和沙果一前一后进进了会议室。之前，李翰林和财务总监，已经等候在那里。海伦看见紧跟在泰利后面的沙果走进会议室时，心里不禁为之一动。沙果明眸皓齿，白皙脸显得文静而柔和，一身纯白色西装裙里面配一件浅咖啡色衬衣，一双咖啡色高跟鞋把她那无可挑剔的身材衬得越发高挑挺立优雅。黑亮柔顺长发挽起个发簪，很传统的，却又是有着标新立异的美丽，这使她秀美的颈脖更显得妩媚动人。她显示出独特的尊贵气质倾倒了在座的所有人，从泰利的眼睛里，沙果知道她已经满足了泰利作为老板的那份虚荣心。

几乎所有在场的人对于这次董事会中最精彩部分的理解，都是从沙果的翻译中获得的。她成了会议的中心，不仅因为她出色的才能，更因为她的不同于其他女人的美丽。

这正是海伦最无法容忍的。在这里，她从来没有这样被冷落过，即便不是凭借着姿色，而是论才华，她也从来没有在这种场合下输给任何人。

中午，她躲开了，没有陪董事们吃饭，沙果当然地被泰利拥着去了。

董事会最后一项议题是泰利的那份提案。沙果特别为这分将近十页纸的提案做了很多标注的提案却被几张花花绿绿的“购物指南”替代。

她下意识地撞见了泰利的微笑，那微笑里面含着疑问……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头在不停地旋转着，身子不断地往下陷，一切都好像失去了控制。恍惚中，她听见李翰林在她身边说了句，“对不起，请继续吧！”一份提案的原稿放在了她的面前，“请开始吧！”她记不得自己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几秒钟内，她像走完了很长的一段路，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董事们依然对她很满意地微笑着，会场的气氛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沙果凭着准备过的印象，依然很圆满地翻译了那十页纸的文件。但是，她心里除了难过还是难过，她无法恢复起刚开始的自信。

办公室关着灯，很暗，她趴在桌子上，没有胃口，没有精神，昏昏欲睡的感觉。

“是你干的吧？”

“关你什么事，你干嘛站出来帮她啊，被她勾住了是不是？”

“你不怕缺德啊你！”

“又没有什么损失，玩玩她，要不，她不知道我的厉害啊，哎哟，你这是干嘛，你弄疼我了……”

令沙果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李翰林。他怎么可能有份泰利的提案文件？他为什么会站出来帮她解围？沙果从资料员程

容容那里，听够了有关李翰林的身世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程容容和李翰林是大学同学，程容容是追逐李翰林成十上百的女孩子中的一个，李翰林也是追逐程容容成十上百的男孩子中的一个。容容送李翰林出国时，曾经当着李翰林的面发誓，“等你回来，非你不嫁！”李翰林每年回来见容容，都觉得和她产生点儿距离，距离到底有多大，李翰林也说不清楚。有时候，他冷静地想想，发觉他们之间现在所谓的婚姻事实，竟都是出自她一人的设计，编织而成。她对他发誓“非他不嫁”后，好像遵守“娶她为妻”成了他做人的承诺，反之悔约则成了他对她的背叛。她俨然以未婚妻身份插进了他的生活里，穿什么样儿的衣服，说什么样儿的话，准备了几条内裤和袜子，就像有了个贤惠的女人的他只要接受和服从那就是他的幸福了。她决定和安排他的回国假期，并指定他参加各种场合，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认定了他们是天作地造的一对儿，如此的般配如此令人羡慕。有一次，他瞒着她回国休假，没有了她去机场接他的压力，没有了她安排的各种会面应酬，没有了她说的那些让他喘不过气的奇怪的话，他竟有股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那个既定事实又在等待着婚姻，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她的一厢情愿，李翰林在她固执而执著中被认定了。她是一门心思要嫁给他的，在性爱方面对他表现得相当严肃和吝啬，以至在他们有性冲动时，李翰林说那简直不是两人在做爱而是他个人的性行为。程容容则记住了她妈的话，给猫闻点儿荤腥是过日子，让猫儿吃荤腥那就是祸事。李翰林和女人接吻拥抱像家常便饭，程容容即便是“饥饿”时也会拒绝李翰林的亲近，她的“人看见了……”很是伤害李翰林的自尊。

她追着他来到深圳。她主动找到泰利，亮出了她和李翰林的关系，让泰利答应留下了她。泰利征求李翰林的意见，李翰林直翻眼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对程容容说，“你好好把我看透了再决定是不是嫁给我，让我心安理得地做丈夫！”

容容来深圳以后，李翰林的“花边八卦”很多，有的是查无实据，有的是无处可查，听到查得到也看得到的，就是眼前公司里的那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停止想象力的海伦，和他的那种不清不白的拉扯。李翰林伤透了她的心，海伦便成了容容深恶痛绝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程容容知道李翰林在公司的地位，那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让李翰林栽在海伦的手里，岂不是连她也跟着倒下了吗？她才不会那么便宜了海伦，她要给李翰林留足面子也是为自己留了迂回的空间。程容容始终相信李翰林是她的，无论他混上怎样的女人，他最终还是要回到她身边。

她对沙果说，李翰林的风流都是女人招惹的，海伦就是专门招男人惹火上身的女人。

沙果实在需要找人聊聊了，就请程容容到海滩上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她刚说完董事会上发生的事儿，容容马上断定，“又是她，一准儿的是，没跑！”

沙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只有一个时间，她的文件夹放在了办公桌上，没有锁进抽屉，那是中午吃饭时间。

容容拉着沙果回到公司，撬开了海伦的抽屉，果然在最下面那层，找到了沙果标注好的那份提案。

“好啊，这下有好看的了，沙果，你锁好吧，我到要看泰利还怎么护她，她这回真的要完蛋了！”

“别动，放在原处！”

“为什么？”

“你凭什么说是从她的抽屉里找出来的？我们凭什么让泰利相信？明天要她亲自打开，让大家眼见为实啊！”

“沙果，还真看不出来啊，你心眼也不少啊！”

“走，我请你消夜！”

“沙果，你真的很有魅力也！”容容嘴唇上沾着冰激凌，舌头说得有些不利索。

“不用你说，我自己还不知道吗？”沙果没好气用勺子划拉着冰激凌，看着它滑成了糊状。

“少臭美了，其实你是那种很纯很靓很不性感的女人，这里的男人不喜欢这种女人！”

“你说的是男人吗？”

“当然！”容容耸着肩头，一副很世故的样子，“看你的眼睛清澈而单纯，男人认为让这样的女人上床太麻烦！”

“哎呀，我还懒得和这样的男人上床。”

“比如说海伦吧，她为了钱和男人上床，男人喜欢这类女人，直接的性，直接的效益，比解剖一个女人要来得实际！”

“别说得那么可怕，爱和性都是自然生成的，干嘛那么强求自己呢！”

“看海伦的身体就有了性的冲动，而你的身子是爱的语言，海伦是女人，你是本书！”

“是吗？”

沙果若有所思地答着。她不是对容容的话感兴趣，而是

她的话引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

“性感常常用性来宣泄爱，感性则是用欣赏来享受爱！”

“谁能说宣泄中没有欣赏，两者之间能够分得开吗？”

“宣泄是人的原始本能，欣赏却是文明人的品味！”

“你呀，我看你又是走了极端了，被结论和过程纠缠得不清楚了吧！”

“性爱是女人的本钱，既然是本钱都不能蚀本！”

“我看你是吃得太多了，撑的慌了吧！”

“就你的社会属性来讲，你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所以，你要适应社会，取悦于社会，在社会上站住脚。这个社会是以男人为主的，所以，你要让男人接受你做女人的多面，而不是单纯的一面！”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这方面那么有兴趣呢？”

“很简单，征服男人呗！”

“你征服了他没有啊？”

“你呀，真幼稚，女人结婚前是凭感觉找爱人，结婚后是凭忍耐求幸福，有了孩子后是凭着牺牲尽责任。女人终生都会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爱，用了很大的代价去换取爱的信任，往往是徒劳终生。”

“好像你已经活过几辈子似的！我问你，你有没有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真正爱的秘诀？”

“有啊！”

“请赐教！”

“别相信爱！”

“那你还追李翰林干嘛？”

“鬼知道！”

“你不是等于没说吗！”

“哎，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海伦和你争老板，和我争李翰林，累死她吧！”

沙果和程容容刚分手回宿舍，泰利的电话跟着就来了。

“什么，喝咖啡？哦，我……”

沙果没有想到泰利这个时间邀她喝咖啡，“泰利先生，哦，是不是太晚了，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了！”

“我就在你的楼下，我等你！”

“滴……”电话换成了长音，沙果还拿在手上发愣。

侧身窥视，果然是泰利的吉普车停在那儿。

“这么晚了，怎么办？”

就是在沙果犹豫时，海伦早已看见了泰利的车子。她一边拉开衣柜扒拉着找合适的衣服，一边眼盯着电话。

瑞思为公司职员租下了这座叫“畔溪”公寓里的一层做单身宿舍，比起一般单身公寓楼来说，“畔溪”应该算是有层次的楼。瑞思为员工租这么有档次的房子，一是为了标榜来自民主国家的投资者对中国员工们实施的人道主义，二是维护他们投资的精神和原则，一种区别于落后的生产力和手段的优越感和竞争力。

沙果搬来的前一天，刚好有间房腾了出来，沙果搬进去后，才发现她和海伦住的房间只隔了两个门。

陪鬼佬喝酒，说不上是一种宠幸，但对于想多挣点儿钱，确保住职位，满足虚荣，或者能够改变命运的女孩子来说，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力了。既是成百上千的女孩子掉进了

陷阱，哪怕只有一个女孩子成功了，那就是存在的希望不是吗？既是成千上万个女孩子的命运在生活的搏杀里沉浮，哪怕只有一线机会尚存，那就是她们拼命要改变自己命运的理由不是吗？

年轻并不真正懂得残酷，人却天生就懂得接受和对付着诱惑？

沙果没有来瑞思之前，只有海伦有这种机会，那是泰利给她的。

“怎么他还不打电话呢？”她刚想到隔壁房间里面的沙果，就看见沙果跑到了那辆车子面前，她还看见泰利给她开了车门。

她什么都来不及想，随手抓起桌子上的凉水瓶，朝着窗外扔了出去，一声破碎的声音中夹杂着惊叫，那是她的声音，不用看，她也能想象得出来，受惊吓的她躲在他的怀里，他正何乐而不为。“吓，真他妈的倒霉！”这一幕竟让海伦看得眼睛冒出了火来。泰利看着那堆碎玻璃，做了个很无奈的姿势，“如果你不想再被伤害的话，请赶快上车！”沙果隐隐约约看到了海伦在那扇窗前闪过的身影，她在瞬间的时候，想夸大今天晚上的约会。

“我们去兜风吧！”

她欢快的雀跃，正合泰利的心意，“我们不如去海边游泳怎么样？”

“好啊！请等我一下！”

她大声地说着，飞快地跑上楼去，在经过海伦房间时，房间里面发出了一声像摔东西的哀鸣，她竟能哼起出了“铁达尼号”里的主题曲。

沙果并没有着急把海伦偷她的文件事儿告诉泰利，她不想破坏约会的气氛，她今天晚上已经利用了泰利，对海伦进行了报复，她更应该知道感激才对，她要把握好分寸！很晚了，他们才回来，沙果故意磨蹭到这个时候，她觉得这个时候是人的生物钟最疲惫和脆弱的时候，她想这个时候，海伦绝对不可能睡去，她当然是在等她回来。她还要为她做完最后的表演。泰利拥抱她，她没有拒绝。她不是没有担心，她和泰利之间的默契是应该有限度的，今天晚上，她给了他太多的错觉，以为她夸大了约会的实际内容。但是，泰利却在她的耳边悄声地说了句，“怎么样，这样，你心里好受了点吧！”他从开始就知道她的夸张？她有点惊慌地看着他，他坦然真诚地望着她，“别怕，你做得对！”虽然她的夸张没有给他留下错觉，她想利用他的心计却被识破了，她还是有些耿耿于怀。

“喂，你来得正好，这是海伦小姐的电话记录，你给她带上去吧，我要下班了！”门卫二话不说，塞到沙果怀里一张纸条。

“喂，我……”

“你不是要上去吗，看样子还很急的样子，拜托了！”

那张纸上写着，“海伦小姐，你弟弟来电说，你母亲急病住院，请你立即寄钱回家！”

她把纸条放在门卫的窗口上，刚要转身走来，刚接上班的那个保安拉住了她，“又是海伦小姐家里来要钱的呀，你说，她是不是印钞机！你带给她吧，你不是要上去吗！”他摇晃着头走出去了。

沙果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竟然呆在那里很久。

第二天，刚上班不久，沙果找到程容容，两人直接走到海伦办公室，见到她后，二话不说，拉开她的抽屉，拿起那份文件。沙果把那份文件摔在她面前，厉声道，“你最好别费心算计我了，多挣点钱养家才是正事！”

海伦脸色发窘，“哼！”

“你还不服吗，走，到泰利那儿说清楚！”

沙果撕碎了那文件扔到纸篓里。

海伦的脸顿时由红变得苍白。

沙果拉起容容离开了海伦的办公室。

“沙果，你，你就这么饶了她了？她可没你那么好心啊，有朝一日她翻过来还是要咬你的！”

“还好，被蛇咬了还有药医啊！”

第四节

外面的人猜深圳，说那是个女人能大把挣钱的地方。俊相自有俊相的挣法，丑相也有丑相的门路，只要女人不嫌弃自己掉份犯贱，钱会跟谁有仇气，要不，怎么爷们几个都在家里守着靠着，却让一个弱小的妹仔跳进火坑里熬煎得死去活来的，指望着她们寄钱回去，娶媳妇，盖房子，开店子，过生计呢！难怪素以重男轻女的三乡五沟里，今下却大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地改了门风了。

里面的人看深圳，那是高智商的人挣钱的地方，自然不论性别，自然不是指你挣的养家糊口的小钱。等你把钱挣到七位数以上了，你那玩的可不叫钱了，那叫资金。就像上了赌局，见了那牌样，立即上足了瘾，非要把那资金玩得心惊肉跳，非要把那些达官权贵们牵着在刀尖上跳舞，非要把那资金翻转得只有“零”和“倍数”。深圳人用不着看新闻，光身边认识的人，玩得疯狂地进了大牢里，玩得走狗屎运一夜成了暴发户，玩得眼红输得倾家荡产，见的多了去了！玩到最后，钱不过是个数字，那只是你上了赌局的标签而已，真正玩上的那是你的命。

深圳人看深圳，像那条蜿蜒走向的海湾，像平静的海面上和煦的阳光，妩媚的海滩下荡漾的海波，像暴戾恣睢的季风有乌云压城之势摧枯拉朽似的荡涤着所有的生物。能平静安然的走在阳光下，耐得住生活给予的寂寞和诱惑的，能在季风的肆虐中战胜腐朽，脆弱和无奈的，那才是深圳人。

你需要钱生活时叫挣钱，你需要钱满足人生时叫欲望。区别在于，挣钱的人生虽平淡无奇，却没有“零”的危机，充满了欲望的人生虽富贵奢侈却时时刻刻都有“零”的轮回。

相对而言，深圳人更看重生活的品质。

海伦在小镇上叫絮儿，在镇政府当个小干部的爸爸姓柳，妈就给她起了个世界上最没有分量的名字，柳絮儿。

依玲是县剧团的演员，自十六岁到剧团，跑了六年的龙套，愣是没有混上个角儿。起初，她还觉得委屈，到了团长那儿为自己争取了几次，那老家伙反插了门，抱住她说，

“你咋不早来找我呢！”那老家伙满嘴的口臭，令她发呕，吐了他一身，倒是他嫌了她，把她推出了门，再不找她的事儿，当然。角儿的事从此再也不提了。后来，剧团里来了一批戏校的学生，衬得她连自己都没了念想，更不敢奢望上角儿了。

戏校的学生里面很快有个人成了团里“台柱儿”，他叫许晓天。许晓天偶尔在后台发现了正在整理服装的依玲，看着她被他吓得可怜巴巴的样儿，很自然地迎合了他此刻的心情，无聊，孤独，好奇，正好有一个可以供他怜惜同时又被他征服的对象，他自然没有放过她。他望着戏服上那片殷红的鲜血，有些感动地对她承诺，我一定要让你上角儿。依玲果真演上了角儿。其实，那个才有四句台词的角儿对她来说真的不重要，她珍惜的是和他享受的那短暂的交欢的时刻。她不在乎他平时对她的冷淡呵斥，甚至当他和其他人一起讥笑她的时候，她也不会责怪他，她想着他和他做爱时像只狗的样子，想着他需要她的时候怎样的温柔俯首，想到能把这个那么多的女人心疼的男人抱在自己的怀里，她都能够容忍他的所作所为。那是他在做给别人看，正如他在黑暗里做给她看的一样，她知足了。

有一天，他正在她身上，一边咬着她的乳房，一边说，“你嫁人吧，这样对你我都好！”她早知道了会有这一天的，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她还是没有想到。他心安理得地拥着她身子，急迫的想达到高潮。她看着他急促的喘着，嘴里不断地发出了呻吟，突然想到，“这个时候，和他一起死去，该有多好！”她的手鬼使神差地伸到了他的下身里……他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啊，结束了，好啊！”就在最后的瞬间，

她抽回了那手。

她没有任何的怨言留下了。她想远远地看着他也好，总有一天，他会再来找她的，只有她对他是无条件，无任何怨言的接受奉献出全部。

她知道自己怀上他的孩子后，匆匆地嫁给了镇政府里的一个小干部。絮儿刚满月，许晓天到底是如愿以偿地娶了县太爷的千金。那场面自然是很气派，小镇本来就没有开眼儿的事儿，许晓天的婚礼真算是热闹得顶翻了天了。

她想过，用孩子的事来毁掉他，那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与其人家把他当成条狗养着，还不如让他变成一条真正的落水狗让她来养着，起码他还有她知疼知冷的爱他。

后来，她还是决定放了他，她忿忿地想到了一句，“哼，你县太爷的千金还不是拾了我玩剩的！”

絮儿两岁时，他当了县宣传部副部长。她看着他一步步高升，一天天离自己远去，和他旧梦重拾的机会越来越小，她连见到他的机会都没有了。她在她的心里只是个影子，是个梦，是个曾经。

小干部是个过日子的大男人。他每天都检查她的记账本，为了核准几分钱跟她计较个不休。睡到半夜里，想起来那被她弄丢了几毛钱，还会用让最她恶心的手段在她的身上狠狠的泄一番，然后才能睡去。她经常把眼睛哭得像只烂桃子，他骂她说，“你就会哭，就不会长个心眼吗！”她很委屈，但是她看到絮儿就不觉得委屈了，絮儿很乖巧，很美丽。三街七坊的姑娘们都说絮儿是个美人胚，长大了是男人们的灾星。依玲为这事跟人家死活的干了不知多少次架。起先小干部还还为老婆撑腰，后来，小干部也被依玲的愤怒搞

得莫名其妙，“人家说絮儿好看，你翻的哪门子脸啊？”

依玲和小干部有了林后，她对许晓天的张狂的心才逐渐地平息下来，真心和小干部过起了那漫长的日子。依玲依然在剧团里管理道具和服装，这天晚上，上演的是“断桥”，她整理着许仙的衣服，偶然想起了，这可是许晓天的拿手好戏，他的许仙的扮相不知赢得了多少掌声和泪水，惹得多少女人为他乱了常纲错了伦理。他俊俏飘逸，惹人生怜的身影历历在目……她懵然回头，他竟自从暗处飘然而来，站在她对面，竟也不觉得有半点儿生分。他抬手擦去了她刚才为他流出的泪水，她才发现他原来白皙颀长的手变得粗壮，胡子拉碴的脸上竟爬满了皱褶。他的两只眼睛里煽动着渴望，那渴望很轻易就点燃起她压抑了很久的渴望。

她又变成了他的女人。不久，她有了他的孩子，小干部举在手心里给他取名叫森，说这个孩子的名字起的厚重些，将来会比林还要有出息，两口子都很偏爱这个孩子。

絮儿记得第二天是她十三岁生日，按照风俗习惯，寿星一大早要吃个白水煮鸡蛋，小干部连夜去乡下奶奶家里搞鸡蛋了。当时，她有点儿感冒发烧，头昏沉沉的。妈说晚上有演出，就把她带到剧团里放在门口传达室里，说演出完来接她。人陆续走完了，絮儿还不见妈还来接她，摸着黑找到了舞台后面的工作间。舞台漆黑一片，她吓得缩在一块儿，连大气都不敢出。

她听见了一声声怪怪的呻吟声，顺着那声音，她找到了那间房子。在一堆衣服里，她看见妈浑身一丝不挂地躺在一个男人的怀里。絮儿一时被吓得动弹不得，不明白妈为什么会和这个男人在这里。

“唉，我老婆到现在也没有怀上！”“和她上医院检查一下！”妈的声音夹杂着幸灾乐祸。“万一是我的原因，还不被她踢出门了！”男人站起来穿裤子，絮儿看清楚了那张脸。“嘻嘻……”妈竟然笑起来。“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来，让我再……”絮儿看见那男的又把妈白花花的奶子掏了出来，含在嘴里嘬着，两人又扭在一起……

絮儿知道妈是在偷汉子。爸和妈也干这种事，他们从来没有发出这样刺激的声音，好像总是妈不情愿似的，妈经常被爸打，打得太狠了，有时妈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上了大街给人家乱说一气，传到爸耳朵里又是一顿恶打。现在看妈的眼睛就像黑夜里的两只萤火虫，左顾右盼，好生神采。

“絮儿和森都是你的孩子！”是妈在说，还听见她吃吃地笑着，“放心和她到医院里检查，你可以在她面前扬眉吐气了！”絮儿不明白妈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妈说她和森都是这个男人的孩子，那爸呢，林呢？“哈哈，哈哈……”那男人突然给妈下了跪，两只手撑在地上，头一上一下地磕到地，“感谢老天爷啊，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该着我许家断不了香火，该着我有今天哪！”妈搂过他的头，像哄孩子那样，“是啊，哼，去拿他们一把，好好长长你的威风，别拿我们当只狗似的养着，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吧，也算我们没有白爱一回！”“明天我就和她到医院去，但是，可是，真的是她，我，该怎么办哪……”妈没有说话，他也松开了手，坐在地上。絮儿听见妈长长地出了口气，“好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和她能过就过呗！”“那你？”“我，我本来也没有指望和你过一辈子！”“我的孩子……”“他们也是我的

孩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絮儿的头一阵晕眩，瘫坐在地上。里面传出杂乱难听啾呀啼嘘的啃咬声，像两只争抢腐肉的野狗，不再是发情呻吟着的猫。

她突然觉得胃里一阵乱搅动的恶心，顺嘴吐出了几口酸水，又苦又涩。她的阴部很奇怪的紧着收缩起来，接着，一股热流涌了出来，絮儿泪水立刻充满了眼眶。

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目睹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偷情，她懂得了男女之间的性，发现了人世间的一个惊人的秘密，明白了自己是一个女人。

依玲出来，发现昏倒在门口的絮儿。

絮儿对妈和那个男人的憎恨是与日俱增，日渐生成的。她终将把自己放在一个悲剧的位置上，和妈和那个男人和社会和自己进行着永不妥协的较量，直到她筋疲力尽，所有和她生活有关系的人的生活都被搞得支离破碎，伤痕累累，就因为那天晚上她看到的事儿。

小干部给妈说，他的单位有一个人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被抓住了，现在连工作也丢了，一家老小失去了生活依靠。“活该！”小干部恶狠狠的，摇晃着头把炒鸡蛋全倒在自己碗里，眼角斜在依玲脸上。絮儿扔下筷子离开了饭桌，身后小干部乱喊起来，“这丫头怎么一点都不随我啊，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生的啊！”絮儿明白，妈和那个男人一旦被抓住，妈会被单位开除，连同她和他们，她和那个男人的“私生子”统统都会被小干部扫地出门。絮儿恼火极了，她不仅不能说出事实真相，还得帮被那个男人搞疯狂的妈不被发觉，

既然她能够知道妈的事，其他人一样可以知道。

依玲有演出，她战战兢兢地塞给絮儿手里一块钱，絮儿当着她的面儿撕了，堵着依玲恶恨恨地说，“早点儿回来，戏不完我就会去接你！”

高考，絮儿离录取分数线差了十分。小干部对着絮儿冷讽热嘲了好几天，絮儿躲在同学家不敢回来。依玲心急攻火，瞒着所有的人去了市里一趟，回来不久，絮儿接到了通知，她被市里一所大学录取了。小干部逢人都来神儿夸他的絮儿，说他的闺女就是像他！

絮儿知道是妈找了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当年用妈教唆的“杀手锏”拿住了县太爷的家人，从此没人敢垂眼相视，他也因此一路的“官运”亨通，被提拔到了市里。

入校后没几天，有位气质不凡的男人来学校找她，校长被他折腾得整天没有直起腰来。絮儿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竟然惊呆的说不出话来。她可是一眼就认出了是他，他的鼻息出气都和那天晚上一样。他和絮儿说话儿的声音很亲切，听起来有点下作可怜。他故意和絮儿拉近乎，想让絮儿相信他和自己的血缘关系。他说，他老婆早几年已经死了，他们没有孩子。絮儿眼盯着他说，这她早知道了！他赶紧解释说，她是他的女儿……絮儿冷冷地说，她是你的女儿，她妈是你什么？

然后，她扬长而去。

四年，她当了四年的高干子女，被学校关照得滋味儿很是受用。校长给所有的带课老师都打了招呼，一定要关照这位市领导的亲戚，而他的眼睛却示意老师们在说，她可是领

导的“千金”啊，是我们的福利和待遇的保证。

按照絮儿的意思，许晓天在她毕业时，把她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改成了“海伦”。絮儿还说，她要 and 森去深圳，许晓天千方百计的劝说，直说得絮儿摆下了脸，你过得太舒坦了不是，那我给你闹点儿事！许晓天怕了她，只好亲自送絮儿——海伦和森去深圳，并托了熟人帮着海伦和森找到了工作。

海伦死活就是不让林来找她。林不是个什么好货色，整天的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儿，但他可是妈和小干部的亲生，是他们的将来的依靠，怎么说，妈也总得有个人照应着吧。林知道海伦寄钱给依玲，他以照顾他们为借口，赖在家里坐享其成，刮依玲和小干部的油水过日子。海伦明知道林在恣意的挥霍她的血汗钱，她宁愿让林揩她的油，过着寄生虫生活，也不让他跟她过来。要不，那个半死不活的妈，她的天地良心，托给谁？

小镇上来的那个“俏丫头”絮儿，成了深圳“白领丽人”海伦。这个城市有着无限的穿透力，像点滴的海水，漠视着世俗，膨胀着野心，亏蚀着本能，守候着岁月……如果你注意到了历史，那历史的轨迹正是点点滴滴的海水每天的在改变她。

海伦以为已经扔得很远的自卑感，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她，只是她不想承认或者是没有一个参照物可以折射出来它而已。沙果的出现就像面镜子，把原来的她还有她曾经的经历重新影射出来，并不优越，并不阳光，并不强悍有力，只

不过是自己隐藏起来又包装起来的真实的她。沙果的出现，像一层层地剥下她的隐蔽，裸露出了她真实的自卑，那真实的自卑是滋养野心的土壤，野心可以帮她生存下去，而她却要抛弃自卑。

无论如何她还是从心里感激沙果，没有把丢失文件的事告诉泰利，泰利为了沙果，也一定会将她赶走的。海伦知道自己房间里那张纸条是沙果塞进来的，她是知道了她的困境后才改变了主意的，这正是她永远无法理解的两人的差别吧，“宽容者永远是要宽容和理解为原则，索取者永远是要伸手和贪婪为理由。”

为了报复昨天晚上沙果和泰利的约会给她到来的不悦，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她做出的牺牲。

“要不怎说有教养的人都是傻×呢？”

第五节

沙果的气质中的美，是能给人很多的想像空间的那一种，从男人女人的角度看都会看得很舒服的那一种美，用东方和西方的审美标准挑剔着都能被接受的那一种，能让传统的和现代的感性和谐地揉在一起的那一种。也可能对女人的魅力标准是由上帝来裁定的，那沙果一定是受到上帝太多眷恋的女人了。

沙果很清楚，她又在重蹈覆辙。

……她曾经开启过通往死亡的大门，那种撕裂灵魂的痛楚，那种要解脱的快感，那种被死亡承袭到全身的恐惧，那种抛弃了尘世间的凡俗杂念后的平静，都才刚发生过，难道这一切她都能那么快地遗忘了吗？是因为触摸过死亡而不再惧怕死了呢，还是因为死过而不再惧怕生了呢，沙果真的是经过了一次涅槃。那个将死和生丢弃，用涅槃托起她的，是泰利脸上孩童般纯真的微笑，他仿佛是来自天籁的音符还有他身上披着的那抹金色的阳光。

她不再把自己的人生想得那么的悲观和复杂，与其说是因为死而复生看淡了人生，倒不如说是超越了人生的严肃，沙果想过另外一种生活。一个轻薄妄佞的她，自轻自贱的她，放浪形骸的她……没有了往日为了别人而滋生着的尊贵和浮华，逝去了人生表面的轻浮，她只为自己的感受而活着。就像走过了生命的极限而后方才大彻大悟，看破了尘世烟云而后才可超凡脱俗，她愿意找到了自己心里的那个支点。就像每天强迫自己吞下的维生素，泰利不是她的爱，而是她心里寻找到从死亡走出来的那个支点。

刚升起的太阳，把海滩涂成橙色，远处海天一色的静蓝。一把白色的沙滩椅摆在橙色和静蓝色之间，沙果让自己的身体舒服地伸展在沙滩椅上，眼睛眯着仰望着天空，偶尔也望着海边沙滩上东倒西歪的人们。那是一幅绝佳的油画，她知道自己是这幅油画里的主角儿。

“你知道你这样会让什么人伤心吗？”李翰林从旁边递给沙果一杯咖啡，眼睛望着正在海水里和泰利嬉闹的海伦。

“当然知道了！”沙果笑着接过了他手中的咖啡，“你还

想让她更伤心点儿吗？”

沙果从李翰林的眼睛里看见了一股嘲讽。

“啊，那她会发疯的！”他笑得很洒脱，很有成熟的男人味道。

一个周末，几个好友在小梅沙度假村，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早晨，一个突如其来的恶作剧。

海伦找到李翰林时，他已经在和泰利沙果喝啤酒。

海伦扑过来，搂住李翰林，亲热地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眼睛斜着瞟着沙果。

沙果忽视了海伦的宣战，她端起酒杯，对泰利说，“泰利先生，我教你打桥牌，好吗？”

“沙果，你可别得寸进尺啊，我可是真的小看了你啊！”

“沙果，我们去打桥牌怎么样？”泰利很有兴致，李翰林也附和着他。

“好啊，我可是这方面的高手啊！”

“不行，你们不能这样搁下我！”

“你不会寂寞的！”

“泰利，你已经答应我了，今天晚上你是我的！”

海伦摇晃着站了起来，醉眼惺忪地靠着泰利，把手里的酒杯塞进他的嘴边儿。

李翰林站起来，一把抓住海伦的手，“你喝醉了，我送你回房间休息！”

“喂，喂，你干嘛，我没醉，喂，你放手呀！”海伦边走边叫喊。

“我看你是醉了！”

李翰林拖着海伦进了房间，把门关上，“你不是要的这

个吗？啊！”

“别这样，翰林，你听我说，喂，别这样，翰林，你听我说……”

她躲避着，用手遮盖着被李翰林扯开的衣服。

“别给我来这一套，你脑子里缺少哪根筋哪，公开和泰利调情，公开的争风吃醋！”

“你以为你能够得到她？别做梦了！”

“我就是喜欢你装淑女的样子，啊，你知道吗，你装淑女的样子很性感哎！”

“啪”李翰林捂住了右边的脸。

“你还真拿自己当淑女了啊！”李翰林扑上去。

沙果请泰利茶社喝茶。其实，她是有目的的。她想借广东地区的“春茗”，策划一次宣传公司，树立公司形象的企化活动。

“春茗”是指茶的意思，泛指喝茶品茶。改革开放后，此类活动在广东一带很流行，并由此发展到成为企业借“春茗”之意，进行各种商务活动的极好的契机。“春茗”既有“春”的意境，更有万事伊始，取好兆头之意。“春茗”还有品茶之意，以茶聚友，以茶论事，以茶悟远。优雅脱俗，极有品味，赋有亲和力，是中国传统的雅文化深厚的底蕴所为。

“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和瑞思公司业务毫无关联的活动？”

“我想让瑞思穿上唐装，更方便在中国市场上行！”

“这就是你占有我的目的吗？”

她笑了。

他知道沙果心里满是伤痛，装不下爱，他宁愿她接受他的信任，而不是那份感激和成为她感情负担的爱。

那夜很恬谧，是内心深处的安逸和满足而至。雾气升起来时，海潮一浪翻过一浪的震天作响。她开始讲到她的策划，原来她已经想得很久很细致了，每个情节都想得很生动。泰利没有想到她的思路那么清晰而且善辩，像条红线，边讲，边修改，边将自己的策划完善地串起来，里面当然也有泰利的创意。

海边的雾气变成深蓝色，很像泰利的那双眼睛的底色，很像沙果身影漂浮着柔和的蓝纱。她的声音像在梦幻里，夜深时并不是黑色而是蓝色。泰利说，其实世界上只有七种颜色，原没有黑色，黑色是人自己涂成的！沙果望着海，没有看泰利，对不起，泰利！泰利望着她的眼睛，为什么要这样说？她的眼睛变得更加深邃，泰利，对不起！

泰利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道歉。

爱的激情，爱的宽容，爱的高贵，爱才是真正属于强者的品质。欧洲的一位哲人说过：爱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高贵总是俯身于贫穷，美总是俯身于丑，善人和圣人总是俯身于恶人和庸人，救世主总是俯身于税吏和罪人。爱正是强者能力的证明，正因为高贵者之所以高贵而必须拥有宽容的心怀一样，高贵者的爱是宽容的。“宽容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贫贱者因为财产的差别而产生的仇恨和嫉妒，将怨恨作为了终生和高贵者较量的武器，无一能够战胜自己的怨恨和愚昧——他并没有真正地拥有高贵者的爱和宽容能力，

毋庸置疑的败给了自己的怨恨和愚昧。贫贱者无法做到自上而下的爱的沐浴和宽容，它永远做不到一个强者的位置。尽管爱也许会在恶的面前遭受挫败，那不是爱的软弱和无能，是爱的理想最终征服恶的现实所付出的代价，而高贵者具有爱和宽容的强者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

海伦在海边碰上了跑步回来的沙果。

“谢谢你！”

“不用了！”

“我谢你，并不是我输给了你，我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那好，请你最好记住，这种善事我不会再做第二次了！”

“这话可不像你这样的身份人说的！”

“我是什么身份都和小人犯不着！”

“怎么，准备不战而退了吗？”

太阳照在她的脸，她眯起来的眼睛成了一个半圆的黑洞，带着挑战的神气。

“在你的周围，要是没有了小人你会很寂寞的！”

“难道没有人教给你怎么和人相处吗？你要赢，可以，但不会总是别人输！难道没有告诉你，其实人生是没有什么输赢的吗？”

“你大概是听着这些教养长大的，对不起，我爹妈可没教给我，我从小到大只听明白了一个字，那就是钱，为了钱我必须赢！”

“那你干嘛谢我，承认你输了吗？”

“不，我不想欠你什么！”

“你太自私了！”

“你想让我垮，没那么容易！”

“同样，你也记住！”

知道沙果安排的“春茗”活动内幕的只有李翰林。沙果向他下了死命令，“不许向海伦透漏半点儿风声。”李翰林对海伦太过了解，海伦骂他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流氓！他说，锅里是属于谁的，他不知道，他碗里的是她给盛的。海伦气得砸坏他电视机。惹得容容指桑骂槐地见了她就骂。上次她偷走了沙果在董事会的文件，李翰林心里很清楚她的目的。任何一个靠近泰利的女人都将成为她的眼中钉，她的梦想，她的跳板，她改变命运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为泰利夫人。那是她彻底抛弃自己卑微的身份，改写一个丑小鸭的命运机会，她不会轻易地把这个机会出手让给其他女人。她像只野猫似的瞪大眼睛窥伺着，哪怕有任何一丝丝机会被对手得到，她都会毫不犹豫的扑上去，把对手咬伤。李翰林讽刺她，“你是女人中的极品，莫非泰利不是男人？”她反诘道，“泰利是为爱而欣赏女人，不是为性而找女人！”泰利对爱情的专一单纯是她进攻泰利最大的障碍，她真的希望泰利是贪恋她的性感美色而不是器重她对他的忠诚。让她掩饰起她的性感，等于让她收起了自己最有效的武器，裸露着的是她卑劣的伪装和媚俗的造作。李翰林很清楚，海伦不惜用身子在他这儿下了赌咒，还不是想让他帮着她得到泰利。李翰林很明白泰利是不会在海伦这样的女孩子身上用情的，海伦说泰利是“为爱而欣赏女人”的话没错。泰利始终是个很传统的男人，他的眼光总是对着传统的女人的“原汁原味儿的！”

沙果在瑞思一出现，李翰林对泰利说，“你是不是准备尝试一下传统的中国式恋爱，让女人先爱上你，然后再死心塌地的做你的老婆！”泰利微笑着说，“中国的女人很奇妙啊，我想在中国结婚了！”泰利脸上好奇而浪漫的表情一直持久到至今。因为爱，不是女人变得蠢，男人更是变得幼稚。李翰林警告海伦，“你别在沙果身上费心机了，如果沙果去泰利那里告你，你在瑞思根本没有第二天！”李翰林按住了歇斯底里的海伦，“她根本没有动，就已经夺走了泰利！”

李翰林为什么要告诉海伦这些，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只是不想让一个那么性感，性感的近乎于完美的一个女人被自己的愚蠢毁掉吧。

这里，偌大的丝绒般的草坪上，流动着自然的景物，植被着形状各已的热带植物，被修剪的整齐的花坛，旁边郁郁葱葱的荔枝林，大型的黄杨木雕成的品茶台上搁置着中国名茶，处处飞扬着的春茗的诗意。风柔气爽，灯舞人婉，蛙鸣蝉噪，气通人和，这就是沙果完成了一副春茗图。她在这副完美画儿里徜徉着，想着怎么把梦变成现实，让一个枯燥虚无的应酬充满着大自然的迷人，用一个古老的民族的情结让世界认识穿上唐装的洋人“瑞思”。她不停地在画面里游走着，寻找着最完美的梦境和更加迷人的色彩。

.....

泰利踏进会场，立即被它给迷住了，“哦，天哪，这儿简直是太美了，太美了！”泰利情急时还是习惯用母语表达，“沙果，你是怎么做到的？”

“您还满意吗？”

“太漂亮了，太完美了！”

“谢谢！”

“今晚的所有人都会被你迷住的！”

她从泰利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完美。那身几乎摇曳在地上素白色的晚礼服使她更加的柔美，优雅而颀长。这是他送给她的生日礼物，那是他在法国为她选购的。她仅来得及穿过一次，仅那一次，她的美貌衣服的名贵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其实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她，就像她每天抚摩亲吻这件衣服，每天都和他在一起。她等待着那割裂般的撕痛渐渐地平复，幽幽的思念淡忘，他的影子变模糊，她把那件衣服收藏起来，把他埋在了心里的某一处。那里只有两人偶尔的相对，直到偶尔的相对觉得无聊了，遗憾和思念尘封成了往事，她平静下来，开始过日子。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出这件衣服，只是手在衣柜里划拉衣服，为晚会决定要穿哪件衣服好的时候，手停在了它那里。它的确是她所有的衣服中最好的一件，最有品位。她决定要穿它的时候，她感到了时间的残酷和不公平。这件衣服曾经的辉煌，那也曾是她的辉煌，她想利用一下它和她曾经过的辉煌，期望着它也能够给泰利带来收益和好运，她想到了“报恩”，那天应该是个机会。看着镜子里穿在她身上的那件衣服，她心里颤动了，那颤动预示了什么，她想她必须把它穿出去，否则，她将永远无法走出他的阴影。

沙果终于让刚才烦躁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她知道她是会场的亮点，她知道她站在泰利身边的分量。她逐一地为来宾介绍泰利，直到会议正式开始，李翰林风度翩翩地走向中

心台前，她环视了台下的来宾。

她一眼就看见了刚走进会场的他，“现在刚刚走进会场的是，本市著名的企业家金林先生，欢迎您！”李翰林证实了她的眼睛，那瞬间，他那张被惊讶得扭曲的脸震撼了她的心。

“上帝，帮帮我，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我会倒下吗，我会死掉吗？上帝，帮帮我吧，如果你那天没有让我死掉的话，那你还有办法帮我，让我站着，活着……”

台下一阵掌声，夹杂着友好的笑声。

……那间阴森森的房间，一张沾着血腥味儿的塑胶皮，令人恐怖的怪异的床，那只充满了敌意生硬的手，坚硬冰冷的东西肆意的绞杀着她的血肉，清冽的冷气里漂浮着记忆，那记忆里还有着理智和思想。“我要让他知道这些……我不会再倒在冰冷的雨水中……”她又追上了那个微笑，那个阳光里面的微笑，微笑上面那抹堇色的阳光，“上帝，我相信你的微笑，他是你派来的……”

沙果走上去，像在念圣经里的故事，重复着泰利刚才说的话。

“你看，我活着，连同我的自信活着，活得那么美好，没有黑暗，没有冰冷的雨水，没有死亡……”

沙果跟随着泰利，带着微笑，将内心涌动着的爱的感受传给了会场，内心的恐惧和犹豫被她不断生成的温柔和感动驱散，她征服了自己，征服了整个会场。

“感谢美丽的沙果小姐的杰出的创意和努力，我们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想我和大家会记住这个美好的夜晚，记住美丽的沙果小姐！”

泰利没等沙果羞涩地翻译完，就上前拥抱了沙果。

一切都变得那样的不可思议了。没有人知道沙果在那一刻经历了什么。

或许泰利所做的一切都是沙果想要的，无论她有多不情愿，为自己的虚伪感到羞耻，但她还是做了，她没有其他的选择。她已经选择了生存，她要生存的幸福，让那个曾经致她于死地的人知道她的幸福，她的自尊和自信，她再不会为他而活着。她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扮成幸福而满足的女人，并将这一切真实地告诉了他。

第六节

见到沙果的瞬间，金林为她离开自己所找出来的推证不攻自破，“我爱她，她是我的……”他无法忍受她身边的那个鬼佬对她的亲昵，他宁愿被人看成是一个嫉妒的不可理喻的小男人，也无法忍受着她已经离开自己的现实。他离开会场，把心留在她那里，她每个细微的变化都将看在他的心里。“她在演戏，演技还真差，那个鬼佬还真被她给蒙住了！”他对身边的林斌说，“我要知道瑞思公司的一切，还有那位小姐的情况！”林斌反应很快，“你真的不认识她？”“不许对任何人讲！”“知道了！”

金林的坐驾是辆欧洲车，宽大豪华，讲究气派。林斌很知趣地坐到了前排，并让司机放下了隔音玻璃。他知道金林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安静，思考。

林斌毕业于名牌大学，学的专业是信息管理，他的爱好却是五花八门。所有关于轿车、计算机、兵器、现代战争、品酒、心理、菜系，还有金林无法想象得到的行业，比如说为狗接生需要准备什么，女人经期的反应症状等。他喜欢林斌知识杂广涉及的宽，他极有兴趣，并略知一二，这点儿很合他的处世口味儿。他最轻松的时候，就是和林斌聊杂史琐事。还有一条是最重要，林斌办事机灵，为人圆滑低调，而且口风很严。金林禁闭双目，仰头靠在椅背上，嘴角微微地颤动着，涌上嘴边的话像只橄榄在翻搅着，不断地咀嚼苦而辛辣的味道，咽下涩而无奈的口水，体内的五脏六肺都被牵动着开始阵痛，阵痛开始麻木了他的大脑。“她离开我的时候，就是不爱我了，她现在过得很好，你还要怎么样呢！”这不是他期待的吗，难道他真正的期待是她离开他而受到了惩罚不成，为了自己的负疚会对他乞求？今天晚上她不是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了他的吗，“她是幸福的！满足的！”她依然那么的美丽，她的美丽是永恒的，他在，或者他不在。为了她的美丽，他宁愿放弃一切。往事已经淡忘了，但那道伤痕还在，触摸着还会痛。

……金林从国外飞回香港，他和她曾经有过相约，人在商场上不要有情场上的羁绊，人在情场上不要有商场上的牵挂。他是签完了最后一份合同，迫不及待地给她打电话，回复他的是无数次的忙音，所有寻找她的信息都预示了一种不祥的兆头。

“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成了金林以后的日子里唯一能够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信念。他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又不断的推证它。他找出个理由，又很快地找出个理由推翻它，他不能停止自己的思想，不能停止自己这样无止休的推证，只要他不断的推证着，他才有了希望，只要他停下，他的生命连一天都无法支撑下去。

他躲在酒店里，整整一个礼拜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直到有一天，秘书林斌接到了他的电话，林斌赶去见他时，刚来得及惊呼了声“啊！”金林就昏倒在地上。

他不想自欺欺人了，“徇情……”那里面太多的哲理和奥妙，他不想为着那一个理由结束自己，他是个成熟的男人，他相信她的选择，他期待着她需要他的时候，会来找他，她不需要他也能够活得很好的话，他不再勉强她。“我能给她什么呢？”那一个可以让他结束生命的理由，也被他最后推翻了，原因就是 he 根本就没有资格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

“她是我的……”车子飞速地驶上立交桥，急促地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以后，他还是甩不掉这个念头。车子流线似地划过转弯后，直驶下来。林斌让司机加速，车子风驰电掣般地驶上了滨海大道。飙车可以让金林情绪兴奋起来，可以让他思考，可以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是他在商海多年排忧解难养成的嗜好。

车子从南头麒麟立交掉过头，又返滨海大道时，金林睡着了。

沙果手里那颇有些神秘的信封，乍看上去，很是普通，

那是泰利专用的袋子，一种权利象征的袋子。这是一种在深圳流行，象征着公司的最高权利的“红包”。权利可以通过“红包”得以维护，亲和力可以通过“红包”得以加深，关系可以通过“红包”得以通顺。“红包”的关系除了满足了发放者的权利欲，接受者还从中得到了对自身价值和虚荣的满足。“红包”本来应该是接受者付出的所获，但非让它跳出了工资单，进了权利者的专用袋，便成了被动的施舍和受惠的关系。它的欺骗性在于，接受者明明知道这是失去真实的意义的虚伪，却依然会感激涕零地狂热为之追随下去，虚伪因为金钱利益变得善良起来，愚者便成了智者。

泰利再没有对春茗活动做任何的赞许，甚至提都没有提起。她很感激他，他总是要她感激他，她手里拿着的“红包”还得感谢他。

春茗活动的最大的收效，是瑞思和泰利的知名度骤然生热，办公室每天接几十个电话，有求职的，有拐弯抹角的打听泰利的，有联系业务的，接听电话的小姐气得直哭。真正有用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叫蓝萱的女人，把她的单子给了李翰林。

泰利要她陪他和李翰林见一位客户，说是李翰林的客户，沙果以为他说的是那个女客户。快下班了，李翰林说，客户指名要在“鲨鱼湾”酒店见面。

“鲨鱼湾”是金林带她去过的地方，她特别喜欢那里的点心。

她的手伸出来时一定很不情愿，并且一定犹豫了。她的手是被他突然握住的，他的手在发颤，湿漉漉的，像块儿融

化的冰滴着水，他眼睛里闪烁着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懂得的东西，很远，也很近。

“为什么会和你这样的相见？”她听得见他内心深处的丝丝哀鸣。

“你能给我一个比这样还好的结局吗？”他看到了她眼里的怨恨，自嘲。

“我们爱过的……”她听得见他心里掀起的波澜，阵阵的鼓噪。

“都过去了……”他看到了她眼里虚无弥漫中的那份冷漠。

她感到体内有股莫名的热流涌动着，小腹一阵紧痛，子宫突然涌出股股潮热。

她的月经来得很晚，迟到的月经让她有种莫名的害怕和忧虑，她开始揣摩男人们的眼神，开始失眠，做噩梦。一旦来潮，她就开始憎恨月经让她成为女人，给了她无尽的烦恼和漫长的麻烦。在以后岁月里，经期的敏感不安和莫名的憎恨困扰着她。每当她的人生遭到变数，她都会突然的提早或者推迟经期。青春期时的叛逆不羁，潜意识里面放纵着生理上的散淡和倦怠，她飘逝的早恋，德国阴郁下呆板的色调，灰蒙蒙的房间里的绝望，连同她用纤细的指尖编织的高尚干净的世界，都随着她生理上的憎恨和脆弱在生命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她不想证实和他的重逢，内心深处积聚着多少渴望，她只知道他再次地伤害了她。

他的眼睛移开了，刹那间，她看见了他的眸子里滚动着那片晶莹，她惟一见到过他的一次软弱。她宁愿相信他的软

弱是带着欺骗的，以为她正在受到的伤害而欺骗着他。她不愿意相信他的软弱，是他的软弱断送了他们的爱，为了那份爱，她已经死过一次，而他却没有。

他放开了她的手，很客气的，像初次见面。

金林的体形属于精瘦那种，高而挺拔，骨骼匀称，肌肉发达，能撑起衣服，从不会把衣服撑满，所以，他穿什么衣服都不会走样，微显的松散的衣服，让他更具有了种飘然倜傥气质。他的脸部线条显得柔和，白皙，线条分明而细腻，似乎有点女性味道儿。他的声音，带着很浓的喉头音，极有吸引力。商场上，男人的输赢筹码经常是八位数以上，携身家性命游刃在残酷的现实里，他的那种太过柔和的气质往往会给强势者带来极大轻视和诱惑，而他总是最后的赢家。他不是巨人级的扛鼎人物，却得以上亿身家，在深圳这个没有退路的商场上占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绝不是等闲之辈所为，他背后的一个接着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让他成为这个城市里的神秘人物。他的家世背景，他的经营之道，他的资产，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走到今天的，他永远都能知道他的退路和后门在哪里，他总能泰然处之地摆脱喧闹和麻烦的追逐，静悄悄地走着属于他的路。

沙果是否只是他创造的那个充满了神话的事业中的无数次邂逅的其中一次？或者他只是个被爱诱惑了的男人在等待着梦醒时分再造一个神话？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就是一个个女人和男人的故事组成的吗？一个愚蠢的女人毁掉一个聪明的男人的事业，一个聪明的女人成就了一个愚蠢的男人的事业。

天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做成。

地说，女人养育了男人。

太多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纠缠在历史背景的葛蔓里，混淆了原本应该让男人独行的悠长曲折的历史痕迹。

金林已经为她发疯，不可自制，不惜沦为愚蠢的男人。金林把沙果在这里的一间豪华而温馨房间里，这间用金子编织成的牢笼紧紧的锁着他们浓浓的爱。那天，他们很从容地让爱弥漫了整个房间。

她一直相信他的爱是真实的，是可以触摸得到的。她甚至相信了他和她长相厮守之类的话。

她习惯地看着手表，他从卫生间走出来时，已经穿戴整齐，他走到窗户前，拉开窗帘，打开手机，她的眼睛想说，留下吧，继续我们的爱！他的眼睛却看着手表，柔声地说，对不起，我先走，你晚会儿再出去！

他无任何义务和责任负载她的依赖，他始终是属于他自己的，没有人可以要求他转变自己的宿命，无论是他已经负载着的家庭和事业，还是刚刚还被他视为生命的她，都没有这个权利。

那一刻，她从梦里醒过来，她回到了现实中。

沙果不会对任何梦再抱着幻想，所以，她不想对任何人抱幻想。

金林耐心细致地为泰利介绍每道菜的味道，尊贵至极的很有派儿。

她想到楼上那间锁着他们的爱的屋子。他睡得像个孩子，白皙的脸上呈现着安详纯真。他一直在睡，只是偶尔睁

开眼睛寻找她，那眼神就像孩子醒来寻找妈妈，急迫中带着娇气十足。她喜欢看他睡，他只有睡时是属于她的，那是一个需要她，需要她保护的他。

“鱼翅捞饭！先要在鱼翅汤里放点红醋，银芽菜，对了，就是这样，然后，要把米饭泡在鱼翅汤里吃，对，就是这样！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啊！”李翰林兴致勃勃地教着泰利，泰利的长指头拙笨地翘着抓住筷子，在碗里划拉着。

“哦，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镜子里面的她脸色绯红，皮绷得紧紧的，“难道你还在爱他……”

水很凉，撩在脸上也没能去掉那片绯红。

经过一个转弯处，她突然被人拉出大门外面。她没有来得及“哼”出声，被他一阵狂吻窒息了。

完全是一个失去理智的大男人，完全一个被爱的将死的小女人。

“对不起……”他并没有松开她，反而更加小心地抱紧了她。她惊讶的是，她对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害怕或仇恨，而是异常的平静，就像经过了噩梦醒后，发现自己安然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一样，她喜欢他这样抱着……她需要做个了断，让复杂凌乱的思绪麻木，像被注射一针麻醉剂一样，永远地安静下来。她希望昏睡在他的怀里，像往日，不，就像现在这样。

你爱我……他的脸对着她的后脑勺的墙上，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他怨恨着她说。怨恨她丢弃了他么？

我爱你……是啊，只有那么瞬间，她又看见了那张怪异

的手术台，坚硬的器械，冰冷的雨水，还有泰利脸上的微笑……

真是白日梦么！

“这道菜是石歧乳鸽，是广东一个名叫石歧地方产的乳鸽，非常有名气，很肥，味道很美！请吧！”她笑容可掬地指着刚端上来的那道菜对泰利说。

“你受了刺激么？”李翰林凑过来悄声问她。

“受什么刺激呀，你也真是的！”她大声喊着，李翰林很尴尬。

金林这才走了进来。

“哦，这是石歧小鸡，很美味儿的，泰利先生，试试！”金林依然很绅士。

“什么，什么是石，石什么？”泰利的中文水平绝对听不了那么复杂的名词。

“哦，是这样的，这是只生长到两周的雏鸡，是鸡子，鸡子你没有吃过吗！”沙果急忙地翻译说。

“石歧乳鸽，胡扯什么呀！”李翰林嘟哝着。

“鸡子啊，这么小啊！”泰利犹豫地翻动着盘子里的按只被烤的金黄色的乳鸽。

“泰利先生，你放心吃吧，很美味的！”金林太不识相了。

“你这个笨蛋，他是个环保者，不吃野生动物的！”

他被她的粗野震住了。

泰利依旧微笑地望着沙果，看来，他很信任他的翻译。

“哦，是这样的，泰利先生，你吃过广东粤菜中最著名

的乳猪的吗，就是只生长到两周的乳猪？”

泰利似乎明白了，“啊，是，小小的猪啊，很好吃啊！”

“对了，这是小小鸡，请用吧！”

“中国食品真奇妙啊！”泰利学着戴上手套，准备跃跃欲试。

李翰林给金林酒，沙果夺过去，自己喝下去，“他不会喝，一闻就会醉！”

“你怎么知道的？”

沙果端起金林面前的酒杯，又喝干了，“是他自己说的！你怎么就没听到？”

她说他不该轻视说醉话的人。

出门时，她脚下打了几次趔趄，金林一直在扶她，“谢谢你的醉话！”

他总是最后的赢家。

中午吃饭的时候，海伦端着碗坐到沙果对面。

“喂，知道吗，泰利要请万平集团老板打球！”涂了太浓的睫毛膏的眼睑煽动着，本来挺漂亮的眼睛显得有些沉重。

“哦，是吗？”沙果翻动自己碗里的饭菜。

“我真搞不懂啊，老板请老板关你什么事啊，你激动的撩搭什么呀！又发什么情了！”容容斜着眼睛，嘟哝着。

“是啊，老板请客什么时候也没叫上过你，你关心怎么样，不关心又怎么样，我和你当然不一样了！”海伦翘着猩红嘴唇，往嘴里送进一勺饭。

“是你的主意吧！”沙果垂着眼帘问，话音听起来生硬极了。

“你知道万平的老板是谁吗？他可是本市第一号神秘人物啊！”

“难道你以前没有听说过他吗？”

“传说嘛，没有过近距离！”

沙果站起来要走，海伦突然说，“你认识他？”沙果站住了，那一刻，他和她离得很近，她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把他和她的距离拉近了，是传说，是她和他都为之害怕的传说？伤痕是现实里的蔷薇，在阴雨里笑着低吟着，别看我身上的刺，它在寒风里呐喊，别带走我身上的斑斓，它终于在阳光中枯萎……一时的怔忡，突兀而来的诗句竟变成了现实折射在她心里的阴影。

“不认识吗，那为什么他非要你去呢？”她狡黠地看着她。

“难道你还不明白呀！”沙果笑得很暧昧，“你真笨！”

“什么？你！”

沙果飘走了，牵走了不少眼光，这些眼光让海伦大为光火。

第二章

第一节

森长得不像小干部，也不像那个当年的红小生。小干部整天的数落依玲，把什么好吃的都给森吃了，让他长成个“傻大个儿”，光会吃就是没用，还落个话柄子。“看你家的老儿像谁呀，怎么看都没点柳家的影儿？怕是转了种吧？”挑衅得很露骨，依玲平日里总是很清高的，不去理睬这些嚼舌根儿的人。小干部的脸上挂不住，每次听回来总要臭骂一顿森，找个茬打依玲。七街八巷子的人嘴碎的很，不

管谁人问起来那话儿茬儿，森脸都不照脸儿的走过去，惹得背后一阵的冷箭热刺的，刺得他心里像只猫抓般的难受。终于有一次，他被“这个野种！”的骂声惹急了眼，那好事的小子被他揍了个半死。小干部把个森抓住好好的看了半天，心里直嘀咕，难怪人家说这小子不像我啊，就是不像啊！依玲翻了脸说，外甥似舅，森跟他娘家舅长得活脱模子。小干部手摸着下巴壳，晃着头，也对啊，人家说嘛，娘姪姪一窝，爹姪姪一个，咱们家是姪了林一个，絮儿和森都像你娘家的人啊！被森揍坏身子的那家人家，正在往死的告森，扬言非把森送进监狱不可。小干部为了自己的亲骨肉，掂着礼品上上下下整整跑了一个月。依玲每天看着小干部的脸色，低声下气地陪着小心，生怕在外面受够窝囊气的小干部回家再受半点儿委屈，心里有说不出的内疚。那个时期，家里没人敢出气的。为了森小干部花光了他们多少年的积蓄，总算没把森送进大牢里去。小干部花掉了全家的最后一块钱，气得抓起刀要劈死森，依玲拼了命要森逃走，结果小干部一急之下剁掉了自己的手指头，依玲气得在床上整整躺了大半年。

森到了很寂寞的年龄，他迷上了流行音乐。暑假，他冒着四十度的酷暑，扛了二十天的麻包，挣回了一把吉他。他把自己关起来三个月，就到专业歌舞厅做了吉他乐手。他一唱就唱成个“腕儿”，红了小镇。他风骨中带着表演的天分，是他从娘胎里带着出来的活命本钱，森成了小镇的“偶像。”他把赚来的钱交给了小干部，一共是三百元，小干部用那只残指的手攥着钱，抱住森的腰哭成了泪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喊着，“森，你真是我的儿子，我的好儿子……”森觉得对

得起小干部了。

海伦注重包装的是森的外表，而森追逐的是内心世界的时尚，这是他和海伦根本的区别。森没有外表的喧哗和时尚，他的外表无可挑剔，而真正能够称得上时尚的，正是他内心里的寂寞和脆弱，用夸张的强烈的张力表现出来，以慵懒散漫的内敛掩盖着喧嚣张狂的青春反叛的形象，森反叛性格里的忧郁，在不断的遗憾和惆怅中得到了滋长和满足。

森洒脱中透出骨子里的颓废，这正是使现代时尚发狂之处。

森终于想在一个叫做“蓝梦”歌舞厅落脚。“蓝梦”的主管冼是个长得很体面的男人，初次见森，眼睛放亮，嘴角甩着一丝冷笑。森觉得冼主管的男人的骨子里有种女人的渴望和需求，他让他感到紧张腻歪。冼主管没有着急听森的歌，而是扯起森的胳膊，他肥厚的手触到森的皮肤，森感到了油腻腻的。他窥见森腋下乌黑发亮的腋毛，森红着脸甩开了他的手，冼有些尴尬。没等森的吉他弹完曲子过门，冼主管站起来，丢下一句话，“明儿来上班吧，亏不了你！”

这是坐落在一个环境十分幽静的夜总会里面的歌舞厅，它的上班时间正和城市的“早八晚五”上班时间反个儿，“晚八早五”是夜总会工作时间。诸多的人不吝惜投掷着金钱和时间，以消磨那漫长而无聊的岁月为由，找个借口认识一下除掉假面具的自己。这里什么都是真的，媚俗，交易，金钱，癫狂，醉生……只有一样是虚假的，“三陪小姐”的微笑。

森听说冼主管是同性恋，喜欢不停地摆首弄姿逢场作

戏。常年的夜生活，泡得他浑身都是淫荡的痕迹。森还听说，早年他是个很有名气的音乐人。如今怎么沦落到此，便不得而知。他给了森连做梦都要的这个舞台，森是感激他的，被人利用而利用人，在森看来，这很公平。至于他会不会爱上他，他并不担心，因为，他是绝对不可能让他爱的。

这一刻绝对是疯狂的，森闭着眼睛，猛力地弹拨着腰间的吉他，披头发在脑后扎起一把马尾，不停的摇摆发昏的头。他嗓子带些嘶哑，很浑厚，发声的部位靠前，听起来有点发闷，却是时下很流行的那种嗓音。“噢！”有了喝彩，他笑了，黝黑的双眸迷蒙着，很懂得迷人。他眼角的余光扫过去，他看见到了她，那个永远都属于她的角落，喧闹声中的一块儿安静之处。不是因为她的美丽，而是她的注目。他向台下敬畏地致谢后，从她坐着的角落发出了热情固执的掌声，那掌声被淹没在忘情的人群里，他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渴望被注目，哪怕只有她，还有那个不起眼的角落。

他很难断定女人的年龄，但他能够断定她依旧享受着女人的美丽，她依旧有着自信。坐在这里的女人不可能被看成仅仅是为了听歌的正经女人，她也许带着风尘的痕迹，在他的眼里，她坐在那里，就是他的感激。

森在休息室，第一次接到一个花篮。他知道是她送的，因为他只认识她和她的掌声还有那个属于她的角落。

冼主管过来，原来见到森都是很光亮的脸变得很阴暗。他对着森说了句很奇怪的话，森一脸的懵懂，冼主管掉头就走了。“真是乡下人！”

冼走后，森躺在长沙发上，仔细地想着冼的话，“你小

子还真有女人缘啊！”

他说的这是什么意思，是恨他，还是恨那女人？

“森，冼叫你过去一下！”

森没好气地起来，随手捞了件汗津津的T恤衫套在身上，摇晃着一路找过去。

冼先招呼着他，亲切中有些甜腻腻的，像吃了太多的汤圆。

“你找我？”

“傻孩子，不是我，是她！”

“是谁？”

经过长长的走廊，他乖乖地跟在冼主管的后面，还想问冼什么，冼回头朝他站住了。冼看他时有些异样，迟疑之下，见他掏出了一条丝绸的小花巾，他拿着它擦着眼泪。“冼主管，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个傻孩子，你是真的不知道我有多么心疼你嘛！”冼抓住他的肩头，把他热烘烘的身子贴上来，森吓呆了，“你这个小冤家啊，你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森生气地把他推开，扭头就走。“好了，别闹了，我跟你完了，你是她的了，你给我站住！”

冼抓住了他，他只好跟着冼走到一间豪华的单间房里，她坐在里面。

“她是晶，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他看到她有些拘谨，把两只长长的腿摆平，不安地摆弄身子，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晶笑得很好看，牙齿细密整洁，唇圆滑湿润，“森，今天是你的生日吧？”“啊，什么？”“看吧，我就知道他不会记

得的！来，我给你过个生日吧！”“你是怎么知道的？”“只要想知道，什么都能知道的！”“为什么你给我过生日？”“哈，你这孩子……”森不愿意她说“孩子”两个字，晶赶紧改了口说，“森，祝你生日愉快！”冼端起酒杯，“森，快谢呀！”森的眼睛眯了起来，“为什么是你给我过生日？”“怎么，你不高兴？”她手里漫散开的烟雾缭绕着她的脸，那团烟雾，遮盖了她和她的注目，还有那个永远属于她的角落……他还没有长大，眼前的这个女人却把他当成了男人。“森，晶对你可是一片真心……”“森……”“晶是要捧红你的……”“森……”

森连着喝干了冼给他的酒。“森……”是晶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森……”

“森，这样喝会伤着你……”

晶的手很软，软得就像是没有骨头，滑过森的手，森举起手里的酒杯狠狠地砸在桌子上……森闻到了她身上飘出的那股幽香，他看见她脸上的惊慌，两只手抱着他的手，一片殷红的鲜血慢慢散开，遮盖了他的意识。

森不想醒过来，他不想离开她的手，他想越痛苦，她可能被吓得够狠点儿。他的头被放在她柔软的胸前，一丝清凉的水浸透了他的肺腑，他觉得到她柔美的手指抚过他的唇和脸，像无数只蝌蚪爬在他的全身，咬伤着他的心……

他感到委屈，他想得到她更多的抚摩，因为是她先勾引了他，她应该主动地满足他，他渴望着满足，尽管他也不确定他渴望着的是什么样的满足。

“她哭了……”

他的嘴唇上感觉到了她柔滑的唇的摩擦，那摩擦很温

柔，恍惚而犹豫不定……

“她为什么哭？”他想象到了她哭的样子，那脸上的泪水，让他心动。

那天，森二十一岁，平生第一次收到了生日礼物，晶送给他的一个带着小心型坠儿的纯白金手链。

森的脑子昏昏沉沉的，上午海伦告诉他，说林来电话要钱，让他打电话回家问问发生了什么事。依玲吞吞吐吐的不愿意说，他发了火，说马上回家找林算账，她才说出了实情。林要结婚，女家提出彩礼的数目太大，小干部发怒要退掉婚事不可，女孩子听说后，闹着要自杀。女方家长非让他们答应这门婚事，拿出彩礼的数目，小干部气得眼睛都直了，林一气之下砸坏了家里的家具，离家出走，几天没有音信，依玲哭得病倒。后来大概是女家逼紧了，小干部无奈才打了电话问海伦要钱。森说得更干脆，没钱有命，他回去修理林！海伦说，要不是爹你现在正在坐大牢呢！森不言声了。林给海伦来了电话，海伦把林骂了一通，说给他钱娶媳妇可以，不是让他享用的，是要她来家里伺候爹娘的，只要他们敢对爹娘有一处不好，立即将他们赶出家门！林爽快地应允下来，还感激不尽替那个乡下的妹子谢了又谢，海伦最后在电话里加上一句，你可是想好了，有了孩子自己养啊！

森埋怨海伦，说昨天是他的生日，为什么她不记得，海伦先是“哦？”的怔了一下，接着又笑个不停，森气得大吼起来，要摔电话了，她才停住了，“哎呀，从什么时候你要过生日了？好，好，姐给你过，姐送你礼物，请你吃饭，啊，别生气，姐说到做到，姐记住了，姐以后每年都会给你

过生日，啊！”海伦放下电话，才发现自己竟然满眼的泪水。

森是在向她撒娇，其实，自从她十三岁以后，他们没有再提到过生日。森在找寻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生活，包括属于他自己的完整的感情，他有权找回曾经被妈的罪恶感而掩盖和遗忘的那份感情。她现在是他的妈妈，她有责任把妈欠他的还给他。

海伦给森买了一件 T 恤衫，一条“Lee”牌的牛仔裤，森试穿时帅气十足，海伦才感觉到森真的长成男人了。

姐弟俩还吃了火锅，森爱吃麻辣火锅，尤其是坐在空调特足的房间里吃麻辣火锅，什么时候说起吃饭，他一定是吃火锅。海伦戳着他的额头，“吃什么麻辣火锅，再吃你的嗓子都成破锣了！”森笑嘻嘻地说，“正好了，那不就是摇滚的嗓子吗！”“好，随你了，丢了饭碗，别找我就行了！”海伦依了他。刚刚坐下，海伦说，“你吃什么就点什么，我随你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是看刚才没买的那件衣服吧，好，你去吧！”海伦回来，显得很兴奋，她笑着说，“臭小子，你不是过生日嘛，生日怎么没有人送礼物给你啊？”“姐，有人送我生日礼物！”“哦，好啊，是什么？是不是你的歌迷呀！”森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把晶送的那条昂贵的手链的事说出来的，“是玫瑰花！”“跟没说一样嘛，真是的，你哪天不收到花啊！”海伦的话很实际，这是她的本质，她当然希望森收到真正的生日礼物了，而不是什么花啦，贺卡啦这类转身就忘掉的东西，“收到花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啊，别在意啊！”她看到森有些失望，转了话题，“你的工作怎么样了？”“挺好的！”“遇到合适的女孩子找个做伴儿吧！”森充满疑惑地望着海伦，“你看我干嘛，你要有人照顾，两

个人过日子总好过一个人嘛！”“你怕我连累你，想把我赶紧地推给什么人吧，说什么呀你！”森贪着吃，没在意海伦的话儿。“森，我是说有合适的，也没说就现在！”“那你呢？”森被嘴里的东西烫得翻滚着说不成话，“你的那个洋人呢？有什么进展？算紧点儿，一不小心就被翘了！”“去你的！”森的头上挨了海伦一巴掌，“瞎说什么呢，我算计好的，我看谁能翘走！”森摸着被打疼的头，“喂，你打得很疼哎，我只不过是说说，你还真生气呀！”“我哪有，来，给你这块猪脑儿！”海伦赶紧从火锅里捞起一个烫熟的猪脑放在森的碗里。

有人给送了蛋糕，做得十分精致。

“姐，刚才你是定蛋糕了呀，我还兴奋也！姐，谢你了！”

“森，别埋怨咱妈，她这辈子过得不容易，女人嘛，真的挺难为她的！”海伦给森装上一块蛋糕。

“我知道，咱家穷，买不起这玩意儿呀！”森还是个孩子，他在海伦面前用不着装什么，孩子就是个孩子。

“是啊，要改变自己命运，就要有钱啊！”海伦看着森大口大口地吃着，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儿。

“姐，你说，什么才叫有钱！”

“有钱不是个数目，而是一种享受！”海伦又给森切了一块蛋糕，递给他。

森在想，“晶真是个钱人啊！”

海伦在想，“只有嫁给泰利才能有钱啊！”

第二节

“我是海伦，瑞思公司客户部的经理，请您以后多关照！”

“金林，个体户！”

“大概是深圳市最大的个体户吧！”

“不敢当，个体户就是个人，哪儿还有最大的？”

“这儿是深圳，你想创造什么都可以的！”

“哦，深圳不是在中国吗？”

“哦，是，那是当然的了，是，是在中国，哎，你看我们老板总是把他的秘密武器用在致命处！”

“海伦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泰利先生如果没有请沙果做他的翻译，绝对不肯把金林老板请出来，让我们认识，怕我们跟了金林先生去了不成啊！”

金林今天穿了件灰蓝色的西装，湖蓝色的纯棉衬衣，系了条底色是杏黄色的领带，十分的醒目。前不久，他很客气地推掉了泰利约他打高尔夫球的邀请。他明确地告诉过泰利，以后和瑞思公司合作的有关事宜，请沙果小姐直接和他联系。泰利虽然不明白金林为什么对合作的事情突然变得冷淡起来，但他对金林指名要沙果和他联系的事并没有那么敏感，甚至连想都没多想。是她向泰利建议，请金林打高尔夫球，可以进一步商谈合作的事。金林知道沙果不会去，就婉

言拒绝了泰利，海伦觉得自己大概很没有面子，想帮着泰利捞回点儿机会。海伦找金林，还有着她的另外一个打算，海伦知道“万平”是泰利的大猎物，金林是泰利的专攻目标，金林和泰利开出的合作条件如此的优惠，如果金林是因为沙果而把合作的事给冷置起来，她能够从金林这儿打听个真实来，不正好是撞上了一个讨好泰利的机会。

海伦显然是有备而来。当然，他很明白，海伦来这里试探他，决不会是泰利的主意，鬼佬不是这样思维，也不会有这样的行为，海伦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女人想要的。

她话里的挑逗性是明显的，金林知道她要说什么，并不回避她的意图：“泰利能聘到沙果这样出色的翻译，那是他的造化，真是让人羡慕！”

“您不会挖人才吗？”海伦看着金林，挑着柳眉，“假若金林先生能看中我的话，我会权衡利弊的！”

“很遗憾啊，万平公司的今天靠的是经验而不是什么人才，我宁愿花大价钱买经验为我所用，不会养着一群所谓的什么人才！”

金林侃侃而谈起来，她只得跟着他的思路走下去。他一会儿抛开你走了很远，一会儿又贴着你离得很近……他似乎根本不准备给你机会插进来，你只能顺着他故意扯远拉近的话题，洋洋洒洒地走着。海伦觉得自己被他再次拒绝在外了。“什么是人才，本来就不好介定，有个高学历，毕业于名牌学府，曾在某大公司干过，或者是人靓个子高，有着专项特长，只要合适我需要的岗位上的条件，那就可以了……”

“金林先生，您太客气了，沙果是个出色的女孩子，她

一定是很合您的口味吧？”她不想放弃最后机会。

“是啊，我想你不会不清楚吧，她是泰利的人！”金林微笑着，但有些暧昧。

“你的话没错，”海伦挺了挺腰身，那身段是她自以为最能够引起男人兴奋的，“金林先生，听说，您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你不会就这么甘拜下风了吧！”海伦被自己的大胆的欲望刺激得兴奋起来。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他的声调突然地低沉下来，那蓝色，橘黄色的光环像团雾般散开，冲淡了他的脸色。

“想象？想象你什么？”海伦显然是误会了金林的话，急着想和他进行这笔交易。

“好色男人嘛……”他的脸又变得很清晰，像是被放大，看得见冷嘲里面的那股怪诞的兴奋。

她立即像蛇样的“丝丝”地往前游去……

“对不起！”

那声音冷冰冰的，但很坚决，抛她于千里之外。

他仰身靠在大班椅后背上，右手指紧捏着鼻梁上端，揉着，换个姿势，揉着……昂贵的家私，豪华的装饰，名贵的古玩摆设，立在一角那套价值不菲的高尔夫球竿，消失在冷漠的空气里……口若悬河的文韬武略的男人转而不复存在，只有一个万念俱灰，疲惫不堪，放弃了征服女人的柔媚和性挑逗的梦游者，视而不见，漠然处之，恍惚不定。

圣经上说，女人是弱者，但一个邪恶的女人抵得上十万兵士。他是个强者，他用强者最脆弱的一面抵挡了女人的邪恶。

一个偶尔暴露了内心脆弱的男人比强势的男人更有力量阻挡女人的淫荡和偏执。

她沉默着，冷落着冉冉不可收拾的欲望，嘲笑着寸寸膨胀难抑的诱惑，就在那瞬间几秒钟内，她知道自己彻底败给了他。

“您的夫人真漂亮，孩子也很可爱！”

又是女人最拿手的好戏，刚才的欲望乍泻，忘却的自尊，虽被他识破，终有些不甘心。

“对不起！”金林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仿佛是从片刻的“游离”思绪中走了回来，“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眼睛有些不舒服！”

“是这样啊！”

他仅是摆了一个姿势，就把她彻底击垮了。

“我记得你好像不做秘书工作……”他的声音恢复了活力，仿佛离她很近。

“哦，因为我比较熟悉一些情况吧，所以，泰利先生经常派我做一些公关之类的工作！”

“那还聘请沙果小姐干嘛？”金林的笑里充满了戏谑，根本就是在挑衅她的来访了，“我能理解你，但是，这样是不是太为难你了！”

他身上的那蓝色、杏黄色骤然放出了亮光，房间里的辉煌恢复了生气。

她实在无法修复起被他击碎的那一刻的自尊和信心，她刚来深圳时的不堪回首的一幕：收起陌生男人丢下的一百元钱，看着他心满意足扬长而去的背影，她无法停止全身的颤抖。那可以让她和森活下去的一百元钱，她看清了自己生就

的下贱，看清了她不能输给自己，输给她的人生。她情愿活在伪装里，也要活得起。他微笑着把自己当成女人嘲弄，从容大度地施展男人的手腕，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他一眼就看穿了她，那媚俗、妄佞下面的疤痕——轻浮和野心。

“金林先生，其实，我，是我自己……”

“海伦，你的高尔夫打得怎么样，一定是高手了，要不，你怎敢请我啊！”他的语气充满了体贴和温柔，他让她感到了迷惑。

“哦，啊，是，对！”

如果不是被他的狡诈所欺骗，那就得爱上他，海伦真的被这个男人击倒了。

她爱他，她对他的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无论她怎样的怨恨和拒绝，那终究还是因爱而起，因爱他所生。再见到他的那刻起，她内心深处告诉她，她之所以活着，就是在等他，等他来找她。他们的缘分还没有尽，他们因爱所受到的折磨还没有结束，她为爱他付出的代价还没有得到补偿，他为她而应该付出的还没有完。缠绵悱恻的爱，终有遗恨的爱，生死离别的爱，渺无终止的爱，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和恩宠，他们的爱和不爱都将是他们的丢弃的人生。她选择了逃避，她不想再看到他们的那个没有结局的爱，至少她选择了他们曾经的那份完美的爱，而不是他们伤痕累累的终结。

正是这份完美的爱让她无法忘却和拒绝他，拒绝他对爱丝毫不退却的疯狂，其实，他们就是为了爱而疯狂的。她喜欢他为她疯狂，疯狂到不顾一切地为了他依偎在她身边的片

刻，看着他走出恬谧的房间，扑向外面的沸沸扬扬的喧嚣，那份勇敢里有着他对她的信任，她会替他守着这份恬谧，直到他再次回来……她走了，把恬谧和喧嚣丢在原处。

爱，是一种欲望和享受，你必须去占有和享用她，直到你的贪婪被满足，把它咀嚼得没有什么味道了，接下来的才叫日子。欲望的贪婪是压抑不住的，所以，爱，一定要表现出来，在两人之间被撕扯，被蹂躏，被接受，被磨灭。

沙果突然想嫁给泰利，她不想再为那个不能娶她的男人苦恼。她之所以不愿意面对泰利的爱，是因为她还在期待着他。

金林生命中的那股强大的电磁波给了她致命的打击，但他对她的爱同样的使她无法抵御。泰利的柔和的电声波中传送的梦幻曲的诱惑，他太过完美的条件轻易地让她产生了轻视错觉。她要的是选择。选择逃避自己，走进一个平静而值得满足的女人生活。选择面对自己，跟上那个值得爱值得恨值得为他死上一百回都不能有怨言的傻瓜。

感情就像是个“盲公”，被现实带着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难怪人说，爱永远都是涂着理想化的迷彩，被现实的残酷一次次蜕变成斑斑点点，终究不改。

为了值得的和不值得的男人的自尊，沙果答应轻贱自己一回。

海伦抢先把金林拖下了舞池，他没有拒绝她。金林很随意把手搭在她的腰间，“你一定是个很棒的舞伴儿！”她想到了他蜷缩在宽大的大班椅里，很是疑惑。他顺势把她往怀里拉近了些，海伦更是大惑不解。“此一时彼一时嘛！”他很温

柔，很有人缘，她被他的谄媚感动，“你想怎样？”“就这样！”金林像在梦呓里，轻佻倜傥。他身上飘散着淡淡的熏衣草的香味儿和烟草的混合味儿……她感到了他络腮胡的刺痒，惊愕的瞬间，他微微的下俯的脸贴在自己的脸上。“他是做给她看的……”她看不到台下的她，但她想象得到她的处境。

“他又在利用我，为了取得她的爱……可恶！”

夜，繁星当空，海风习习，很惬意。

泰利和沙果坐在一个欧式花架下的白色凉椅上。

“你不高兴吗？”

沙果的眼泪立刻涌满了眼眶。

“为了他吗？”

“对不起！”

“那天晚上和他有关系吗？”

沙果眼泪立刻涌出眼眶。

“有一个小女孩子，爱吃涂了很多奶酪的面包，每次吃完后，女孩子总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后来，女孩子家里再也买不起奶酪了，她只好去给人家做奶酪养活自己和年迈的祖母，每次累得筋疲力尽地躺下去的时候，她就会想起那只涂满了奶酪的面包，那时，她就是最幸福的人。”

起伏蜿蜒的高尔夫草坪，被夜灯照得如同白昼，还有几拨人，缓缓地走着，远处，近处。

沙果眼泪成串地落下。

泰利双肩披着月光，碎银样儿地撒满了全身。“上帝！”她投进他的怀中，像从寒冷的冬夜走进房间的壁炉前，一个

疲惫不堪的人躺进了宽大的床上，有着不断涌上心的温暖和感动。

他托着她的脸，又浓又密的睫毛上沾着泪水在颤抖，眼睛里透着无助和祈求。他凑近了她的脸，她闭上了双眼，睫毛上的泪珠儿流下来，他小心地吻去了那滴泪珠儿。“我爱你！”“我想是的！”她接着闭上眼睛，他的嘴唇很小心地触摸在她的唇上。她闭起嘴唇，闭起神经，闭起思维，浑身的血液像被他吻得凝固起来，冷冰冰的。

那股浓郁的“古龙”香水惊醒了她。

“对不起！”

“为什么这样说？”

“对不起！”

泰利端着酒和沙果回到舞厅里去。

第三节

鼓噪和疯狂蔓延在每个人的神经，萨克斯从低回的脉脉含情中走向了亢奋的迷醉，仿佛所有的人都被酒征服，抛开了理智，压抑着的性逐渐苏醒，舞厅的高潮洋溢着被暂时解脱了的自我痴迷，脱离了躯壳的灵魂在舞动，局面似乎失去了控制。

泰利和沙果走进来，发现局面完全失去了控制。海伦仰起头喝干了杯中的酒，把手里的酒杯伸过去，“泰利，你对不起我啊，你，你真，真不够意思啊……一对大情人啊，你

的小情人能不能喝，喝，喝……”沙果夺了她的酒杯，“你喝得太多了！”海伦晃着脑袋说，“你投怀送抱了，好啊，你看吧，是你把他害成，害成这个，这个样子……”

“啊！”沙果惊呼了一声，倒在沙发里的金林，他已经昏迷过去。

“他，他，是自己要喝，要喝给她看的……他喝死了吗，你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全是她的错！”海伦笑着指着沙果，“全是她的错，他跳给她看，啊，他，他还喝，喝给她看……啊，啊……”

海伦呻吟着。

沙果立即要服务员拿杯冰的苏打水，抱着金林的头，解开了领带，衬衣纽扣，慢慢地把苏打水灌进他嘴里。

“这有用吗？”

“稍微好点儿，他不会喝酒，得把他送到医院里！”沙果麻利地收拾着金林的东西，转身对泰利说，“海伦交给你行吗？”

“哎，你这个小情人，小情人，啊，你把他弄到哪儿，弄到哪儿啊，你不是和泰，泰利，和泰利……”海伦语无伦次地说着，拉住了沙果的衣裙，“喂，喂，小情人，你，你勾引，泰，泰利……啊，啊！”

沙果很厌恶地摔掉她的手，“你醒醒吧！”

“送医院，有必要吗？不过是多喝了点儿酒而已！”泰利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喝酒的男人送医院。

“他是过敏性体质，一点点的酒精就会导致他全身过敏，喝成这样会要他的命的，要赶紧到医院洗胃治疗才行！”

“哦，我去吧，你留在这里！”泰利很体贴地说。

“你语言不通，还是我去吧”沙果感激地看了泰利一眼，“海伦喝得也差不多了！还是要麻烦你了！”

医生很麻利地扒去他的衣服，连底裤都扒去了，然后随口对愣在那里的她说，看着他，我马上就来！接着从门口扔过来一条被单，麻烦你给他盖上吧！这个二百五医生，成心么，竟让她守着赤条条的他，也不知道生啊死的。她揪着拽着地把被单给他盖上，手碰到了他的身体，冰凉的，他死了吗，他死了吗？她摸了摸他的手，冰凉，摸了摸他的胸口，冰凉，又摸了摸他的脸，冰凉，“哇”地她哭起来。医生走进来，笑着看着她的悲切切的哭相，你怎么了？人都死了，你还笑，你是什么医生啊！医生继续笑着，我是在救他呢，你有什么好哭的？你没看见他浑身已经冰凉了吗！你现在才知道他浑身冰凉啊，早干什么了啊！医生愠怒着。你是他的情人？你？……哪个老婆能容忍老公喝到这个时候，喝成这个德行，只有做情人的可以！你，好，好，求你了，快点儿救救他吧！医生叹了口气，望着哭得像带雨梨花的沙果，你还哭什么呀，你把人家害成这样，他老兄怎么回家啊！去你的吧，是他害的我……你倒是快点儿给他治啊！真羡慕这老兄啊，要是我，我也情愿豁出去了！你到底是不是医生啊！看她真急了，他这才收了声，放快了手脚。

金林终于安静下来。纸样的脸上泛着青灰色印着刚刚经历的痛苦的痕迹。医生折腾金林的时候，沙果跑到外面把自己胃里的东西倒了个干净，现在满嘴满心都是苦涩涩的。

他痛苦地呻吟着，她知道他是为了她喝成这样的，“全

是她的错……”海伦说得没错，她用不着知道事情的全部，知道是谁的错那就是事情的全部了。海伦已经不是和她的生活不相干的人，她看出并知道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事实，她一定不会轻易地放过她，她一定会利用这个事实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又开始呻吟着，她赶紧地逃出病房，他随时可能睁开眼睛，看到了她在陪他，他又成了大赢家。

她给林彬打了电话，告诉他金林喝醉了，现在住在医院，她嘱咐他给他准备一套干净的内外衣带过来，给他擦洗干净搞干净点儿，最好用热水敷一下，这样他会舒服一点儿，把他身上的那床沾有血渍的被单换掉，要不他会生气的。他还要杯热牛奶，几片咸的苏打饼干……

“你是谁？”

她赶紧收了电话。

金林引起泰利更大兴趣是，他有着众多的国内客户，尤其是在内地正在发展中的省份，那里很需要在引进世界高科技以及设备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泰利想的是瑞思通过和金林的合作往国内纵深的技术和业务的发展，他对这次能和金林合作尤为重视。他察觉到金林和沙果之间的微妙关系，金林在用这个关系来引诱沙果，他也陷了进去。“春茗”晚会，沙果刹那间的恍惚；“鲨鱼洲”酒店，金林的失态。“观澜”高尔夫，金林的醉酒，金林就是曾经让沙果伤心的人，也就是令沙果忘不了的人。沙果碰巧需要他，他对需要是不能够拒绝的，这是他做人的原则。泰利身上具有的欧洲人的浪漫

和单纯，注定了他对她的关系中只能爱的浪漫而没有爱的坎坷。她偏偏信任的正是他的浪漫和单纯，除了他高贵的矜持外对爱情传统的固守，还有他“俯身顾倾”的宽容，这正是她可信赖和依靠他的原因，不然，泰利靠恩赐给她的一样可以得到她，她对泰利的感激顺其自然的“以身相许”。即便是这样，他也不能把沙果推向那人一面，他情愿放弃了这次合作，也不能逼迫沙果做不情愿的事儿，倒是令他迟迟不能下决定阻止她的是，她还爱着那人。

深圳的“红树林”生态公园，是建立在城市中的自然公园。资源优良的亚洲湿地，生长着悠久的树种，自然生态形成的适宜的海湾带，每年飞来的美丽鸟儿……深圳市为给后人留下这块宝贵的生态资源，不惜将市区规划改道，拉长了几十里长的绿化带，放弃了从这里获取最大利益，该成本是市投资绿化最大的地方。给这个繁华的紧张的城市留下了一个透气的空间。

沙果主动约了金林，她想和他了断两之间的私事，让他正经地和泰利谈公事。

她早来了一会儿，想趁机吹吹海风，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想我吗？”

是他，他相拥着她的感觉，扑向她的那熏衣草的香味儿夹杂着烟味儿……她想挣扎，但没有。她听见他的心跳，他轻微的颤抖。

“这样没有用！”

他没有动。

“真的，你要是出尔反尔，我退出！”

他固执地拥着她。

“我可以离开你……”

他颤抖着，她感觉到他的身子往下沉。

涨潮了，海水像远处的闷雷，由远而近，有节奏地拍打着岸边。

“我不能忘记，我忘不了，我不能没有你，我不会再放开你……”

沙果像被他击倒，又被他有力地拥住，不禁双泪长流。

“我们结束了……”

“你可以惩罚我，无论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会接受，求你，别离开我……”

她睁开眼睛看着天，“有什么用呢……”

“别这样，骂我，打我，就是不要这样冷静，好吗，我求你了……”

她挣脱了他，对着海面站着，风吹起她的头发，她像尊雕像。

“为什么离开我，告诉我，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说，丢下我……难道爱是你一个人的，我只是你的附属？”

他又触痛了她的伤痕，本来就无法愈合的伤口又被他撕开，她看到了那伤口依然在淌着鲜血，依然那么清晰地烙着往日的痕迹。

“你说，你总要给我个理由，让我知道我究竟哪里做错了……”

“这事从一开始就错了！”

“沙果，你为什么这么冷啊，你真的有那么狠心吗？”

他突然充满了愤懑，举着两只手，大声对着海喊着，“为了爱你，你可以随时拿去我的生命，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为什么从开始就错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还能够怎么样？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冲上前，抓住沙果的双肩，眼睛喷着火，“沙果，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我听你的，求你了，我只要你，我不能没有你……”

她心里的那块伤痕被他眼里的火灼烧着，发着热，发着痛，化着灰。

“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我坐在酒吧里被男人轻视，我用酒精麻木自己，我躺在黑夜的雨水里等着结束生命……没错，是我亲手断送了我的自尊和爱，是我，是我亲手绞杀了我的孩子……”

他抓住了沙果，惊慌失色，“你说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孩子，什么孩子？”

她浑身发软，坐在地上，他扑过去，发疯地摇晃着她，“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孩子，谁的孩子？啊？”

“我们的，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就离开我啊？”

“告诉你有用吗，你能娶我吗，你能舍下你的家吗？你能让我生下我们的孩子吗……”

沙果悲愤起来，失声哭倒在地上。

他突然发疯地抓起她的手，连拽带扯地把她塞进了车子。她挣扎着，呜咽着，他像疯了似地把车子驶向滨海大道。

夜幕下的医院显得很沉。生与死在这里进行着殊死的抗争，生者的上空回旋着死亡的幽灵，死的阴影缠绕着生者的劫难，挥之不去，招之即来。

金林抓住沙果的手，直奔特护病房区，刚走进大门，只见走廊上白大褂、急救车，一阵的忙乱和嘈杂。“不，不……”金林丢下沙果，狂奔到一间病房里。

眼前出现的一幕，令她难以呼吸。一个身上插满了管子的小女孩儿，孱弱，娇嫩，奄奄一息。一个女人抓住奔进来的金林，没来得及出声，就昏厥过去。惊呼声，器械声，喝令声乱成一团……

第四节

黑暗里的树木中行走着死亡，荒诞，诡秘……生与死的媾合，在这里产下了奇异的果实，在月光下开花，在黑暗里发光，在阴霾的风中散发生命。

“苦不堪言的家，灿烂的事业，这大概就是我的命吧，你看，男人是不是很好满足，是不是很好骗！”

那片黑暗中显得很怪异的灌树林，他像从那里走出来，声音充满了恐慌和疲惫。

“你能够想象出来，生活在一个玻璃做成的世界中，走在玻璃上面，坐在玻璃上面，睡在玻璃上面，身边的一切无时不在的提醒你，慢点儿，轻点儿，别碰她……家里到处听

见病人的喘息，药水味儿，残体病相，伤心的呻吟……男人是在外面走累了才回家，我是筋疲力尽地从家里逃出来……她们是我的责任，我的生活，我的牵挂，我……”

仿佛从黑暗里树林里发出的低沉忧闷的呻吟，直至她的心底深处，足以让她窒息。

“一个人生活在阴雨中，忧郁，嫉恨，怨气就成了空气和需要，我只是在偶尔想起了我对阳光，清风，绿草的眷恋，那是奢侈啊！还记得吗，那奢侈是你的慷慨，你带我走到阳光下，享受着清风，享受着爱，为了那一刻，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家，我不想睡觉吃饭，我想守着你，哪怕是静静地死去……”

泪水滑过脸，滴洒在手背上，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片黑暗，她的心被那片永恒的黑暗的桎梏麻木着。

“你知道我看不到你的日子吗？我怕白天出门，怕见阳光，怕回家，想杀死她们……”

听到他说，她身体震动了一下。他的眼睛里面都是泪水，那泪水让她心痛，暂时淹没了那片伤痕……

她想伸出手抹去他脸上的那行泪水……

“留给我这么一点儿奢望，好吗？”

“我呢，从此我生活在黑暗中吗？”她收回了手，眼睛又回到那片黑暗里。

“我们的孩子，孩子……”

“那又能怎么样，能改变眼前的一切吗？”

“你看着我，说你不爱我！”

那声音充满了仇恨，沙果觉得自己被那片黑暗拉扯着，撕拽着。

“说你不爱我！”

那仇恨把她吞噬了，她身子像片浮云飘浮起来，飞进了那片黑暗里。

“是，不爱了！”

她看见他站在门口。身穿着一件雅白色的夹克，一条浅色棉布休闲裤，这是她给他买的。他笑得很奇怪，她挡不住他，看着他走到她床前……她觉得他很不真实，身子不断地被摇晃着，荡着，她只得紧紧地抱着他，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她对她说，她可以做他的新娘了，她们再也不是你的障碍了。你这个杀人凶手！她像只狮子似地吼叫着……

沙果被惊醒后，浑身都汗透了。

林斌的话简直是个炸雷，把沙果闷倒。林彬好不容易让沙果镇定下来。“我要回不来，就把万平交给沙果吧……”是金林的字，那字写在哪儿她都会认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林彬的话像个秘书说的，很谨慎，滴水不漏。“公司那么摊子事儿，几个急件被我压着，还有几笔上百万的资金的合同……”金林失踪三天了，他来找她，是因为他认为金林的失踪和她有关系，她这才意识到了问题是在她这儿。“林秘书，你先稳住局面，我会和你联系的！千万别报警啊！”林彬指着她手里的那张纸条，“这个放好！”

她把那张纸条撕得粉碎。

海边儿？山里？某个角落里？故乡？某个城市？这么大的世界，去哪里找个想死的人啊！她为那天的话后悔了。难

道你都听不出来那是句假话吗？屋子里渐渐地黑了下来，沙果坐在黑暗里，思维却不停地闪着光亮，她竭力搜索着对他的所有的记忆，希望找出能够让他躲避起来的理由和地方。徇情？“为了爱你，我可以给你一切，这你是知道的！”她蜷缩在沙发里，苦思冥想，头涨得发木。那长长的记忆，带着悠悠的思念，扯着绵缠的纠葛……他的爱，围绕着她，亲近着她的心，跟着她的感觉，和着她的声音……太久的日子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像跳过山崖的小溪般的欢畅，像阳光透过雨露般的洁净，像雨过天晴般的透彻……她相信他渴望她带给他的这种感觉，这是他要得到的幸福，他怎么能够轻易地放弃呢？她的思路渐渐地清晰起来，“他在和我开玩笑？”只是一闪念，但是，她觉得自己轻松多了。

林彬打来电话，他说，金林知道她离去后，曾经把自己关起来一周。她粗暴地打断了他，为什么你现在才说！她放下电话，望着外面闪烁不定的霓虹灯，脑子里突然闪过，“鲨鱼洲”酒店！

酒店的服务员是个知趣的小伙子，沙果没费什么事儿就证实了金林的确住在那间房间。他很麻利地打开那间豪华房间，沙果很快地塞给他一张红底小费，他飞快的塞进口袋，“有事尽管吩咐！”他匆匆地走了。

沙果在卧室的凉台上，找到了金林，他躺在地上，身旁有一瓶开了盖子的酒。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扑上去，抱起他时心被他绞得生痛，她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劲儿，竟然能够把他抱起来放在床上，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想他

是个孩子因为犯了错误走失了路……他脸色苍白，眉头间锁成了“V”型，清晰地刻印着他所经历的感情折磨，胡荏很长很浓，几分的颓废几分的深沉，无言的倾诉着他心里的无奈。她无言以对，不禁泪水涟涟，不可自制。“你怎么可以这样……”她将手指插进他的头发里，一根一根地梳理着，想安慰他，想梳理他的伤痛，想梳理他们的爱，想证实她对有多爱……他喜欢她这样梳理着他，他说过，他想这样死在她的怀里。她猛然地抽回那手，惊慌的她站起来，面向厅里，“不能，他不能死，不能，医院，医院……”一阵的手忙脚乱的翻找，电话簿掉在地上，她的手停住了，他的双臂缠绕着她的脖颈，他的喘息声让她晕眩窒息。

……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她用了很长时间转过头，又用了很长时间看清了他的脸，不知道多久了，见他缓缓倒下，她愤怒地喊叫起来……

风撩起纱幔，夜晚的寒意吹进来，客厅里很寂寞，冷森森的。沙果蜷缩在沙发里，身子缩得很小。金林躲开了，留下时间和空间给她。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给她一个属于完全自我的世界，自我的女人不会轻易的付出，只会怜惜自己，膨胀自尊，这个时候的任何一个要求都有可能对她造成伤害。聪明的男人，知道若即若离是对这个时候的女人最好的制裁，就像女人需要男人看着她生孩子，你看着并体会着她的痛苦，她会比你想象的坚强包容得多。苦痛成了你们两个人的经历，她能够感觉得到你成了她的经历中的一部分，她给男人的是感激和宽容，否则，她的痛苦就变成了男人的罪责。女人需要他是时候，自然会找他，和女人论长道短的男

人只会让失望的女人变得歇斯底里，和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谈条件能有什么好结果，这大概就是金林的魅力，深沉而张弛有度，高贵而温良恭俭让。尽管他现在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她动了动麻木的双膝，想起了她的初恋，那个刻着满脸的道德经的老师，是他扼杀了她的初恋，她远渡重洋客走他乡，是为了惩罚他也惩罚自己。德国的她，馨风沁雨中的偶尔邂逅，寂寞中片刻的相互依赖，聊以慰藉的完美的性爱……她小时候玩玩具，得来的容易丢掉的更容易，那就叫时尚，追逐，那叫爱么？

她身子有些麻木了，她换了个姿势坐着，让自己舒服了些。

所有那些被她丢失在时尚里的爱，是经岁月证实被她遗忘掉的，唯独他……为什么女人要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而舍弃真爱，而又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非要和不爱的男人厮守一辈子，生儿育女延续着悲哀的人生？

名分是女人的最高自尊吗？她用爱的名义把自己引到了一条死胡同里，绝望，愤怒，但绝对不允许后退半步，后退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就是承认自己一生屈辱的开始，为什么这是我的生活？为什么？突然有了这种不甘心的发难，她觉得自己内心某处沉睡的欲望渐渐苏醒，它发出了诱惑的魑魅，滋养了她的野心和贪婪，藐视道德传统的瞬间的初恋，为了生存而邂逅的性慰藉，为什么他不能是她人生中的爱的偶遇，而一定要让他成为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呢？如果这就是她要的真正的爱，为什么非要亲手扼杀他和她的真实的感情，故意酿成他们的悲剧？婚姻还是惟一的幸福吗？

已经枯萎的生命仿佛渐渐开始涌动着热血的活力，她觉得自己冰凉的身子开始变得柔软起来。

昏暗中看不清楚他的表情，风戏谑着玩乱了那烟雾，烟头忽明忽暗。他静静地坐着，看着手里的烟蒂，他不想让它熄灭，就像他不愿意看到他的期待破灭。

像那纱幔吹过来的风，他感到她的轻柔。

“我好难过！”

“我知道！”

“我好伤心！”

“我知道！”

“我真的很爱你！”

“我知道！”

是那风吹落了烟蒂，吹落了心上的那层尘埃。

他就是她的归宿，是她爱的归宿，无论他在哪儿，他的爱永远会在她这里，她会牢牢地守住他的爱。

“万平”集团和“瑞思”公司的签约很顺利地进行，签约前一天，泰利对金林有一个口头承诺，项目的进行由沙果担任项目总监。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泰利摆出不好说话的姿态。

“不，是她太过分了！”金林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

“你想报复她吗？”

“是她在报复我！”

“爱她就别轻易放弃！”

金林看着泰利，他很认真的样子，然后笑了，“你说得很对，我不会放弃了！”

第五节

海伦上了“的士”，迷迷糊糊地说了一个地址，就昏睡过去。“的士”佬看见她这模样，心里已经有八九清楚了。这种吃“青春饭”的女人啊，情到深处离不开钱，难到绝处离不开钱，横竖是为了钱，才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士”佬把她扔下来之前，双眼圆睁的问她要钱，她眼不睁，“的士”佬心里说，女人也真是可怜啊，你都这样了，连个送你回来的人都没有，你图的什么！我可是用不着你陪，我只挣我的钱，对不起了啊！司机翻了她的手袋，从钱包里抽出了一张“红底”。他飞速地瞥了她一眼，她很痛苦地呻吟着，“的士”佬飞快地又抽出了两张。他把她从车厢里拽了出来，把她拖到一个椅子上，觉得这样做还算是対得起她的几百块钱。

李翰林刚刚冲完凉，被一阵急响的门铃催促，开了门见是海伦，不觉得一惊。她脸颊绯红，平时一张很精致的脸，像是受到什么刺激扭吡着错了位，很浓的妆被蹭成花猫儿，人被丑到令人厌恶。她一把抱住了李翰林，头重手软地靠在他身上，满身的酒气和着浓烈的香水味儿立刻冲得他眉头拧着，“喂，你，你怎么喝成这样，啊……”他一边托着她，一边用脚把门给碰上。

李翰林不停地拍打着海伦的脸，海伦好不容易睁开眼

儿，别涂画的眼圈很怪，漂亮的眼睛像熊猫，一大一斜地懵着。“你就是李翰林，啊，你是个好人，你的眼睛和我不，咯，不一样啊……那个变态……他妈的，咯……变态的猪，要不是为了，咯，为了那，合同，合同，哈，哈，咯……”一股很污浊的气味儿冲进李翰林鼻子里，他一阵恶心张嘴要吐出来了。“他妈的，你这个臭女人，你说什么，啊？”他皱着眉头，把她放在沙发上，她没坐稳，摔倒在地上，“去你的吧！”李翰林抡起海伦，又把她扔到沙发上。海伦“咯咯”的笑着，手乱晃着，“你打我呀，咯，你打我哎，我挣了钱，我有了合同，我……”在他的印象中，海伦经常喝多酒，但醉得如此失态的时候很少。他喜欢她的几分醉意时对他的专注痴迷，这个时候的她和他一起在癫狂的性爱里享受着超脱一切的快乐。他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海伦，充满了性欲的真实的海伦。“喂，什么合同，你又挣黑钱啊？”“哈，咯，你不能打我，我了，我有了一，一百万的，不是一百五十万的合同，哈，合同啊，咯……”海伦舌头越来越发硬，头像个提线木偶，随你来回摆动。“你和谁有什么合同？快说，喂，你，你这个臭女人！”海伦头挨着沙发，两只眼已经粘在一起，任李翰林怎么叫也是白搭。

泰利已经约好了金林在星月酒吧等他了。他突然想起来，容容说，她一会过来。

李翰林关上门时不禁揶揄道，“对不起，女人们，听天由命吧！”

容容用不着敲李翰林的门，她从来都是拿钥匙开门。她自认为她在这里有别的女人没有的特权，她是这间房子的女

主人。在这间房间里，李翰林没有隐私，他的也就是她的，也就是彼此应该知道的。无论容容怎么把自己当成李翰林的女人，但是，她毕竟还是和有了丈夫的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女人进了门有家的感觉，女人不会为性爱而恐慌或者紧张，她却会。她从来不主动地和李翰林做爱，即使是和李翰林的缠绵悱恻，她也保持着未婚女人的矜持，那是她和放荡的女人的区别。她把和李翰林做爱看成是一次感情游戏，是她在生理，气氛和心情条件下对感情的恩宠让步，她要求他的温柔和安抚是在享受感情上的浪漫，不是女人和男人之间性的需要和宣泄。她无法容忍他对她要求做爱的方式，更是做不到他对她做爱时轻狂的方式。李翰林一个月没有靠她一次，她也后悔。她需要花上时间心计来弥补他们之间的缝隙，最后妥协的还是她。让她真正感到后悔的是，她的抵触并没有让李翰林有所收敛，她的一再妥协反而让他更加变本加厉，甚至有时候肆无忌惮。她问他，你是爱我的身子还是爱我？他斜着眼睛，反唇相讥说，难道你的身子不是你的吗？她委屈地说，你要是爱我，应该尊重我的感受！他冷笑着，尊重你的心口不一吗？容容哭成个泪人，李翰林抹着她的泪水，叹着气，知道吗，和你谈爱太累，和你谈性太难！海伦是“麻辣烫”，容容则是“清汤挂面”。她对他无条件，无原则的爱，纵容了他有悖良心的选择，容容竟不觉被卷入了这些女人的争夺战里，还让自己拥有了一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还真是应验了那句话了，恋爱中的女人是愚蠢的。

容容进来第一眼，就看到了睡在沙发上的海伦。短到肚脐眼儿的上衣，被扯到胸前，露着白花花的肚皮，很低的开

胸衫露着鼓饱饱的双乳，超短裙被撕拽着压在屁股下面，露着大腿根儿和那条窄小的三角裤头。

“你，你，你这个荡妇！”容容冲着房间里吼叫着“李翰林，你给我出来！”她找不到李翰林的人影儿，知道他不在。奔到海伦面前，扑面一股酒气，把她冲得后退两步，捏着鼻子，用手不停地扇着，“你，你，你这个荡妇，为什么躺在这儿，啊，我问你哪！”她怒不可遏地用手撕拽着海伦，随她怎么摇晃，海伦像个死人一样。容容有些害怕了，不知道她是死还是活着，把手放在她的鼻子下面，觉得有气在进出，翻手就打了她一巴掌，她半张着嘴，只出气不进气像个死人，连哼一声都没有。

“你这个臭婊子，落在我手里，那就由不得你了！”

为了捍卫自己的男人，再愚蠢的女人都会变得勇敢无畏。容容迅速地从卫生间里面端出一盆水，想都没想就朝着海伦身上泼去，海伦被冷水激得翻动了一下。

容容又端来一盆水，朝着海伦的头上泼去……

海伦发现自己全身躺在水里，地的周围全是水。她想站起来，心里一阵恶心翻动着，来不及起来上卫生间，吐了一地。一滩的污物泡在水里，发出难闻的臭味，身上也是臭气熏天。她难过想哭，干憋着嘴，嚎了几声，却没有眼泪。她记得自己去喝酒，却记不起来她为什么会在李翰林这里。她撑着浑身发软的身子，收拾了地上的污物，走到卫生间里，脱去那身发臭的衣服。等花洒中的冷水渐渐变热，一股热流很快传遍了她全身，冰凉的发着颤的身子有了感觉，接着，她放声大哭起来。

富商朱悦下班前来电话约她，要她陪他喝酒，她答应了。朱悦做成富商的年纪并不大，大概是四十岁时。海伦是在春茗晚会上认识朱悦的，他们一见即合，彼此都被看成了有利用价值的人。当天晚上，他给了她一把钥匙，她知道该怎么找到那间装满了财富的房子。

朱老板很小心地给海伦洗着脚，一个一个的趾头洗，一个一个的搓揉着趾头，他很认真地掰着海伦的脚趾头看着，好像是在鉴定什么宝贝似的，猥亵中夹杂着少许的诡异。“真他妈的倒霉，这是男人玩女人吗？”海伦心里狠狠地骂着，脸上挂着媚笑，这个朱悦是个变态佬，他的笑容让海伦心战肉跳，倒真不如遇到一只恶狼，互相撕咬个血淋淋的痛快。“别怕，别怕，小乖乖，我不会怎么样你的！”朱悦的声音和手指头一样显得温柔，甜腻腻的，“哦，乖，对不起，我弄痛了你了，你看，这样不会痛了吧？”他伸着长长的舌头，挨着个儿舔起她的脚趾头。哎呀……他的舌头飞快地转动着，像蛇头里面吐出的芯，溅出了血红和毒汁。

她开始不停地喝酒，“哼，不就是双臭脚吗，拿去吧，舔吧，舔干净，全当脚上有泡臭狗屎，好啊，你有几个臭钱么，花钱舔脚，好吗，我给你舔，舔……”海伦胡乱想着，渐渐的，她没了思想，没了怨气，没了感觉。“哎，哎，哎……”“喊，喊啊，好听啊……”海伦的舌头发硬，眼睛看不清。脚被有力地握住，被塞进了什么地方，毛绒绒的感觉，朱悦的舌头一寸寸地在她的身上走着……

海伦离开宾馆，筋疲力尽，全身像被吸干，搜刮干似的。“变态佬，你根本就不是男人，是条毒蛇！”

海伦找到了李翰林的背心穿上，想到泡在污秽的水里，她还是恶心得想吐。李翰林不会这样对待她，她想到了容容。容容有足够的理由在这里惩罚她，男人有足够的理由玩弄她，沙果有足够的理由轻视她，这个社会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她……“为什么是我？”从小县城的那个絮儿，走到现在的风情万种的女人海伦，她一路走来，一路的问来，没有人能够回答她。人们总是不断地踏上前辙的痕迹，经历和积累随时都会被幼稚所困惑，世道不会因为文明和富庶而变得公平，似乎更加的令人失望和丑恶。海伦对世道的反抗是处于她内心卑贱的本能，她习惯为自己树敌，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实力，抑制和消除自己的卑贱。无论是絮儿，还是海伦，始终都没有因为自身的反抗而消除内心深处的卑贱的感觉。那感觉总是在操纵着她的行为无时无刻地提醒她，“你被人伤害了，因为你卑贱！”卑贱的自尊是极其脆弱的，为了维护那脆弱的自尊，她宁可用变本加厉的手段还击对手，以取得报复的快感，也不会使容忍和宽容动摇自己的野心。

她要让容容的罪证连同自己的屈辱全部消失，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李翰林没有回来，他直接到宾馆开了房，好好地睡了一觉，到了早上上班时间以后，他才回家冲凉换衣服上班。

“千万别大意了啊，有时候，煮熟的鸭子还能飞了呢，更何况是和像金林这样的商人打交道啊！”

瑞思公司的办公早餐会上，李翰林先声夺人地提出了问

题，看着他在面包上拼命地涂上厚厚黄油。

“小心胆固醇高！”沙果瞥了他一眼，她面前放着一杯果汁，一只煮鸡蛋。

“他有那么可怕吗？”泰利早上只喝咖啡，像他的嗜好一样的单调，他不喜欢听夸张的话。

李翰林面包上放上两片火腿肠，准备张大口咬，听泰利这么说，马上接着说，“他有上亿的资产，你以为他的上亿资产是靠街边儿乞讨得来吗？他就像是只美洲猎豹啊，牙利，爪快，脑儿反应精！”

沙果“扑哧”笑了，说，“你说得还真有点儿像啊！”

李翰林嘴里嚼着，忙着咽着，还接她的话，“要不，和他打交道得格外小心哪！”

泰利说，“我看是你们太多虑了！”

李翰林开始做第二份“三文治”，不以为然地接着泰利的话，“但愿如此吧！”

泰利扬了扬手里那摞子东西，“春茗活动，为我们的公司赢来了很好的契机，我想对诸位说的是，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利润，不少企业通过春茗活动了解了我们，他们有可能准备和我们发生合作关系，这也是我们春茗活动取得了一次无法计算的收益！”

沙果不断地将泰利的话翻译给在座的各位。

海伦匆匆走了进来，随她走过的身后，飘散着浓烈的香水气味儿，有捏起鼻子怕被呛了，有猛吸口气很受用，沙果喝完杯里的果汁。向海伦点头表示了问候。昨天晚上的痕迹被她的浓浓的妆掩盖住了，她还是那么艳丽，两只略微有些浮肿的眼睛熠熠闪光依旧充满了欲望。她对泰利点头表示了

歉意，“对不起，泰利先生，我来晚了！”

“我认为，负责这个项目的沙果小姐和营运部全体应当受到奖励，按照公司的规定，提取项目奖金五万元作为奖励！”

泰利手里举着一个厚厚的“红包”，餐桌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海伦的掌声是在大家停下以后响起的，这样，所有人都转向了她。

“我觉得现在发这个奖金太早了点儿！”

大家的目光从她那儿又分散开，“她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的目光再次聚集在她身上，她感到了目光里那无数的责备。

“泰利先生，我这里也有几份合同意向书，是原来已经和我们签定了意向的客户，突然提出撤单了。”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泰利手里举着的“红包”，这是一个多么诱人而明媚的早晨，海伦把它给破坏掉了，还那么盛气凌人，理直气壮。

“你这是什么意思？”泰利问。

“同行用低价把我们的客户拉了过去。”

“泄露了商业机密……”

“给了他们一个交易的机会……”

李翰林突然闪过了海伦喝醉时的话，“上百万的合同……”

……

公司的人很习惯海伦经常性的发难，每一次的发难的过程都被她搞得人心惶惶，东扯西拉，结局就是她怎么说就怎

么做。

李翰林准备做第三个“三文治”时，冒出了一句，“事情怕是没那么简单吧！”

第六节

海伦和克丁紧紧拥抱着在舞池里面摇晃着。

“亲爱的，那 125 万的单子……”

“我已经嫁祸于春茗活动了！”

“那个朱老板怎么样？”

“提他干嘛？”

“他怎么了？”克丁把海伦往怀里搂紧，眼睛狎昵地看着海伦，“你跟他上床了？”

海伦丢下克丁往大厅里走，克丁紧跟在后，“我听说，这个朱老板玩女人有一手，他在香港有太太，有女人，在深圳也包了个女人，而且是个相当有姿色的女人！”

“你以为这些女人都是冲了他呀，冲他的钱……”

乐队换了一首曲子，听起来有些伤感，光线暗下来，走上来一个男人，很夸张地扭动着，然后像是无病呻吟的低声吟唱着。

克丁是家公司的老板，早先和瑞思公司有过业务往来，自看了海伦第一眼，就知道海伦是他需要的，是可以利用的女人。

海伦和克丁的第一笔交易，是转让手里一笔合同单，海

伦在克丁开的价格上加了 50 %。克丁问她，“为什么要加 50 % ？”

“我在东门买衣服都是按着 50 % 往下杀的价！”克丁很痛快地笑了。

海伦对刚从卫生间走出来的克丁说，“我在你的皮包里拿了八百大元，这是个吉利的数字，很合适我们的第一次吧！”她坐在床上，裸露着，肩膀白得耀眼，浑圆的乳房颤动着，和她的眼睛一样透露着渴望。

“或许我会给你多点儿……”他不动声色地望着她。

“下次吧，我会得……”

“要不，我们不和他做了？”克丁试探着说。

“哦，也没什么了，只是我不太喜欢这个人而已！”海伦是在故意的矫情，她才不会放弃朱悦这块肥肉。她怎么都不会忘记被长毛猩猩舔着脚，爬在裸体上肆无忌惮的作践的那种屈辱感，她会变本加厉地把它赚回来，这是她付出的代价，她一定要索取回报的。

“合同什么时候签？”

“那要看你的了！”

海伦没再说话，她只觉得后背上冷风飕飕的，浑身都凉透了。

“德国方面安装技术人员有问题吗？”克丁有些担心。

“没有问题，是我多年的老主顾了！”海伦找烟，克丁赶紧把自己的烟递给她。

“他们的价格只是瑞思的七成，这么优惠的价格，会不会影响安装质量啊？”克丁给海伦点上烟。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从瑞思出来自己干的，他很清楚瑞思在中国的信誉和市场，中国的市场对他们是有着诱惑力的，他们要想在中国市场上站住脚，一是要给我们甜头，二是要讲信誉质量，德国人才不会做砸牌子的买卖，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他的定单，能做平他都愿意做！”

“泰利那里呢？”

“这是我的事，你有必要过问吗？”

“那好，你尽快在本周内和朱老板签好合同，客户那边催得紧呢！”

海伦掐灭了烟头，眼睛在克丁的脸上飞着，“歌舞，美酒，良辰，一个男人和女人，太严肃了吧？”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啊！”

“今天我请客！”

怀疑自己的时候，先怀疑别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传世古训，那是祖先的遗传。沙果偶尔会想起视她如已出的姨夫，那位自称和“共产党有着血缘关系”的一位高级干部。他被“平反”后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到现在我才知道，解放了的国家人民生活都很苦啊！”她不清楚姨夫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认命了，他可是提着脑袋走天下的，从来不信佛神魔法，只信共产主义。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他每到运动的关键时刻总是被出卖和陷害，他的晚年，他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商场里面的商品，不相信饭桌上的青菜和肉，不相信医生的诊断，不相信任何一项新政举措，连睡在自己身边五十年的老伴儿，他也开始怀疑。他竟然对她说，看小儿的德行，怎么看都不像是他的孩子！他对

社会失去了信任和依赖，只有自我，成了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人。姨妈说，姨夫怀疑一切，是因为他太相信一切了。老人最后留下的话是，凡事不要勉强自己。

沙果对金林妥协的最后一刻，她突然想起了姨夫留下的那句话，“凡事不要勉强自己”。

在这之前，沙果对自己选择的感情和生活角色，是本能的。像所有的女人那样，覆盖着所有母亲的生活，走过所有女人的经历。这个目标不是她自己定的，是她从母亲的胎里带出来，与生俱来就刻在脑子里的模式。因为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抵御外来的骚扰，她从来月经开始懂事，就必须关注和研究男人，按照自己原有的模式去寻找与之般配的男人，做自己的终身依靠，就像在赌局上下赌注一样，只能赢不能输。主动权交给了她选择的男人，她的整个人生都交给了他，她成了输不起人生的女人。金林终于逼着她明白了自己，她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做另外一个女人，掌握着自己命运，主动向人生挑战的女人。爱不再是她的主宰和惟一而是人生中的部分，她走出了一种模式，她选择了他，不是利欲的驱使而是爱的平等。她不再勉强自己的心，勉强自己的爱，她只需要他对她的爱，而不是他的全部。

容容打电话给沙果说，她请了三天病假。沙果以为她真的病了，刚想要去看望她，她闯到她房间里，笑哈哈地把她在李翰林房间里见到喝醉酒的海伦，泼了她几大盆子凉水，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先是笑得喘不上气了，说着说着开始大骂起海伦不是个东西！再接着说下去，就想掉眼泪了。沙果说她快被海伦搞成神经病了，不值得！她说，她就是神经病

把海伦搞死！看她的表情和情绪，她不像是在开玩笑，沙果不敢再给她说什么，怕她的压力太大。她笑着说，“咱俩什么时候一起去旅游吧，啊，散散心！好吗？”容容突然抓住沙果的手，神经兮兮地说，“沙果，我要治治她，你帮帮我，好吗？”沙果看她那样子，真是被她吓怕了，“你真？”“沙果，别管，只要不告诉李翰林实话就行了！你等我的电话！”“哎，你答应我，适可而止，不能冒险啊！”没等她说完，容容就走了。沙果真不知她为了捍卫自己的男人，要干出什么事来。

半夜，程容容一手导演的戏拉开了帷幕。李翰林光着膀子冲进沙果的房间，说刚才发现了容容留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李翰林，你这个喂不熟的白眼狼，你能负我，我就能负你，你等着给我收尸吧！”沙果赶紧对他说，“她说的这话你相信吗？”“我信，你不知道她的脾气，说到做到！”“那我怎么老听她说离开你，怎么就是离不开呢？”“哎呀，这和这儿是两码子事儿！”李翰林一反常态，着急地来回走着，头上冒的都是汗珠子。“到底出什么事了？容容怎么会这样儿？”李翰林一五一十地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一遍，沙果看着他急成这个样子，心里暗骂着容容，“鬼丫头，你逮着个便宜还卖乖，把他吓成这个样子！”她嘴上说，“你别太着急了，容容喜欢夸张，事情没那么严重……”“哎呀，你可是不知道这个小姑奶奶的厉害，我是怕了她的，她把死挂在嘴边，说死就死给我看，我哪儿受得了这个啊！”李翰林站住了脚，突然说，“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海伦，其实海伦挺可怜的，她比你们生活负担重，挺难的，但她心不坏！”“谁的

心坏啊？”话一出口，沙果知道自己说得不是时候，果然，李翰林一副失望的样子，“当然了，我没有资格替她说话，我也不想因为她舍弃容容……”“你还真的把自己和海伦说得成了事儿了？”李翰林再没说什么走了。

程容容自编自导的第一幕结束了。

第二幕，李翰林终于因心力不支住了医院输液。沙果接到容容的电话，立即通知李翰林，李翰林立即拔掉针头，冲出了医院。

第三幕，容容给沙果打了电话后，吞下了半瓶的“安定”，按照她精心的装扮，她躺在了床上。她只要睡上一会儿，他就到了，她甚至可以想象出他惊恐万状的样子，听见他呼天抢地的喊着她的名字……想到死，她并没有感到畏惧，想到失去他，她自觉承受不住的恐惧压倒了她。

“他来了……”她的脑子变得开始混沌起来，她还是很清晰地感觉到了李翰林疯狂地向她扑了过来。

第三章

第一节

金林自己有两部车子，一部大“本茨”有香港和深圳两地牌照，由专职司机昼夜候着，金林经常随时要去香港，或者到内地，珠江三角洲处理业务专用。还有一辆欧洲最新款车，虽然名气不大，但是，这款车型尊贵豪华的气质，绝对超车的速度，以及它商务方面的时尚配置，都深得金林的宠爱，他称它为“欧洲佬”。一般的情况下，金林自己驾驶这辆欧洲车，两辆车的颜色都是黑色的。黑色很适合金

林，他的身份，地位，形象，以及他的“万平”，混杂着扑朔迷离的猜测，商路上留下的蹊跷径陌，都让他看似另类的生活披着暗淡的色彩，就像他的车，豪华、低调而神秘。

十五年前，他第一次到香港，香港的繁华和刺激，远远超过了他“洗脑”时的想象，现实下的香港，更是他所无法想象得出的。他不想让人觉得他像个来香港的乞儿，他对同伴说是他不喜欢逛商场，实际上还不是看着名牌心里发痒，实际上，还是囊中羞涩。他还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将来能有一天，成为香港消费最高场所的座上宾，手里拥有令人羡慕的金卡。他也没有想到，惊羡别人的神话在他身上演绎成故事时，他是不是能够很坦然的接受。他还是到了“黄大仙”庙占了一卦，这是他在心里蕴藏很久，也是他到香港最想干的一件事。他宁愿相信这副卦而不相信现实，现实给不了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只有那个叫“黄大仙”的神人，可以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乞盼和期待。他的卦术很自然的告诉你，忍受下所有的苦难，终有幸运得来福星高照时，给你预料到以后的厄运和不幸，让你足够的时间从容不迫的面对着命运中的不公和死亡。他带着满足和信心离开了那庙，脑子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走了很远了，还回头对着那庙拱着双手，像口袋里面装满了“黄鱼”（一千港元），而不是仅有的几张“红底”（一百元港元）。他还记得，他坐上地铁，身旁有位老人被摇晃着要摔倒，他赶紧扶住了他，他像是个生了病的人，一直的晃悠着站不稳，他忘记了“洗脑”时的暗示，“那里社会上很复杂，别轻易出手帮人……”他用眼睛威逼着一个孩子，给老人争取到了一个座位。不知什么时候，老人的手紧握住了他的手，老人的头很信任地靠在他的肩膀

上。终点站，他的手还是紧紧地拉住他不肯松开，金林问清了地址，把他送到了家。接下来的事情就更是离谱了，老人非要将自己的最后的嘱托交给金林，金林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老人，并发誓绝对不辜负他。

老人姓黄，金林相信他就是“黄大仙”。

与其说金林相信黄老人和他的缘分，倒不如说黄老人的信任使他更相信自己的命运。金林离开香港后，黄老人不久便去世。按照黄老先生的嘱托，金林和老人的女儿黄霓结了婚，按照香港的法律程序，他很快完成了接受了黄老人的巨额遗产，和黄霓住在深圳。他开始了他的事业，走向今天。假若金林那天没有因为激愤周围的冷漠给绝望中的黄老人以安慰照顾，他或许会是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假若黄老人不是在金林的眼里闪动着香港人眼里未有到过的东西，他抓着他的手中由于途中的犹豫而松开，他怎会把巨额家产和惟一的牵挂托付给这个不曾谋面的大陆青年？

或许这一切都是天意。

黄老人改变了金林的命运。他成为有钱的男人，成了一个终身要依赖他的女人的靠山。

金林刚把车停下，就听见一声尖细的雀跃的喊声，快乐的飞过来，“是爸爸的欧洲佬回来了，妈，是爸爸的欧洲佬回来了，是我先看见的……”没等金林开门，一张小小的脸扑在玻璃上，“叶子，金叶，爸的小宝贝……”

据说，世界上喜欢称呼孩子昵称的男人，是干大事的人，这个说法是依据什么得来的，且不理论，但妇联的人却成功的用这句话打动了许多做丈夫的自尊，弥合了家庭的裂

痕，让女人在丈夫和孩子之间的缝隙中享受着爱的片刻。金林对女儿的爱是至高的，是任何都无法取代的，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是他对生活的希望和慰藉，是他活下去的全部意义所在。黄霓不惜用失去生命的代价为金林生下了叶子，她的用心良苦，他很明白，作为女人，黄霓即便可以给他的少得微不足道，但是，那却是她的全部。

“通，通！”是叶子焦急的小脸，“爸爸，带我去兜兜风，爸爸，求你了，你看，我都准备好了，我都等你好时间长了，爸呀，快点儿啊，一会儿妈又撵出来了，我们又走不成了，爸！”

“啊？”叶子已经跳进了车内，抱着他的手摇着，“爸，老爸，带我去兜风嘛！”在金林听来，什么都没有女儿的撒娇让他动心，而且能够产生巨大的响应。金林刚来得及看见黄霓的身影闪了一下，叶子欢呼着，小嘴里发出了一连串清脆的“咯咯”的小声。

黄霓追了出来，“欧洲佬”已经开出两百米。

嫁给金林，对黄霓来说，像个神话。这也是老爸临终前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爸让她发誓，说要是有一个叫金林的大陆青年来香港接她，他就是她的丈夫，她一定要跟他走。她依照爸的话发了誓，其实，这个誓言有没有都一样，她从来都是听爸的。她不记得她的妈妈是什么样子，只知道从小爸就很爱她，疼她。他们住在一般的居民区里，但她是老爸的公主。她体弱有病，从不到学校念书，她有四个家教老师，其中钢琴是她的最爱，只要有气力弹得下去，她会一直坐在钢琴边。她经常昏倒在钢琴边，老师说，她是用心在

弹琴，最容易伤到的是情。她生活在一个和外世隔绝的世界里，习惯了爸爸为她安排的一切，她从来都不怀疑他，她从来都会按照他的安排去做。当她见到金林第一眼时，她心里呼喊着重，“爸，你是怎么做到的……”就在那一刻，她爱上了金林，认定了他就是她未来所能依靠的男人。

她相信金林就像相信爸，她不喜欢复杂的事情，金林逐渐地了解 and 熟悉了她极其单纯的生活。她对金钱的漠然，她从来没有过贫穷的困窘和感受。她的生活里没有劳作和奸诈，没有饥寒和厄运，她生活的上空充满了星星，而且每一颗都是幸运的。黄老人就是要让他的财富继续给自己的女儿带来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只是为女儿寻找一个最佳财产保管人，只要这个人能够将他遗留下来的财产满足女儿一生的清雅恬谧的生活就足矣。

黄霓有时会徜徉在雨果的《悲惨世界》那个隽永谜样的故事里，她相信这部书里有黄老人和她，还有金林。

上天是公平的，它给了一个穷小子财富，给了一个病女子终身的依靠，这两个再离奇没有的，再单纯不过的人结合在一起，竟没有假若可能发生，竟没有厄运出现！

叶子欢快地一路喊叫着。

“叶子，上次爸爸带你兜风是什么时候？”

叶子的眼睛贪婪地望着车外的景色，“呃，大概是去年吧，对了，是我的生日！”

“哦！太久了吧，是不是？”金林心里有些伤感。

“不会了，妈说了，你很辛苦，你辛苦是为了我和妈妈为我们这个家，我还小，妈是个废人，帮不了你什么，只要

不埋怨，不给你添麻烦就是帮你了！”

“你妈说她是废人？”

“是啊，妈说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每次说，她都会掉眼泪的！”

金林冲着女儿笑了笑，笑得很勉强。

“爸，小玲的爸爸和妈妈整天地闹离婚，小玲对我说，她爸爸很有钱，她妈妈很厉害，爸爸耍钱，在外面玩女人，她妈妈整天地翻她爸爸的皮包。有一天，我和小玲都看见她爸爸和一个女人在逛街哪！”

“小玲没给她妈妈说吧？”金林话出口，觉得这话说给孩子听太敏感了，看看女儿，她毛茸茸的小脑袋靠在椅背上，显得很小小小小的。

“我已经和小玲发过誓了，决不会说出去的，我觉得小玲妈挺可怜的！”

“这种事情在你们同学当中多吗？”

“我只知道小玲家的事！”叶子又跳起来望着车外面，“爸，你看，是候鸟啊，今年来到这里的特别多呀，我们老师都告诉我们了，让我们来看哪！”

“好啊，一定要带着望远镜看啊！”金林看了看女儿兴奋的小脸，不觉地想起了沙果。

“你以后尽量不要听这些事！”

叶子喊起来：“是小玲主动告诉我的，你以为我多想打听别人的隐私啊！”

金林笑起来：“小精灵，你说你什么不明白啊？”

叶子摇晃着小脑袋：“哦，对了，咱们家和小玲家不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了？”金林这时觉得女儿是话中有话了。

叶子撒娇了，“你也有钱，你就不在外面搞女人！”

“谁告诉你的？”

“妈说你对她很忠实，对我和家很负责！”叶子对自己的解释很满意的样子，很是得意地看着金林的反应。

“说吧，有什么要求我的！”

“爸，人家说的是正经事啊！”叶子把身子打了个横，双脚放在金林的腿上，金林知道她是认真的了。

“我把小玲爸爸妈妈的事告诉了妈，你猜妈怎么说，她说她希望你在外面找个女人！”

金林愣了神，车身直冲护栏上去，“爸也，你看欧洲佬怎么了！”叶子惊叫起来，金林赶紧把方向盘打过来，车身猛地偏到了路肩上，停了下来。

叶子欢快地叫起来：“爸，真惊险啊，够刺激，就像电视剧里面的飞车，欧洲佬真棒！”

“你都快把我吓死了！”金林真不知道黄霓跟女儿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黄霓一向说话令他费解，因为她的纯情和善良，因为她没有世俗的观念和思维，所以令他难以用世人的眼光去理解和相信她所说的话。其实，她的人正是她说的话，简单透明得像只水晶杯。“她希望你在外面找个女人？”一句悖谬的话，失去了常理，谁能够理解和相信话里的一个正常女人的心。

叶子怯生生地说：“爸，妈说得不对，是不是？你干嘛吓成这样子？”

“哦，对，对，你妈身体不好，心情有时不好！”

“妈说了，你从来不知道害怕的哪！”

“叶子，爸有时连你都不如啊！”

叶子扑过去，紧紧抱着金林，小指头轻轻地抠着金林的后脑勺：“爸，就是妈同意你找，我也不同意！”

“我爱你，爱你妈，爱我们这个家！”金林心里一阵难受，他明白女儿要出来兜风的用意。

叶子蜷缩在椅子上，像只被遗弃的小猫：“爸，我怕像小玲那样！”

女儿的话说得很轻，金林的心却被狠狠地击中了，他揽过女儿，在女儿的额头上亲着，“叶子，你想听爸爸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实话了！”

“那好，无论你妈和我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最爱！”

“那假话哪？”

“什么，假话？”金林没有想到女儿这一手，“我和你妈永远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也长不大，永远是我们的小叶子！你相信吗？”

叶子看着金林，瘪了瘪小嘴，带着哭腔：“爸，我相信你的实话啊，爸爸，你说的实话可要算数啊！”

“宝贝，爸什么时候给你说话不算数了？”

“谢谢爸爸，谢谢爸爸！”叶子抽泣着，女儿的话让金林心里揪着。

“哎呀，欧洲佬都快饿死了，你还在这里哭鼻子，走了！”

叶子立即停止了泪水，挂着泪水的小脸上立刻变得欢快

起来，“爸爸，再来一次刚才的惊险镜头吧，来点刺激的！”

“好，你坐好了，我的欧洲佬要飞起来了！”

弱小的叶子，却向往着成熟和冒险，这是金林没有料想到的。

金林还没从车里走下来，就听见了女儿在屋子里面惊叫他，他飞速跑过去，黄霓昏迷在客厅的地毯上。他迅速抱起昏迷的黄霓，对叶子喊道，“叶子，快打开治疗室，按下输氧开关，快点儿！”

他抱起黄霓，她就像团羽毛般轻。

叶子迅速在卧室拿到钥匙，飞快地打开了治疗室的门。这个门平时是关着的，里面全是抢救黄霓和叶子的急救设备，是专门为她们母女装备的一个小型急救室。

金林和叶子的动作很熟练，配合很默契。还没有十分钟，叶子开始喘气了，脸色开始变得发白：“爸，我不行了……”金林一边忙着准备给黄霓消毒注射，一边嘱咐女儿：“叶子，你自己先吸氧气，快，爸现在帮不了你啊！”叶子自己非常老练地坐在氧气机旁边，带上工具。

金林满头大汗，冲着大厅里面喊：“小瑞，小瑞！”

叶子拿下吸氧管，气喘吁吁地说：“别叫了，她妈妈病了，妈让她回家了！”

金林吼叫着：“怎么也不告诉我啊！”

叶子已经没有力气和金林解释了，艰难地大口的呼吸着，金林看着女儿这般模样，心被揪在一起。他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抢救黄霓了，女儿被抢救更是家常便饭。这是这个家庭里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每季换衣服那般正常。

“叶子，好好地呼吸，有节奏地进行，不能停啊！”女儿很勇敢，她不声不响，和生命抗争着。

金林很熟练地翻找着黄霓手背上的血管，白皙的皮肤下面的蜿蜒的血管泛着青色，经常打针，血管已经变得很脆，金林一连扎了三针都被穿透了，右手已经再也找不到可以扎的血管了，他只得换上了左手。他心开始紧张，手哆嗦着，针已经不能够自如地下去了。“沉住气，别泄气，又不是第一次！”金林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帮他，他只有他自己。

“啊！”他终于长舒出了一口气，针管里的液体满满地流进了黄霓的身体里，这个药可以缓解黄霓的病情，他可以有时间等医院的救护车来。

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模样，他以为紧靠自己身边站的真是童话里的白雪公主，娇柔得碰都不敢碰的那个雪人公主，他甚至怕灯光都能把她融化掉。新婚晚上，他被她崇拜得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但她却做不了一个真正的女人。看着那被鲜血沾红的睡袍，她散乱的头发毫无知觉地甩来甩去的，她像个雪人正一点儿点儿的融化……他简直傻掉了，他想放弃财富重新做个自由人，但是，她怎么办？她不是有钱就能够活下去的，她睁开眼睛就在找他，他已经成了她的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没有权利丢掉那份责任，他的财富是用自由换取的。

他生活在一个玻璃世界里，每次碰到玻璃杯，他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碎了它。生命的喘息，死亡的徘徊，充斥了豪宅里的每处角落。

生命在这里成了温室里的花草，稍微的疏忽，便成就了终身的遗憾。

门口，一辆“救护车”嘶鸣而来。

第二节

……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困惑，艰难和疲惫不堪，他没有勇气面对这个豪华外壳里的死亡。他随时都想结束这一切，他太累了，失去了足够的信心和它较量……他怎么从来都没有注意到，屋前的那块草坪那么的大，躺在上面有多么的舒服，看夜空上面的星星是那么的近，他想这样睡下去，永远不要醒过来。

因为她的缘故，他感到自己变得十分的脆弱，脆弱得就像个婴儿，那样无助，孤独，寂寞。

他想躲进夜空里，让自己溶化在带着青草的潮气的空气里，就像融化在她的怀里，被她温柔催眠，被她的身体宠爱，被她的乳汁滋养，他能够看得见她的眼睛，就像现在夜空上面的星星。他相信她，相信她有着阳光般的生命，可以穿透黑暗，拯救枯萎的生物，复苏着灵性，带他到他该去的地方，而不再是让他生活在黑暗里……

“金林……”她两颗闪动着星星般光亮的眼睛，煽动着爱的欲望和生命的活力。她说，难过就哭出来吧！他说，哭出来以后呢？她说，等到天亮吧！他说，天亮以后呢？她说，看太阳出来啊！

他们沉默了。

她像轻柔的呢喃，就像那雾般，过着黑夜，是为了明天的太阳，晚上睡，早上起，不是黑夜追白天，也不是月亮追太阳，那是我们的生命轮回的意义。

……她的雪白肌肤在黑幕中的草坪上很刺眼。腾跃着活力，放纵着情欲，燃烧自己，化成一股光亮，驱赶走黑暗。她将女性的贪婪和渴望，在那一刻全部的唤醒，她放纵它们，使它们无比的娇媚。她要他永远记住它们的真正的面目，那才是她真正爱他的本来的面目。

……他吸干了她身上每滴露珠儿，每滴露珠都有她生命的活力。他吮吸着她奇特的生命的乳汁，神秘的生命之源，每一寸光洁的肌肤都是那么的真实。他感到了自己的存在的真实，生命的真实，爱的真实。她的激情，那可以被燃烧成光明的爱，不再是对玻璃杯的恐惧，也不再是渴望不可及的梦境，而是照耀在他身上的那缕真实的阳光。

他和她寻找到彼此的最真实时，他觉得自己复活了。

沙果和李翰林，还有德国技术人员一行七人到了湖州宾馆时，已经是中午了。他们是为了安装的“万平”和“瑞思”合作的项目生产线而来。

这条价值达一百多万元的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是金林指名要沙果担任总监的。尽管金林事先和泰利有约在先，但到了关键时刻，泰利还是犹豫了。李翰林劝泰利，“你怕什么，金林花钱为我们培养人才，你哪儿找这等好事！你利用一下他有什么损失？充其量不就是让金林把沙果搞到手，你得到的是未来的市场啊！”泰利承认金林是个不可估量的

“市场”，但就他的思维方式，他显得有些犹豫。李翰林笑了，“听说金林从不在国外设机构，那是因为他不懂外国人，你来中国，赚中国人的钱，必须得懂中国人！”泰利似懂非懂的同意了。

泰利给沙果一本关于作为项目总监的责任手册，让她看完后，再答复他。沙果立刻对泰利说，她已经知道了手册里面所有的条规。泰利很是吃惊，她笑着把其中的几条背出来，泰利却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你真能够忘记那个夜晚吗？”沙果怔了一下，“你真的不明白金林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她不能正视泰利眼睛里包含着的真诚，那种真诚会动摇她的决定。

沙果觉得有些对不住泰利，她不该向他隐瞒和金林的约定，不该向他隐瞒她和金林已经站在一方和他做生意，对善良单纯的泰利来说，她觉得这样做多少有些不道德，但她相信金林不会对泰利做出什么背信弃义的事，只是生意上的合作而已，利益是双方的。

沙果向总台的服务员要了单间一间，标准房间三间，还没有等服务员开口核实，李翰林过来阻止沙果，“对不起，我们都要单间！”沙果看了李翰林一眼说，继续对服务员交代，“一个单间，标准房三间，怎么不行吗？”“哦，没问题，我这就给你开！”

李翰林把服务员递过来的登记本抢了过来，横着身子，“我不习惯和别人住，尤其是和同类！”

沙果白了他一眼：“为了你那点儿隐私啊！”

李翰林满不在乎地说：“我的那点儿隐私可以不被尊重，

但我要保证充足的休息！”

沙果想解释一下，被李翰林打断了，“想省点儿，觉得自己能够当好这个家，为谁？犯不着啊，你总不会老土到这份儿上吧！”

“你？”

德国技术员比尔很疑惑地望着李翰林，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争执，他用德语询问沙果，沙果对他解释说，“没有什么，只是有点分歧！”

“我已经很累了，希望你能够早点让我休息！”

沙果转过身对服务员说：“那好吧，服务员，请给我们五间单间，一间标准间吧！”

李翰林伏在沙果的耳朵边说：“你可以住商务套间的！”他说着拿走了比尔和他的德国工人的单间房门钥匙，临走时说，“我马上要联系工厂明天一早提货的事儿，不奉陪了啊！”

“真是的，拽什么……”

“为什么我们就要两个人住？”

“因为你们不是鬼佬，不是女人，就这样！”

沙果没好气地对这两位委屈大了的同事吆喝着。

从早上七点钟开始，沙果他们一伙到了“前进机械”厂，一直忙到下午六点钟，除了中午的一个小时吃盒饭的时间，他们没有闲过。

厂长何伟在厂部会议室进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除了热情洋溢的口号标语，香茶饮料，水果食品，本地的特产外，每人还收到了一份湖州名酱菜的礼品盒。搞得沙果一伙目瞪

口呆。高大伟岸的何伟还不住地搓着两只手，嘴里一个劲儿的唏嘘着，说着些道歉的话。

李翰林一大早进厂就忙着卸设备，拆包组装设备，没有参加欢迎仪式，何伟觉得“对不起他们，怎么着也不能就这样开始干活儿呀！”沙果再怎么解释，何伟还是找到了李翰林，他听完后头都没抬地说，“瞎弄那玩意儿干嘛！”何伟很尴尬地站在一边儿，只看着沙果，不知说什么好。沙果解释说，“何厂长，工作要紧，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希望他尽快给予配合，你不要再在意形式了，德国人是讲究实效的！”

上午十点钟时，厂方给送来了三箱子饮料，技术员围上来一看，简直傻了！每箱子里面，足足有十种以上的品种饮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不知道该喝什么。“能不能换成可乐或者是矿泉水之类的？”“这可是市场上最好的饮料了！”何伟立即让人把饮料换成了百事可乐，深圳的益力矿泉水，他告诉工作人员，“只准提供这两种饮料，不要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饮料了！”

中午，厂里派人询问午饭的事，沙果说准备七个饭盒就行了，来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这样怕不行吧，何厂长吩咐了在国宾馆定了西餐的！”“他们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讲究不了那么多！”沙果跟何伟解释，“他们每天的任务量是核过的，必须当天完成，耽误了一小时，就可能会延迟工作时间！”“不会这么死板吧！”“你就别在吃喝方面操心了，主要是在工作方面多给予配合就行了！”

晚上，下班时，处长风风火火走过来：“沙果小姐，你们该休息一下吧，这样干太辛苦了，现在已经下班了，我们何厂长已经在酒楼备好酒宴为大家接风！”

从早上到现在，沙果已经和何伟经过几个回合了，她觉得再驳了何伟的面子，有些说不过去，就把李翰林叫过来，把情况给他说了，李翰林毫不客气地说，“还有两个小时的活，必须干完才能回去！”处长伸出一只手，乱指着外面说，“何厂长已经准备了酒宴，他这个人可是从来不这样……”李翰林已经回去工作了。

“怎么，长见识了吧！把那个螺丝刀给我，对，就是那个！”李翰林接过沙果递过来的螺丝刀。

“是啊，我很纳闷啊，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

“怕我们把活干砸了，偷工减料，拖时间呗！”

“我们不是干得很好嘛？”

“他不相信我们的良心，就像你不相信他的热情一样啊！中国人啊，可怜，真是可怜哪！还有什么比没有信任更让人寒心的啊！”

这可是沙果没想到的，李翰林的玩世不恭，正是他对这个令人费解的人情世故的诠释，恰到好处，正中要害。也许是因为他看得太透了，他对认真是有选择的，对良心和对女人大概就不一样吧。

工作一直到李翰林和比尔点头认同才结束，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沙果他们刚出车间门口，处长迎了过来，“我们何厂长还在等候你们呢！”“这？”“去干什么呀？”“领导要请吃饭啊！”比尔高兴地乱比划着，“我喜欢，我喜欢！”“车来了，快上车吧！”处长高兴地忙着招呼着大家上车。

看得出来，他的笑容是由衷的，快乐的，因为终于等到

了他们，能请到他们吃饭而高兴。她心里不觉涌起了一种感动，这是德国人无法感受到的淳朴的情感。从早上到现在，都还在感到内疚而不断道歉的何伟已经让人感到了厌倦，他满面笑容举起酒杯：“哎呀，全厂职工要是知道我这样对待客人，非把我踢出局不可啊！你们的工作精神真让人佩服啊，来，再晚也是我的心意，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成功干杯！”没有人端杯，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拣好吃的，比尔和同事更是好笑地干脆用勺子挖着吃起来。李翰林放下筷子，端起果汁，“对不起，我们明天还有工作，不能喝酒，用这个代替了吧！”处长一听，忙站起来招呼说，“哎，这不行吧，先生们，我们这里的白酒可是远近有名的！”李翰林已经放下饮料，坐下来吃饭。沙果只好站起来圆场，“酒是李翰林先生的情人哪！既然他说放弃，那就是一定有道理了！”“那可不行，你们知道吗，我们何厂长是从来不请客陪酒的，为了你们，他可是……”处长动了感情了。“别说了！”何伟粗暴地打断了刘处长的话，“好吧，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会有机会的！”沙果已经感觉到了何伟在压抑着不悦。他们再一再二地拒绝了何伟的好意，即便是为了工作，热脸对着个冷屁股，谁心里也受不了这般冷落吧。她站起来，举着酒杯说，“何厂长，你不用太费心了，他们喜欢随意不必太拘泥，我们是代表瑞思公司来和你合作的，你不用有什么顾虑，请您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是最好的，是遵守信用的！他们有重任在身，不方便，我陪你喝一杯吧，谢谢您的合作！”沙果仰头喝干手里那杯满满的白酒。“好，好酒量啊！”刘处长忙起身给沙果面前的酒杯里添酒，被何伟拦住了，“只要心能被理解，那就好，我不是在强求大家，是想让大家感到我们的

诚意。我们家底薄，没过过家大业大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是气派，看见洋人来了，深圳人来了，心里发慌，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冒昧之处请大家原谅啊，来，一喝都有了，我先干！”

李翰林的脸都抽搐了，“绕了半天，还要喝呀！”

李翰林凑到沙果跟前，神秘兮兮地朝不远处噤了噤嘴，“他们干嘛呢？”

沙果顺着看过去，一批人正围在不远处，对着他们看，指指点点的，有的还拿着本子，不停地在本子上记着。

“我哪儿知道那是干嘛呢？”

一批人过去了，又换了一批人，一上午总共换了好几批人。

中午，刘处长送盒饭过来，还有汤。沙果指着那些人问，“刘处长，他们在干什么呀？”“哦，是何厂长组织的，让全厂的管理人员干部来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敬业精神，学习你们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学习你们精益求精的作风！”

“我们哪儿有啊！”沙果觉得他说的话那么陌生，好像在说别人。

“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嘛，我们不仅对设备满意，还对你们的工作精神状态满意。何厂长说，这是对我们干部的一次极好的现身教育，找都找不来呢，送上门了，现在不学，还待何日！”

沙果被他夸奖得脸有些发红，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类夸奖声了，乍听起来很虚，很刺耳，想想呢，还真有点儿道

理！那边人群里有了嘈杂声，刘处长忙着过去维持秩序。

李翰林走过来问沙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继续表演！”李翰林莫名其妙地看着沙果，“表演？”“何厂长组织人在向你学习呢！”李翰林甩着手里脏兮兮的手套，“真是八仙啊！”沙果忙按住了他，怕让厂方的人听见了。

处长手里晃着一份文件跑过来，他人很胖，跑得满头大汗的，“沙果小姐，你看，对于你们这种工作态度和ación，我们准备向你们公司发出的表扬函！”

沙果急忙说：“处长，这样吧，工作很没有完成呢，等完成了，你们觉得满意再说好吗？”

“那也好，先放在我这儿吧！”

不知道是不是刘处长的做法让她感到心虚，她突然有种预感，预感到了潜在的危险。不是因为沒有经历而紧张，而是像决赛前无法胜算的空虚，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失败，就像从小到大，总是有人在为她保驾。金林慷慨给了她最大的保险，她的心情一直都很轻松，轻松得似乎有些儿戏。刘处长手里晃动的那封表扬函第一次让她隐隐感到了些压力。“万一失败了呢？”她想了一阵后，不禁失声笑了，“你干嘛要吓唬自己！”

金林来了电话，听见了他的声音，这才想起了他已经两天没有给她电话了。

“喂，你没有想我吗？”

“哦，我忘记了，还真的没想你啊！对不起！”

“那好吧，你忙吧！”

她突然想起了她跟着他当秘书时，他对她的口气经常是，“你去忙吧！”她受不了他对自己无所谓的态度，“既然你打了电话来，为什么还用这种口气啊，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你的工作怎么样啊？”他又很快地转了话题，但是，越是这样，越糟糕了。她一心只想证实他对她的爱，情绪变得急躁，“我不爱你，你怎么办嘛！”他没有说话。“你怎么不说了，快说啊，我不爱你了，你会怎么办嘛！”“那你爱上你的工作了吗？”他的声音发着飘，听起来很虚渺。“爱上了又怎么样？”“那我就没有白费心了！”“你……”她的眼泪都出来了，他“啪”的一声，手机关上了。

沙果这才真正感到了心虚发慌了。

第三节

安装设备的第四天，下午四点钟，李翰林和德国技术人员们就张罗着收拾工具准备结束工作了。

沙果惊讶地问：“李翰林，你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才四点钟，就下班了？”

“今天的工作量已经完成了！喂，我们去喝一杯！”李翰林很轻松，一边回答沙果，一边纵容男人们去喝酒。

“我们今天才干了六个小时啊！”沙果的口气很硬，没有丝毫的妥协意思。

李翰林见沙果真的认真起来了，便拿出了一张纸，“这是我和专家们草拟的从明天开始，上午九点钟到下午四点钟

的工作时间，请你和厂方联系！”

“李翰林，你有没有搞错，我不懂你的意思！”

李翰林凑到沙果面前：“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

沙果声色俱厉的：“李翰林，我是说正经的！”

李翰林：“我也是说正经的！”他从袋子里掏出一本手册，在沙果面前抖着，“你说了算，但你必须依照它上面写的吧！喂，哥们儿，走了！回去吧，怎么样，今晚可以陪我喝一杯了？”

沙果问了比尔，比尔说，“是的，遵照公司的规定，我们应该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后，工作时间是六个小时。”

“每天只干六个小时吗？那剩余的时间干嘛，难道就是喝酒？”

比尔做了个果断的手势：“让头脑放松，让它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

“离开现场，思考什么？”

“遵守公司的规定，可是总监的职责啊！”她不能怀疑他，因为他们是这个行业里的专家，他们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门外汉而已。沙果将信将疑地被李翰林推拥着离开了现场。

金林和何伟一条街上长大，又是中学时代的同学。金林为人大方宽容，经常被痞子同学敲“竹杠”。何伟为人仗义，是学生中当然的群众“领袖”，他常为金林挺身而出，有时候被打得鼻青脸肿，从不叫屈掉眼泪。金林为他折服，两人按照小说里面说的那样，磕头拜“把子”，结成了好兄弟。何伟家境贫寒，始终没有机会走出湖州市，他一直在父亲的

工厂里做工，生活在最低水平线上。六年后，金林神秘地消失后又出现在何伟面前，金林对何伟说，“你们太穷了，我有钱了，我要让你也变成有钱人！”何伟对成了有钱人的金林，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金林指着破破烂烂的厂子说，“把它拆了，我给你建个好的，大的，现代化的！”为了金林的这句疯话，何伟几天没合上眼，把他的话在心里翻腾个烂透。

何伟仰头干了杯中白酒，对着不省人事的金林说，“你怎么还是这个熊样儿，闻闻酒就躺下了，哎呀，我说你呀，有钱有什么用，连个酒都不能喝！”金林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小子能喝酒有个屁用，挺大个子连个老婆都留不住！”“我操，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要是碰上运气，比你干得好！”“你敢不敢跟着我干？”“跟你干还不如自己干！”金林半睁开了眼睛，“说得也是！”何伟喝干了一瓶子酒，又打开第二瓶，“你说的醉话，还是人话？”金林又睁开了眼睛说，“人话！”何伟又喝干一杯酒，“瞧你那样，你还能说人话？”金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笔，在何伟的胳膊上写了几笔，“以此为据吧！”两人睡了一宿，谁也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只看见何伟的胳膊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有我一口，就有你半口”字样。

何伟是现在的这家濒于倒闭的国营前进机械设备厂厂长，这年头，谁还会和钱有仇啊！要不是他没钱，光鲜鲜的老婆也不会弃他而去。前进机械设备厂，是个老厂，老到厂里面那棵榆树，见证过几代人的婚礼，目睹过改朝换代的兴衰，经历过发生在这里的悲欢离合……何伟是老榆树见过的何家第四代传人了。他听信了金林的话，准备把工厂推倒，

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新工厂里上一条最新的，最现代化的生产线。金林帮何伟引进德国瑞思公司的设备，为了这个项目金林几乎答应何伟的上级很多苛刻的条件。

这棵老榆树要被推倒了，那天，何伟心里却对着老榆树说，“你太老了，该是你让开的时候了！”

刘处长拿着沙果给他的安装工作新时间排表，真是哭笑不得。何伟也闹不明白了，“这不是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就不干了，合同上的安装调试期是多少时间？”刘处长立即把合同递给何伟，“十八天，从设备到码头算起，一共是十八天，难怪他们不等设备在码头过夜，就拉回厂子了，起五更打黄昏的干得挺好的，可为什么突然不干了呢？是不是看我们把他们捧得太高了，他们有些飘飘然了？”“鬼扯！”何伟不同意，“他们要是知道飘飘然就好了，鬼佬就是让人捉摸不透啊！”他抱着胳膊在屋子里来回地转着，“市里说什么时候来检查我们的新设备使用情况？”“下月五号！”“无论如何要让他们尽快安装试运完毕，我们还要留下试工时间呢！这样吧，先找沙果小姐谈谈？”刘处长一脸的为难，“跟她说了，她说赶工期是不可能的，他们每天的工作量是经过核准的，核准后的工作量是对工作质量的保证，按照公司规定，没有人可以更改安装工期在内的程序！”“要说吧，人家鬼子说的也有道理啊，正常情况下，没问题呀，就随他们了，你看，现在不是有个紧茬口上的事嘛！”刘处长看到何伟真的是犯了难了，咽了口吐沫，说，“女人的心总是软点儿吧，要不我再找沙果小姐说说吧？”何伟有他的打算，他是想找金林通融通融，也许可以呢！

李翰林非要拉着沙果来喝酒，比尔当然跟着。一位很时髦的女服务生过来，眼光瞅着沙果，沙果和比尔正用德语说话。

“你，要什么？”来势很凶，沙果的德语一时没改过来，就用德语说，“要鸡尾酒！”“你不会说中国话吗？”“哦，对不起！我要……”“你可以慢慢想，想起了再说吧！”她用眼睛指着比尔，李翰林赶紧替比尔说，“哦，他和我一样吧！”“哼，连个话都不会说，到我们这儿来干嘛，真是的！”服务生像赢了什么，踱着步子走了。“岂有此理！”看李翰林气得那样子，沙果笑起来，“平时你浑身都是嘴，怎么今天一个都没有带来啊！”李翰林转眼也笑了，“好男不跟女斗啊！”“那是你斗不过吧！”“我说，你别激我啊！”李翰林斜着眼睛看着沙果，“你知道吗，这都是你的原因！”“我？”“对呀，你年轻，漂亮，有帅气的男士和鬼佬陪伴，伤害了她的自尊心！”“我怎么听的是，因为你的帅气，她嫉妒我，这怎么成了我的原因了呢？”李翰林打着手势，苦笑着，“那是因为她不懂外语！”比尔问沙果，“她为什么生气？”沙果向她解释说，“她可能不会说外语，心情不好！”“哦，我也不会说外语，我心情不会不好呀！”比尔不懂得中国女人听不懂幽默。“中国女人比较传统！”“哦，像我祖母那样吗？”沙果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女服务生垫着步端着盘子走过来了。

“嘘，有好戏了！”李翰林用德语对沙果说。

“什么好戏？”偏偏比尔是个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

“你没看见走过来的那只鹅吗！”

“在哪儿里？我怎么没有看见？”偏偏比尔这个时候的生物钟偏低，脑子转不过弯儿，转眼间，女服务生已经走到了比尔身边。

“啪”的一声，啤酒杯磕在李翰林面前，“瞧你这小手，力气蛮大啊！”

“你的鸡尾酒！”那杯似黄似橙色的酒重重地放在沙果面前，酒撒了出来，溅到沙果身上。沙果一把抓住服务生的手腕，“你今天吃错药了吗？”女服务生挣扎着，“你要干什么？”沙果厉声道，“我倒是要问你呢！”一个领班模样的先生赶紧走了过来，问沙果，“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不可以先把她放开？”沙果指着撒在桌子上酒水，“你看吧，看不明白再问！”男领班油腔滑舌的，“她刚来，可能对各位的尊贵还看不惯，一切由我来负责吧！”“客人的尊贵？由你来负责，我想知道，你能负什么责？”沙果对男领班一点儿都不客气。“请您别这么讲话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无能为力了！”“本来你就不是诚心来道歉的，你大概也是向客人的尊贵挑战的吧！她是你调教出来的吗？”李翰林站起来，“作为人来说，都需要得到尊重，如果不是你们做得太过分的话，我们会专门来这里找她的茬儿吗？”男领班显然是专门为了女服务生而来的，他的辩解让局势转而对峙，李翰林真的被他激怒了，“你要是想护着她，就别让她出来工作，在家里玩娃娃不好吗？”“你有几个钱拽什么拽，有钱的人我见得多了！”“是啊，那你别光见得有多啊，你也变成有钱的，不是用不找挨这儿站着现眼了！”男领班也怒了，“你仗着鬼子兴什么呀！”“那你也不能打倒鬼子吧！”有了围观的

人，女服务生看事情闹大了，拉着领班的衣袖想撤了，李翰林说，“别，你惹的祸，你消了！”“你要怎么样？”“我让你道歉！”女服务生又拽了一下男领班的衣袖，他把头扭向一边。“你听不懂中国话吗，向我们道歉！”沙果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女服务员。依沙果的宽容的性格和为人，她不会坚持要那女生的难看的，但今天她很固执。还没有等李翰林站起来圆场，沙果拿起酒杯，把剩下的酒全泼到女服务生身上，扭头就走，身后留下了一声惊叫和一片的杂乱。

她刚回到宾馆，何伟已经在门口等着她了。

和何伟谈话，很难，他只说他想说的，而且是不停地说。他不会揣测和顾及到你的感受，他只说他的想法，他牵扯着你的思路走，让他的话慢慢潜入你的思想里，让你失去初衷，不知所措，没有立场，只有他的谈话。他的谈话是他的世界，他熟悉的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充满了磨难，挣扎和残酷，但没有虚伪。他吸烟，他也把你当成了吸烟者，你只有和他一块儿吸烟才是真实的，可信任的。

沙果让他讲了一个小时，不断地给他添上水，慢慢地听懂了他的话。

他说到他和金林的关系，他说，他从来都看不起金林，不管是被欺负的金林，懦弱的金林，还是有了钱的金林。金林只是比他运气好，而他的运气又太差，要是他能撞上好运气，肯定比金林做得更好。她笑了，心想，他肯定是知道她和金林的关系他才会这么说的。

他说他和这个项目的关系。为了这个项目让市里领导下决心，厂里的一位老厂长突然自杀了，他留下份遗书，遗书

里写着，他没有能力把工厂的生产搞好，给工人带来好生活，感到惭愧……他死后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希望领导答应，批准前进机械设备厂引进那条新的生产线，遗书里最后还说了一句话，让他至今难以忘记。

他掏出最后一根烟，点着后，并没有急着说话，沉默了几秒：“老厂长豁出命为我们争回了这条生产线，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吧，这条生产线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必须豁着命将它付诸实现，哪怕是能给我们国企的职工发出十元钱的奖金哪，也让我们的职工看到国企的出路，看到自己的出路！”

他突然停了下来，用手摸了把自己的脸，用手抹着眼睛。

“老厂长最后一句话说的什么？”

他拿开双手，眼睛看到别处，“咱们工人有力量！”

他的眼睛突然转向沙果，眼里充满着好多的语言，那语言，她看懂了。

李翰林听沙果讲完，沉默了片刻，“你说的令人感动，但是，你必须为公司负责，因为我们坚持这样工作是对他们负责！”“九点钟上班，下午四点钟回宾馆，然后喝酒，玩乐，这就是你对客户的负责吗？”“有些技术是急不得的，我能在空暇里思考得到它是否合理！沙果，不要感情用事，我保证在期限内安装完毕！”沙果看着不远处的灯火，“他们停了两条生产线，每天损失将近十万元，他们需要提前四天，每一天，每一个时辰对他们来说都是条生路啊，这点儿，你不会懂，我也不会懂，这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吧！”

“你和我谈阶级感情是没有用的，管理就是管理，我们是有规定的，这个规定是用多少人的教训和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不是凭借你的想象而可以随便更改的！”“当然了，我不会轻视公司的规章制度的，那是公司信誉，但是……”李翰林坚决地打断沙果的话，“没有什么但是，只有严谨的科学技术！”“你以为你苛守成规就是科学了，我告诉你，洋教条也要合乎中国国情！”“你，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是技师，不是工宣队，你以为这是史无前例啊！”沙果不得不承认，李翰林说得有道理，他的坚持，有对她的经验的质疑，并不是和她存心的过不去，但是，她的眼前总晃动着何伟谈话时的影子，他眼睛里涌动着的那些她看懂了的语言。

“李翰林，我们为什么不能为客户着想，一是可以提早上新设备，二是提高安装效益，三是为公司节省了开支，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每天的工作已经量化过了，要提高安装效益，你的论据是什么？我们是按公司规定安排的食宿标准已经是人生活的最低标准了，为什么还要节省呢？”

“你说得没错，人是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但是，规章制度既是人制定的，在掌握之中就有可能更改，因为有更合理，对吗，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这批设备安装时间和公司规定每天的工作量有差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不合适的规定去做呢？”

“就像前两天那么干吗？”

“可以的话为什么不呢？”

“前两天是设备组装定位，可以不用我们，我们尽可能的抓紧时间，以后的安装是精确的工作，我们必须有更多的

思考的时间！”

“像今天晚上这样的思考时间，思考你白天安装过的设备哪儿不妥吗？”

“当然，今天是个例外！”

“以后所有的日子对你都将是例外吧！”

“你知道吗，一个人的神经绷得太紧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吗？”

“依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和每天干满八小时的工作量，你不会被逼得疯掉的！”

“你呀，真是个工作狂，你比泰利还要命啊！”

沙果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李翰林，他有的是铁定的制度和经验，而她只有对事情的感觉，对何伟的同情，她很清楚，那些都是不能立足的。

下午四点钟了。

沙果对李翰林和比尔说，“所有人都不许离开现场，把今天的工作细致地检查一遍，直到六点钟！”

李翰林喊道：“喂，你什么意思啊，你……”

李翰林按照图纸认真地检查着，沙果过来了，李翰林瞟了沙果一眼，凑近她身边：“你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偏激的感情，就因为何伟的经历？”沙果压低的嗓音，“难道他的经历没有感动你？”“你把本来简单严肃的机械工作变得复杂而充满了人情味儿了，这很危险，你要冷静下来，感情冲动不能代替理性的管理！”沙果看了李翰林一眼，“我的确是受到感情色彩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我要取代理性的管理，我是有

道理的，你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积极主动性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利益和实惠吗？”

沙果扭头就走。

李翰林追上沙果，“我不想和你闹下去了，你有权利决定一切！”沙果看着李翰林，态度被他激得越发坚定了，“我的权利我很清楚！”两人僵持了一分钟，李翰林在最后一秒钟放弃了，“你决定吧，重新安排的工作时间表告诉我就行了！”

李翰林走了，沙果突然怀疑起自己，竟有些犹豫了。

第四节

沙果走进房间，脚步疲惫显得很重。灯都没开，“哎哟”了一声就躺在床上。从早上出门到现在，她最后一个撤出现场，十个小时，她像背着个比自己重几倍的东西，压得心都发麻了。她这才知道，操心有多大分量。整整一天，她没有一刻不想事的。一只耳朵进的是刘处长感激不尽的话儿，一只耳朵进的是李翰林不停的“威胁”她的话儿。她闭上了眼睛，浮现在她面前的是何伟最后送她出厂门时，流露在脸上那孩子般的欢欣雀跃的表情，她喜欢他的那种表情。

“哎，何必多虑自扰呢！”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解衣，一边进了卫生间。手机突然响起来，沙果抓了条浴巾掩着裸露着的前胸，从卫生间冲了出来，抓起床上的手机，“喂，是金林吗？”手机变成了长音。她扔掉手机，坐在床

边，嘴里嘟哝着，“捣什么乱啊，不知道我都累死了……”她仰面躺了下来，用浴巾盖着上身，眼睛闭上，身子舒展开。手机又响起来，“喂，你好！”她懒懒的声音。“是你吗？”“是我，你是谁啊？”“我是金林啊！”“哦，我睡了，拜拜！”手机继续响着，她接起，“金林，你别烦我好不好，你不来电话，不来看我，我跟你没关系了，知道吗，我要死了，知道吗，别来烦我！”“我立刻就去看你，你能等我一秒钟吗？”“什么，你说什么……你？”金林拿着手机出现在她面前，没等她哼一声，金林的热吻压倒了她。

他的嘴和她的嘴，他的手和她的手，他的身体和她身体缠在一起，再也不愿意分开。

她开始变得急躁而贪婪。嘴里不停地嘬嚙着，我真的需要你……她的手急促地粗暴地霸占着他的身体，他感觉到了她的不安和妄想。他依从着她，纵容着她，纵容着她的焦虑和不安。她像只山狸般的狡诈而敏捷，她要扑倒他，把他的身上撕裂成血条，把他的鲜血舔成伤痕，把他的伤痕弥补好……他感觉到了她心里那团像雾样的迷茫在蔓延，癫狂下的扩散着遏止不住的怯弱，她需要的是战胜，李翰林，条规，何伟，或者是自己。就像她渴望着被他践踏，被他虐待，被他碾过她的身子那样，让她得到重生，让她得到解脱，让她得到平静……

你怎么了？她终于筋疲力尽了，身子又变成一根羽毛，轻轻地落在他身旁。她突然哭起来。你为什么不说服我？说你什么，条规是教训，那不是你的教训，你信吗？我听你的，你说吧！不，还是听你自己的吧！

他今天更像个哥哥，不像个情人，她像个被惯坏了的小

女人。

哦，何伟说的那个老厂长是他的爸爸！

她的脑子像被灌满了铅，沉重得无法让自己的思绪停顿下来，停下来就会发闷发痛发胀，只有不停地转着，装满了设备，和设备有关联的一切，似乎这项目真正成了她一个人的事，成功也就成了她一个人的期望，而其他人都是在等待一个结果，一个或许是成功，或许是失败的结局，而成功和失败都和他们无关了。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打自他们走进这个城市，进了这个厂子的大门，他们的利害关系就是捆在一起的，那时，他们是一个目标，一个想法，一个行为，那就是只有成功。现在却成了她一个人的事，从比尔更加小心翼翼的亦步亦趋的请示，李翰林模棱两可的淡漠表情，她感到了她和他们之间的疏远，他们正把自己和可以预见得到的结局清楚地和她划分开了，把她的权利和权利所应负的责任划分开来。其实，这正是她的犹豫之处，他们懂技术却没有权利，而她有权利却不懂技术，所以，她注定要有一个凶多吉少的结局，只是她还并不懂得害怕而已。

难道金林也不懂？泰利也不懂？

有说男人愿意为心爱的女人献上生命，何况这区区一个小项目？只是爱来之不易，那来之不易的爱让男人们茫然了？

只有何伟最高兴，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吧！

李翰林在验收表上签名字时，她竟没有半点儿轻松，心里反倒变得沉重起来。

表突然被一阵风吹起来，从她的手里飘上了空中。她拼

命地追赶着，周围有许多的人在嘈杂着，兴高采烈的欢呼着什么，“有什么可欢呼的，我还没有签字，我会对设备负责的……”她看见何伟很高兴地喊着什么，蒲扇般的大手在空中飞舞着……为了这条汉子的笑容，我都干了些什么？她继续追着那张表，表还在空中飞舞着，飘着。她看见刘处长手里拿的那张红头文件，印着“关于表彰×××”的字样，他冲着她扬起了手里那份文件。“噼啪，劈啪……”一阵喧闹，震得耳鸣……表还在空中飘着，越过漫天的彩旗，越过直冲云霄的爆竹声……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这样喧闹呢？那位领导模样的胖男人，不断地冲着她微笑，那笑里带着意味，那意味里面有着他的私欲？这条生产线会给他带来什么？是官运亨通还是厄运？何伟的感激，让她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幸的寂寞，她是为他走到了今天的此地步，是他的野心影响了她的判断力，让她优柔寡断无法自信，成为这个项目的孤立者。不要紧吧，或许马上就成功了，那是她从来就这么认为而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的……表终于落了下来，落在一双皮鞋前，她的眼睛落在那双鞋前，手也停了下来。那是一双今年最为流行的时尚皮鞋，鞋尖就是名副其实的火箭筒样，稍微的往上翘起，你？她是海伦！她的嘴由于高兴而有些歪斜，但不影响她着妆的浓度，依旧是那么艳丽抢眼，时髦庸俗。你算个什么东西，胆敢拿着公司的名誉儿戏！你胡说什么！她追过去，把表抢了过来，你看，我还没有签字呢！你签字顶个屁用，你破坏了公司秩序，还把……她突然不说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慌不安……

四周突然一片寂静。“我会对设备负责的……”

“咔嚓……”一声，一片惊呼声，她眼前闪过了一道雾

样的白烟。

最后落在她眼里的是何伟那张绝望的变了形的脸。

李翰林和比尔几乎是在事故发生的同时，立即组织了抢救，好像他们早对这样的结局有准备似的。金林奇迹般地出现在现场。

没有人注意到沙果，她淹没在这场事故的忙乱中。

那份红头文件，被碾成碎片。

沙果躲在房间里，身心空洞洞的，好像生命随着那股淡淡的白烟飘去，没有了半点儿的感觉。

很长的时间，竟然没有人来打搅她。没有宽慰，解释，甚至是一声斥责，仿佛一切都随着那股白烟飘去了。

泰利呢。她让他失望了。她不经意地把他对她的信任涂鸦肢解了。

金林呢。难道他真的被她的爱蒙骗成傻瓜，真的没有看出来她的幼稚和任性是在乞怜着他的钱么。

何伟呢。从不在女人身上寄托什么梦想，不对女人存有任何奢望的汉子，也许从此对女人有了奢望和妒恨。

她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处罚，安慰和责骂，就是别被他们抛弃。

泰利来了，就在她等待得已经绝望的那刻。

她什么也没说，眼泪情不自禁地落下，“对不起……”
“是不是我给予你的信任太多，以至纵容了你可以随便滥用？”这是她在心里自责了无数遍的话，不是他刺痛了她，

而是自己把自己的自尊心骂得生痛，她希望他更加严厉刻薄点儿，这样她就不会对他抱着幻想，不再会对他有着期求，不再对他心存感激，她心里会好受点儿。“对不起，泰利……”她难过得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了。“你为什么不到现场，躲起来就安心了吗？你现在还是这个项目的总监，谁来负责呢，难道要我吗？”她惊愕的看着他，仅有一秒钟她完全明白了他。他现在俨然是她的老板，而不再是情人或者是保护者，那是她需要的，任何一点点温情都会让她丧失最后的勇气。“是，我会去的，不，我马上去！”她拿起工作服往门口走去。“沙果！”她站住了，心里想着他可能要说的原谅她的话，又怕他改变了身份和立场，让她再次变得怯弱。他很小心地捉住了她的双臂，用手指轻轻地抹去了她脸上的泪珠儿，她没等那双湛蓝的眼睛完全的柔和起来，转身走出门。

何伟一进门，沙果就冲着他说，“别说任何道歉的话，好吗？”他们从现场回来的。“不，我是不能回避的，你是因为我受到了连累，是我的过错！”“别说了，我又不是孩子，我会做出选择，我对我的选择负责！”他两只大手交叉着握着，“你没有错，善良有什么错，同情有什么错？我是在贫穷和善良中长大的，我相信善良是坚强的，是人能够产生力量的源泉。在我最贫穷的时候，从来没有失去过善良人对我的帮助，我周围的人也从来没有因为利欲丢弃过善良，这就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走出贫穷走向富裕走向理想的力量。我相信你，相信你的善良，你不要因此倒下！”如果在以前，她宁愿上教堂听神甫的说教，起码那是对信仰的虔诚，既是

她已经迷失了自己，她从来也没有认为何伟这样的说教能够让她信服。当她和他那双闪烁着真挚的情感的眼睛相撞时，沙果的脸红了。他的脸被憋成了紫色，两只大手像把蒲扇在她面前一挥而过，门被打开，外面站满了工厂的人，鸦雀无声，垂头而立，他双腿跪在她面前。“上帝，请帮帮我！”她心里惊呼着，惶恐不安。“我替我的职工们，谢谢你，谢谢你！”她想俯身搀他起来，才发现他的肩膀在抽动，“何厂长，你？”这个汉子拉着哭腔，“我，我父亲没有白死，他没有，没有白死啊……”他深深地垂着头，很难过，大手揉着眼睛，丝毫不掩饰地哭泣着，她听见外面有了女声的抽泣。“他老人家对我说过，哪怕是让我看着，看着你能给职工发上十块钱的奖金，也算是我们国企，我们工人还有能耐，还有力量，还没有丧失尊严哪……”外面传来一片抽泣声，“老厂长啊……”“我向你发誓，一年后，保证给职工发上奖金，给我们的国营工人争回面子，不达目的，我主动辞职，誓不为人……”她被他们感动着，她没有想到她的一个错误带来了不单单是内疚，还有这些感动。这些对她从不会有过的感动，使她心底深处从不会有过的一股冲动在发热，不停的涌动着。“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才出此下策，我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对不起金林……你们都是好人，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在我们最困难最穷最没指望的时候帮了我们，你们是我们全厂职工的恩人哪……”外面一阵骚动，一阵感激涕零的附和声。“金林说过，有我一口，就有你半口，我也说，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我们工厂的门永远为你们开着……”此时的沙果已是泪流满面，不可自制，她恨不得也要给何伟和他的职工们跪下了。

何伟和他的职工很快消失了，就像他们悄然来到她门口。

事故发生后，金林从现场很快消失后，再也没有和她联系过，设备被损坏的零件很快地更换好，设备还是奇迹般的提前了两天正式运行。何伟和湖州市的领导们受到前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表扬。

她找金林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渴望起来。她很清楚成套设备的配件从申报到完成到国内的时间是个很长时间的過程，而金林却在一小时内送到，这决非是从城这头运到城那头的那么简单的事，他怎么能做到的呢？不成他早知道会有这天，发生的这事故，被损坏的这个零件？

一切损失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补救，事态在瞬间得到控制得到平衡。金林就像个总导演，把一场有恃无恐的闹“戏”导了个圆满的结局。为了她的一意孤行要得到最后惨败的验证，为了她自己的行为 and 判断付出代价，为了她所应该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他为她支付了昂贵的学费，并给她留下一笔沉重的终身难忘的自责。

他什么都没教她，但什么都明白地教给了她。

沙果自己回到了深圳。进了房间，一股子潮湿湿的霉味儿直冲过来，她猛然地想起来了，眼下跌进四月，正是霉雨季节，又有二十几天没有通风通气，屋子里的东西捂得发霉了。桌子上盘子里摆的几个苹果，红黄色的皮已经变成咖啡色，有的地方已经流着坏水。她抓起来，倒进了垃圾桶，一股恶臭味儿扑面而来，可能是临走时匆忙，把吃剩的什么东

西丢在里面，忘记带出去了。她连着垃圾桶一块抓起来，一口气跑到楼下，扔进了垃圾回收桶里。回到房间里，看见那一对名叫“接吻”的瓷人，这别扭！她拿起来丢进了抽屉里。那个站得笔挺的“芭比”娃娃，身子杵在那儿像根棍，怎么就没有觉得她这么的俗！床上坐着一只抱抱熊，傻憨憨的像个笨蛋，怎么自己会喜欢这么弱智儿，她抱起来摔在地上。还有那睡衣，怎么是个粉红色，难道你永远都拿自己当孩子，永远不会长大点儿，成熟点儿吗？全是自己亲手购置的东西，突然变得如此陌生，讨厌！是因为那倒霉的霉味儿，它是可以消除的，是因为事故，该发生都发生过了，是因为金林没到机场接她，她故意这样做的，能怨得着别人吗？

她穿拖鞋时，拖鞋上黏糊糊的，就像她的心情揪在一起，非常的不爽。她拿着拖鞋走进卫生间，找到刷子，把花洒放开水，刚走了两步，脚下“哧溜”一下，只见她滑倒，仰面躺在地上，花洒喷出来发黄发着铁锈味儿的水溅了她一头满身。这一摔，把她眼泪都摔出来了，半天没有爬起来。“好哇你，这个混蛋！”她索性扯下了裙子，扯了上衣，双腿跪在地上，两只手抓住刷子，把鞋子狠命的刷着，接着，转着圈刷地，刷便盆，刷洗手盆，刷凡她能够刷到的地方……刷房间的地板，每一寸，每一个角落，擦着房间里可以擦的东西，擦着所有沾到了霉味儿的東西。她把湿漉漉的头发挽在脑后勺，泪水尽情地流下，满身的汗珠儿甩在地上。她已经不能够停下来，她必须一刻不停地刷着，擦着，直到她的汗流干，泪流干，心劲儿流干……

她终于倒在了地上，窗户打开，晚风带着九里香的味道

吹进屋子，风扇转动着，屋子里的空气流动起来，已经闻不到发霉的味道，屋子里充斥着清洁水的气味儿，随着风儿的吹拂，也渐渐地淡去。

第五节

沙果按时到了公司。她穿了一件浅米色精细纯羊绒短袖开衫，配上一条烟灰色九寸裤脚的长裤，黑色坡底羊皮鞋，衬托着她光洁明亮的皮肤，恰到好处的淡妆，稚气，修长，轻盈，沙果充分的显示了她不同凡响的气质。

她在公司消失多日的传闻，今天依旧延续着，人们对她从容不迫的轻松感到了意外。

尽管沙果做了思想准备，但是，泰利平静中带着的冷漠的眼神还是叫她失望伤心。沙果第一次感到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雇佣之间的距离，他让她感到像是个陌生人，像个老板，像个外国人。他没有像往日那样的正视她，眼睛忙着其他，嘴里说，“尽快把事故报告经过写出来，其他的等董事会决定以后再定吧！”客气得当，合情合理，甚至没有一个用词不当，但她怎么都听不进去。“是，泰利先生！”她垂着眼，很顺从地答应了。在她觉得没有伤害他也没有伤害自己时，在没有对泰利失去最后的希望时，赶紧逃了出来。

容容在草坪上找到了沙果，一见就大声地喊起来，“你

跟着金林玩了把潇洒！怎么样，钱玩得心不跳吗，过瘾吗？”沙果狠狠的盯了容容一眼，“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你还嫌我不够烦哪！”“好吧，你总该知道公司对你的说法吧，来，我告诉你，你和金林的关系传遍了公司，这可是海伦散布的……”“我不想听，你找我绝对不是来告诉我这些的吧，你是想问我，李翰林有没有胡来，有没有乱搞女人……”容容抓住沙果的胳膊使劲儿的摇着，打断她的话，“知道了你还问呀，快说吧！”“姑奶奶，我都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哪儿有时间乱搞，你这个人就是差劲啊，李翰林那么辛苦，你就不说体谅他，为什么总是那么斤斤计较呢？”“你今天是怎么了吗，吃错药了？”“对了，我吃错药了！”容容小心看了看沙果脸色，她不像是开玩笑的，“你不是因为泰利吧，哦，他摆脸色给你了？”容容继续说着，“我就说了，海伦巴不得你走得远远的，她好一人霸占泰利，你出了事故，她没少在泰利跟前摆你，金林和你的关系还不知道被她说成什么样子呢，你是不是觉察到泰利对你的态度了？怎么样，知道她的厉害了吧。”“你怎么老是盯着别人，你盯着李翰林还不累啊，她霸占不霸占泰利，她厉害不厉害关我什么事，你给我走开！”“沙果，我看你是疯了，为什么作践自己？”“你走不走！”容容看见沙果美丽的脸变得可怕起来，“好，好，我走，我走还不行吗！”容容被沙果吓坏了，赶紧地溜了。

沙果没有想到失去泰利，她会这么难过，她没有想到他那么轻易的就放弃了她。她自愧不如海伦，她想霸占泰利，她会为了这个目标不惜用尽心计，而她则选择了其他的男人，还不想拒绝他的爱，从心里不愿意放弃他？他会有怎样的感受，他应该有怎样的感受？他做得对，他放弃她，她便

会下决心离开公司，离开他，把她彻底地推向金林。但，让她这样离开他，她还是感到难过伤心。

吃饭的时候，沙果看着饭碗发愣，容容从她的碗里捞走了那只炸鸡翅，把自己碗里的那只煎荷包蛋放在她的碗里，两人对视一笑，刚才的不愉快风吹散尽。

海伦坐了过来，看着沙果，“听说你为公司省了三千元，损失了二十万？”

沙果闷着头，没有理睬她。

容容直起腰，“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

海伦话中有话的说，“这是你自命清高的结果，当然了，你有大款依仗，用不着怕啊，要是这事摊到我身上，那可就不同了！”

沙果抬起头来，脸色非常难看，口气异常的冷静，“你的消息不准确，我没有给公司造成二十万的损失，也没有给公司节省三千，倒是你扒拉着公司的义务，扒拉公司的钱，还扒拉公司的人，你还嫌不够吗？”

海伦轻轻地敲了敲碗边儿：“你来了快一年了吧，比你的前任多干了一个月！”

容容马上接着她的话说：“哟，你多干了几年有什么用，你是嫁了老板了，还是嫁了阔商了，有本事也找个大款什么的依仗着，你不是连个狗屁都不是吗，就知道眼巴巴的盯着，眼珠子都快盯出来了，还臭美什么呀你！”

海伦冲着容容甩着手：“去边儿去，这有你什么事，我没工夫跟你说！”

沙果瞥了海伦一眼：“你都不累吗！”

“真是的……”旁边吃饭女职员也都小声的嘟哝着，不满意地瞅着海伦。

容容冲着那几位女职员，话里有话的说：“也不知道踩着别人的身子往上爬闪不闪腰啊！”

“就是嘛，也不知道扣了别人的奖金用到哪儿去了！”女职员附声应和起来。

海伦脸色开始变色，显然是被激怒了：“你们哪儿个不也是长的如花似玉吗，你们也都长着女人的几大件呀，干嘛藏着掖着的，有胆量的掏出来试试啊，别尽在当面装的像个淑女似的，背过人去说不定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这是说谁呢，说自己的吧！”容容和女职员起了哄。

沙果站起来，端着没有吃完的饭碗，想走开了。

海伦恼羞成怒站起来：“别走呀，你挑起的事端，你怕了？说的哪儿一样，你少干了啊！”

“你可真够贱的！”沙果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海伦走上前，刚抬手，沙果端起碗里的剩饭，一股脑儿的全倒在海伦的前胸上，“你就配吃剩饭！”

海伦转身端起自己的碗，没来得及扔出去，就被容容一把掌打翻，碗里的汁水溅了旁边女职员一身。

今天真是该着海伦倒霉的日子，偏偏招惹了正在气头上的沙果，憋了一肚子火的容容，还有赶上月经期的女职员……

几个人上去把海伦按在散满了饭菜汤汁油腻腻地上。

谁叫你告发我，作践我，让我把孩子流掉……

叫你和我抢男人……

哪儿都有你啊，你这个八婆……

叫你扣我的奖金，看你还敢不敢了……

……

失去控制的瞬间，女人最原始最本质最可爱的性情发挥到了极致。像极了闹成了一团的玩耍，像极了在地里抢着捆扎麦子，像极了为和男人做爱时的撕扭……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该看到人看到这场极致场面。

沙果走进“星月”酒吧，就看见了泰利，他正和两个鬼佬喝酒。酒吧的老板娘萱是位美国油公司总裁的情人。萱长相一般，会说英语和德语，原来是总裁的秘书，和总裁上了床，辞了工作，当了老板娘，专心做了情人来。萱很有品味儿，待人有分寸，行为颇为得体，做了酒吧老板娘，身上却没有风尘味儿，女人味儿十足，给她的生意添了不少财源。萱走过来，一看沙果那生分劲儿，便明白了，她笑着对那两个鬼佬说，“你们可不可以把泰利让给这位小姐呢？”鬼佬说，“那你也给我们找个像她那么漂亮的小姐。”沙果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泰利下班时，匆匆地对她说，约她见个面。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她也想跟他谈谈，就答应了。

萱果然找到了位小姐来陪泰利他们。那位S小姐是杭州人，眉眼因长得过于娇媚，很不受看。她穿在身上布没有一寸是多余的，发育得很好的身体被那有限的布紧紧的绑着，胀鼓鼓的让人感到紧张，担心随时会被撑开。她是那种不懂也不会有任何顾及的那种比较简单女孩子。吊带不时的掉下来，抬起来的胳膊窝儿里残留着没有褪干净的腋毛，笑起来声音很直率，她裸露着身体也袒露着她脸上的无辜。

S小姐很快就合了鬼佬的心意。这儿是赚钱和享乐的地

方，是一个卖快乐和买快乐的交易场所，在这里，所有的货色就像“练地摊”，必须经过人的挑挑拣拣的，才可能有身价，才可能有机会，一切都可能的直接和简单。S小姐让鬼佬的快乐来得容易而没有负担，不会因为对她产生亲吻或者和她发生性事的过程太过复杂，交易的手段很简便。

尽管S小姐让沙果感到自己不是属于这里的女人，但她仍替她担心。女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希望被自己心仪的男人欣赏接纳。大排档的一杯甜品六元钱，五星级宾馆里的鱼翅一羹几百元，有什么区别，还不都是杯中羹，放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的命运和下场。

然而，S小姐却不管贵贱只管寻得快乐，她只管贵贱不懂快乐。

那快乐太不公平了，只有她的快乐是伪装出来的，她想结束掉无聊的游戏。

她站起来，他说，我带你去洗手间，她刚被引到厅堂拐弯的暗处，他从后面抱住了她。

他爱你，他真的爱过你！是啊！

他救了你，难道你一点都不感恩，不该报答他？是啊！

金林有家室，你跟他有结果吗？是啊！

你敢说你爱不爱他，从没为他动过心？是啊！

.....

他的嘴唇很温暖，在她的肩胛里面很小心的吻着，“请别这样……”他没有停止动作，反而搬起她的脸，吻到了她的唇。他的吻很特别，像是在吮舔着奶油蛋糕，贪婪而且专心。他让她的心慢慢的陶醉，随着他，被他纵容，被他融化

……“我想我是爱你的！”“我想？他想？”沙果终于清醒了，原来他和她一样，并不十分的确定自己的爱。“因为他……”哦，在他看来，她的背后依然站着金林，那是他们之间爱的障碍，是她的迷途，也是她的归宿。“你不该破坏我们之间的友情！”泰利的吻开始有力，她则显得更加犹豫。“泰利，你让我很难过……”泰利的一串发着气声的语言，沙果听不懂，但那柔和的发音赋有极大的磁性引力，她完全被他给诱惑了。他在专心的舔着他的奶油蛋糕，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泰利，我，我并不是爱你，我，其实，很感激……”泰利用嘴唇堵上了她的话，他高大的身体渐渐地吞噬了她……那这作为她报答他的馈赠吧，这是他渴望到的吗？她相信他的感情，像相信自己对他的感觉。也罢，那命是从雨夜里捡回来的，还给他一次何妨？女人用身子或作为奉献，或作为报答，只要是那男人遂了心愿，随他……

最后那一刻，泰利停止了，他轻轻嘘出口气，“上帝，请饶恕我！”他把她搂在怀里，她俯在他的肩上，紧紧的拥抱着他，泪水夺眶而出。

“泰利，谢谢你！”

“别离开我，好吗？”

“泰利，离开你我很难过……”

“沙果，我会等你的！”

沙果刚下出租车，看见金林的车在等她。这是事故发生后，他们第一次相见。

“为什么不和我联系？”

“你需要思考！”

“为什么今天来了？”

“我爱你！”

金林想吻她，她急促的看了他一眼，那眼神让金林感到冷淡。

“你怎么了？”

“泰利说他爱我！”她眼睛望着远处，泪水在里面打转，她需要人倾诉，她不想欺骗他，哪怕是最能刺痛伤害他的，她都想他知道。

金林打开车窗，点上一支烟，“我知道，春茗晚会上，我就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说出来？”“我有资格让男人不爱你吗？”“那你受得了？”“别这么说吧，又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去爱你！”“我受不了，我随时都可以动摇自己对你的爱！”“动摇？你动摇过吗？”“你不能让我做一个趾高气扬的女人，享受所有女人的优越感。我想和你领那个红色的结婚证，在家里挂上半边墙大的结婚照。住在你的家里当女主人，随时随地在家里任何地方和你调情做爱。我每天伺候你，为你煲汤冲凉，被你拉着手逛大街，骄傲地告诉左邻右舍，我怀上了你的孩子……我的要求高吗，为什么我连一个普通女人该有的权利都没有，为什么我就不能享受一个智商是零的女人都能拥有的快乐？我不愿看到你为了应付我的窘况，我讨厌自己抓住你像抓住救命稻草，像个没有自尊心的贱人冲满了宣泄和性欲。我不想你一早扔下我匆匆地离去的感觉，你让我感到自己像个妓女，可悲又可怜向你乞讨施舍。我想和你长久的温存，让你那点点滴滴的爱洒在我的心里，那不是解渴而是滋润，不是一时的解脱而是终生的约定。你给了我普通女人得不到的爱，那份太过厚重太过沉

重的爱，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晚期病人，尽情的享受，而死在眼前……我爱你，我不知道该怎样更爱你，你让我爱你爱得心痛，爱得像个吸血鬼，你说，我受得了吗！”沙果泪如雨下，仰头靠在椅子上，任眼泪流着。金林把他的“欧洲佬”开上了高速，时速上了160公里。沙果不断地擦去的泪水，又不断的涌出来。她为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为刚才和泰利一起经历的爱的感受，为自己在湖州发生事故的前后，为何伟和他的职工的下跪……金林一直都没有看她，也没有说话，不想为自己辩解，只愿意在她的身边，让她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他则任着心情飙起车来。

车子停下来时，他们已经到了大梅沙。正是涨潮时分，海浪声阵阵如雷，掀起的浪花带着股股冷气袭来。那隐藏着大自然多重性情的海水里，此刻撕下了那含情脉脉的温纱，正在向人们展示着它的暴戾和残酷，无情地把死亡和腐朽推向沙滩，残忍地掠走明天的生命和希望。

海风很凉，金林脱下上衣给沙果披上，又是他身上的熏衣草的香味儿，“我爱你，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我只能以这样的形式爱你，这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惟一能够改变的是你的选择。”他的痛苦，他的真诚，他的违心，话里有着说不清道不楚的话。“你爱我什么？”还有他的怨恨。“我的所有的一切有过变化吗，过去的，现在的，已经发生的，还未发生的，你爱过的，怎么突然这一切都变成了我的罪状了呢？难道我有改变吗？”他的委屈，他对生活给他的不公平的抱怨，他对她给他的不忠实的愤懑。“金林……”她可怜巴巴地呻吟着。“你知道吗，什么最让我受不了吗，那就是

你难过，你委屈，你否定自己，不断的折磨着自己！”沙果投进他的怀里，轻轻地抽泣着。“嫁给泰利吧，这样你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全部的幸福！”沙果两只泪眼望着金林，像看到一个和她不相干的陌生人，“你再说一遍……”金林已经陷入痛苦之中，“我可以放弃你，永远不再纠缠你，只要你能够得到幸福……”沙果像发疯似的抡起胳膊，连着打了金林几个耳光，金林任她打，她用胳膊打，用牙咬，用手撕，用脚踹，直到她打得筋疲力尽倒在沙滩上，她披头散发，口干舌燥，站起来就往海边儿狂奔而去。金林吓得魂都掉了，起身追过去，刚抓住她的衣服，她挣脱后继续往海边跑，金林拼命抱住了她，两人一起摔倒。海水正上来，淹没了他们的下身。沙果还要挣扎着起来，“啪！”她被金林狠狠的掴了一个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她头发晕，眼冒火，躺在地上。“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吃了苦，受了委屈？我是什么，难道我不是人，我没有为爱付出代价？我爱你，又得给你去选择别的男人权利，难道，我是个白痴！我给你这个自由时你知道我的感受吗，那是用刀子一点点地刺我的心，一点点地把我的心掏空啊！”金林泪水满面，两只手在她面前神经质的比划着，“我们相爱，那就有我们相爱的办法，爱得无怨无悔，爱得刻骨铭心，你出尔反尔的，你是要把我逼疯啊！”金林抹了把脸上的泪水，“今生我无法偿还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随你做最后的选择，从今往后，我不会再逼你了，也不会再往死路上逼自己了……”“金林，别丢下我，我爱你，我可以为你再死，你还叫我嫁人……”她喘不过气来，两只手在地上乱抓着，挣扎着朝他爬过去，抱住了他。他紧紧地抱住她，像哄着受了委屈的孩子，一遍遍地吻着她。她死死

地抓住金林，一次次地吻着他。海水又涨上来了，使足了劲儿，只能冲到这对情侣的脚下。他们就躺在这被海水浸湿的沙子上，彼此互相抚摩，亲近，缠绵，做爱……那恨，怨和爱都释放出来，海水可见，天地可见。

沙果离开了瑞思公司，金林很快注册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沙果成了这家“易仁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

第六节

晶的美丽给她带来了富裕优越的生活。晶纤柔细腻的外表却渴望着摇滚乐的粗犷和刺激，那是她年轻时的不安的躁动留给她的人生痕迹。她曾梦想着当一名摇滚乐歌手，因为有位摇滚歌手说他可以为她去死。一个很浪漫的晚上，在一片疯狂的鼓噪和摇滚乐诱惑中，那个摇滚男人边敲着架子鼓边带她进入性的迷阵中，之后，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晶不恨他，她一直都认为，那是他不同于一般的特质，那是他选择的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这也正是令她着迷痴狂的地方。就像四川人的麻辣烫，广东人的海鲜清雅，她喜欢个性刺激性欲放荡的男人，而不喜欢清心寡欲羞怯虚伪的男人。那个摇滚歌手带走了她的梦，也带走了她的青春。她像被梦魇逼迫下的鹿儿，惊慌地逃离了常人的生活轨道，生活在幻想里，幻想着刺激，幻想着猎奇，幻想着有个很特殊的男人的爱，他为她而活着。她到了马来西亚的一个美丽的小岛

上，在酒吧里混事。据说，这个小岛上住的都是有钱人，有家主人卧室的整整一面墙是用纯金片装饰的。她的美丽在小岛上出了名，小酒吧的生意被她带得很火，很多有钱人想来这里见见她，轻薄她，显示有钱人的尊贵。谁摸她轻薄她，她就把酒倒在谁的身上，久了倒成了一景，多数男人以此开心，她从来不卖身，无论多少钱，她都不会动心。店老板和男人们倒也对这位美丽的女孩子烈性表示赞赏，为了使她在这个有名气的酒吧一起给小岛带来欢乐，绝了很少男人动她的念头。那个用金子装饰一面墙的有钱人，想毁掉她的美貌换回他在小岛上的尊严，但她在半路上却被“劫持”了。

劫持她的那个男人是中国人，把她带到了深圳，让她住进别墅，给她钱用。不要求她做什么，只要她高兴，他什么都愿意为她做。她是她的一个梦，她做着梦走进他的陷阱。有一天深夜，她走进他的卧室，没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她已除去了身上的睡袍，那令男人垂涎的胴体展现在他面前。她上了他的床，说想要和他做爱。他没说什么，只是百般的爱抚，千般的溺爱，直到她年轻的肌肤涨得充血，她才知道他根本就做不成男人的性事，他却能让她淋漓尽致的达到高潮。

以后的日子很长，很难熬。有天，她说，她想离开他，他笑了，接着，他着给她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价值昂贵很美丽的鹦鹉，它被从很远的地方带到了亚洲。它华丽独特，乖巧机灵，很得主人宠爱。终于有一天，它趁主人不在，飞了出去，但不久，被活活地饿死在荒郊野外。当一个人的虚荣得到极大的满足，她的自尊会放得很低，甚至没有。她终于像只被圈养的没有半点儿能力的那只鹦鹉，习惯了优越华

丽，习惯了处优服从，习惯了富足奢侈。

晶恋上森，因为他长得酷似那个摇滚歌手，那么轻松地把她抛弃了的那个负心的汉子。

森的那把吉他斜挎在肩上，吉他靠在他的小腹上，不停地起伏摇晃着，她被这个男孩子的气质和他摆弄的所谓音乐所折服。她根本不想顾及和他之间建立一种所谓的感情关系有多少可能性，不顾一切地掉进了他的诱惑中。想到他那圆润光滑的前额，充满了性感的高而削瘦的身材，纯真的眼睛被狂乱的音乐而迷惑的发着迷乱的光芒，她真的忘记了自己，和那个不合适的年龄，她的感情完全被这个涉世未深的大男孩儿占据了。

森带着晶送的手链上台演出，手链随着摇动夸张地晃着，她没有来，直到散场，他有些失望。

休息室，森还没有从演出的亢奋中平静下来，汗珠儿顺着他后背滚下来，落到他的裤腰上，整条裤腰都湿了。他大口喘着气，喝了一大缸子的凉白开水，补充着氧气和精力。他脱了 T 恤衫，擦干了身子，他躺在沙发上，平伸着身子，好让自己舒服地放松一下。

他随手拿起旁边一本杂志，“年轻的男人被有钱的女人包着……来深圳做‘鸭’的男人下场很可悲……‘鸡’‘鸭’混战，明争暗斗，造成×××惨案……”哼，全他妈的是些文人们的噱头，你他妈的管人家怎么活法儿呢？有钱的人靠钱活，体面人靠自尊活，穷人也总要活吧！森想到了晶，他和晶要有了关系，那他们的关系算什么呢？眼瞅了下，杂志上的什么什么，他浑身又是一阵子的燥热不安起来。在他眼

里，晶又不是什么老女人。

一个寂寞无聊的女人平白无故的送他那么贵重的礼物仅仅只是为了听他的歌解解闷儿？一个美丽有钱的女人肯为他屈尊大驾仅仅是为欣赏他幼稚的年轻和年轻的幼稚？当然不是了，今天她没有来，以后还会不会来，森不是已经在想她了吗？难道就是想当面向她道谢，才盼望着见到她的吗？金钱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它居然不用开口，就能明白人的欲望，便可以收买到一个人的全部，自然森是因为收了她的手链才想见她的嘛！

他没有告诉海伦关于手链的事，扯谎说，手链是从在地摊上买来的假货。海伦可不是那么好骗的，她拉着森来到国贸金店，指着类似和森的手链那种差不多的价钱，标价竟有上万之多，唬得森的脸都变了色。

“这是怎么回事？”海伦拉着森的手，指着手链说。

“你别拉啊，拉断了你赔得起吗！”森知道了手链的价格，他想把手链还给晶，然后把晶和他之间的关系整理出来，但，这绝对不是他能够知道得清楚的。

海伦放了森的手，口气缓和了些，“我又不是不相信你，起码你得告诉我这么贵重的东西，从哪儿来的？”

“你不会怀疑是我偷的吧！”

“你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是一个我的歌迷送给我的！”森有些不耐烦了，翻着眼睛看着海伦说。

“你还有歌迷？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啊，就是你有了歌迷，也还不就是那些养家糊口的三陪女，哼，连自己都吃不饱的人哪儿有钱买这玩意儿送你？”她的口气里透着得意，

虽说她有着和她们同样的出身和命运，但作为白领阶层，她为自己的地位保持着那份优越感。

“你干嘛说话那么损啊，你是什么啊，我们还不是一样的贫贱，你干嘛这么不起自个儿！”

“好了，别给我贫嘴了，快说，这是哪儿来的，你说了，让我放心不就得了！”

“我的一个相好送的！”森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什么，你的相好，相好的？是谁啊？”海伦抓住了森的手，不停地摇晃着。

“姐，别自恃清高了！”森摔掉海伦的手，“实际点儿吧！别总给自己过不去！”

眼前这个高大俊朗的男孩子，不再是她眼里拖着鼻涕的小弟，他都是个男人了，有了女人了！

“森，那好啊，既然是你相好的送的，那我就不再问了，我告诉你，交往女人，可千万要小心啊！”

“看，你又来了不是，我说什么你都要担心，我是个男人，我知道该怎么做！”

“对女人，我比你更了解同类吧！”海伦不依不饶的。

“哎呀，你烦不烦哪，我的相好的是个男人，行了吧！”

“什么，男人，你给我说清楚了！”听到森说，海伦柳眉倒立起来。

“哦，是，不是，是……”森知道自己说露了嘴，“那是，是，是冼先生，对，对，是冼先生送给我的！哦，对了，是我生日那天送的！”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那个男人凭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森只好添油加醋地把冼先生对他的不轨图谋夸大说给了海伦听，最后，他一再的提醒海伦，他已经在歌厅混得小有名气了，也是想借助冼先生的帮助成名，不愿意为这点儿事得罪他。

“那么说，你是不怕他继续对你性骚扰了！”海伦想用这个词吓唬一下森。

“那有什么呀，同性恋，吸大麻，是摇滚乐手的最深造诣！”森的眼睛不是惧怕而是充满了向往。

“干脆让我先把你杀了算了，省了我以后跟着你倒霉！”海伦抬手在森的背上狠狠地打了一下，“没错，你是个男人了，但我不想看着你成为窝囊的男人！”

“姐，看你说的，我是你弟弟，你不窝囊，我能窝囊了吗？姐，给你开玩笑的，我哪儿会和个男人搞什么搞啊！你相信我吧，我都那么大了，有个女人不算什么吧！”

海伦怕的就是森的那副乖乖的可怜相，“好了，你小心就是了，啊！”

森乖乖地点了头。

森自嘲道，“她怎么可能是我的女人呢？”

海伦预感，“森，别太得意了，有如此出手的女人，恐怕比男人更可怕！”

“泰利先生，我有些资料需要给你看！”海伦轻柔的语音。

“放在秘书那里！”泰利淡淡地应付着。

“喂，泰利先……”

电话被挂上了，显然是他不愿意看到她，回避她。

沙果令人意想不到的在瑞思消失了，像她突然出现在公司里那样引起的波动，她的消失照样在公司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海伦的所为。没有人再相信海伦的“沙果是因为使公司蒙受了损失，不好意思辞职走的”的说法，更没有人相信海伦在这件事情上是无辜的。沙果离开了瑞思，让海伦真正尝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儿，而让海伦感到沙果的离去的事实，是她带走了泰利。像层半透明的隔膜横在她和泰利之间，破解了以往她把自己和泰利关系看成并非雇佣关系的梦想，泰利不像以前那样依赖和需要她，而是躲着她，甚至有些厌恶她。以前，无论海伦做了什么，她都可以在泰利这里得到解释的机会，泰利从来对她都是很宽容的。

因为沙果存在公司的缘故，泰利需要海伦的平衡，她有机会在泰利面前表现那是因为他需要沙果，虽然这让海伦更加讨厌沙果，但毕竟因为沙果的存在她有接近泰利的机会，能让泰利感受到她的用心体贴，她始终相信只要有机会她就能够打败傲气十足的沙果。机会随着沙果的离去而失去了，对她来说，把沙果赶走，是她的最大失算。更不能让海伦容忍的是，泰利竟然丝毫的不在乎她的感受，一个人不辞而别跑回德国度假，而她是全公司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这不能不让海伦感到有种被遗弃之痛，对沙果更加有了种不明之恨。

海伦开门见是克丁，一把把他拉进来，两只胳膊搂住他，嘴贴上了他的脸上。“我说，你这也太快了吧，怎么连

个过度的情调都没有啊！”海伦的两只手熟练地解开了克丁领带，上衣纽扣，海伦的嘴已经跟到了胸前，“快，快点儿吧，求你了，我等不及了，我恶心死了！”“你等等，你等等呀你！”克丁用手推着海伦正在急迫地舔着他的胸脯的嘴，“你是不是刚和朱悦搞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克丁点上一支烟，“我刚刚喝了碗猪油，想吃点儿辣的改改口！”海伦刚刚被滋润过的身子显得丰腴坚挺，丝毫没有被蹂躏的痕迹，她用手托着雪白的乳房，挑逗着，“怎么样，还有男人不喜欢这个？他妈的就是个白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嘛？”海伦想到了钱，为了钱她可以忘掉那种屈辱，“没什么，朱老板，他阳痿……”“哦，你被他挑逗得像条发情的母狗，找到我来宣泄了！”海伦爬上他身上，用手揉搓着浓密的胸毛，“别说得那么难听，你要是不要，给我滚出去！！”“你可真够贱的！”克丁猛地嘴叼住那只白得晃眼的乳房，使劲儿的嘬着，手发狠的搓揉着她的敏感之处。海伦闭上眼睛，任凭克丁在身上吮吸，“好痛快，好痛快……”被羞耻也是痛快，被撕裂也是痛快，被蹂躏也是痛快，她要拥有赤裸裸的性爱才能让她感受到自己是真实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才能让她忘记发生在她身上那场令人作呕的，扭曲了的性。

海伦望着散了一床的钱票子，那是她今晚的收入。朱悦的，克丁的，无耻而没有自尊的冲动后是麻木和惆怅。她仰面躺在床上，躺在那钱上，疲惫，压抑不住的恶心，没有半点儿欢愉和满足。

那是给林准备的钱。

冼先生今晚好像特别高兴，晚上的客人很多，森居然返了两次台，台下的掌声不断，真有点红起来的迹象。森走下来想找点儿水润润嗓子，冼先生递给他一罐可乐，森很是感激的喝了。

晶看见森戴着那条手链，心里一阵心跳。她疾步走到了冼先生办公室。

冼先生拿了一个信封，走进休息室，正碰上森光着脊背，身上滚动着晶莹的汗珠儿，看着森窄窄的腰身，他竟挪不动半步，怔怔地看着森。

“你干什么，不会敲门吗？”

“对不起，你今天表演得很出色啊，照这样好好唱下去，我包你红透深圳市！”冼先生说得很兴奋自信的样子，也感染了森。

“真的吗？你觉得我有这个可能吗？”

“当然了，别看你现在是个小角儿，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啊！”冼先生大发感触。

“哦，你来找我干嘛？”

“来，这是给你的这个月的奖金，数数吧！”

森迅速地看了下信封口里那厚厚的一沓子的钱，眼睛里面立即布满了惊喜，“这么多啊！”

“数数看！”冼借次机靠近了森，把手放在他的腰间，手沾了身上的汗珠儿，看森还在数钱，趁机把手指放进嘴里。

森一口气数了两千元，看着还剩下的大半儿，抬头疑惑地看着冼，“你没有搞错吧！这真的是给我一人的？”

冼搂住了森，甜腻腻地说，“小傻瓜，当然是你一人的

喽，这算什么，只要你好好地唱，会大把大把地挣钱的！”森挪开点儿身子，想挣开冼的亲密接触，冼先生感觉到了，收回了自己的手，“你快数吧！”

森一口气数到五千才住手，“冼先生，五千啊，你确定这是给我一个人的，是我的奖金？”

“你这个孩子，快点儿收好吧！哎，我给你个忠告啊，钱放着可是永远就是这个数啊，你要是把它变活了，那可就是钱变钱了！”

“哦，谢了，谢了！”森只想他赶快离开，他要一个人好好地再数一遍，然后好好享受一下有钱的滋味儿。

森想到了林，那是林要的钱。

第四章

第一节

森被冼先生刚才的话鼓噪得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年轻自信加上好奇，整个世界都不在话下，“既然是来闯天下的，就是得有个敢冒风险的劲头！”冼先生嘴没停手没闲，嘴上说的是生财的道儿，手搁的地方全是让他心痒痒的地儿。森装了迷瞪，只想着感谢他那么的热心，要谁会栽培他这个乳臭未干的乡下孩子呢？再说了，真的发了财，还不是他指点的么！这个没出息的贱男人，你是摸着我心里就踏

实了还是能过瘾，有本事搞女人呀，搞上像晶，不对，怎么说到她了，搞上一个有钱的女人，不对，随便你搞上个女人呗，那才是男人呐！怎么就是搞不懂这号男人……眼前让森感到困惑的事儿，他在小镇时摆的那点儿麻将术，如今上了这“赌台”，能让这钱生出钱来吗？

三个角儿都是冼先生的牌友，看来他们是经常在一起“搞阵”的。冼先生事先声明自己今天不上，让森替他上，然后，他伏在森的耳边说，“放心玩你的，输了是我的，赢了是你的！”众人相视一笑，其中一位样子长得很女相的，对冼先生酸溜溜地说，“冼哥，经过你的手那人就是不一样啊！”冼先生吞着烟，然后缓缓地吐出来，一脸的笑，笑得很大度，“此一时彼一时吧，谁都得认命不是吗！”众人又是一笑。

“准备玩多少？”

“一位数吧！”

“哦！开始吧！”

森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那里面是他的全部了。他感觉到他的腰间被冼先生的手摸了一把，“开局了！”冼先生的笑容让森觉得很安心。

冼先生一直坐在森旁边，不说话，给森添着茶，点着烟伺候着。

森刚摸回一张，想要打出去，冼先生用手在他的腰间轻轻地捏了一下，森没有出手，换了张牌想打出去又有点儿犹豫，冼先生的手在森的腰间做了个肯定的暗示，森把手里的

那张牌打了出去，就被对面的“出冲”了，他刚想叫“糊”，冼先生的手在他的腰上阻止了他。轮到了森再摸牌，“哈，对不住，自摸，万字七了！”森推倒了牌，其他三个角一个劲儿的拍好，森很感激地看了看冼先生。

冼先生的手再也没有离开过森的腰，森觉得冼先生的那只手就像是帮他捞钱的袋子，越装越沉，越让他离不开了。

天亮时，森靠着冼先生的那只手，把自己的袋子里面装得满满的。这个时候，他发木的无法思考的脑袋，已经没有能力数清那笔钱，在他的两只眼皮快要粘在一起的瞬间，他仿佛看见，冼先生一边帮他收钱，一边对那三个角儿说，“辛苦了，剩下的钱拿去喝茶吧！”“什么是剩下的……”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他揉开惺忪双眼，看清自己仍睡在昨晚上打牌房间里的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毛巾被，全身裸着，穿着内裤。他记得打牌的情形，赢钱的情形，还能感觉得到冼先生的那只手的情形……他脑子里开始了想象，开始感到不舒服，越往下想，竟然想呕出来了，这时候，“哗啦”一声，一沓子钱掉在地上，那是他昨天晚上赢的钱。他飞快地拾起来，迫不及待地数着。

“两万啊？”他又飞快地数了一遍，一点儿都不错，整整是两万元。他找到了自己的裤子，口袋里面那五千元，好好的放着，一张也没有少。“这两万五千元是我的？”这个数对他来说是太大了，大到他非要用“它们”才能够说明身价，才能在心里装得下！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数字，只是在两天之内便那么轻而易举的属于自己，他狂喜万分，简直是想吻冼先生了，“随便他怎么吧，不就是脱了我的衣服

吗，不就是想占点儿我的便宜吗，随便吧，我跟钱可是没有冤仇的！”他不停地吻着钱，重复地想着冼先生的好处。他心里突然变得很轻松，不再想作呕了。

冼先生交给森一把钥匙，诡秘地说，“公司为你租了套房子，别声张，自管住就是了！”看着冼先生的神色，森十分高兴地说，“冼先生，你对我那么好，我怎么报答你嘛！”“哦，这都是你的造化，别觉得不好意思，尽管享用你的吧！”

晶终于在歌厅里露面了，她依然坐在她的位置上，只是身边有了几位同样时尚的女人陪伴着。她依然娴静泰然的仪态，依然魅力十足的韵味儿，依然飘然超脱的气质，引得森不断的产生遐想……他相信她的手链给自己带来了好运，为了她的手链，他整个晚上都为她一人演唱。他知道她在欣赏自己，他很乐意让她欣赏，因为口袋里面的钱，森便有了在女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信心，他想他可以得到有钱的女人，他也算是有钱的人了么。钱使他得到了她，她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森要了一瓶法国葡萄酒，森看着晶有些吃惊的眼睛，心里不觉很是得意。

“请问先生，您肯定要的是这瓶吗？”服务员想再为森报下这瓶酒的价格，但被他不容置疑的态度给阻止了，他只得像捧着菜单走了。

晶笑了。森问她，你笑什么了？她说，笑你呀！他有些

沮丧，笑我是个穷小子？我不是那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很可爱！听她这么说，他有点儿不高兴，什么叫“你很可爱！”好像是一个老男人在讨好一个傻女生，他在她眼里应该是个男人或者是朋友什么的。她好像看出来，你不高兴了？哦，没什么，其实，我没有你认为的那么小，其实……他还不太明白女人，尤其是有钱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就像他也不会做个“有钱人”一样。她笑了，笑得很好看，我的小情人！怎么又带上个“小”字？她笑得身子都震起来，好，我的男人！他笑了，很腼腆，她真想抱着他。她愿意做他的“情人”，吸引他们彼此的正是这种朦胧不清的感觉。她知道他要她什么，她清楚他潜在的男人的野心和孩子般的率直和简单，是他对她最大的诱惑力。

他一口喝下了那一杯法国葡萄酒，晶笑了。你又笑我，笑我什么，酒量吗，好你看着，我再给你喝一杯！他仰头又喝下一杯。晶又为他斟满一杯，他看着她的眼睛里面的媚笑说，原来只是看你好看，不知道你有那么好看！她用眼，用手，就是不用嘴，她那只很白很软的手，摩擦着他的手背，柔声细语的，你让我心都碎了！心碎？是啊，听你唱歌的时候！我唱歌你会心碎啊！是啊，心碎得让我的这里疼呀！她拿他的手放在她的胸口，他什么也没有听见，只觉得那只手像放到火山口上，呵，你的心真的是碎了？

他们的谈话，真的很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话，而且是些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的只有他们听得懂的情话。

森叫了买单，晶问他，你真的没醉吧？他瞪大了眼睛，为什么你这么问？哦，没什么！晶想，他要是真的喝醉了，看不清那账单了该多好呢！他的账单来了，她赶紧地说，让

我来买吧？森很坚决地拒绝了，不，是我今天要请你的，我来买！晶笑了。森很感激她没有坚持，没有向他白摆有钱人的谱儿。服务生眼直盯着森的脸，森的眼睛赶紧看那账单，他的眼睛像是被粘在那张账单上，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哎呀，你这个傻瓜，你的卡在我这里，刚才买东西时，是你叫我拿去刷的！”

森把那两万元钱交给了海伦，让海伦给林寄回去。他揣着一千块请晶吃大餐呢，结果还是出了丑。

森蜷缩在沙发里，长发被揉搓得乱成一团，身子慵懒散漫地窝着，两条长腿随意伸着，蜷着。他满脸黯然失色，眼睛里面含着没地儿发泄的怨恨，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晶给他端去一杯热咖啡，放在他面前，他没有反应。

“别在意，这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关系！”

他翻过身，不想理会这个女人。

“好了，傻孩子，我的还不就是你的！”

“你给我收声！”

她被他的粗鲁吓了一跳。

“你又不是第一次收下我的礼物！”

他的心猛然地沉下来。

“别这样看我，你的手链，你的奖金，你这里的房子，你赢来的钱……”

“你，你，你给我滚，滚出去！”

……

森哭了。他哭自己还没拥有却被骗走的那些，他哭自己已经拥有的却被利用的那些，他哭自己想爱的人却不知道该

怎样换得她的心，他哭自己的心里爱一个女人却无法容纳下她那么一点点的怜悯。

他才知道，他爱她。是不是在他这个年龄刚脱离母亲的关爱时的失落，他渴望得到母性爱的补偿？他在海伦身上尝试着找到母爱或者是对女性的窥视一二的感觉，都在晶的身上找到感觉，那种感觉让他惊恐亲切。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他对晶有了冲动，他想报复晶有钱，报复她对他的轻视，报复她对他的诱惑……他从来没有这样孤独，可怜，需要女人。

是晶！他突然把她拉进了屋里，用力把她抱了起来，狠狠地摔在他的床上，她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被他压在身下。

“森，别这样，好吗，我求你啊！”

森对她一阵狂乱痴迷的吻，淹没了她的呻吟。森散发着生命力的占有欲穿透了她身体，她随着他的仓皇幼稚的放肆，随着他大胆的想法力的摆弄，随着他的魅力十足的男性的引诱，她像个无知羞怯的小女孩儿，让他在她身上找回做男人的自尊。

……

她被他蹂躏得体无完肤，身子仿佛是被撕裂成无数个伤口，欢愉和疼痛，情爱和宣泄，需求和占有，缠绵和贪婪交织在一起……没想到，她对性欲的强烈欲望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她，是森让她得到满足，重新做了女人。十分钟前，她甚至都还不确定他对他的感情是爱呢还是诱惑，她这样对待一个有着成人的强烈自尊和单纯简单的孩子气的男人，她真的以为自己要放弃了。

她真的很爱他，需要他。

他的身子仍旧粘在她的身上，手还抓着她乳房，一条腿插进她的两条腿之间，微微颤抖的下体依然能感觉得到他的欲望在蠢蠢欲动。

她在她的耳边儿喘息着，她喜欢他年轻迷人的气息，那气息就像是她的梦萦魂牵般的思念令她陶醉。

他像被宠坏了的孩子那样，用力捻痛她的乳房，拒绝她起来的企图。

“森，谢谢你！”她吻着凑上来找她的嘴唇的森。

“为什么，要谢的应该是我！”森像个世故的大人。

“你真帅气啊！”她坐起来，把森的头放在自己的怀中，手很小心地抚摩着森浓密的漆黑发亮的长发。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心的去看！不过，我告诉你，以后你可是没有机会了啊！”她的嫉妒让森感到满足。

“好啊，那你是不是可以一直让我看着？”为了表示他的真诚，他用手捧住那只饱满的翘着的乳房，很小心的吻了吻它。

“你能不能为我唱首歌？”换了晶躺在森的怀里。

“好啊，你等着！”森抓了件T恤衫围在腰间，抓住了吉他，开始调试了几个音阶。

“你等等，我来打架子鼓！”

“哦，是歌舞厅里的旧的，但还能用，我拿来作练习用的，你会吗？”

晶抄了森的浴巾围住了前胸，很老练的坐在架子鼓前。

“这里是我曾经的一个梦，虽然结束了，但我还是无法

忘记！来，咱俩试试？”

森操起了吉他，晶坐在架子鼓乐前，“开始吧，就来你最爱唱的‘抛弃了你’怎么样？”

“好！”

晶试着打了几声，鼓发出了一串的节奏，“好呀！”森忍不住叫了起来，他简直是惊讶，没想到平时贵妇般文静的晶，居然能玩转摇滚者最爆劲的架子鼓，而且玩得如此的专业潇洒。晶挥起胳膊，用腕力打了一串小节奏，她用眼睛示意森，森唱了起来。

森唱得很投入，半裸的上身已经汗津津的发着亮光，遮在腰间的浴巾随着身体的扭动掀动着。

晶长发从雪白的裸着的肩膀上散下，在那道被毛巾勒出深深的乳沟前飞舞着。

森的歌使晶狂痴起来，和着清脆的钹的高音迭起，架子鼓不断地飞起强烈的重音。晶在浓烈爆劲的撞击声中发泄着内心的情感，她不是在附和森，而是带着他用他们生命中相同的音符鸣唱。哪怕是一时的慰藉，怜惜，相通，死亡……

晶身上的毛巾被震得松开落了下来，震撼中的胴体此刻充满了性的活力。

森的吉他放在小腹前，他找到了灵魂和音乐接触到快感的瞬间。

两个赤裸着的人只为自己的生命感叹，鸣唱，哀号着。

节奏在不断地变快，变得疯狂，最后竟失去了控制。

森奔到晶面前，只见她泪水满面，浑身发抖，充满了恐惧。

她紧紧抱住森，像抱住了生的希望，“森，森……”

第二节

金林对女人并没有沙果想象的那么耐心。他的感情是让你感受的，而不是让你享用的，尽管沙果领教过，但是，他把“易仁”交给了她，一连几天都不露面，那股履行公务被冷落的感觉，还真让她受不了。

她很清楚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是她曾迷恋的那种平和中隐藏着霸气十足的武断，温情里的大男人主义的“万平”风格。而时下，他甩下一句话“看好了，这个公司你是法人！”然后扬长而去，他的这种公事公办，毫无半点儿温情和求乞，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原点。她眼里的事业并不是干巴巴，至少她一直都有他的爱伴随着，她从来没有把他的事业和他的爱分开，之所以有了这个公司，还不就是为了爱他，她走进了他的事业里，他怎么可以一下子把她和他，他和她，她和他的事业之间的关系一刀切了个干净利索呢？假若以后，她知道了事业里不需要感情，而更多的是冷酷和武断的话，她还会为了爱金林而去经营这家公司吗？

逼紧了，他说，他想扶持的不是位情人，而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她很清楚她没有理由拿他的三百万去玩感情儿戏，不论是他的情人，还是他的企业家，她都必须跟着他走，而且还要走到底。

她到公司第一天，金林翻着一摞文件：“别紧张啊，这是我公司文件，全找来了，让你参考的，当然了，你也可以重新制定！”

沙果看着装修很好的办公室，兴致很高：“你准备让我干什么？”

金林指着大班桌前的椅子：“总经理！”

沙果不以为然地说：“不要开玩笑，还是你自己坐吧！”

金林拿起营业执照递给沙果：“看好了，这个公司你是法人，别说你不负责啊！”

营业执照上的法人，果然写的是沙果的名字。

“那你干嘛？你不管我了？”沙果说话声立即换成了鼻音很重的尖声，他知道她是使起小性了。

金林一脸严肃：“那你到万平去，我来这儿？”

“我还没有准备好嘛，你不能不管我呀！”好像是他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儿，转身要闪开似的，沙果转身抓住了他的手，“金林，别这样，你不怕你的三百万打个水漂吗？”

金林看了沙果几秒钟，指着文件说：“各部人员由集团人事在人才市场上招聘，大多是专业人才！”

“金林，我……”

“当务之急是，你要拟定公司各部中层的管理人员人选，你还没有副手，这个由你自己配吧，但一定不要急着配副职，要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和自己的心对话。这是我的经验，我想你会习惯的，非要商量的时候，你只有找我！”

“我，我……”

“你应该没有什么时间考虑其他的事了，你还要制定公司管理和业务上的规章制度，熟悉你的职责和权利！”

“金林，你，你真的相信我？”

金林没有抬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可真是霸道！”

“习惯了就好了！”

“我这个公司里不会有你这样霸道的总经理！”

“那好，我可不可以认为你已经答应成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了？”

沙果这才明白，“总经理”和自己之间已经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它对她所产生的神秘的诱惑力，她在不知不觉地走进来，走进了金林为她布好的网中，而这张网本来就是她心仪已久的奢望，金林不过是顺她的意张开了这网，她心甘情愿地钻进来只是早晚的事，而这正是金林所看重的，沙果惊人的经商潜质。

与其让她爱他爱得那么的痛苦，倒不如让她爱上他的事业。

一向孤军作战寂寞非常的金林非常清楚，让他曾经黑暗寂寞的世界里充进一缕阳光所付的代价，是他此时要承担的双倍的风险。

这也是他的经营，经营冷静的持久的爱情。

“易仁”公司没有声张地开业了，这是沙果模仿金林风格的第一步。金林表示赞赏时，她说了句，“字典里面有很多的字，不是你用过的，别人就不能用了啊！”

金林笑了笑。

沙果知道他是在观察她，然后不等金林开口，便自圆其说地说，“聪明和愚笨的区分在于，用字的顺序不同而已！”

金林还是只笑不说。

他相信他对她的爱就是他对她产生判断事物的影响力。

何伟来深圳了，见到沙果，他双手握住沙果，眼圈红着，“我们每人发了三百块的奖金，三百块啊，我爹，我们的国营厂，我们工人，我的愿望，没有白费……”沙果受不了他的感动，哪怕他的感动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感动。

简单本身就是容易被人所感动，没有被夸张的感情，它直接的，质朴的，也是最容易能够被人诠释而接受。你对简单的回应则也是简单的，因为复杂的回应再不可能得到简单的接受和反馈，简单成了最容易沟通，轻松，愉快的良性循环。你在简单里，享受着明畅，轻松和惬意。

何伟一向简单，金林一向深谋，他们的谈话和谐默契，从没有相互听不明白而误解的，沙果笑他们是，“一条黑腿一条白腿，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

沙果上卫生间的时候，何伟望着沙果的背影，问金林，“你和她是怎么回事？”“你不是都看清楚了嘛！”“你说，这么好的女孩子，跟着你算怎么说呢？”“没什么说法！”“她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她的终身就是我的终身！”何伟摇着头，不解地问，“你何苦来着！那嫂子呢？”“她依然是你嫂子！”“你真是作孽啊，金林，你小子在做什么，你知道不？”金林掐灭了烟头，看着何伟，“你没有真正的爱过一个女人，你哪儿懂这些！”何伟喝干了杯里的酒，“那是没有碰上值得我抛肝掏心的女人！”金林想着他说的话，给了他一句，“你

是不是有了一个值得你抛肝掏心的女人了！”何伟瞪圆了两只眼，“她如果不是你的，一定是我的了！”金林笑着说，“你想都别想，小心我毁了你！”“你有什么可张狂的？”何伟的眼睛看着走过来的沙果，沙果对金林莞尔一笑，“说我呢？”金林一笑，“何伟说，你是值得他掏心窝子的女人！”沙果迅速瞥了何伟一眼，“哦，已经有人肯为我掏心窝子了，你的那份痴情留着给个好女人吧！”何伟没想到金林会当面将了他，很是潇洒的一仰头喝干了杯里的酒，“我和金林自小就对脾气，只有他帮助我的份，没有我拆他的时候，沙果，从今往后，只要是你开口，我何伟不会说个不字！”金林拍着何伟的肩膀，哈哈大笑着，“何伟，你小子一贯的口是心非，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说好了，你要是对沙果有半点不周，我可是刀找你了！”何伟就是那么极其简单，透明的男人。

“何伟，湖州市一家单位很早时候在深圳沙湾买了块儿地，现已经起了一幢大厦，有二十一层，从整幢楼的结构看，还是满有气魄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变成了个烂尾楼搁在哪儿好多年了。你能不能帮我打听到这幢楼的资料和有关细节！”

何伟满口答应。

“金林，她已经开始玩你的钱了，你不管啊！”

“这是她公司的业务，我管不着！”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在干什么？”“想啊，你说！”“你呀，虽说嘴上不管，其实，你知道我会告诉你的吧！”“对，没错，因为你现在只能请教我，模仿我，我还有资格做你的军

师，将来什么时候，你羽毛丰满了，就不再需要我了！”听他这番话，沙果心里不是滋味儿，“那要是我这辈子都需要你呢？”金林宁可相信她说的是真话，但他不是那种只会听假话的男人，“那幢烂尾楼为什么能引起你的兴趣？深圳像这样的楼盘多了！”“引起我兴趣的不是这幢楼本身，而是它处的位置！”“哦？”看着金林惊讶的神情，沙果颇为得意，“香港与深圳的跨海大桥即将兴建，大桥不远处的‘阳光地带’正好是沙湾区最被看好的商业区中心，而这幢楼恰恰地处‘阳光地带’的边儿上。你说，如果能看出两步远的眼光，能不重视那幢楼吗？”“周转期是多久？”“主要看阳光地带由谁来开发了，如果是由有眼光有实力的开发商来做的话，我保证在三年内这片土地会旺起来，这幢楼呢，一年内可以出手赚回两倍以上价钱。如果土地开发商的实力一般，我可以用阳光地带做保险，随手将楼盘转卖出去！”金林脸上闪过一丝看不见的得意，“楼经过评估了吗？”“我已经找人正在做！”“如果合适的话，用不着急着出手，说不定我们来经营也不一定！”“那好，就是资金还有不足部分……”“资金由我来帮你解决，你先要拿出一套策划方案给我看看！”“好啊！我会尽快做出来的！”见金林很是用心地听着，沙果的思路像被打开的河堤，竟一时无法收住。金林是最好的听众，不插话，只用表情纵容她不停地说着。到车子在“鲨鱼洲”酒店停下来时，沙果已经由卖楼扯到了如何把何伟的工厂收购做成“东方机械集团”公司的构想上了。

“下车吧！”

“这是哪儿啊？”

金林给了她一个吻，“鲨鱼洲啊！”

“回去，你给我回去，我还要回公司呢……”

金林干脆用吻堵住了她的嘴，她一只手不停地打着金林的后背，另外一只手却紧紧地搂住了金林的脖子。

“金林，你猜，是谁中了‘阳光地带’？”

“是半岛地产吧！”

“哈，你真是神了，你怎么会猜得它哪？”沙果禁不住狂喜着。

“能看出两步以上的人多着呢，你的话，字典里的字大家都在用啊，只是排列顺序不同而已！”

“我要走下一步了！”沙果跳上她刚买的那台“奥迪”车，关上了手机。

金林从欧洲回来，一下飞机直接到了“易仁”来找她。
沙果去了湖州。

沙果这个时候在湖州，金林情绪骤然狂躁起来，此时的沙果在他看来，无论是从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有了种压迫感——那种求之不得而失去理智的举动。他不想回家，他对黄霓她们来说，是个已经出门在外让她们无时无刻的又是习惯了挂牵。早晚一天见到他，并不会结束她们的挂牵，挂牵他是她们的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她们的挂牵有时是静谧的港湾，有时是沉重的锁链。不是因为沙果的爱让他失去了爱她们的耐心，是太久的病魔已经让她们习惯了他的躲避，他的躲避有时候是她们的宽慰。他的爱给谁，已经不是她们的权利，而是她们给予他的权利。她们只需要

祈祷，用被她们放弃的爱，换来他内心的宁静责任和这个家的幸福。黄霓的世界就是金林，她没有能力向这个世界中索取她的幸福，她的一切都是金林给予的，只要金林存在，就是她的所有。他没有为自己的外遇在她面前感到内疚，就像他为了她付出的一样，沙果是上天给他的恩赐。他和沙果的恋情是他经营中的一个调试，一段经历，一种投资，那段被称之为恋情的外遇，是美好得难以想象的能够产生激情的机遇，而不是一时的邂逅。

他给沙果的手机留了言，到“鲨鱼洲”酒店那间属于他和她的房间里住下。他并不奢望着今晚能在这里等到沙果，但是，他还是怀着那一线的希望等待着她。

大概就是在沙果刚刚给手机换上新电池的瞬间，手机里出现了金林的留言，“想你，我的爱，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在鲨鱼洲等你，像你在我身边！金林。”

十分钟后，何伟送沙果赶往飞机场。

直到她打开房间门走进来的那一刻，她还在想，我是不是疯了？房间里很暗，到处散落着烟和他的熏衣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她贪婪地吸着，让忐忑不安的情绪定了下神，悄悄地脱掉皮鞋，光着脚走进卧室。

床上的毛毯和单子乱裹在一起，被丢在一边，显然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辗转不停的翻动。

大概是他独居惯了的原因，即便是和她做爱后，他都不会拥着她睡着，他经常在看她在慵懒散乱下满足地闭上眼睛，然后轻柔地唤着，“我的蜂王，睡吧……”她是他们爱

巢的主人，被他喂养得养尊处优的蜂王。她不停地吮吸着他们的爱，永远的贪婪永远的慵懒着。因为他痴迷她的贪婪和慵懒，所以他什么时候都会留着那份警觉，和伺候主人的那份勤谨。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找回男人在人生经营中最真实的那部分，她才能够在她面前坦荡地赤露着自己，做他真正的女人。

她坐在床边的地毯上，把身子叠起来，双臂抱着腿，自嘲道，“哎，情人大概都是这样，除了干些傻事，没有一点儿是实际的，做情人的感觉是这样啊，不错啊，我这还是第一次看着他睡……”

她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时说，“我真是个疯子！”

第三节

沙果睁开眼睛，金林正坐在沙发跟前看着她。

“醒了，我的蜂王，看你睡觉的感觉真好！”

沙果伸着懒腰，并不想马上起来，只想和他撒娇，“好什么，转四个小时的飞机，就是为了赶过来看你睡得流着口水的样子！”

沙果忍不住的嗤笑起来。金林没有像往常那样穿好衣服，她知道他是想和她亲热，“想我了吧！”

“你不想吗？”

“想也不能说啊！”

说着金林的身子压了过来，“金林，我身上好脏啊，我

们一起冲凉，好吗？”金林会意，起来拦腰将她抱起，一边走一边吻着她走进了卫生间。沙果早被他撩拨得情不自禁了，紧贴在他的身上，随他像剥荔枝样儿，把个雪白光洁的身子剥得一览在目。随即，他的手无遮挡，口无遮拦地把个她搞得是燕呢莺啼，娇娆百媚。

金林对女人有种潜在意识上的小心。虽然这和他的经历给他留下的阴影有关系，但是，他用心的在经营着他的爱情和性爱，不能不说他对他得到的女人和这个女人之间的性爱，是很在意和重视的。像他的生意场上的每一回合一样，他希望他每次和自己女人的性爱，能为他们的爱赢利而不是积怨。他是认准了女人比男人在性事上更难于满足的现实。尽管，百分之百的女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性要求很强烈，而每次做爱都有对男人怀着失望的感觉和说出口的遗憾。期望着性高潮那将会被认为淫荡放浪的女人，即便是在自己钟爱的男人面前也是这样。太多的女人欺骗着自己的同时也欺骗男人，终生没有性的快感，却让男人觉得自己尽了力。男人的自私和女人的虚荣在男人和女人的心里滋生着误会的情愫。这种被误会得太久的情愫掩盖着虚伪和怨恨，一旦遇到了真实的性爱，男人和女人会不顾一切地丢弃原来的虚伪，投入到性爱的真实中。

金林让沙果心里积蓄的爱释放出来，释放的爱的归宿就是性的满足。

他对她的释放，是有耐心而精致的。

他的最终目并不在乎两人是不是同时达到性高潮，但他每次都能够让他们真正地享受到性爱的高潮。

“你想不想知道我到湖州的结果？”沙果整理着湿淋淋的头发，从镜子里面看着正在穿衣服的金林。

“找何伟？”金林对着镜子里面的沙果说。

“为什么这么说？”镜子里面的沙果脸色变了。

“因为你有理由找他啊！”金林穿好了上衣，正准备穿裤子。

“金林，他是你的好朋友啊！”沙果转过了身，满脸的质疑。

“我只说了你有理由找他，你怎么了？”金林提起裤子，当着她的面，系好皮带，并用手拉上链子。

沙果突然明白了，他正经历着所有的男人都会做的事，因爱而不信任女人！

沙果扑上去抱住金林，“别这样！”

金林拍着她，吻着她的耳鬓，“好了，我知道了！我叫了早餐，应该快送来了，我都快饿死了！”

沙果的手并没有松开的意思，执意地将身子紧贴着他的身子。

“好了，我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说说而已！”

“说都不许说，不许你对我有一丝丝的怀疑！”沙果扭晃着身子，湿淋淋的头发蹭在金林的脸上，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金林想拿开沙果的手臂，她还是不肯松开。

“你知道我爱你啊，话说成这样，还不明白吗？”

她松开了他，眼圈红红的，“金林！”

“好了，我要是连醋都不会吃，你又有话说了！好了，爱情是自私的，你是施舍者，我是受恩者，我怕失掉

你……”

“金林，不会的，永远不会的，你别怕啊！”

早餐很丰盛，刚才还被爱折磨得像饿狼似的两人，此刻又像两只迷途返家的羔羊，倾不尽的痴迷，舔不尽的怜爱。

金林又成了赢家。

沙果第二天又返回了湖州，走出机场，看见何伟来接她。

“何伟，你怎么知道我来呀？”

“是金林告诉我的！”

“哦，是金林啊！”

“怎么，你不知道？”

“哦，没有，知道！”

“何伟，我还是住在老地方吧！湖州大厦的事，还要麻烦你给我拉拉线，让我见见那位主管领导！”

“好说，我今天就和你约吧！”

深圳市沙湾区的湖州大厦，21层，基础全部完成，没有内装修，有个地下车库，周围有大约六十米的绿化地。1985年，沙湾和深圳连接地带正准备开发，吸引着内地的房地产业过热膨胀，湖州外经贸下属的一家经营效益很好的企业，用当时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块儿地。十八年，这个企业几易其主，关于这块儿地的投建意见分歧很大，都不想为了这块儿不现名不得利，鞭长莫及的投资影响了自己的官路财路，更不愿意在这里投下一个被人说闲话找麻烦的见证。

1996年，有一任外经委领导在一次大会上听湖州市的在位领导感叹道，为什么湖州在深圳没有立足之处，那是没

有先见之明人士，我们湖州市缺的就是人才啊！他想在这块儿改革前沿试试自己的运气，费尽周折，几经筹钱才把湖州大厦盖成现在的规模。随着那位领导的迁升，他在深圳建立的业绩成为同行的笑柄上级领导挂在嘴边儿的责备，为了这还差点儿没把官职给丢了。所以，那幢楼是他的梦，是他的痛，也是他的病。

何伟带给她的消息说，当年的外经委主任也就是当年湖州大厦的建造者任襄礼，和现任的外经委主任湖州大厦的主管上级李方将要结成亲家。

这个消息给沙果带来了希望。

或许，任襄礼愿意为这件事奔走，借着儿女的婚事驱散压在自己心头多年的阴霾，根治了那块儿心病，以他在市里可利用的关系，亲家不会不给他这个面子。或许，李方也愿意为这件事奔走，处理好这块儿“烫手山芋”，不仅可以在市领导面前讨个好儿，还让其他人瞧瞧他这个新官上任点的第一把火，从此为自己的官运除掉一个后顾之忧。

婚礼，亲家，利益，是沙果可以利用的机会。

任李的联姻婚事举办得非常热闹，本来已经对被任李邀请感动的诚惶诚恐的来宾，受到如此款待，简直是要感激涕零了。一阵的喧闹风光之后，留下了一片赞叹和传闻，也留给任李两家一片疑云。

任襄礼是女方家长，当天的婚礼的规格和门事应酬当然应该由李方安排，令任襄礼想不到的是，李方竟然安排的规格如此高，一切应酬如此的竭尽人事。他立即携夫人前来道谢，却把李方给闹了个闷不透。李方到底是老道点儿，他把

任襄礼的好话照单全收了，并没有对疑惑有半句的解释。他可不想在亲家面前暴露出丁点儿的不是，更不想让他知道，费用是别人为他付的，传出去了还不是丢了自己的面子和好名声。转过身来，他开始质问儿子，儿子却说，他原来安排的没有那么高的规格，他还以为这一切都是李方后又加上去的。二人不禁回忆起昨天的那一场场的情景。原来的酒席是按照 500 元一桌安排的，端上的菜肴是湖州市最高档的头牌菜，山珍海味儿应有尽有，少算一桌 1500 元吃不下来。席散曲终，来宾人手各一份礼品烟，发出去的少说也有三十条烟，这招数李家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更不用说是两辆崭新的豪华大巴停在酒家门口，两位年轻小姐站在车门口热情地招呼大家上车，送来宾回家。李方问儿子共花了多少钱，儿子被他唬得半天没有说话，他说，他去结账的时候，大堂经理说，已经有人结过了，他想是李方结的账，也就没再追问。

这个便宜占得实在是蹊跷，让李家父子整的一头雾水，“这等于李家没花一分钱，娶了个媳妇嘛！”想到了这儿，李方还真的觉得得把事情搞清楚不可了。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呢？假若仅仅是有人想巴结讨好他的话，李家把所用的费用补上，那还是好的结局，搞不好，是有人拿这位新上任的官“说事”的话，那可就说不清了。“哎，谁替咱花的钱，咱也得搞清楚吧！”

沙果到何伟的工厂里看新设备运作情况，回到宾馆时，她看到海伦和一个男人上了一辆出租车。

“她到这儿干嘛？”

沙果为自己多事感到好笑，“你真得想和她什么瓜葛啊，

她到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

在电梯上时，她的脑子里面突然闪过“春茗”晚会后，那天早上的聚餐会上，海伦抖动着手里那几张单子……

“不对，莫非她在这儿，和瑞思公司丢单的事有关？”

走廊间的地毯很软，周围也很静。沙果连自己的脚步都感觉不到似的，她下意识地走到房间前面，并没有立即开门，转身走到了天台上。

她的感觉上有了疑惑，这个疑惑出自对海伦的不信任，和泰利对自己的信任。

她拿出了手机，拨通了容容的电话，自然是一通的客套后，她很轻松地对容容说，“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公司有没有接湖州安装的单子？”

“这样对你有帮助吗？”

“应该是对泰利有帮助吧！”

“你还是忘不了他吗？”

沙果被她说中了，一时语塞，“啊，哦，不是……”

“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一个小时以后，你再打给我吧！”

电话挂了。

“什么啊，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沙果这才觉得脸有些发热，像真的被她抓住了什么对不起金林的事儿！

她定了定神儿，觉得心里一阵燥热，就下楼到咖啡厅喝杯饮料。

她看见海伦和那个男人一起跳下出租车，接着走进宾馆。

她不动声色地走出大门，正好坐上刚才那辆的士。

“师傅，你的车子整理得很干净啊！”

“夸奖了，我们就是要让你们坐车的人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嘛！”

刚上了大马路，就被迎面过来的公共汽车拦了下来，
“哎呀，气死我了！”

“您别着急啊，我没有什么急事，安全重要啊，您经常在外，千万别生气啊！”

“哎呀，还是您能体谅我们出力干活的啊！我瞧着您就不是一般人，是干大事挣大钱的人啊！真是的，您的时间是用美金来计算的，不是，您看，坐那大车的，还不都是和我这样的人，出力干活的人！您看，把您赚钱的时间搁到我这儿了不是，耽搁了您不是！”

“您别说了，该你的钱，你不着急都有，该不着你的，跑死也没有不是吗？”

“哎哟，您说的真是的，刚才坐我车的那一男一女，吵了一路，我看他们说到底也就是个劳累命，我才等了两个红灯，她就冲我发火，说我耽误了她的时间，还一个劲儿的骂这儿骂那儿的，怎么都是赚钱的人，怎么就那么不同啊！”

“他们是从哪儿上的车啊？”

“从亚太机械厂，是个新厂，合资的，说是合资，找个什么香港人，用点儿港币，就是合资了！”

“哦！”

沙果走进房间的时候，刚才乱成一团的事略微有了些头绪。

沙果犹豫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到了“亚太机械

厂”。她还有张瑞思的名片，很顺利地拿到了一张盖有“瑞思”签章并签有“海伦”名字的合同复印件。

她拿到这张合同的目的，并不是非要将海伦置于死地，她是要救泰利。当然，要救泰利，她必将海伦置于死地，似乎这是她一直要的结果而顺理成章实现的时候，她犹豫了，那是与她的做人原则相悖的。

海伦贪钱，因为她比一般的女孩子更需要钱。不是她因为家庭的负累而变得贪钱，那只不过是个借口，是惟一能够帮她不要手段的选择挣钱的借口，那个曾经叫“絮儿”尚存在她良心一隅的善良……她还有虚荣和野心不断地在钱的诱惑下滋生着膨胀着，蹂躏和折磨着她的原本真实的天性。在她最不情愿和最无奈的时候，将她诱骗得像个娼妓般的下贱，把她最后的诚实拍卖成廉价的嘲讽，让她活在世人的虚假和死人的真实中。

“如果连自己的真实都不敢正视的话，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相信的？”

海伦不相信这个社会的真实。

为了永恒的钱和自己的出路，海伦只有不择手段。

澡盆子上的淋浴头很细，水流得很慢，感觉不像是冲在身上，而是淋在衣服上。内地的宾馆大都是这样，为了节水，为了省钱，淋浴的热水开放限制时间，或者像这儿一样让水流得很细很慢。

深圳不会有如此问题，尽管深圳也算是个缺水城市。深圳人认为宾馆的淋浴水量代表了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准问题，富丽堂皇的星级宾馆，不可能安装成那么寒碜的淋浴头，从

某种意义上讲，淋浴头代表了这个城市对外来人的诚信程度。

难怪深圳人到外地旅游，评价中常常带有这话，这个城市不错，还算大气，淋浴水很足，而且随时都有。

海伦进了卫生间，克丁还在睡着。她脱去睡衣，让全身裸着，跳进浴盆，浴盆已经有了半盆的水，她又打开了淋浴头，这是她对付内地宾馆的水量细少的办法。她在浴盆里放了条毛巾，背靠着外坐在浴盆里，淋浴头水流得很细，很温柔，缓缓地流在她身上，很适合海伦此时的心情。

昨晚，为了“亚太”的签约，他们酗酒，纵欲，两人癫狂着践踏着对方，毫不手软地在对方的身体上发泄着兴奋，私愤，欲望，伤情……

她已经记不起昨晚的那些细节。她伸开两只腿，脚翘在浴盆边儿上，想尽量让自己半躺的姿势舒服点儿，此时，她才感觉到四肢酸痛，浑身无力。她的头仰面搁在浴盆边儿上，长长的头发顺着浴盆的边儿散下来，水珠儿顺着头发飘到地上。花洒头的水淋在两只高耸的细润丰乳上，她感到双乳有了被挤捏过的作痛。浴盆里的水被搅动着，水丝游过下身，她下意识地收缩着火辣辣的阴部，那种依然残留着撕裂般疼痛的伤痕令她感到一阵酸楚。

用不着记忆，光有这般残留着的痕迹，就知道了昨晚那场交易是何等的疯狂。

他们之间，金钱性欲像被签定合同似的，双方的需要变成条款，变成利益，变成共同存在的依赖。

除此之外的，海伦对泰利心存的那个梦，只有他，能够使他摆脱卑贱的出身，带给她另一种世界，让她过着高尚

人的生活。

克丁曾经挖苦过她，你这个女人真是做得绝啊，你爱那鬼佬，还拆他的台？

她说，打是亲骂是爱，恨也是爱呵！

望着她淫乱痴迷的眼神，他似乎有点儿明白她所说的爱。

第四节

双休日，任襄礼说要请亲家夫妇来吃饭，就和老婆一大早到集贸市场买鲜活蔬菜，然后到超市买酒和冷冻“舶来”的半成品。“舶来”的意思是指外来的用品，有指国内的，也指国外的。大都是冷冻来的，除了是各省的名牌优质食品，多些稀罕物品。任家不会买超市里的熟食，倒不是因为任老婆子做的一手好菜，主要是她对超市里面摆得几里路长的熟食不信任。她一来信不过熟食的卫生，她都不能想到那副猪下水，带着粪便下到大锅里的情景，还有从地沟里捞出下水油炸食品的情景，这是记者们说的，那是被抓起来了，没有别抓的呢。她二来信不过熟食的价格。那个年月熬出来的女人，手里没有捂热过五块钱，一毛钱都会攥在手里，那就是第二天全家的生活。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付出看成是钱，只要自己做得动，那就是不花钱的劳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价格，不会有被人诈骗的感觉。今天是迎亲家，任老婆子当然更是不能马虎应事，所以，格

外的精心列好菜谱，让任襄礼从中挑减了三素四荤，一个汤，也算是简单精致了。

三素是，香菜拌粉皮，西芹炒鲜百合，麻辣豆腐。

四荤是，水晶肘子，莲藕海带糟鲫鱼，云南汽锅鸡，干笋木耳炒鸡杂。

汤是任家的传家之作，鸭羹。

鸭羹用料繁多而且讲究，是任家老太太传给任老婆子的，其成色和美味，自然不用说，凡是到任家吃过饭的人，纵使吃上再好的菜肴，记下的总是这道鸭羹汤。用一只全鸭，煮到烂在汤里，捞去全部鸭架及肉，放土豆、黑木耳、黄花、鲜笋、口蘑、西红柿、腊肉丁，什么佐料之类的，那更是讲究，是任老婆子专门在香料专柜上，挑十种以上的料，按照不同的分量配置而成。因任家的鸭羹名声在外，自然也是任家每次待客的保留项目。难怪李方听说后，呵呵笑着说，其他的可以不吃，亲家的鸭羹汤是一定要吃撑了才算！

任婆子在厨房里忙着做，李家老婆要插手，被任老婆子赶了出去，任襄礼说，“亲家母，随她吧，我都插不上手啊，你就请等闲了吧！”“哎，也是个劳碌惯了人，闲着总是觉得少点儿什么！”李家婆子倒也是个实在人。“你呀，只管吃，提意见，有心的话就跟她学点儿，我们家的丽呀，就爱吃她妈做的菜，啊，哈，哈！”任襄礼当然还是为了自己女儿着想，李家老婆听的真切，心里明白着呢，嘴上不说，心里嘀咕着，“哦，这世道真是被你改了，当婆婆的给儿媳妇学做菜，哼！”李方看着老婆子的脸色，知道是她心里做事了，

马上接上，“那我们儿子可是有口福了！”“是啊，女婿是丈母娘的嘛，只要是乖点儿，当然是错待不了呀，哈，哈！”两人笑得很爽气，酒也没有少喝，看着李方连着嘬了几口酒，李家老婆子一口一个说着：“你省省吧！”李方笑着只管喝，也不理会她。任襄礼把话岔开说，“怎么样？”李方知道他指的意思，“就那么回事吧，明里看到的都是嘴，暗地里藏的才都是心啊，那心思难琢磨啊！”“老弟，我长你几岁，经这圈里的事比你多几年，吃的亏比你多！”“您经验还比我多呢，啊！”任襄礼不作声，用眼睛盯着李方，李方知道他往下的意思，他是让他猜出来，他是让他说出来，两人打了个哑谜，都端起了酒杯，碰在一起，什么也没说，一口闷干了。“你省省吧……”两人谁也没理会李老婆子的话，各自揣摩着各自的心思。“亲家，我该做的我会做的，你还信不过我吗？”李方到底是小字辈的，先给了任襄礼个台阶。“看你说到哪儿了，我还能干多少年儿啊，剩下的不都是你的吗！”“哎，我有我的难处啊！”“再难，也要把这件事给处理了，不然，那又是你的一个包袱！”任襄礼往前凑近，“你想啊，你在位可不是就把住了个权利，那包袱也在你这儿呢！”“那你当初怎么就想起来出这么个头呢？”“别说，看是个难题，你处理得好了，说不定就是你的业绩啊！”“怎么讲？”“那是固定资产，又不是看不到的东西，你把它卖了，卖个好价，钱回来了，那就是你的效益，效益不是你的业绩是什么？”“听说位置很偏僻，哪儿也没有什么开发项目，谁要啊？”任襄礼赶紧端起酒杯，还没张口，任老婆子端着菜进来了，“趁热吃，别凉了，也不知道合不合亲家的口味儿，凑合着吃吧啊！”好坏全她一个人说了，李家婆子笑着站起

来，拉住了她的手，“你快别忙了，看你家老头子吧，喝得可不少了，引得他爸也开了戒了！”任老婆子听出了她的话里责怪的意思，坐下对任襄礼说，“老任呀，这酒是打底壮胆儿的，你跟咱亲家还有什么不好说的话呢，喝那么多的酒，还不误事啊！”“哦，对，对，别看是个妇道人，说话还挺尖锐啊！好，亲家，咱说一家人的话，喝他娘个酒干嘛！”李方笑着说，“亲家母啊，你真是个大人大量啊！”“你们快吃吧，我马上就把鸭羹端过来啊！”“我跟你去学学吧，赶明小历要我做了，我又不会了！”“好，好，来吧！”任老婆子拉着李婆子的手，进了厨房。任襄礼看着她们关上了厨房的门，神情放松了，“老弟啊，你真的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李方被他问了个迷糊，“知道什么？”“有人想买那幢楼了！”“什么？想买楼？我怎么不知道？”李方真被任襄礼说得一头雾水，“是谁啊？”“你好好想想吧！”李方突然想到了那场令他至今还百思不得其解的婚宴。“过去的事了，别在意，那就是给你的信号啊！人家做得很够义气了，看你的了！”李方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亲家叫他来吃鸭羹了。“是谁呀？怎么不和我直接见面呢？背地里搞什么？”李方觉得亲家知道了底细很没有面子。“好了，好了，这个人很是聪明啊，而且是商场高手啊，你想啊，送你钱吧，你肯定不能收，他也担着行贿风险，人家就能想起来送你个排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让不知不觉地领了他的情，让你占了个糊涂便宜，吃了个哑巴亏，还说不出来，高手，高手啊！”“到底是什么人？”“听说是深圳的一家很有实力的私营公司！”任襄礼的脸已经发粉色了，李方的脸却显得有些苍白，“你说吧，我听你的，该怎么办？”任襄礼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亲家，当然是要卖了，但是，人家的用意在价格上，我看嘛，原来的地价很便宜，当时的建筑材料价格也不贵，总共的价格上涨 25%，也算是说得过去了，这是你的底价，关键是你说服市里面！”“市里嘛……”“这样，市里你先打个报告，强调楼现时处在的‘天时、地理、人和’的困难中，让领导看了也头疼，觉得这是个包袱就行了嘛！”“听说主管你们的邢副市长要升了，现在正接受考察，我想他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正好是个机会！”“好吧！”“来，干了它！”

“好了，鸭羹好了！”两位老婆子把鸭羹端了出来，两位老头子喝干了那瓶白酒。

那天，李方只喝了一小碗鸭羹。

沙果和李方第一次见面是非正式的，是沙果提出请他吃饭，并还特别邀请了和这件事有关联的人，沙果说，这样会对他比较好。她的话，叫李方狐疑满腹，“她这是要当着众人拿我一把，然后要挟我定下个调子来？为日后顺利买楼做下一笔啊！”李方想起了亲家的话，转尔又想，“怎么着，他们是想要楼，还不至于坏咱们的事吧！”

晚上，令李方更想不到的，和自己谈七位数字以上资金的竟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看她清纯的样子，又想到她为自己安排的那场婚宴，手段如此老道深谋，不得不让他满腹生疑。

沙果说话单纯直率，很轻松，看不出半点儿世故来：“听说你最近刚为你的儿子娶了媳妇？”

“哦，是的！”李方的脑子里飞速地转着，她是在暗示那

天的事儿。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旁边儿一起来的其他的人，“年轻人，非要摆个谱，依了我，参加个旅游团，到国外旅游也好啊！”

引起了一片赞同的附和声，都是在夸奖李方的婚事办得如何如何，显然，那天的婚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和不少的话题。

“再怎么年轻，也是中国人嘛，咱中国人不是有这个传统吗，也不是什么坏事！”沙果替李方圆场，把话题转移过来。

“沙果小姐是深圳人，那可是思想很前卫的大城市啊，你也这么认为呀！”

“听说深圳年轻人不用结婚都可以住到一起了吧？”

“那叫试婚！”

“对，对，是同居！”

“哎，瞧你们说的，试婚也好，同居也好，那还不都是因为太注重婚姻的缘故吗，试好了再定终身嘛！李局长，您说是不是？”沙果显得轻松随和，她的话带着明显挑逗，李方听后哈哈笑着说。

“哎呀，最难闹懂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了，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哪儿有个正性儿啊！”

李方也算是对这个难以费解的女孩子发了发牢骚，沙果像是没有听明白似的，又把话题转了过去。接下来就是说有关大厦现在的现状和将来的规划的事了。

他们谈得很投机，双方很快就将大厦的利益和自己的观点连接在一起，李方感到了她的信任和诚意。

“请问，你们买这幢大厦准备做什么用？”

“收购投资，这是我们的生意！”她说话似很无心。

“有人要嘛？”

李方在这方面的幼稚，让沙果在这方面又占了上风。

“说起来，这是个很复杂的生意，天时，地理，人和缺了哪一样都是不行！”

“又是天时地利人和啊！”

沙果抬起头对李方笑了笑，“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着经营嘛，你们可以不卖，我也可以不买啊！”

“这个丫头啊，在激将我，我不会上你的当！”李方心里想着，嘴上却忙着说，“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好奇问问！”

结果让李方和沙果感到了出奇的简单，好像双方的目的都很明确，要买的和要卖的，都是想通过最简单最容易的捷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李方是因为对方太高深莫测，而先就放弃了坚持和对峙，将自己的目的明着摊开了。沙果却以轻松单纯貌似大智若愚样儿，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似乎是轻易达到了目的。

沙果怎么都不会想到，这场赋有戏剧化的收购从一开场，是一连几天都没有露面的金林一手策划的。

海伦看着克丁开车上了环市路，不解地问：“你要去哪儿？”

克丁看也不看她一眼：“到了你就知道了！”

海伦翘着长长的手指，欣赏着刚刚染好的指甲：“金林为沙果成立的投资公司，听说沙果那丫头挺上路，猛赚了！”

克丁满脸的不服气样子：“金林那家伙就是运气好的不

得了！”

海伦换了个手指，边看边笑着说：“怎么了，那是他的脑袋比你的够用吧，你还别不服啊！”

克丁瞥了她一眼，鼻子里哼了声：“上苍真是有眼啊，金林的老婆一天天病歪歪的，将将够一口气养住命，女儿偏偏又是个先天不足，唉，命啊！”

海伦冷笑着说：“你又幸灾乐祸了，你以为像金林这样的男人会认命吗？他不是抓住个沙果了嘛！”

克丁不以为然地说：“走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海伦两只眼睛盯住克丁：“你什么意思？”

克丁猛的刹住车。

“你干什么呀你，你看你把我的指甲碰坏了！”海伦抡起手就朝克丁打去，克丁抓住了她的手，指着不远处一座大厦。

“这座大厦叫湖州大厦，沙果只用了两层楼的钱从湖州外经贸公司手里买下了，并且截走了我们和亚太的生意！”

海伦的手举在半空，吃惊地：“你说的是沙果？”

克丁走出车子，看着那幢楼说，“看着是她在前进机械厂栽了一下，人家可是捡了个钱包！人心啊，她是买了人心了，她的这一手已经取得了湖州外经贸的信任，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城市，你能估摸到他需要引进多少设备吗，潜力大着呢，这就是市场啊！”

“她能顶替瑞思公司？”

“反正你在湖州不可能再代表瑞思了！”

“她有证据吗？”

“她手里有你和亚太草签的意向书！”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克丁点上支烟，“这你就别问了！”

海伦望着大厦，幸灾乐祸地摇着头：“地处这么偏僻的大厦，她拿到手，还不是压着钱啊！”

“这么大一片地是被称之为‘阳光地带’的房地产开发地段，开发商是深圳赫赫有名的半岛房地产公司，投资数十亿啊，简直就是深圳房地产的航母啊！工程计划五年分三期完工，下个月一期工程将动工，你知道了，半岛地产是个非常有实力的地产开发商。”

海伦发狠了：“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沙果买下了这幢楼，装修成综合商用楼，那时候，这里可是一片阳光地带了，高尚住宅区啊，有钱人啊，这楼可就成了了一本万利了！”

“现在她还不是把钱压住吗！”

“她是七位数买的，即便就是八位数卖出去，那也是十倍的赚了，这个账你不会算！”

“她赚钱谁能挡住啊，眼下是她的手伸到我们的生意上来，那可就是麻烦了！”

“是啊，她要 and 泰利联手就更麻烦了！”

“联手？”

“以金林的实力，和瑞思公司联手在湖州开发区搞搞震还不是时间问题吗？”

“没那么容易吧！”

“瞧你的口气，好像瑞思是你的似的啊！”

克丁阴阳怪气的，让海伦不舒服，“她可以让泰利相信，我也可以让泰利不相信！”

“泰利一个电话打到湖州，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海伦眼睛瞟着：“好啊，亚太也可以说，我们不认识海伦，她从来就没有来过我们厂！”

克丁两只眼睛放着亮光，用手摸着她的脸，“你真厉害啊，难道沙果不会你这手……”

“你不觉得她顾不上泰利了吗？”

克丁猛扑上去抱住海伦，边往车后座里拖，边恶狠狠地在耳边说，“你这个衰人……”

沙果上了飞机，系好了安全带，抬头才发现，金林站在她的面前。

他问她，见到我你怎么一点儿都不惊讶？

她说，你不是一直都和我在一起的吗。

她让所有的事变得简单，自然，合理了。在她的潜意识里，他应该始终是和她在一起的，他就在不远的地方，她感觉得到他的呼吸，眼神，手势……她并不认为这是他对她的制约，他一直都在她的生活中，心灵是她的眼睛，而眼睛是多余的。她相信，她也跟着他，在他的心里。

她靠在他的肩膀上很快睡着了，一直睡到飞机降落还没醒。

第五节

中午没有看见泰利来吃饭，下午他又临时取消了一个

会，海伦一天内失去了见到他两次的机会。

她为她的机会刻意地装扮了一番。

她一改往日的装束，一件无袖 T 恤衫，飘然垂下的直统裤，一双平底软皮鞋，显得简单明快飘然。

她喜欢穿短裙，高跟鞋。她在挺胸，紧腰，翘臀中感受着性的诱惑和冲击，令她享受着女人最佳状态下的那份优越感。没有羞涩难堪，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筛辞选藻，她惯用丰腴的身子传达感受，还有什么比身体语言更直接明了女人的欲望呢。

海伦今次的用心刻意不在她的身子语言，而是追逐利用沙果。

“泰利先生，你的咖啡，请用吧！”

他湛蓝的眼睛瞬间闪出一线惊喜，“沙果，是你吗？”

“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

他为自己的失态感到了困惑，“对不起，海伦！”

她走近了他，眼睛离得他很近，近得几乎能看到了他眸子里的她，“你永远不用对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他的脸埋在手掌里，那双手很大，白皙的手背上长着浓密的金色的汗毛，她有了想抚摸那汗毛的冲动。

“为什么让自己那么苦恼呢？”她见不得男人苦恼，尤其是用那双能够引起她的冲动的手，把苦恼掩盖着的他。

“对不起，我没什么！”他的眼睛不会说谎，又不想在她面前掩饰，干脆拒绝了她。

她笑了。她看出了他在犹豫，她知道这是她的机会。

“泰利先生，你一直在躲避我，其实，那是个误会。

我……”

“好了，别说了，行吗？”泰利打断了她的话，“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呆会儿！”

“泰利先生，你一个人呆在这里是个错误，这里太闷了，我陪您出去透透气好吗？”

泰利眼睛看着海伦几秒钟，终于同意了，“如果不麻烦你的话！”

“哪里话，您什么时候对我变得那么客气了？”

她的娇嗔立刻让泰利感到了她的亲近，他的脸色立刻变得柔和了很多。临转身时，海伦看见了泰利桌子上面的那张海关通知单。

长长的走廊，她轻松地走在他的身边，稍微落后他半步，并没有半点儿亲密举动。她现在不能让他感觉到她给他带来的压力，她可以给他时间，让他对自己曾紧绷过的神经松弛下来，整理好之前所有的思绪，这样才有可能重新开始。

电梯里。

她感觉到了他在嗅她的身子，香水，衣服，发式，胸，臂和腿……在寻找沙果的影子吧！

“你香水味儿很好！”

“你能喜欢我很高兴！”

她转过头，冲着他莞尔一笑，很纯，很真，很媚的一笑。

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肩头上，裸着的肩头感到那双手的热气。

她稍微地把身子靠近了点他，表示对他的亲昵的配合。

“我就是我呀！”她只是在那双多毛的手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

他开始注意她，那是把她当成沙果吗？她很清楚他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心情而已，她知道他还在犹豫，无论他把她当成是沙果还是她本人，那不是她要得到的，要修复他们之间关系，重新得到他的依赖和信任，她要的是他占有她的冲动。

如果他把她当成沙果，她会让自己成为沙果的影子，她要的是她成为沙果以后的结果。

“星月”酒吧人很多，今天是萱的男朋友麦肯罗先生的生日，许多鬼佬前来祝贺，泰利对一袭盛装的萱和麦肯罗说，“祝你生日快乐，祝你们爱得永久！”海伦从皮包里面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麦肯罗先生，这是泰利和我对你的祝福！”泰利显得有些惊讶看了看海伦，海伦冲他笑了笑，眼神里暗示他，“你听我的吧！”泰利马上转向麦肯罗，“你不打开看看吗？”

礼物是一个很精美的中国彩绘烧瓷，是一对正在热吻的恋人。

“啊，实在是太美了！”

“泰利，这简直是上帝的杰作！”

“你是怎么知道今天这里有聚会的？”泰利好奇地问海伦。

“很简单啊，去年就是我俩来的，我记着呢！”海伦没有正面回答他，斜着眼儿望着他，喝下手里的酒。

“海伦，你真的那么关心我吗？”

“泰利，麦肯罗也是我的朋友，不是吗？”海伦声音很柔和，眼睛变得也很柔和，“我不是总替你张罗这些事吗？怎么，不习惯了？”

“对不起，海伦，我没有别的意思，请你不要误会……”

“泰利，我想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误会，她走了，而我还在，就是这样，和以前一样，什么都不曾改变，你怕什么？”

“海伦，如果是误会了你，那我向你道歉吧！”

海伦喝干了杯中的酒，站起来，“泰利，来吧，开心点儿！”

海伦像个单纯任性的女孩子那样，不等泰利的反应，拉他进了舞池，跳进了泰利胸前。

泰利被海伦所迷惑，他俯在她耳边，她听见他轻柔地渗透着温柔的“啾啾”的气声，“你为什么不解释？”

海伦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她知道她的机会来了。

她没有回答泰利的话，只是用双臂更紧地搂住泰利。泰利看见她噙着的泪水，“为什么……”他感觉到了她无言的迷惑，此刻，她的柔弱，她的渴望，他对他的需要，他对他的无限的爱意，他心里有股对她从来没有冲动过的怜惜和迷乱。他双手扳住她的脸，吻了她的泪水，吻了她的唇。

那是泰利第一次吻她，一个很理性，很斯文，没有引起她内心震撼，没有任何性爱冲动的一个吻，和她想象的他，和她所需要的吻相差很远，但是，当她闭上眼睛接受他时，脸上依然浮现了一丝满足的笑容。

毕竟是有了第一次。是因为沙果的变身也好，是沙果的

影子也罢，重要的是她重新有了机会。

“对不起，海伦！”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了？泰利。”

“因为我觉得欠你！”

“不要这样，泰利，爱是不能勉强的，不是吗？”

“你是个很懂事很世故的女孩子！”

“你是个很绅士很志趣的男人！”

“哦，是吗？”

他们喝了很多的酒后，不停地跳着舞，让酒精麻木了神经，他们在麻木下依偎，在依偎中宣泄软弱，在软弱里求得原谅。

……走廊转弯处，灯光很暗，泰利看见沙果走过来，爽气袭人，飘逸的长裤，雪白的肌肤，“沙果，你……”

她在笑，笑容里闪着泪花，“泰利，你醉了……”那神情有点诡秘，时隐时现，惹得他欲火难忍，急不可待抓住她。她没有躲闪，没有挣扎，没有了笑容。她的脸在黑暗里显得苍白。

他渴望她的唇，急促贪婪地吮吸着。

他开始粗暴，放肆，开始了没有秩序的慌乱，没有温情的进攻，完全男人的本能和原始情欲发泄。

他看到了那张苍白的脸瞬间的惊慌。他已经无法确定那张脸意味着什么，麻木而僵硬的思维仅剩下了他对性欲的需求。

那张脸开始变得扭曲起来，黑暗里飘撒着淫荡的声音，不断拱起的身子纵容了他，有只手牵引着他走向欲望的那一端。

纯粹的本能，纯粹的性欲，纯粹的梦死……

有人敲门，起先很是斯文，后来很猛烈了，他在瞬间达到了高潮，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刚才举着她的两条腿的手软得没有了半点儿力气，他瘫在了地上，那张脸发出了一声冷冷的骂声，一闪而过。

那脸在黑暗里消失了……

他们任酒精发挥作用，又任着酒精的作用挥发掉。

海伦在镜子里慢慢地看着自己，扣好歪扭着的乳罩，两只手端着乳房，掂了掂正，然后整理好衣服，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化妆盒，开始整理那张显得疲惫，苍白无色的脸。她没有泰利那么醉，也没有泰利那么纯粹的性欲，她的野心和处心积虑替代了她的真实情感。她没有想到今晚泰利会和她做爱，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强暴行为，是她计划外的失败。

泰利在极其混乱的状态里，也可以按照他的处世方式做出简单的选择，把她当成沙果，满足自己继续爱下去的需要。

她的性不是自尊而是资本，她用来做交易时自尊并不值钱，重要的是她可以决定自己。

她非但没有守住自己的决定，在被泰利在男卫生间的石台子上粗暴的践踏时，她竟然还不情愿地诱导了他。

她是沙果的影子，阴影下的性交那不是做爱。她是海伦的身子，自愿被轻贱的践踏了的身子和妓女没有两样。

她再次被沙果激怒，压抑不住的愤怒再次在爱和恨的边缘燃烧起来。

泰利醒来时，是在自己家里。他在桌子上发现了海伦留下的字条：“泰利先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咖啡已经煮好，海关的事我去帮你跑跑看。海伦。”

“糟糕了，我都干了些什么？！”泰利隐隐约约想起了昨天晚上在“星月”酒吧的事，“我对她干了什么，我的上帝！”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海伦的咖啡，海伦身上那条酷似沙果的裤，海伦身上迷惑的香水味儿，海伦送给麦肯罗的礼物，海伦倒酒时的媚样儿，海伦充满了诱惑力的身子，海伦在昏暗的走廊的呻吟声……

“海伦，海伦……难道我真的疯了吗？”他脑子里塞满了记忆中的海伦，更糟糕的是，他越是想努力地否定自己的荒唐，就越发相信自己是她对干了那件愚蠢的事。

泰利不想把海伦当成妓女玩弄，更不想因为和她的性关系而负责，尽管他是个愿意为女人负责的男人，婚姻不应该是因为责任而建立，婚姻永远都是爱的结果。

他能当是对海伦偶尔的一次错误？

海伦会怎么想呢，她能当是自己的一次误导吗？

泰利手里的那张纸条，让他为自己的怯弱感到了羞愧。

海伦的心里永远不可能把爱和恨分开。在她的感情里，爱恨原本也没有真正的区分过，爱就是恨，而恨正是爱，爱和恨之间仅仅是她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形式上的区别。她恨这个社会，那些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富人，和她有着血缘关系的穷人，她都生存着愤怒和怨恨。愤怒着有钱人的富庶而让她为之变得贪婪和疯狂，怨恨穷人的窘境而让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自卑和轻贱，她只有爱自己，只有恨自己，她才

能够活下去，活下去和富庶和贫贱抗争，和自己的贪婪和自卑人生抗争。

她恨泰利，却答应帮他的忙。富人也有拿着钱办不到的事，那么就有了穷人变成富人的机会。海伦没有钱势，她可以利用有钱势的人。这大概就是能够容得万物百川迂回兴衰，养得形形色色的人生流转，分得三六九等的造化迷离的，所谓苍天的公平。

海伦不是帮泰利，而是在帮自己。

朱悦满口答应了海伦，说他可以在一周内把瑞思的那批货搞掂。海伦从他那双小眼睛里面，看出了他开的价钱。海伦掐灭了手里烟，“我们走吧！”朱悦握住了她的手，“别这样，干嘛那么没有情调啊！”海伦一时听不出来他的话里真正的意思，先把姿势调整好，瞥了瞥他，嘴角露着一丝轻蔑，“是啊，我真想让你好点儿色呢！”朱悦的眼睛直盯着她，并没有生气的意思，“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海伦想知道他刚才的应允能够兑现多少，还不敢贸然地得罪他，便用了讨好他的口气说，“能得到你宠爱已经是受宠若惊了，哪儿还敢知道为什么？”“哈哈，你骨子里边的商品价值啊！”朱悦端起酒，抿了一小口，放下，将上唇收紧了下唇，没发出一丝声响。他用的姿势很优雅，谦和，悠闲，虚伪，城府，颇有着上等人的派儿。看到他那张肥厚的鲜红的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劲着的唇，被他那唇掠过全身的恐惧，她有些不寒而栗了。“说吧，朱老板，我想你不会白给我做吧！”“你去过韩国吗？”海伦摇着头，猜测着他嘴里下面的话，脑袋飞快地转了无数圈儿，“韩国？有去无回？凶多吉少？会不

会把我卖了？”朱悦不动声色端着酒杯，抿上一小口，并没有半点儿意思要说服海伦。海伦端起酒杯，轻轻地碰了朱悦的酒杯，“朱老板，明人不做暗事的，我可要把话说到前头，只要你把瑞思的事搞掂，我就跟你去韩国！”朱老板连连摇着头，“海伦呀，我是个君子，不是商人，你还是不明白吗？”朱悦笑着说，“瑞思的事给你个交代，咱们再去，这样可以了吧！”海伦仰头喝干了杯里的酒，抓起酒瓶倒满了一杯，端起来又是一口气喝干，她刚要去拿酒瓶，朱悦已经拿起，又给她倒上。“我们都是生意人，做生意是讲究公平的嘛，如果你觉得我有失公平的话，我们可以再商量啊！”海伦不想让他把自己当成商品来买卖，哪怕就想她和克丁之间，有着瞬间的仅仅是为了彼此的肉欲也好，她也会觉得自己对他有片刻的需要而可以抓住他……冰冷，污秽，卑劣而下贱，他就像堆没有弹性的破海绵，在她身上揉搓着。她真想不到，人世间竟有如此下贱的人需要如此下贱的生意，而如此下贱的生意居然还能赚到她的身子……她感到了自己的强烈的存在，第一次没有因为被人轻贱而感到自己的轻微和自卑。她有正常健康的躯体能够发出不满的吟叫，她还有强烈的性欲因不满足而亢奋得想撕碎他。他却像堆没有生命的，腐朽的荒芥烂泥，散发着死的恶臭，令人作呕的气息，是苍蝇能够吮吸美味，却永远属于阴暗的污浊之物。

“来，干了，我的海鳗！”朱悦说海伦是条海鳗，凶狠，油滑，嬗变，善斗。

“胡扯些什么呀，别得了便宜卖乖了！”海伦大口喝着酒，那瓶酒是朱悦的最爱，要两百多美金一瓶呢，朱悦存放在这里五六种名酒，他经常来喝，每次都是一小杯而已。

“你心疼了吧，我就是要你尝尝心疼的滋味，怎么样？”她斜视的眼眸发狠地看着他，并发狠把那瓶酒倒了个底朝天，她又发狠地放在桌子上，又发狠地仰起头一饮而尽。

朱悦看着她的发狠劲儿，觉得她满身满眼儿的都是在挑逗他。他挥了挥手，有位大堂经理模样的人立即走了上来。他小声地给吩咐了几句，经理立即离去。

“朱，朱悦，你，你在打我的主意啊，我不许你看着我，我，我不许你看，你，你闭上眼，眼！”

“我的海鳗，有时候，你真的很可爱啊！”

“你不会愿意爱上一个为了另外一个男人肯出卖自己一切的女人吧？”

经理拿来了一瓶酒，是和刚才海伦喝完的那瓶一模一样。

“请吧！”

朱悦又给海伦倒上了酒，“请吧，只要是你喜欢，我可以管你够！”

“哦，只要是我喜欢，啊，你说的啊，我喜欢你那个，那个，哎呀，就是那个有点儿用，啊哈，哈！”海伦笑得很淫荡，朱悦好像被她咬了一口。

海伦醉了，是服务员把海伦架上房间来，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床上。

海伦眼角里流着泪水，朱悦情愿她心里想着他的钱，而不是哪个男人。

那天晚上，朱悦没有动她。

第六节

海伦从朱悦手里接过了海关对瑞思公司货物的放行“通知书”，还有一本签好的护照，护照里面一张下午飞韩国的机票。

“怎么，反悔了？”朱悦没有看到海伦兴奋的表情，反倒觉得有些意外似的。

“时间有点紧了吧？”海伦唐塞着他。

“想和你的老板分享一下兴奋的感觉？或者是渴望得到他的恩赐？”朱悦说到“恩赐”两字时，声音发着酸酸的味道，他注意地看看海伦的表情。

“那也是我应该得到的！”海伦故意嚣张的说。

“那你也得先还了我的情啊！”

海伦没再和他辩解。他不是在做她的醋，而是明着告诫她，要她懂得他的游戏规则。他守了承诺，那她必然也应该守规矩，否则的话，她是要对违规付出代价的。

“海伦，要我来接你吗？”朱悦摇下玻璃，很是斯文地问了她一句。

“拜拜！”海伦转身走了。

海伦在机场出现时，让朱悦大为惊讶。她一身很职业化的装饰，显示出了她白领丽人的身份。她一改往日矫情夸张的风尘味儿，脸上淡淡的妆显出她妩媚中的几分文静。她感

觉得到路人的目光的追逐，她知道自己的品位和举止。

“海伦，你真是个天才啊！”朱悦拥抱海伦时说。

“你可真会夸人哪！”海伦俨然一派公事公办口气。

“你完全可以和我亲密点儿啊！”

“实际上，我做你的女秘书角色可能更合适点儿吧！”

海伦的女秘书角色只维持了几个小时，到了他们下榻的酒店，不是朱悦感到不顺眼，是她自己觉得自己的装扮是个大负累，什么都没有压抑自己感到辛苦。海伦只有放开自己的欲望，用身子来表现说话，她才自信，才有把握战胜自卑，驾驭时局。

她被那套装捂得浑身发紧，发躁，进了门就要冲凉，还没容她走进箱子找衣服，朱悦上去抱住了她。

她略微的挣扎了几下，嘴唇被他的舌头堵住。舌头有着一股股在口里捂的发臭的烟和口气的混合味道，呛得她窒息了。

“别这样，让我洗洗，我身上很多汗……”

“我就喜欢你身上的汗……”

她知道自己又在劫难逃了。

他坐在沙发上，让她站在两米处，“慢慢脱给我！”她照着他的话去做，脱一件交给他，他放在鼻子下面闻着，直到下一件交给他，他才放下。她的外衣脱完了，衬衣也脱了，身上剩下了胸罩和小裤衩……

汗水，泪水，唾沫，分泌物，疼痛，伤害，难堪，屈辱……她觉得自己浑身发着臭气，犹如一具行尸。她的性欲被鞭答的像燃着烈火上面烧干的铁壶，难以忍受的被溶化掉。

他折腾着她，直到她昏昏欲睡。

她没有想到，他有着如此惊人的贪欲和旺盛的精力，他的性欲远比一般的男女做爱时的性欲维持得持久。

他让她想到了一头饿狼和它面前那堆腐肉。

朱悦带海伦开着豪华游艇出海。这是济洲岛附近的一个海域，五月天，星空闪烁，风很柔和，海伦躺在甲板上的凉椅上看星星，觉得心里出奇的平静。

她从来没有注意到天上的星星，因为她没有看星星的时间和心情，在她的印象里，她总是看着地长大的，看着永远是昏灰灰，干巴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皮的颜色，就像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一样。小镇上的孩子很少看天上的星星，恐怕是它太高，离得太远的缘故。那天晚上，还是絮儿的她从妈妈的剧团一口气跑回来，坐在河沿边儿，望着那条污气熏天的环城河，她抬头长出了口气，看见了柳枝缝里的天空上，有几颗星星在闪动着，像长在柳枝上的柳絮儿在闪着光。她不信了妈，觉得妈是个坏女人，妈对不起小干部，对不起她和森。她还不信了自己的命儿，连她妈那样的女人都敢不信命，在外面偷了汉子，她凭什么就非得相信自己是“絮儿”的命？柳“絮儿”也可以像星星吧，飞上天空放出璀璨的光吗？

“怎么样，还舒服吗？”朱悦的嘴油腻腻凑过来，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

“把你的烟给我抽一支！”

海伦懒懒的看了看他，伸手问朱悦要烟。朱悦笑着点了点头，“这可是你要的，我可没有逼你学吸烟啊！”“快点儿

给我一支，我说了要你管吗！”朱悦打开烟盒，让海伦抽出一支，他殷勤地给她点着。

海伦觉得他的烟有股很香的味道，“什么烟，这么香啊？”朱悦望着远处，喝着啤酒，说，“这是南韩有名的烟，只是你抽得不多，觉得很香而已！我给你冲杯咖啡去，好吗？”“谢了，我觉得有点口渴了！”海伦的烟吸得很深，再长长地吐出来时，她的脑子里面像被什么控制住，停止了思维，有种不断让她亢奋的感觉逐渐腾起。她眼前有了迷雾似的東西在晃。朱悦端着咖啡过来，看见海伦在呕，“哎呀，你不会吸，就不要吸嘛！”海伦抢过那杯咖啡就喝干了，“我有点儿难受，是不是不太适应这种烟呢？”“有可能啊，许多女孩子刚抽这个牌子的烟都会有这种感觉的！”海伦站起来，眼睛看着朱悦，眼前像有层纱在飘。“朱悦，你说，你爱我吧？”朱悦只笑不语，海伦眼盯着朱悦的脸，放着挑逗的眼光，开始狂乱起来，她肆意摆弄着姿势，两只手抓住自己的乳房，不停地揉搓着，坐在朱悦的腿上呻吟起来，“来啊，我要你来啊……”“我的海鳗，脱啊，脱啊！”海伦听见朱悦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很是诱惑，很是危险。

海伦雪白的胴体在黑暗里摆动着，像被燃烧了一烛火，燃烧着渴望。

一个强悍的男人出现在黑暗里，就像油画上的裸男，机械地展现着积蓄的性感力，浑身的每寸肌肉都在等待着性欲的爆发。

“你，你，来啊……”

海伦什么都没有想，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样地抓住了那男人。

夜空下，甲板上的喘息着叫喊声，那声音充满了动物最为原始的性冲动，它放肆地，诱惑地，没有阻隔地跌落在空渺的海面上，像是人类互相厮杀时的欢呼，又像是动物绝望时的快感。

.....

朱悦在黑暗里一直坐在凉椅上，静静地观看了甲板上那对男女媾和的幕幕场景，不动声色地等着那堆刚刚被蚕食过的女人活过来。

沙果到了“星月”酒吧，一眼便看见了泰利正在等她。自从离开瑞思后，这是第一次见到泰利。

泰利并没有容容形容的那样忧郁不振，他甚至还主动拥抱了沙果。从他延长的几秒钟的拥抱里，沙果感觉到了泰利保留了对她的真诚的情感，那是她接到他的约会电话时，犹豫的原因。想到海伦在湖州的作为，想到泰利应该知道海伦的一切，她答应了泰利的约会。她有那么一闪念的时间，想告诉金林，但是，她又很快地否定了，“这是我的自由！”

一阵寒暄，一阵沉默。

四目相对，四目无语。

还是沙果先说了：“泰利，你的生意怎么样？”

“还好，只是前不久海关出了事，现在也搞顺了！”

“哦！”

“你呢？”

“我很好，学着做生意，很累！”

“金林先生，他还爱你吧？”泰利的眼睛直射着沙果，神情里带着警惕。

“我们彼此爱着！”沙果不想把问题讲得太复杂了，泰利容易接受最简单的理由。

“我是不是没有一点儿机会了呢？”

泰利的湛蓝色的眼睛开始变得发黑，沙果真的有些后悔不该答应他的约会。

“泰利，你救过我，我永远都会爱着你，我不会忘记你的！”

“就因为我救过你，你才爱我吗？”

“泰利，是的，许多车子从我身边驶了过去，只有你停了下来，把我救起，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我爱你是应该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中国人是讲知恩图报的，你懂吗？”

“我让你报恩嫁给我，你肯吗？”

“泰利，你明知道我是为了金林而去死的，我爱他，你不会要没有爱的婚姻的！”

“沙果，我爱你！”

沙果看着泰利抓起了自己的手，眼里充满着失望和乞求，她实在是没有勇气抽自己的手。

海伦走进“星月”酒吧那一刻，证实了自己在车上的预感，她一眼就看见了泰利和沙果，还有他们眼里的缠绵。她突然想起了那天晚上，泰利和她卫生间里……还有她在韩国的遭遇……她什么都不愿想，只想着走过去，站在他们面前。

泰利只想说爱，沙果终于抽回了自己的手，“泰利，你要注意海伦……”“哦，海伦帮了我个大忙了，海关的那批

货，是她帮着找人放行的，她可真是有办法啊！”“泰利……”“沙果，我知道她对你不很友好，你就原谅她吧！”她不想再解释什么了，他现在需要海伦，信任海伦，他再也不可以为了她的离去而放弃选择其他的权利，那是他的选择。她把已经拉开的皮包链子又重新拉上，“泰利，我很高兴看到你那么开心，我会经常和你保持联系的，好吗？”

眼前的沙果再次提醒了她，她和她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她依然是那个高贵至尊的女王，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便坐享其成地受到男人的宠爱。而她却要是个下贱妓女，不惜出卖肉体 and 自尊，忍尽屈辱和践踏，奢望着得到男人的一点点爱。

她感到心在泣血。

海伦给金林打了电话。

金林问她，“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是说，沙果和泰利在约会，他们妨碍了你吗？”

“金林，你不能给沙果的，泰利可以给她，你是个男人，或是放弃，或是再重新来过，你怎么可以允许她在两个男人之间跳来跳去的呢！”

电话里一阵沉默。

“你为什么不抓住泰利呢？”

“你这个笨蛋，难道你不知道泰利爱她吗？”

“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电话挂断了。

海伦气得摔了手机，从皮包里翻出朱悦送给她的韩国的烟，点上根烟，狠命地吸了几口，摇下车窗上玻璃，“我就不相信你金林今天不来，哼！”

海伦看着泰利和沙果从“星月”里面出来，泰利拥抱了沙果。

海伦转过头的瞬间，下意识地看见马路右边的一辆车子呼啸而过，她笑了，她知道那车是金林的。

“海伦，这是你的，请收下吧！”泰利一脸开朗，那是因为昨天晚上和沙果见面的结果。

泰利的奖金袋子发放形式已经取消了，改成存折了，这是泰利在奖金之外给海伦准备的一份奖金。

“泰利先生，谢谢你！”海伦拿了就要走，刚转身，泰利叫住了她。

“海伦，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晚上，我，我和你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留给你的纸条吗？”

“对不起，对不起，我……”

“泰利先生，那并不是你的错！”海伦不愿意再提起让她伤心的片段。

“你是怎么样解决海关那件事的？”

听他说这话，所有的话全部堵在喉头，噎得她泪水涌满了眼眶，“你最好不知道的好！”

泰利是个简单的男人，但还不至于简单到愚笨。

他一直在不断地自责，他的自责是因为海伦，她想让他
在亏欠她的自责中，接受她的爱。他却无法接受她设计过的
爱，对他来说，那是一种强加于他的负担。

他知道沙果要提醒他什么。海伦的野心，海伦在私下的
走单，海伦在和别的男人……不管海伦对他做错了什么，她
已经为他做了许多，他有意的放过海伦。虽然这不符合他的
原则，但他愿意拿良心和她做一次交易，他想减轻对她的亏
欠和自责。

“上帝，求您别让沙果讲出来吧！”他甚至发誓，哪怕是
有公司的人再告海伦的话，他一定按照自己的良心办事，这
次千万让他放过海伦。

沙果进了浴室，跳进浴盆里，她想在水里舒展开身体，
闭上眼睛，想安静地好好地泡一泡。

想着刚才发生过的事，她被那种刺激而有了快感的感觉
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泰利会这样做，她对他有些失望。
因为他不顾原则和公司的利益而袒护了海伦，因为他袒护了
海伦还对她表示爱慕，她对他有些失望。她并没有对自己的
失望感到内疚，她这个时候没有想起对不起金林。她对自己
随时可能游离于感情的边缘，挣脱爱情的桎梏，被一时的钟
爱所迷惑，她之所以偶尔地还有和泰利谈爱的权利，正是她
没有金林给她的那张结婚证。

女人要的婚姻不是约束男人而是约束自己的。

她爱泰利吗？还是因为泰利没有牢牢地抓住你，时而放
弃，时时的引诱，时时的犹豫？大概女人在爱的分离中永远
没有足够的智慧将良心摆正，那所谓的忠贞永远都是最愚蠢

而迷乱的选择。要不，她真的会愚蠢地相信，金林给她选择的机会，遇到一个可以嫁的男人，然后心安理得地离他而去？他是在经营爱情，他将他的爱编制成一顶绝妙的皇冠，戴在她头上，给她一个价值连城的选择，也给你一个泰山压顶的祭坛。他比任何的男人都知道怎么能赢得女人比单纯感情更要长久的爱，那就是女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可以超越感情的东西，就是责任，那是女人的可贵之处也是女人的七寸。

你是需要一个你去读的男人，还是需要一个读懂你的男人呢？

她想，你去读一个男人，那一定是女人的最累最艰辛的人生，但人生的自由在女人手里掌握着。读懂你的男人呢，那将是女人最轻松最优越的人生，但人生的选择和幸福在别人手里掌握着。而为一个爱字放弃选择，为一个情字放弃了优越，终了还都是女人的不是。被爱所累被情所困，被掏空的还不都是女人吗！

浴盆里的水渐渐凉了，沙果跳出浴盆，放开淋浴，一股热流透过全身。她拧开最大的水量，让水劈头盖脸地打在身上，让肌肤感到刺疼。她大声说着，“金林，我和泰利见面，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海伦害他，不对，我是怕海伦勾引上他，不对，我是怕他吃亏，不对，哎呀，我不知道了！”她拨开冲下来的头发，“既然你这么懂我，那你为什么不对我发狠呢，盯着我，暴力我，虐待我，让我知道你的厉害，让我害怕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么对待我，你让我怎么办……你这个笨蛋，傻瓜，我爱你，金林，我是爱你！你看，我的一切，我的爱，我的身子，我的一切你不是都拿走了吗，你还怀疑我吗？我不是怀疑我自己了……”

第五章

第一节

金林原来不想去“星月”的，他不想被海伦这样的女人牵制，但是，他还是不觉开车驶过了那里，碰巧看见了沙果和泰利从“星月”酒吧走出来，看见泰利拥抱了沙果，看见沙果像是很温顺的样子。就在那一瞬间，他的私欲冲垮了理智，自尊放弃了处心积虑经营的爱，只剩下了极其简单幼稚的冲动，“他妈的！”

还是那一瞬间，还是那句老话把他撂倒了，“你是她什么人？”

这句话终将把他和她的关系利益划得清清楚楚，那是他最无奈最能伤害他的话，然而又是他经营他和她的爱的原则。

十分钟后，他走进一家美国“哈根达斯”品牌冰激凌专营店，用干冰打包了一大桶沙果爱吃的“夏威夷果仁”冰激凌。

他最后决定，绝对不可以放弃她，那是他用他的全部人生经营的爱。

他悄悄开了门，她居然没有察觉。顾长均匀的双腿，纤细优美的臀部和腰肢，长长的黑发顺着水散在有些消瘦的肩头……

他的手放在西装上衣，刚解开第一个纽扣，忽然看见她转过身来大声喊起来，他赶快闪开，他听完了她的那段声嘶力竭的喊叫。

他脑子里突然生出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离开这儿，一定……”

他之所以走开，那正是他的老道之处。

贪图着性爱的男人是没有原则的。

他冲上去，抱着挣扎着，拍打着，叫骂着的她，一边说着请求她原谅的话，一边和她疯狂地做爱，仿佛造成这一切的他是罪魁，是他的过错，她只是被委屈被误解了，连她曾经动摇了的违背了自己的爱都成了合情合理的了。那他算什么？他不过只是个她的爱慕者？为了她左右摇摆的爱，盲目的追逐者？那不是他这个年龄的人的所为，他在经营着一定

要成功的爱，那是感情，更是他的全部。他投资了他的全部，他要成倍地回收，他会为他的投资而努力到最后。

他不能让沙果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起码在她最为懊恼的时候，他不会给她机会。那是她的长处，是他的短处，他从来不会拿自己的短处去拼别人的长处，他要让她在内疚中记住他对她所做的一切。

沙果出来看见了那盒冰激凌，知道金林来过了。她立即给他打了手机，金林关了机。按照他们之间的规定，晚上金林手机不开，那就是回家了。

沙果一直看着那盒冰激凌，直到它化成糊。

黄老先生的坟早几年就迁到深圳。当年因事发匆忙，金林来不及也没有经济实力厚葬黄老先生。深圳大鹏湾开发了一片“居寺山”公墓，地段，环境和风水都属于上乘。金林征得黄霓的同意，把黄老先生的坟迁到深圳安葬。这样方便了金林和黄霓逢黄老先生的生辰忌日祭拜，给老人家扫扫墓，倒落个已故的和活着的都很安顺。

今天是黄老先生的忌日，头天晚上回家，黄霓告诉金林，金林很爽快地答应了她和叶子，明天一块儿去“居寺山”，给黄老先生扫墓。最高兴的是叶子，她并不十分情愿给外公扫墓，她最喜爱的就是和金林外出飙车，每次金林都担心地说，“你这么丁点儿小的身子里，哪儿经得起惊吓刺激？”她嘻嘻哈哈地说，“你错了，心不分大小，我和你的承受力是一样的！”平时里给，她和她的卡通熊“老爸”整天的厮混在一起，和它说、笑、闹、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玩在一起，疯在一起。她看见黄霓下泪，她也会关起门来，数

落“老爸”，“你呀，见过妈哭吗，没有吧，妈每天都哭，都是为你哭的，你呀，一点儿都不关心妈，你整天在外面全都是高兴的事儿，回来也不跟妈说说让她也高兴高兴！”看见金林刚回来就走了，她转回房间就把“老爸”摔倒在地上，“你别总傻乎乎地笑话我啊，总有这一天，我真正的老爸会实现我的愿望的，那时候，你一边儿呆着发傻吧啊！”只有给外公扫墓，是金林和黄霓能够和她在一起的时间，也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她一觉醒来，看看表才四点钟，就光着脚丫抱着“老爸”熊，溜进了金林的房间。金林睡得很沉，她试着拨了他的耳朵，他还是没有醒，她只好像只猫似地跳上床，蜷缩在金林身边，眼巴巴地看着金林的鼻子呼扇着，耐心地等待着金林醒过来。没有一分钟，她的眼睛就粘在一起了。

金林醒过来时，看见女儿正抱着熊蜷缩在自己的床上。叶子经常找借口和他睡，什么头疼了，牙痛了，或者是生日了，考试得百分了，大多数都是她和黄霓的讨价还价得到的结果，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等金林回来后，女儿已经等得睡着了。金林很小心地抱起女儿，把她送回自己的房间里，有时候，他看见叶子给他留的字，“我和妈妈讲好了，睁开眼睛一定要看见你！”他和女儿亲热时，经常看见黄霓眼里闪着泪花。

金林笑着吻了吻熟睡的女儿，下了床，走进卫生间。等他从卫生间出来时，叶子还在睡着，他用手指夹住女儿的鼻子尖，叶子立刻睁开了眼睛。

“老爸，是老爸！”

金林立即把女儿抱起来，扔在床上翻了个滚儿，“起来

吧，懒熊！”

房间里立刻充满了叶子尖亢兴奋的喊声。

金林刚要上车，手机就响了，黄霓赶紧催叶子上车，有意地让金林接电话。金林看了看手机的来电显示，是沙果的电话，他望着黄霓的背影，立即把手机关掉了。

整个上午，金林都没有动那手机，手机也没有响过一声。在他身边能够如此的休闲和安静，连黄霓都觉得怪怪的。“金林，你不开手机可以吧？”金林眼睛望着远处，有心无意地应付着她说，“没事儿！”黄霓再也没说什么，眼睛里面流露出了安逸的神色。金林知道她从来不爱多问他的事，但她的眼睛和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是他能感觉得到的。

山上空旷地儿，风有些大，黄霓有些顶不住了。她手捂着嘴，轻微地咳嗽起来。“怎么，风大了吧，咱们回去吧！”黄霓柔顺地点了点头，金林很体贴地把她拥在怀里，半就半拥着往山下走。拥着黄霓娇弱无力的身子，金林觉得她的身子轻得像丛羽毛，像阵清风吹拂而过，没有感情，没有压力，没有真实感。那股氟尔吗林的味道，是她给他的惟一的味，像个警号无时不在提醒着他，病人，责任，忘掉自己……他渴望沙果给他的味道，像阳光底下散发出来的果木的清香，是来自肉欲的真实，是女人生命的热情。他对妻子身上的味道失去耐心和怜惜，他厌恶那味道里面的腐朽和死亡。

“我不该躲开她的，我可以躲在这儿，她往哪儿躲呢？她只有我！”

走下山后，他的车子开得飞快，叶子尖利的喊声，黄霓

紧闭着眼睛。金林像要失掉全部，输了全局似的，没命地赶回市里。

他打开沙果房间，沙果正在打电脑，旁边桌子上堆满了文件，资料。见是金林，她略微感到了惊讶，很快平静地对他说，“哦，你来了，闲了吗？有咖啡有茶，自己倒吧！”

她显然是在冷落金林。

金林脱去西装，解开领带，自己去倒了杯酒，然后，走到沙果背后，看她正在修改公司的规章制度。

“这些早就应该修改了，你修改好了，也给我一份吧！”

沙果没有接他的话，也不抬头看他。

“湖州大厦卖得了吗？”

“你应该问价钱能翻几倍？”

“是吗？能有这么好吗？那干脆我们自己留着发展不好吗？”

沙果抬起头来，满脸的惊讶和不解，“这是你想好才说的吗？”

“你看我像是在随便说吗？”

沙果一下子站起来，“三千多万啊，压在手上吗？还不算内装修的价钱呢？”

“你既然能够预测到阳光地带的开发前景是有赚的，那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的价值，而为了眼前放弃它？”

“因为，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嘛！”沙果想为自己找个好理由，也在揣摩着金林的话有多少是真的，“我哪儿有那么多的资金……”

金林笑了，“是啊，第一桶金，想有成就感，有了底气，

有了资本，再干大的？”

“不然，我跟着你干嘛呢？”说着，沙果的眼泪就想掉下来。

“沙果，对不起，是我不好！”金林完全软了下来，声音里充满了求乞，“沙果，别哭，是我让你这么伤心的，是我的不对，我以后不会这样对待你了！”

“是我的错，我不该去见泰利的，我不该跟他说海伦的不是，是我做得不对……”

“我不该听信海伦的话，跟踪你，不相信你……我故意和你赌气，关掉手机……”

“金林，是我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宽容，利用你给我的选择机会！”

两人都在做检讨，惟恐自己的检讨不够深刻。

“你为什么又来了？”

“是啊，我生气可以躲起来，我还有个家可以去躲，你呢，你能往哪儿躲呢，你只有自己伤心……”

“你还知道我会伤心啊！”

是她用爱俘虏了他的夜晚，她掘开了他墓穴，用爱的阳光驱散了他内心的阴霾和寒冷，他不顾一切的追随她和那缕阳光，但是，他却永远无法摒弃那座墓穴。

……

湖州大厦因阳光地带的投资开发商“半岛地产”显赫名声而身价倍增。沙果没有听从金林的建议，坚持要把大厦出手，一是想赚回自己的“第一桶金”，二是为公司增加资本。而压住大厦不转手的话，凭着“易仁”公司的能力根本无法

支付大厦的资金，还得靠金林筹措。沙果的意思还是希望尽早让公司运作起来，而不是“赊账”“还债”过日子。金林则对沙果说，“你能不能再找出个理由来？”沙果没有想到金林会来这么一句，她想都没有想就说，“因为是新开发区，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在里面，好的机会很多，也会有夜长梦多时，关键是我们抓住时机！”“好啊，太棒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点儿呢？湖州新技术开发区，那里需要资金，那里的资金可以让我们干得更过瘾！”

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廉价的生产劳动力充余的处女地，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还有那群跃跃欲试的决策层们，像是大浪淘沙般地被相互撞击，分化，摇摆着，在金钱利欲的诱惑下不知所措地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开始对金钱由数字感念转成切身利益，再由切身利益衍变成对权势的争夺。他们放弃的几乎是大半生的信仰，重新选择的，只是一个晚上的那一个五位数字的钱。留在中国历史记忆里的很长时间内，是赤贫的愚昧无知，商贾的惨淡衰落，经济的不堪一击，国家的孤陋寡闻。“想让一个干部倒下，那就给他权利而不加限制！”这是一位睿智的老人留给后人的警言。能够给人带来金钱利益的权势，在经济开放的初期，散发着极大的诱惑力，肉体，精神，官场，商埠，达官，平民无不渗透着它的诱惑和侵蚀。一个对富足没有半点儿理解和信服的人，一旦掌握着权势，他对金钱的解释是偏激而幼稚的，他只能在困惑中放弃信仰而选择贪婪和侥幸。

这还是个正在开发中的城市，金林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儿，政体，政策，和那些摇晃着的权势。

任襄礼的胆识和李方的野心，只不过是金林看中可利用

的一块儿“敲门砖”，想要敲响湖州市的大门，那是他们的能量所不够的。

海伦从医院走出来，汗水把额头上的头发浸得湿漉漉的，鼻子尖儿上都是汗珠儿。她一路小跑到停车场，打开车门，一屁股坐下来，泪水立刻涌出眼眶，她的手紧紧地把着方向盘，攥得满手心的汗，两条腿发软，连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了。

女医生隔着一个人把她的化验单递过来，还没有看，她已经从医生鄙视的眼光里知道了结果。

“想辙吧，啊！”那声音从那涂得猩红很柔软的嘴里吐出来时，鼻音很重，很刺耳。

“你怎么说话呢？”海伦心知肚明自己该受到这样的难堪，她为自己，为在场的已经受到的，或者即将被受侮辱的女人们争取点儿自尊，她们个个躲开了她，“哼，一副任人割宰的可怜样儿！”

她们无声的眼光里透出：“牛什么，还不是一样儿！”

女医生似乎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所以她幸灾乐祸地看着海伦，“我怎么说话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想想你自己该怎么办，啊！”

“你……”

“下一个！”

她对海伦这样的女人已司空见惯，所以收放自如，“要打胎，想好了早来啊，过了四个月别来找了啊！最好啊，叫上你老公一块儿来啊！”

女医生口气里的“老公”听起来又恨又尖酸。

“听你说句人话真难，比找个老公可难多了！”

几个女人掩着嘴偷笑。

海伦没等女医生反应过来，撕了化验单摔在地上走了。

第二节

泰利看海伦的眼神很温柔，泰利的温柔和他的身份十分相符，那是海伦都想要得到的。

他看着她走进来对她说，“我知道你为我做了什么！”她没有立即回话，她在决定要不要把她为他所做的一切的后果告诉他。他说，“我很感激你，但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些？”她背着身子在找咖啡壶，听到他说了“困惑”和“你为什么”的字眼儿后，头扭了过来，冲着他说，“你要是感激，就不要困惑，这是两种感情！”他走来走去的，“你让我对你的帮助感到有负担，这你明白吗？”她笑了，“这难道就是你的困惑，你对我的感激？”他停住了脚步，摊开两只手，“你让我感到自己不知所措！”她笑出了声，“这是中国人的感觉，中国人说的话！”他认真地说：“是的，你能不能够对我坦诚一些呢？”她笑着，“你对沙果的帮助有困惑的感觉吗？”他摇着头。她的眼睛在问，“为什么？”他继续走着，边说着，“她很神圣，她让我的心里充满了爱意，她可以住在我心里，住很久很久，你懂吗？”海伦点着头，手里拿着勺子慢慢地晃动着，“你肯定她爱你吗？”他停住了脚步，“当然，我可以感觉得到的！”她笑了，

“你是在犹豫吗？”“不，因为另一个男人比我更幸运！”咖啡沸了，发出响声，满屋子里都飘着香味，她关了开关，端下咖啡壶，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和糖，对着他晃了一下，“你还照老样子吗？OK！”她做得很娴熟，紧绷着的开得很底的胸部很有弹性。“你并不了解中国女人，爱一个男人，可以为他做一切，这是中国女人的爱！她肯为你割舍下什么了吗？”她端给他一杯咖啡，自己也端了一杯，坐下，右腿压在左腿上，那条很短的牛仔短裤被压得看不见，只见那双修长的腿，结实的匀称的肌肉放着橄榄色的光亮。“你煮的咖啡真好，谢谢你！你所说的为了爱一个男人，女人可以为他做一切？那就是女人给男人的负担，难道女人不知道爱是两个人的感受吗？”她放下杯子，“那么说，你的爱是给了她负担喽！”他迅速地望了她一下，满脸的不解。她笑得眯了眼，“爱是没有贵贱之分的，能够住进你心里的那不一定是永久的温馨，永久的用不着住在你心里，只要看有没有缘分。我在做我能够争取得到的，你在做你能够争取得到的，你困惑什么？”她说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他有些不安，蹲在她面前，扳起她的脸，看着她的泪水涌出眼帘，竟像梨花带雨楚楚动人。“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几秒钟前她还在他的眼里，是个居心叵测难以猜测的女人，这一刻，他相信她需要他的怜悯，她的眼泪是真实的。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把她完全地拥进自己的怀里。她“嚤嚤”地哭着，像委屈极了的小女孩儿，柔弱，可怜，无助。

她被他吻着，他吻得很用心很贪婪。他的手开始在她的身上游走……

她推开了他，不……他两手不知所以然地举在胸前，

你？她哭泣着，你还记得星月酒吧的那晚上吗？哦，记得！我有了！什么，你了有什么？我有了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是的，我怀了你的孩子！

他的眼睛由惊愕变成黑色，接着是死样的沉寂。

仿佛过了好久，他托着她的脸，“把他做个了结吧，好吗？”

她冷笑着，眼泪模糊里，他的脸被拉长，变了形。

泰利的反应，海伦已经预料到了，但从他的嘴里说出，她还是有一种被刺伤的悲哀。

泰利并不相信她说的孩子是他的话，他不追究她的说辞，那是因为他一贯宽容于人的涵养所至。他说让她做个了结，是他一贯的手法，选择最简单的办法从事的结果，他根本就不相信她说的孩子是他的责任，更不用说用来作为她和他结婚的保证了。

海伦在“红树林”公园，呆了半宿，喝了一整瓶的“威士忌”。她胡乱地拨了个留在手机的号码，“你，快来啊，红树林……来，来看我的惨样儿，我絮儿，啊，是絮儿的惨样，哈……”

沙果赶到“红树林”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她停下车，眼前一片昏暗，人影儿稀疏，不觉心里一阵紧张。她突然收到海伦的电话，她语无伦次地一通胡言乱语，心里好生奇怪。自从离开瑞思后，她从来没有跟海伦联系过，“这么晚了，她为什么打电话给我？听声音像是喝醉了，莫非是她要闹出什么事？”虽然她很反感海伦，但接到她的异常电话，

一种不祥的感觉又让她非去不可。

“你，你是谁，哦，是你呀，你怎么来这里，哦，是看我的惨样儿……好，看吧，看吧啊，哈哈！”海伦嘻嘻地笑着，“你，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我为我的主子做了什么吗，不知道吧，你，是当然不会，知道的了，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呢？”“海伦，你喝醉了！”沙果想搀扶她，她支撑着，“嘘，别，别跟我大声喊啊，我什么时候叫你来的？来，来了，哈哈……哇！”她干吐着，沙果勉强把她拉起来，换了个干净地方，她指着沙果，“高，高贵的女人，跑，跑到，跑这个贱地，地了，我可是为了，为了主子，为泰，泰利……泰利觉得我，我是，是个贱人……我，我还不是为了他，为了他……哈哈！”

她掀起上衣，露出了肚皮，手指在上面转圈摸着，“看，看吧，看我，这，这里面，有，有泰利的孩子，哈，哈哈，他不要，他让我，做……”

沙果扭头就走，她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没有，没骗你，是他的，真的，真的是啊……”海伦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她突然明白了，泰利不愿意听她的劝告是有原因的，他对海伦是有愧的。

沙果给市急救中心打了电话，想了想，又给李翰林打了个电话，让他直接到急救中心。

她到了医院，看见了李翰林的车子已经停在急救室门前。李翰林看见沙果朝着自己跑过来，赶忙迎了上前笑着说，“你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你怎么看到她的？”“你想都

想不到，是她打电话给我的！”“是吗，大概是最恨的人印象最深，所以她在失意时只记住你！”“你千万别失落，不被她记住，那是你的造化啊！”“没有大碍吧，洗洗胃，休息一下应该是没事了吧！”

李翰林摇着头，咬着嘴皮说，“这娘们儿，真够麻烦的啊！”“泰利对她还好吧？”“你走后，泰利一直都很抵触海伦靠近他，前不久，海关扣了公司的一批货，是海伦主动找了关系疏通才给放行了，泰利很感激她，这才开始接近她！”“泰利抵触她？为什么？”“这还不是明摆着吗，泰利认为你的离去是海伦所为，一直没有办法原谅她。你这手很厉害啊，整得海伦没点儿辙，你的离去是她最大的失算啊！”

他们看着医生正在折腾海伦，海伦呻吟着。

李翰林把眼睛挪开，“我准备离婚了！”沙果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你不是刚结婚吗？”“是啊，长痛不如短痛！”沙果看着李翰林，琢磨着他的话。李翰林站起来，隔着玻璃看着躺在床上的海伦，“适合结婚的女人并不是你的所爱，只是她比别的女人适合而已！泰利适合你的婚姻条件，而金林才是你的最爱！”“容容只是更合适你的婚姻条件，海伦才是你心里的女人，这是你的逻辑吗？”

李翰林坐回原处，“其实容容并不合适我，不过是她接受了我，承认我，她从来没有尝试着去接受其他的男人……”“你不爱对你始终如一的女人？”“爱不是守着，而是让对方感受到，感受不到的爱，何必守着呢？”沙果站起来，在李翰林面前走着，然后停下来，说，“她怀了泰利的孩子！”她看见李翰林的眉头皱起来，很快就松开了，他掏出烟，一句话没说，走到外面去了。

“小姐，这位小姐是怀了身孕的，她酒精中毒很重，我们抢救要用药的，万一出现流产现象，该怎么办，你们给拿个主意吧！”

沙果赶快跑出去找李翰林，李翰林没等沙果开口，“把孩子拿掉！”沙果愣在那儿。

“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李翰林掐灭了烟头，看了沙果一眼，沙果没有回避他。

李翰林没有立刻签字，他看着沙果，沙果知道，他是想从她那儿确认一下，她点了点头。

不多时，一位护士推着小车匆匆过来，后面跟着位妇科医生。小车上放着妇科所用的器械。

沙果的心突然变得冰凉，身上一阵颤栗，她本能地抱紧了双臂，身子蜷缩成一团。李翰林挪过来，抱住了她，让她靠在自己身上，“没什么好怕的！”

她靠在他的肩头上，心里不住地祈祷着，“快点儿过去，让她平安地过去吧……”

李翰林感觉到她浑身在发颤，他有点儿紧张起来，“是医生这么说的，是医生建议的，不是我们要坚持这么做的，对不对？”

沙果拼命地点着头，拼命想甩掉忘记他说的话。

里面开了聚光灯，她熟悉的那种灯光，闪着冰冷，阴森的冷光……她曾经也有过的残忍。

窗户被掩盖了，里面一定是黑暗的。她体会过的黑暗，那是通往死亡的路，漫长，痛苦和沉寂。

那个生命是无罪的，却要被绞杀死，鲜活的生命将变成

一团血水被抛弃掉……

那曾经是她的爱，她的生命，她的所有。

她后悔了，后悔自己对那生命的残忍，对那孕育了罪恶的人的残忍。

“可能真的是命运吧，她不该这样喝酒，喝醉酒……”

海伦醒来问李翰林，“你怎么会在这儿？”

“不是你打电话叫我到红树林找你，谁知道你跑到那儿去抽风啊！”

海伦紧闭着眼睛，半天没有说话。

“怎么，原来是想叫泰利的？”

海伦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又紧闭着，再没有说话。

李翰林被容容的电话催得紧了，不得不离开医院，他对海伦说，“我已经叫森来看你，好好休息，泰利那儿我会找个理由的！”

海伦没睁眼，没吭声，李翰林见到她眼角流出了一行清泪。

森刚进了病房的门，海伦不由分说就让森去办理出院手续。森拗不过她，只好办了出院手续，把她扶上车，到他那儿住几天。森说要照顾她几天，她非让他上班，说用不着担心她。

沙果很快就把海伦的事情抛到了脑后，她忙着湖州大厦出手的最后收尾事儿，那是个上八位数字的交易，她人处于亢奋状态已经连着一个礼拜了，公司的人上下全都跟着她忙

得颠倒了黑白。秘书白云对她抱怨说，累得她的例假都不正常了，沙果随口说，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来了！说完后，白云吐着舌头，她瞪白一眼，两人都傻了！越忙越是添乱，两人赶快到了医院，找了熟人，做了妊娠测试，还好，虚惊了一场。金林不断地出国，不断地出入湖州，只是少有的空闲里，两人才有个问候的电话。疲于奔波的日子里，彼此的感情淡了许多，他们完全进入了一个生意人的紧张而有序的生活中。

出了深圳机场，金林的车就停在机场的停车场上，他经常是自己开车到机场，回到深圳后，自己再开回市里。正赶上潇潇细雨，随着微风吹拂在脸上，绵绵地很温柔，很惬意，驱散了刚才的困倦和疲惫，他突然感到了一阵的亢奋，有种想见到沙果和她亲热的冲动。

停车时，金林的脑子里想了很多五花八门的问题。她不在家呢？说不定还在办公室忙着呢？忙什么，说不定又和那个博士陪着耗时间吧！她该不会又和泰利约会了吧，真是的，干嘛胡想，就是真的不也不关你什么事儿？我这么突然闯进去，会不会碰上个陌生男人，不会吧，她不会那么蠢吧，你干嘛呢，既然这么不放心，你这会儿就别去找她了嘛，这点儿勇气都没有吗？哎，都胡想些什么呀，说不定她正在泡澡，正在浴盆里打瞌睡，哎呀，糟了，说不定炉上还烧着什么东西……

金林打开房间门，立即就闻到了一种很怪的味道。“糟糕啦！”他赶紧奔厨房，果然是液化气开着，炉灶上的一壶水

已经熬干，烧得通红，冒着青白色的烟。他立即关上开关，打开窗户，往浴室奔去。她果然在浴盆里，头枕在毛巾上睡得很熟，金林摸着水已经很凉了。他立刻把她从水里抱起来，刚把她放在床上，她醒了，见是金林，她伸个懒腰，笑着把手臂缠绕住金林的脖子，撒着娇地往身上拉。“是你啊，我就知道你今天会回来，我等了你好久，实在是太困了就睡了，想我了吧，我都想死你了，来啊，哎呀，你怎么了嘛，快点啊……”她噤着，不停地吻着金林，手飞快地将金林的上衣，领带，衬衣，皮带，裤子，一一除掉。刚才被吓得魂飞魄散的金林，抱着那雪白的冰凉的身子，像失而复得的宝贝，眼睛发热，情不自禁的泪水满眶，紧张的压抑的情绪像泄出的洪水般地倾泻出来。他让她快活得叫着，让她每条神经都兴奋着，让她的身上的每个部位浸透着他的宣泄。那是他从不曾感受到的令他心惊肉跳的爱，她的唇的揉搓，细细的牙痕，舌头温柔的缠绕……

早上起来，沙果才想起来烧着那一壶水，吓得连忙找过去，那壶已经烧得变了形。才知道，昨天差点没闯出大祸。

第三节

海伦重新踏进这个小镇，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厌恶这块地方。

小镇终日坐落在沙尘中，从远处望去，雾气茫茫的。街边的树叶花草，全都罩得灰蒙蒙的，很难分得出植物的本

色，仿佛将整年的季节都遮掩了，永远只有着灰暗的那一天。雨过天晴之后，走出家门的人会突然地感觉到，“原来还有那么好看的树呢！”

小干部逢了街坊就说，“我们家的絮儿从深圳回来了！”海伦再尖酸刻薄，照样也得耐着性子应付那些好奇的街坊。第二天，小干部一大早就骑着车下乡赶集了，依玲说，他想给你买小春鸡，用辣子爆炒，这不是你最爱吃的么。每年春上，小鸡才一捧大，刚够斤把重，用还没有打鸣的小公鸡爆炒辣子，是小干部的拿手好菜。那时候，为了买一只小鸡小干部都要掐算一个礼拜才能决定下来。吃的时候，还想让森多吃点儿，据说是男孩子在发育时期，多吃没有打鸣的小公鸡能够刺激雄性激素增长。海伦为了吃辣子炒春鸡和林打架，最后把辛辛苦苦做好的一碗炒春鸡打翻在地上。小干部一脚踢在林身上，林的大腿上留下了一片黑紫斑痕。依玲看着三个孩子，说哪儿个都心疼，一哭哭了一宿没合眼。

小干部往返二十多里路，跑得满头大汗掂回了两只斤把重的小公鸡。依玲站在一旁还挑剔着嫌他买的小鸡子不够肥。海伦心里着实的有些感动。她递给小干部一条毛巾，小干部擦着汗，交代着她说，“什么都别干啊，陪你妈说话，我中午回来给你做饭啊！出门别乱花钱，那钱挣得不容易，啊！这哪儿有深圳的东西好啊，都是糊弄人的啊！扔给他们瞎搭了！”

当她能够一个人独享这只小春鸡了，她才知道，这小春鸡本来就应该是抢着吃的，一个人吃很难吃，更难咽。

海伦不知道和依玲说什么，也不想听她说什么，更是不

想把她和他的往事联系在一起，那样会让她一天都在这个家里呆不下去。

“森好吗？”

“嗯！”

“你呢？”

“嗯！”

“他呢？”

“嗯！”

“他来找过我，想让我和他……”

“你们还算是人吗！”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回来看她，要是早知道她有那么恨她的话，她永远不会回到她身边来，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不离开她，难道那恨其实就是爱么，因为是血缘吗？

如果不是在剧团后台的那个晚上，她让她知道了自己生得如此下贱，她能心里永远充满着怨恨，微贱的自卑感吗？就像童贞被无情地强暴，从幼稚而天真的破灭开始，到她深切地感受到她的一生和一般人存在着的无法逾越的距离。这距离不仅使她失去了女人的自尊和优越感，更使她远离了做人的真诚和高尚。

她永远无法原谅她，因为她的自私和可悲而生就了她。

她回到了小镇，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多么的不幸，她心里的怨恨有多么的龌龊和可怕。

假若她没有走出小镇，等待着她最悲惨不过的，也无非就是走了妈的老路。

她带着由一个轻率而浪漫的爱和一个自私而懦弱的过失

编成的故事，逃出了这个小镇。

她想忘记小镇的故事，为自己的人生改换角色，她这才发现，什么都不会变，只是故事中主人公已经换成了她。

水库很大，四周望不到边际，近前看去，没有什么设施，甚至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水面很平静，太阳把水面上的涟漪照得像无数个水晶片儿，闪得眼睛都花了。

偶尔有只水鸟掠过水面，“啾，啾！”地盘旋嬉叫着，最后飞走了。

水库旁边竖了块木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石景水库”。

海伦在树阴下坐了很久。

她从李翰林的眼睛里面看出了他要对她说的话。

“孩子没了，对吧？”

他点了点头。

“是你的主意？”

“医生的！”

“医生的？真是个好理由啊！”她冷笑着。

“你本来也不打算留着吧！”

李翰林看着窗户外面，“你不过想留着孩子要挟泰利吧？”

“谁告诉你这孩子是泰利的？”海伦惊慌起来。

“是你自己说的，是你告诉我的！”

李翰林事先和沙果说好，没有把她扯进来。

“你信吗？”

“别人不敢说，你，我信！”

“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了！”

她感到浑身燥热不安，思绪开始变得恍惚起来，她想不起来，为什么没有带着那支烟来。一个“A”字的烟已经不能满足她的烟瘾了。她要让自己在朱悦面前安定情绪，直到满足他的性欲，就要问朱悦要一支“AA”字的烟。朱悦只给她一支，说抽上了“AA”，会毁了她。

她就在地上翻滚起来，那心里难受啊，只揪着自己的乳房，拽自己的头发，撕着大腿上的肉……

太阳西斜了，明晃晃的很刺眼。水波被微风吹过来，翻起了一道道的波浪。海伦颠簸着顺着水库的石头坡往下滑去，她已经不难受了，头昏着眼睛看不清。她已经躺在水里，她感觉到了凉丝丝的了。不断推上来的波浪淹没了她下身，她全身在水里扭动着，两只胳膊不停地拍打着水，身子一点点儿的往下滑去。

水很凉，燥热的身子变得很轻，像飘起来一样。她的头发在浑浊的水里像团水草漂浮着，时隐时现。她的脸看着天空，天空已经褪去蔚蓝色，变得有些暗黄。

“我为什么来这儿？难道这里就是我的归宿？”

她慌乱地挥动着四肢，身子在水里立起来，两只胳膊拍打着水面，激起了一片水花儿。

她渐渐离开了岸边儿。她挥动胳膊，尽量让自己的头探出水面，再次浮出，再次的沉下去，她没有机会叫喊，只能张着嘴拼命抓住一线的机会呼吸空气。

小实又聋又哑，人却应了名字，长得敦敦实实的。爹娘前几年相继去世，孤苦伶仃的小实自己过日子。聋，听不见好听的话儿，哑，说不出好听的话儿，小实识字，但没有用上过。

小实在水库边儿上有块地，正是锄草整苗季节，干完活儿，他总要跑上岸走回家。岸高气爽，心里很畅快，他今天走得很快，解放球鞋走开了带儿，他弯下腰系好了鞋带儿，看见了一颗光溜溜的石头，他随手捡起来，往水库里打串“水泡儿”。

小实生活在无声的寂寞世界里，眼睛就是他的脑子和语音。小实的胳膊举着，睁大了眼睛看着那串儿“水泡”从近到远，就在它消失的尽头，他看见了一只手在出水面上挥了几下，即刻不见了。

海伦醒过来已是半夜里。她想试着起身，浑身困乏酸痛，竟动弹不得。周围一片漆黑，她一时难以分辨，自己是睡在人间的床上还是在阴曹的棺材里。

她再次睁开眼睛，意识也逐渐清醒起来。她想起来，她隐约看见岸上飘着一个幽灵似的男人……胃里猝然痉挛，一阵子的恶心疼痛。她听见了自己的呻吟声，相信自己还活着。她浑身光着，搭在身上的那条破被子，冒着一股油腻腻的酸臭味儿，引得她一阵恶心，刚侧过脸来，张口就冲出一股酸水，顺着嘴角流在枕头上，又沾到她那湿答答的头发上。那股酸臭味儿令她窒息，她想紧闭着呼吸，才刚几秒钟又不得不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呼吸。

她听见了男人的呼噜声。她想有可能她是被他救起的，

也有可能是他剥光了她的衣服，也有可能他看了，摸了，玩了她的身子……

命是他捡来的，看是应该的，摸也是应该的，玩儿了也是应该的……那心已经是千孔百疮了，也不差了他的那一刀，何况还是报了救命之恩呢。

她能活着那就是天意。

她挣扎下了床，浑身光着，摸不着什么东西能遮着身子。嘴里不断涌出酸水，头发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儿。她宁愿光着身子，再也不愿意沾床上的任何一件东西。她顺着声音在外屋找到了那个男人，他蜷缩在地上。她摸着黑，打开大门，才看见了，这是个农家小院。

她的衣服晾在外面的绳子上，内裤，还有胸罩，都还滴着水，是刚洗干净的。旁边有条半干的被单，她扯下围在身上。她惊喜地扑到院里的水龙头前，旁边的一个盆，还有一块儿肥皂。

小实发现她在椅子上打盹，还没等他伸手摸住她，她立刻睁开了眼睛，并被弹着似的站起来。被单撒开，落在椅子上，她赤身露体地站着，几秒间，竟不知所措，丝毫未动。早上的阳光整洁绚丽，小实的眼睛被一片光芒遮住，他弯下腰捡起被单，两只胳膊伸开，将她的身子包住，然后把个脸羞得发红，冲着她傻笑。

她这才看清，眼前这个男人实际只是个大孩子，一笑两个酒窝儿。

“我是个聋哑人！”

他在小石板上写了一行字，然后拿给她看。

海伦的手挨着他的手，她觉得跟他没一点儿陌生。

“是你救了我？”

“我叫小实！”

“我叫絮儿！”

小实脸上的表情很安静，理解力很强。海伦能够从小实的脸上理解他要说的话。

她知道了小实念到初中毕业，上高中要到特殊学校，费用太贵，就没再继续念。她还知道了他在水库里救过两个人，前年救过的那个女人，把他家里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逃走了。

“那你还敢救我？”

小实看着她，腼腆地笑了。

小实煮了锅大米稀饭，海伦给小实盛了一大碗，递给他，他很快就喝完了。她又给他盛满了一碗，他接碗的时候，她看见他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海伦只喝了几口，把锅里和碗里剩下的全给了小实，小实憨笑着全装进肚子里。十六岁的男孩子的肚子，大概能装下几口大锅吧。

小实上地里去了，临走看着海伦，海伦知道他要说的话，她裹着被单也很好看，等他回来，千万别走！

她的衣服才只有半干，摸了摸裤子，才记起兜里还有些钱，赶紧的翻找时，已经不见了。“可能是在水里丢失了？”

她把身上的被单裹了裹，打量着这个农家小院。

那是再简陋不过的居家了，她记起了昨晚的令人作呕的酸臭气，胃里还想翻。她突然想到了深圳的霓虹灯，豪华气派，贵胄之尊的城市，那种种令人心醉的冲动，她不知道她

为什么会从那个城市走到这里，又怎会和小实在死亡一线上偶遇？

她的眼睛无意中看到了晾在窗户台上的那几张粉红色的百元钱。

小实回来的时候，手里掂了两只小春鸡。海伦听见鸡子叫了，转过身来，小实已经把鸡子的脖子剁下来。转眼间，一壶开水，一把刀，两只小鸡被他剁成了碎块儿，血淋淋的堆成一团，血水从腌□的木板上滴到地上。

“这是我最爱吃的！”海伦欢叫着。

“我知道你爱吃！”小实看着她的脸，用他的眼睛告诉她。

“你知道？！”她真被他吓了一跳。

他又用眼睛肯定地回答了她。

他很熟练地将一把尖尖的辣椒丢到锅里。

“你也是这么吃的么？”

他点着头，然后又忙着用西红柿做了个鸡蛋汤。

“这个你也爱喝吧！”

海伦真的被眼前这个男孩子吓着了。她不是那种简单的女人，敏感是她的致命点，也是她的幸运点，眼前这个和她如此有缘分的男孩子，她真的大惑不解了，难道这就是命吗？

小实拣最好的肉放到海伦碗里，自己尽挑着鸡头鸡脚的吃，连骨头都嚼了吃了。海伦把小实拣给她的腿肉还给小实，用筷子比划了一下，小实点着头，明白她的意思，两个人同时伸筷子，拣住自己最喜欢吃的那块肉，海伦和小实同

时把筷子下到那只盛鸡肉的碗中，同时拣住了那段鸡脖子。

海伦笑够了，就把那段鸡脖子拣给了小实，小实毫不客气地吃了下去，竟然是和她一样的吃法儿，连皮带肉和骨头一起嚼碎吞下去。

“这口是不是最香了！”

小实吃完了一锅的饭，喝完了一锅的汤，吃完了那碗小春鸡的最后一滴汁儿。

这是海伦吃得最香的最过瘾的一次炒小春鸡。

小实吃过饭就走了。

海伦的衣服干了，她穿好了衣服，也出了门。

她回来的时候，后面还跟了个人回来。她从商店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实在是拿不了，才让商场的职员送回来了。她把小实床上的单子，被套，枕头，枕巾，棉被，毛巾被换了遍儿，连枕头套都换了，还给小实买了双波鞋，洗脸毛巾和牙膏，还有些吃的。

海伦刚布置完，走出屋子，小实回来了。

小实眼睛充满了疑惑不解，海伦笑着拉着他走近屋里，坐在床上，眼睛里问：“好吗？”小实看了看，用手摸着，笑着点了点头。他跑到小石板前写着，“那你今天就睡在这里？”海伦没有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不，我要回家了！”“不，那你为什么还买这些？”“那是给你的！”“你把它都带走，我不要！”

小实生气地往屋外走，被海伦拉住，“那好，我住下！”小实折回身，躺在床上翻了个滚儿，嘴里“啊，啊！”地乱叫一气。

海伦没有让小实做饭，带着小实到外面吃。小实站在一家人羊肉烩面馆前，不走了，海伦请他吃炒菜，他不肯，指着那海碗，满脸的恳求。

海伦让服务员给小实那碗烩面多加了五元钱的肉，小实吃得津津有味儿。海伦吃了几口，放下了筷子，看着小实狼吞虎咽地吃得满头大汗，不停地拿纸巾给他擦着汗，不住的劝他慢点儿吃，就像和森吃火锅时，对待森那样。

小实也把海伦吃剩的烩面也吃个底朝天，临走时，海伦打包了六个烧饼夹卤牛肉，小实没有半点儿推让的意思，好像海伦为他所做的都是情理之中，他受到她的照顾是很自然的事情。和小实在一起，海伦没有做作没有虚伪没有压力也没有负担。

小实在小石板上说，“你从哪儿来？”海伦说，“另外一个世界！”小实又问，“那个世界不好吗？”海伦回答，“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快乐？”海伦看着小实，扔掉小石板，脸扭到一边儿，“我生就的一副贱命，没人会疼我怜我帮我！不该看见的我看见了，不该承担起的我承担着。我想得到的得不到，我想要的男人不爱我，我命里注定的要和魔鬼样的男人纠缠，不然，我活不下去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比那个女人命苦，我不知道我哪儿比不上那个女人，她只要一个默许，所有的男人都爱她，所有的好运都有她的份！而我付出比她多好多倍的艰辛，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即便是这样，到手的幸福还会转眼消逝。为什么，为什么命运对我这样不公平？我生得贱，只有做下贱的事才能活下去吗？我不甘心，我就是不甘心哪！”她的眼泪一个劲儿往下掉，她任凭它流着，毫无顾忌地尽情挥洒。“我难看么，我没有女人味

儿么？为什么让我活得没有一点儿女人的尊严，为什么非要我把自己的身体撕成烂布一样？真的是我的命贱吗？你说，小实，你告诉我……”海伦用手甩了把眼泪，冲着小实喊着，“我也不想这样活了，结束了更好，她怎么办，那个可怜虫样的妈，那个弟，那个爱不成舍不下的鬼佬……”小实递给她一条毛巾，她也不管又黑发着酸气的毛巾，擦了把脸，“为什么是我死呢，要死也还轮不到我，我不能输给我的人生，我不甘心，做个鬼也不会甘心的，你说，小实，我说得对不对，啊！小实，你说，你说说看！”海伦一口气说得惊天地，泣鬼神，转乾坤哪！小实听着板板眼睛，真真切切，泪如雨下。小实站起来，在小石板上写道，“嫁给我吧！”海伦眼睛瞪圆了看着小实，小实满脸稚气未脱的脸上，像个成熟男人般丝毫没有半点悔改之意。

海伦一时气郁，竟昏了过去。

海伦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她下了床，小实不在，桌上放着一碗鸡蛋茶。那块小石板上面写着，“姐姐，我等着你！”

海伦走时，竟对小实有着说不出的依恋。

第四节

离开小实，海伦勉强撑到家，倒头就睡。一天两夜的，不吃不喝，谁叫也不睁眼也不起。依玲知道她心里有事儿，

害怕她真的是病了，战战兢兢的更是不敢多问半句。小干部一天回来三次，坐在海伦床前皱着个眉头，像是真的要出什么大事儿似的，一会儿埋怨海伦不会照顾自己，一会儿责怪这都是依玲的不是，一会儿又张罗着为海伦做点儿什么好吃的。

海伦觉得自己的身子空荡荡的，就像飘在水里……

小实抱着她，冲着她笑，他的身子很柔软，神情安静自若，划水的姿势很帅气，就像是水里的一种什么软体动物。他离她的脸很近，她看到他耳朵后面真的有个像鱼腮的东西在忽闪着。

林的老婆霞一回来，就躲在自己那间屋子里，摆弄着那个弱得像根豆芽菜似的孩子。那个孩子不停地哭，大人声音大了就大哭，大人没有声音就小哭。海伦进了家门，就听见孩子的“嚶嚶”的哼唧声。依玲埋怨说，“大概是报应吧，我迟早要被这个孩子搞死！”海伦知道她说的意思，冷冷地对她说，“分开住吧！”依玲立即抓住海伦的手，“絮儿，你可别承当这话啊，听妈的，他要拖死咱娘俩啊！”“咱娘儿俩本来就活该！”

听了海伦这话，依玲整整哭了一天。

林回家了，和霞在厨房里猫了一下午，嘀嘀咕咕的，磨磨蹭蹭的做了一桌子菜。林和霞轮流着，不停地给海伦夹菜，看着海伦的颜色说话。“姐，深圳好不好挣钱？”海伦看了林一眼，“好挣也轮不到你呀！”“那是，那是，我这个人知道自己的斤两，我就是适合当孝子的，啊，哈哈！”小干

部在他头上狠狠敲了一筷子，“你还算是个孝子，哼，没把我给气死！”“爸，这就是你冤枉他了，他哪儿不是想着您和妈啊，要不，我们俩也到深圳去？”霞对小干部说着，手却给海伦夹着菜，“现在的年轻人，谁不想出去见个世面啊，窝在这儿好受呀，絮儿姐，你说是不是？”海伦没接她的话，也对小干部说，“爸，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你不能要求太高，我看林和霞不错！”林马上给海伦夹上菜，满脸的笑容，“看，还是姐了解我，知道我的难处啊！”“了解你，了解你什么，谁知道你的难处啊，早知道你们家是这样的情况，当初还不如……”“对了，这就好似报应，你娘家要那么多的彩礼干嘛，还不是要了你们的好日子吗，应验了吧！”小干部喝得迷糊了眼儿。“就是的，我们家情况不比你们家好啊，你们家是什么样个情况，难道我不知道！”林硬着脖子颈冲着霞喊，仗着自己的家里的势力。“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吗，也没有让你受委屈呀，你姐拼命挣钱，还不是让我们有吃有住，有你们今天，有你们的孩子今天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哪！”依玲也仗着海伦的势喊两句解解气。“就你的嘴巴贱，姐，别生气，全当她放屁，来，姐，我给你倒上酒，你可千万别拿她的话当真啊！去，还不把那汤热热去！”霞委屈地跑到厨房里去了。“絮儿，我们不要紧，你不欠谁的，别逞强啊！”小干部一口闷干了杯里的酒，“絮儿，我看啊，我们机关里马上就要房改了，如果要有房子的话，我们也会想办法解决的，你别太操心了，森都够你操心的了！”林朝着小干部撇着嘴，“爸，你说这话当真啊，那可是个好机会啊，错过这班车，你一退休，谁还管你哪！”“混蛋啊，我不比你清楚，你有本

事拿出钱来啊！真是的！”林偷眼看了看海伦，海伦端起酒杯，对小干部和依玲说，“爸妈，你们别担心了，做子女的会好好照顾你们的，林，好好伺候爸妈，姐答应你，给你买套房！”这时，只见霞端着汤从厨房里冲了出来，“姐，我就说嘛，我第一次和林见面，介绍人就说，林没有什么本事，可你的大姐姐那可是有本事！”

海伦知道，她在这儿呆的时间越长，负债越多，承诺越多，罪孽越多。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那朱红色的门。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大概有四十岁出头，从她穿戴气质上看，也是演艺圈里的人，见是海伦，她立即有了警觉。

“你找谁？”

“你是谁？”

“笑话！”

说着，那女人摆了海伦一眼，“你倒是够胆儿啊，找上门来了啊！我告诉你，找来也没有用啊，别以为你那张骚皮值钱，在老娘这儿可卖不上价啊！你给我出去！”

说着，她要关门，海伦抢上一步，把门给挡住了。

“你住在这儿？”

“怎么着，难不成你也想住这儿，哼！”

“泼妇！你叫他出来！”

“哼，笑话，他是你叫就出来的吗？”

海伦被涌上来的血冲得浑身发热，这个女人就像是撞在她手上的猎物，让她感到有股压抑了很久的愤怒和欲望一泄而出，她连想都没多想，抬手给了那女人一记耳光，接着，

没等她反应过来，冲上去，撕拽着她的上衣，撕拽着她的头发。那女人完全被眼前的对手威慑住了，她就像被一只矫健锋利的野猫不断地进攻着，撕咬，她只有拼命地招架躲闪，发出“呜呜”的绝望声。渐渐的，那可怜的女人瘫在地上，连求饶的力气也没有了。

她顺着尖亢的京胡声，在浴室里找着了许晓天。

他躺在浴室的水里，正听到兴头上，那段凄婉的程派经典戏《锁麟囊》，如泣如诉令人回肠荡气的大段拖腔，牵扯并感动着他。小镇上的那段风流往事总也扯不断理还乱的留下了遗憾，正像戏文里的那个哀怨悲伤的妇人在蹉跎无奈中叹息着怀旧的伤感，他经常被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刚刚发生在不远处的那场血腥搏斗，他浑然不知，仍旧赤条条地逍遥在那戏里边。

“想我妈哪！”

“什么？你？”

见是海伦，他惊慌失措地坐了起来，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然后在盆里想抓毛巾盖住下身。

“你，你怎么来了？你看这，你是不是先出去等我啊！”

海伦没有出去的意思，两眼丝毫也不回避的直视着他的难堪。

“既然你有了女人，干嘛还去烦我妈！你想涮我们哪！”

“絮儿，别这样，你先出去等我一会儿，我们好好给你谈谈，啊，听话！”

那女人捂着脸，趑趄趑趄地撞过来。

“你这个遭天杀的，做了什么孽啊，让这个讨债鬼上门哪，我今天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女人朝着海伦撞上来，海伦一闪，那女人正冲着浴盆过去，整个上身子栽进许晓天的怀里。

“你怎么了，怎么会搞成这样？”

许晓天坐在浴盆里大声叫喊着，因为起不了身，只好把那女人往盆外推。

“好个你啊，你欺骗了我，你欺骗了我的感情，我跟你没完啊！”

海伦看着那两个人在水里一边赌咒着一边挣扎。她顺手拿起一瓶“洁厕灵”打开瓶盖倒进浴盆里，水里立即冒出了一股白烟。

“去死吧你！”

像只被电击中的猫，两人“蹭”的先后窜出浴盆，大干部顾不得遮掩下身，两脚乱跳，嘴里“哎哟哎哟”一个劲儿的呼哧着。女人则咧起嘴干嚎起来。

“作孽啊，你这个该杀的女人！”

海伦冷笑着走出大门。

森今天的演出格外火爆。一件无袖装的牛仔背心，随意的系着，有意无意的露出胸前的挑逗，同样一条牛仔裤吊在小蛮腰下，有心无心地闪跳着性感。披在肩上的长发在脑后束成一个马尾，脑门前两绺修剪得很齐的头发，随着身子晃动被潇洒地甩来甩去。帅劲儿十足的森让男孩儿女孩儿们如痴如醉，一时间，灯光闪烁，烟雾缭绕，劲歌爆舞，神狂摇曳。

两个女孩子呼叫着狂奔上去，抱住满身是汗的森，在他脸上——一阵狂吻……

森两眼熠熠闪着狂喜，他知道晶一定也看到了刚才的一幕。

森一口气喝光了整瓶矿泉水，刚要用手抹嘴巴，被人从身后紧紧搂住。

“晶！”

“我不许别人爱你！”

他笑了，笑得虽很稚气，却有些大男人味儿。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他不容晶张口，将晶裹在水淋淋的胸前，两人如胶般的粘在一起，屋子里立即弥漫着爱与性欲的气息。

.....

“森，你在吗？”

森没有松开晶，继续玩弄着她的唇。

.....

“森，我爱你！”“森，见我吧！”“森，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

外面的喊声反而使森越来越亢奋，他要证实一下他对晶的爱，他要晶明白，他爱她，他是在那么多的爱中选择了她。

.....

他年轻的肌体被汗浸得闪着油光，晶被他诱惑得无法自制。他身上紧绷着的每寸肌肤都让她痴迷得发癡，狭窄的臀部和扁细的腰身让她贪婪得颤抖。

.....

大门在接连不断的喊声中被敲得“啪啪”作响，窗户上

的玻璃都被震得晃悠了。

.....

森的那张躺椅上，充满了她的痴迷，温柔和女巫般的诱惑，她让躺椅发着有节奏的“吱嘎吱嘎”声，她让他快活的叫着，让所有的人都听见。

.....

冼先生终于敲打开了门。森光着上身，牛仔裤吊在胯上，懵然的眼光里残留着刚才的狂痴和快活。他脸上袒露着灿烂的笑容，那副无辜且又惹人怜爱的模样，是最能打动女人心的。

“森！”歌迷们一哄而上。

晶的车驶进森住的小区楼下，森想要和晶吻别，被晶阻止了。晶用眼睛瞥了瞥外面，森会意地笑了，他走出车门，很快消失在楼里。

“姐，你回来了！”森进了门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

“送你回来的是谁？”

“没有谁，是个朋友！”

“看那车型，颜色，速度应该是个女人吧？”

“姐！”

“该不会是个老女人？”

“什么呀，什么是老女人？你怎么知道？”

“开这种价值不菲的车，又是在这个时间送你回家的，有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吗？”

海伦围着架子鼓转了一圈，用眼睛看着森，“是一个女人？”

“你瞎猜什么呀，该问的是我，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家里还好吧？爸妈呢？”

海伦脑子里的记忆被混淆了。她不记得那个贪玩儿单纯而又自私的大男孩儿，从什么时候开始操心起她的事了。她甚至以为这辈子他和她都会这样，只要他对她喊声“姐！”她永远都会无条件地为他做任何事儿，而她只要听他喊声“姐！”他对她的任何要求永远都是不过分的。

“她是你的女朋友？”

混淆的记忆又变得清晰了，海伦不想放弃自己的判断，她觉得那个女人是谁对她和他都很重要。

“姐！”

“你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吗？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哦，她是我一个歌迷，是，是经常来捧我的歌迷，对了，她今天开的是她妈的车子，可能是，可能是想显摆，对，是想显摆显摆吧！”

海伦根本不会相信森说的话。她的直觉告诉她，那个“老女人”已经套住了森，那是她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森并不知道自己的下贱身世，那个没有污染过的心底是充满了阳光和渴望，他有理由活在未知的期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的生活。

假若那真是个“老女人”的话，她必将把森带到黑暗的歧路之中，那是海伦想都不敢想的。

森还是一副被宠坏的样子，在海伦面前从来都不忌讳什么的，海伦把森穿的T恤衫拽出来，重新给他塞进去。

“有什么不好，这年头，穷人连当三等公民都不够格儿了，只能当是残疾人！”

森解开裤子，松开皮带让海伦把自己后腰上的 T 恤衫塞进裤子里，重新系好皮带。

“靠自己吧，靠你老姐能当什么富人，就是把我卖了能值几个钱啊！”

海伦拿掉落在森衣衫上的头发。

“我看那鬼佬对你不错嘛！”

“你知道个屁！”

海伦突然冲着森吼叫了一声，森赶紧逃出了房间。

“海伦，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

“嗯？哦，她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海伦，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因为……”

“噢，我相信我会很快恢复的！”

“海伦，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件事，但你知道，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海伦的眉头略微的皱了一下，很快便舒展开，“泰利先生，这是我的事儿，我不会再因为这件事情打扰你！”

“可是……”

“泰利先生，你相信我说的话么？”

一缕阳光照在泰利身上，把他的脸部折射成阴阳两面，阳面的眼睛依然是湛蓝色的，白皙的皮肤因了那些金色的寒毛呈了粉色，显得十分柔和。阴面的眼睛是黑色的，暗处的皮肤显得暗淡发着青光，看上去有些苍白无力。

“那孩子不是我的么？”他不是在怀疑海伦的话，而是为自己的判断怀着侥幸。

从他的脸上，她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那犹豫正是她的

希望所在。她想放弃了，她不想让那个无辜的死去的孩子再被她亵渎和利用。但是，就在那瞬间，她眼前闪过了那个浩瀚无垠的水库，她扬出水里的最后一挥，小实的小院……

“你相信你那天晚上的行为吗？”

“那是个幻觉，我很内疚！”

海伦不想看见他拒绝她和她被拒绝的难堪。

“假若那个幻觉是美丽的，请你别在意我了！”

“海伦！”

海伦走出去时，碰上了李翰林进来。

“怎么了？”李翰林看着海伦的背影儿。

“李，你的婚姻如何？”泰利把话岔开，他不想再谈刚才的事儿。

“一团糟啊！”李翰林夸张地说。

“你们不是从小就相爱吗？你是要咖啡么？”

“OK，谢谢！是啊，那不叫相爱，我知道她睡觉流口水，我知道她每次来月经喊肚子疼，我还知道她的哪个脚趾头长得像她妈，我和她可以坐在马桶上聊天，睡在一起没点儿的感觉，没心跳，那叫什么！”

泰利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那叫兄妹，千万别相信什么青梅竹马，纯属于婚姻枷锁！”

“怎么，你后悔结婚了吗？你的！”泰利把咖啡放在李翰林面前。

“谢了，我快被她搞得忘记自己是男人了！”

“翰林，你爱海伦？”

李翰林怔了一下，然后，放下手里的咖啡杯，“泰利，是她爱你！”

“我想我对她做了不该做的事儿！”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吗？”

“有天晚上，我把她当成了沙果，她穿的衣服，她的气质，还有她看着我笑得很温柔，我没办法控制自己，和她做爱……”

李翰林站起来，“什么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说，你也有爱她的时候？”

“很遗憾，当时，她真的很像沙果……”

“后来呢？”

“她告诉我，她有了我的孩子……”

躺在医院急救室的海伦，那副任人宰割可怜样儿，他不想把海伦的孩子已经没有了的事告诉泰利，他想，要告诉应该是海伦自己决定，他实在不愿意再给她的伤口上撒盐了。

李翰林不禁感叹着，“很可悲，是不是，女人哪，这就是致命招啊，用来杀人和自杀用的！”

对李翰林充满了玄机的话，泰利似乎不以为然，“不至于吧！”

“那好，她真的要和你结婚呢？”

“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

“你是在挑选吧，只要是沙果一天不嫁人，你一天也不会娶海伦，你爱沙果，感激海伦，放弃沙果不甘心，娶了海伦更不甘心！”

“你说得太好了，真是好！”

李翰林又同情起海伦了。

“你给了她机会，她可是当真的！”

“当然，我不希望她自杀，情愿是杀了我吧！”

李翰林竟没有听出来泰利的这句话是出自他的德国幽默呢还是男人的预感。

第五节

世上可以让人大彻大悟的是彻底地毁掉原来的自己。

也可能海伦失足落水本来就是一场儿戏，也可能小实救她就像从水里捞起一条鱼，一切都是那么离奇而险象，一切又都是那么平淡而自然，却让海伦窥见到了原本的造化 and 命中注定的缘分，似乎这才是她所以下贱的起始归宿。或许她追逐的清儒风雅类人根本就是个幻觉，让自己改换成血统高贵的奢望仅仅是场梦，所有看似虚幻的结局并没有让海伦正视现实里的欲望，那是对她野心的藐视和放弃。她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死，只是她现实欲望里的求证，一个连死亡都感到平淡的人，她只能屈服自己的野心和欲望，那原本就是她活着的意义。

不到绝望的最后一分钟，她没有办法放弃泰利，还在几天前，这还是她惟一能够改变自己微贱的命运和实现野心的途径，她是靠着征服他的野心再挑战深圳的，现在，她决定放弃了。

即便是她的生活里带着泰利的影子，还有那个没有见过

天的孩子，像条沉重的链子，鞭挞和动摇着她的妄佞和野心，她也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着。

大概什么都没有变吧，她不想吃西餐，想改吃川菜而已。

容容依然那么苗条，整洁简单的服饰，平平的腰身，像个小女生那样，脸上就像五月云彩，布满了好奇多疑，纯真任性的多变。

见海伦迎面走过来，她嘴角露出了蔑视。没有等她哼出声，海伦那边已经传过来了话，“容容，你怎么还是那样儿，肚子还那么平，怎么没有动静呢？”

她的眼睛放肆地在她的肚子上扫来扫去的。

“喂，我可是听说你又有了，几个月了？”

容容翘起手指，看着昨天刚到美容院里涂好了的指甲油，故作神秘地说。

海伦心里一阵惊慌，心里不觉打着嘀咕，“李翰林对她说了？不会的，李翰林知道孩子已经做掉了，听她说的意思，好像是不知道，她肯定是蒙我的！”

“我说容容，别傻了，你要是再不要啊，那就怪不得别人抢了去了啊！没听说过呀，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喽！你信我吧！”

“信你个头啊，信了你就没有女人了！”

海伦没听她说完，飘然而去。

“你这个鸡婆！”

容容两只手揉搓着衣角，恨得只觉得没地方撒气，想着李翰林一直都在袒护着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要不是容容闹了场自杀的事儿，李翰林和她的婚事，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对她来说，李翰林早已是属于她的，但婚前，她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守着他，她和所有能够接近李翰林身边的女人们一样，在感情的形式上是平等的，她和海伦的斤斤计较没有两样。他们相识的时间太久了，久到勉强泡成了婚姻，太久的婚姻让他们感到了乏味和拖累，她反倒变成了最不了解他的无法给他带来快乐的只想索要而又很计较的女人。他是她惟一的男人，他的感情已经托付不起对她的承诺，那承诺也因婚姻的拖累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令容容感到束手无策的是，李翰林了解和对付女人感情的手段已经成熟，她不再是他感情生活里惟一的女人，无论是他欺骗女人，还是女人欺骗他，他都已经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男人所要达到的欲望。而她则停留在最初的相识相知上的，那个被动的，封闭的钝目的羞涩的感情上。正因为他是她的惟一，所以，他们之间无论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和差异，她都不能放弃，放弃了，就等于输掉了全局，输掉了她的人生。这也正是她明知道李翰林有负于她，却依然坚持要和他结婚做了他的妻子，要了那个属于她的婚姻。

听见客厅的门被“砰”地撞上的声音，容容知道是李翰林回家了，她看了看卧室的钟表，已经是子夜一点多钟。李翰林大概是喝得不少，鞋子都没有脱，就走了进来。

“把鞋子脱了再进来！”

“哎哟，你吓了我一大跳！”

李翰林抬头看见是容容站在他的面前，嘴里嘟哝着，返回身脱了鞋子。

“你还没有睡啊，哦，我知道了，睡不着，啊，我说你

这个女人真是麻烦！”

李翰林说着，脱了西装扔在沙发上。

“把西装挂起来，听见没有！”容容声色俱厉喊着。

李翰林边拽开领带，边转回身去把西装拿起来，转了个身后，把西装举起来，在容容面前抖着说，“挂在哪儿，啊！”随后又扔在沙发上，接着，把拽下来的领带也扔在沙发上。

“真没见过你这号衰人，耳朵里面塞了驴毛了，告诉你多少遍，你也记不住吗！”

容容走过来把西装和领带收起来，看到李翰林在解皮带，急忙喊着，“别在这儿脱啊，到卧室里去脱，走！”

“你这个女人真是麻烦，你没看见我正难受着吗，不说对我温柔点吧，起码让我省点事，别大呼小叫的，那么多的清规戒律的，哎哟，你别拽我啊，哎哟，我的耳朵……”

“你跟谁一起喝的酒啊，喝酒散散心，哪儿像你这样，回回喝醉，啊，是不是海伦那个骚女人也去了，我告诉你啊，别让我看见你和她在一起啊，看见了，我……”

等容容挂好衣服，回头一看，李翰林的裤子扔在地上，人已经趴在床上了。

“你给我起来，去把你这身酒臭汗臭脚臭洗干净了再上床，听见没有，啊！”

容容上去扯拉着李翰林，李翰林嘴里嘟哝着，赖着不起来，“我就想这样睡了，别拉我，求你了，求你了……”

“不行，快点儿给我起来，不然我可是要采取武力解决了！”

“好啊，来啊。来啊……”

容容拼命地把他往床下拉，嘴里不断地发着“吭哧，吭哧”的声音，李翰林浑身软着趴在床上，任她怎么翻动，就是不睁眼，不起来。她把他给扯了起来，想把他往床下拉时，李翰林的身子往一边儿倒下，她只抓住他的衬衣，李翰林整个人倒在地上，衬衣给拉下来。容容生气地坐在他旁边，狠狠地打着他裸着的前胸，“装死狗啊你，快起来去洗！”“明天洗不行吗？”“不行！”“那你给我洗吧？”“什么，你骚猫狗臭的，让我给你洗，门儿都没有，想都别想啊！”李翰林坐起来，就往床上爬，被容容从背后紧紧抱住，“不行，快去洗，不然，今天你休想这样上床！”

李翰林不想和容容计较，看着容容闹得越来越真了，心里很是反感，憋着一肚子气。容容情急之中，抱紧了他的腰，想拉住不让他上床，用两只裸露的胳膊紧箍着他的小腹，她急促的喘息令他的神经兴奋起来，她的乳房磨擦让他有了麻酥酥的感觉，他有股从来没有过的冲动。

他转身把她按倒在地板上，翻身上了她的身。他先是粗暴地扯开了她的胸罩，然后将上衣翻上去盖住她惊慌失措的脸，两手按住了她的两只手，嘴在那两只平平的乳头上用力的吮吸着。

“你这只饿狼，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哟，你弄疼我了，哎哟，你这个饿狼！”

容容闹腾着，翻滚着，但被李翰林死死地按住，她只得扭来扭去的。

“我就是饿狼，这是你干的好事儿，是你叫我饿成这样的，我就是要好好吃一顿，美美地吃一顿，叫你饿我，叫你饿我……”

李翰林的嘴在她的身上往下移，容容的声音渐渐弱了，头在衣服里面左右摇摆着，两只手有气无力地拍打着李翰林。

李翰林急促贪婪地玩弄吞剥着他的猎物，像只饿狼，更像泄欲的流氓。

.....

容容终于来了做女人后第一次性高潮。

来高潮时她喊得很夸张，除了惊慌，委屈，亢奋，听不出半点儿的快乐。

李翰林醒来时，发现容容不在了，他在餐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条：“我不能和一个流氓住在一起，你好自为之吧！”

“我他妈的不是喝醉了吗，你惹我干嘛？”

容容一气之下回了内地。

海伦将瑞思公司的两张定单转给了朱悦，朱悦给了她五万元，还有两条“A”标记的南韩烟。她转单的事儿，很快就被李翰林发现了。

李翰林在饭堂截住海伦，“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海伦知道他说的是截单的事，故意装着不知道，笑着说，“怎么了么，容容走了，可我没收到你的邀请，哪儿敢贸然去呀！”李翰林眼睛瞧着其他地方，“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怎么能这么干嘛！”海伦看着李翰林，“你看你这副德行，都成了什么样儿了，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又不是只有这一个，还有我呢，别这样，你说个日子时间，我去会会你！”“少扯了，泰利知道了，有你的好！”李翰林

放下了勺子，点着烟，吐出了一股白烟圈，看着它徐徐升上去，然后变淡。“你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啊？”海伦的脸突然变得很严肃。“哎，我说你，你不是爱他吗，怎么还能这样害他呢？”海伦的眼光闪着冷静的光，李翰林觉得她眼里有股逼人的寒气。“你知道我为他做了什么，你能想象出来么？我在他哪儿得到了什么？看上去似乎是宽容的，理解的容纳，实际上是内心深处的鄙视。他给我的鄙视，比任何人带给我的伤害都大，都深，都要痛！”她的勺子不断地在搅和着碗里的饭菜，直到分不出饭和菜来。“孩子的事儿，他……”“只要你不说，他不会知道的！”“这是迟早的事儿！你瞒不了多久！”“你别管，我自有分寸！”她看了李翰林一眼，眼睛转而变得妩媚，“你呀，想我吗……”她让他想到了波斯猫，那两只原本就不一样的眼睛里，瞬间变幻着颜色，蛰伏着杀机。

李翰林就像看着一个玩火的女人，她脸上流溢着危险，那危险里潜在的死亡，那死亡并无恐惧，而是快乐地颤抖着。

李翰林在海伦这儿又开了“荤”，让他重拾大男人自尊的代价，就是锁住了他嘴里的那些实话。

海伦在门口遇见了森，没说一句话，他便急急忙忙地要走的样子。他朝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轿车跑去，海伦二话没说，跟着就跑了过去。

正是那天被海伦看见送森回家的车子，里面坐着晶。

看见海伦冲到了车前，晶摇下玻璃，眼睛直视着海伦。

“你是什么人？”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我问你和森是什么关系？”

“哦，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

“我要你自己说！”

“恋人，情人，姘头，随你怎么想吧！”

晶转向森，声音非常的柔和，“森，我们已经晚了，快走吧！”

海伦转身拉住森，“你哪儿也不能去，跟我回去，我有话给你说！”

森挣脱着海伦的拉拽，眼睛向晶求救，“姐，我真有事儿，你这是干嘛！”

晶走出车子，摇曳着步子走到海伦面前，“难道你都不懂点儿礼貌吗？森是成年人，他有他的自由，不管你是森的什么人，都不能无理取闹！”

“你才认识了森几天啊，就知道森有自由啊！好啊，他长这么大，是自由长大流浪儿，是没人管的吗？难道你买了森的自由不成！”海伦抱着双臂，丝毫不甘示弱，“看看你这把年龄，你再看看森，你都不脸红啊！你一个半老徐娘的引诱男孩子和你上床，你不折寿啊你！”

晶看着海伦几秒钟，慢慢地说，“床上只分男人和女人，你要是真的不懂的话，请记住！”

晶说完，坐回车里，森大声喊起来，“你们都疯了吗？”

晶摇上玻璃，车子开走了。

海伦进了房间，顺手抄起一个球拍，对着架子鼓胡乱砸去。森上前拦她，气得发疯似的海伦举起球拍一通狂砸，鼓

声钹声还有海伦的发泄声森的求饶声掺和在一起，震耳欲聋，像发生了团伙斗殴般热闹。

引得有邻居敲门了，森开门赶紧的赔不是，海伦这才住了手。她一屁股坐在地上，直着粗喘，脸由红变紫，再由紫变成苍白色儿。

海伦呻吟着，“森，你这个王八蛋，浑小子，你气死我了，你就是想气死我是不是……”

森关上门，赌气坐在床上：“姐，你怎么跟个老太太样儿，絮絮叨叨的，你还有完没完啊！”

“森，你听我说，我这都是为你好，你干嘛和那个女人混在一起，你图她个什么呀？”

“你跟那个老男人混在一起，图他什么啊？”

“我，我是……森，姐是为了你，为了咱们家！”

“姐，谁让你为了家做出牺牲，谁要你成救世主了，你给我什么了，钱，房子，地位？你什么都给不了我，你什么都没有，你还不是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给我，我算是什么？啊？你还不是为了自己痛快！”

“啪！”

森捂住被海伦狠狠掴了一巴掌的脸，惊愕地看着怒不可遏的海伦，泪水立即涌出眼眶，“你，你打我……”

森哭着跑了。

海伦瘫坐在地上。

森悄悄地回来了，他跪在海伦面前，拉着海伦的手，“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为了我太苦自己了，我不愿意让你再为了我……我爱她，我是情愿跟她好的，你不要管我，好吗！”

森把海伦拉起来，让她躺在床上，她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出来。

“为什么又是我们，是我，是你啊，森！难道我们的命真的就那么下贱，只配做这些欺世盗名，偷鸡摸狗，低贱下作的事吗？我不好，我做了，你呢，森，你可以做一个过着正常男人生活的人，一个有资格娶最漂亮女孩子为妻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深圳人，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你又走到了这一步，我就是不甘心哪！”海伦呜咽着，“森，你是图她的财富吗？美貌？手段？情欲？这些你都可以得到，为什么跟在这个老女人后面？”

森一根接着一根抽着烟，烟雾弥漫着房间，他安静地听着海伦诉说。他掐灭手里的烟，平静地说，“姐，我不想活得那么累！”

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沉默。

海伦走到门口，森站在她背后轻声说，“姐，其实我只爱姐一人！”

海伦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她没有回头。

第六节

海伦明白泰利刚刚说话的含义，那是个专门为防她而修改的规定。她相信李翰林，夜夜都在她身上行走的他，绝对不会把她走单的事儿告诉泰利的，泰利所做的一切，是他对她的直觉。泰利念完最后一句话，合上文本，冲着海伦做了

个不失礼节而又暧昧的表情。

海伦看出了他的歉意和宽容。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掩盖海伦以往的过失，并杜绝以后她再有可能发生的过失。在海伦看来，他之所以没有将她置于死地，那是因为她身上带着他的孩子。

她不想因此而感激他。那孩子本来就是他强加给她的，她原以为可以用爱的方式得到他的一切和她所要的一切，但是，他还是把爱留给了沙果和他自己，把屈辱和不幸给了她，还有个让她一直做下去的美梦。

仅仅一个宽容和歉意能弥补和了却这一切吗？

所幸的就是她身上带着的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孩子”，可以让一个男人感到愧疚，终日有种负罪感，想起来，她有了一种满足，尽管这个男人是她爱着的男人，报复的快感使她的心里的落差得到暂时的平衡。

“爱和恨有什么区别么？”存在她心底混淆在一起的概念，渐渐地清晰了，包藏着野心的爱，原本就应该是恨的结局。

刚结束了一场肉欲与泄愤的厮搏，空气里弥漫着浑浊的气息和热浪。释放完的精力感到了极度的疲惫，挥之不去的遐想渐渐地涌上心头。

海伦继续赖在床上，像只被喂饱的猫，慵懒地蜷在一起。

李翰林坐在沙发上吸烟。眯着眼睛听着背后传来的呻吟声，他熟悉并醉心她的那种声音。那是她做爱后的习惯，满足，或者没有被满足，疲惫，或者是再次挑逗，慰藉，或者是渴望？那种声音能让男人感受到极大的快感和刺激。为那

声音，他甘愿将自己的弱点交给她占有和利用，不惜伤害妻子的感情和朋友的利益，他愿意良心上受到的谴责，在她这儿得到安抚。他无法抵御得了她的诱惑，竟像个低能儿般不顾一切的我行我素。

程容容站在海伦的公寓门口，并没有马上敲门，她想整理一下自己走得慌乱的思绪。

如果不是认识程容容，眼前这位时髦的女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原先的那个平板无奇的她联系起来。两条纹得像细细的柳叶样的眉，很是精致。本来不是很大的杏眼儿，被眼线纹得显出了精神，衬得黑黑的一双眸子格外的明亮，她用的口红是今年最流行的绛紫红色，因为涂得比较厚，猛的看上去像黑色，嘴唇显得十分性感。修剪得很时髦的短发，被染成姜黄色，经过摩丝处理抓得乱乱的，支拉八岔的满头。一件小而贴身的低胸粉红色上衣，紧裹出了高耸着的乳房的曲线，裸露着乳沟发着细润白嫩的青光。一条很紧身低腰的白色牛仔裤，隐隐露着柔细的腰窝，更加显出那双颀长的腿的魅力。容容完全成了个时尚的风姿绰约的女人。

海伦开了门，见是容容，竟愣在那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

屋子里接着听见一阵慌乱的响声。

容容径直走了进去，李翰林正在抽烟，见是容容，竟也愣在那儿不动了。

“怎么，不认识了么？不会吧，这才几天啊，你都不认

识我了？我是程容容啊！”

“哦，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啊？”

“告诉你一声，就没有现在了，不是吗，怎么着，拿这儿当家了，拿这骚货当你老婆了！”

“不是，容容，我们回家吧，回家再谈……”

“知道吗，你被老婆捉奸了，哎，不就这么点儿事吗，可是老公啊，我就不明白，你的欣赏女人水平也太次了点儿啊，就这么个烂贱低档货，你还玩不腻呀！”

“程容容，你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眼瞎没看见吗？怎么，让我开了门，在楼道里喊一嗓吗？”

“别，别，容容，咱们回家吧啊，回家，回家！”

李翰林被容容的那番话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连海伦也不敢说什么了。

“哦，你们不准备冲凉吗，嘻嘻，我们翰林和我做爱后，可是从来不冲凉的，翰林，冲凉去，别把这骚味儿带回家，快点，听见了没有啊！”

李翰林被她喊得浑身发毛，手一边哆嗦着穿着衣服，嘴里一边说着，“容容，你别这样，啊，别这样……”

容容坐到沙发上，挑衅地卡着海伦，“海伦，我就在这儿等吧，你不会介意的吧！”

海伦的脸色铁青，牙齿紧紧咬着嘴唇都快咬出血来。

“李翰林，你再也不冲凉，我马上报警了！”

李翰林真的被她吓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程容容，你别太过分了！”

容容微笑不语，拿出手机拨了“120”，她看着海伦的脸一字一句地说着，“喂，我要报警，对，这儿有一个卖淫的女人，勾引我男人，被我当场抓住，对……”

海伦气得浑身发抖，强忍着泪水，李翰林上前一步按住了她的手机，“容容，别，别……”

“给了她脸还不要，非让人把她当成了贱人才长记性，哼，那生就的下贱，就是下贱的命，也只会偷啊，夺啊，暗地里干些个见不得人的事儿，我操你妈的贱人，你不知道他是我男人，啊，你非得偷了去，才解了你骚气啊！”容容举起桌子上的凉水缸狠狠摔在地上，“你，这个骚货，你以为你露得多，你敢露，那就是你拿男人的本事啊，你那身骚肉真让我恶心！去你妈的骚货！”她把水杯一个个砸在梳妆台上，梳妆台的玻璃也被砸得稀巴烂，李翰林想上前拦住她，她抡起巴掌掴在他脸上，“你他妈的真没用，她那点本事，老母猪都会呀，你以为就她是个女人，有女人那东西，啊，我也有啊，看看，怎么样，不比她差吧，就是你这个有眼无珠的臭男人啊，你问问她，她是有心嫁给你吗，她这是在涮你呀，你这个笨蛋！”容容把桌子上的摆设一股脑儿地掀翻在地上，“好啊，我让你偷我的男人，啊，从今往后，我跟上你了，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下贱的女人，靠偷男人活多大岁数……”容容冲到了厨房，把厨房里的锅碗瓢勺全都掀了个底朝天。海伦哭得蹲在地上，李翰林刚冲到厨房门口，见容容拿着个刀朝着他喊，“滚，出去，你要是过来，我连你一块儿杀！”吓得李翰林连连退了出来，“容，容容，我知道错了，你别这样，回去我好好给你说……”容容拿着刀走出来，冲着海伦喊着，“让她给我跪下，让那个贱人给我跪

下！快点儿！”海伦原来是蹲着的，听见容容喊让她下跪，干脆站了起来。“不行，她要给我下跪，求饶！”李翰林冲着海伦大声喊道，“你就听她的吧，不然要出人命的！”看着李翰林冲着她喊叫的样子，海伦的泪水“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求求你了！”李翰林甩了把泪水鼻涕，“扑通”给容容跪了下来，“容容，你别逼她了，都是我的错，我知道你有气，你拿我出气，别这样了，好吗？我求你了！”“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替她求情，替她说话啊，你这个没良心的，那好，我先成全你！”容容说着，朝着李翰林举起手里刀，刀过头顶，突然自己掉了下来，落到李翰林面前，容容捡起来，朝自己的胳膊上砍去。“容容！”李翰林跳起来去夺下容容手里刀，胳膊上已经被她砍了两刀，鲜血直流。“容容，你别吓唬我啊……”这时候，只见海伦一个箭步冲过来，夺下李翰林手里的刀子，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举起刀子在自己的胳膊连砍了两刀，鲜血流了满地。“海伦，你，你疯了！”李翰林捶着胸口，哭喊着，“疯子，你们都是疯子！”他望着呆若木鸡的容容，“好了，这下你满意了吧！”海伦扔了刀子，对容容说，“闹够了，请回吧！”

李翰林怎么都想不明白，容容怎么会在一个月内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

他陪着小心问她，“你回内地没有遇到什么意外的事儿？”她看也没看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有没有遭到歹人的强奸吧？”他又陪着小心地问，“不是这个意思，是有没有发生令你受刺激的事儿？”她看了他一眼说，“有啊，那天在咱们家你强奸我那次，算是个刺激吧！”她的眼里游荡着令他

大惑不解的神情，她接着说，“做女人嘛，用不着和自己过不去，男人可以干的事儿，女人也可以干，不是吗？”他不敢再问了，她让他感到害怕。是他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戒律，她就像偷吃了“禁果”，放弃了心理防线，变得癫狂，轻浮，陌生的女人。她说，“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亲爱的！”

容容每天都有应酬，不是跟泰利的下属泡酒吧，就是跟同事喝酒。每个周日，都要李翰林给她买时尚衣服和鞋子，手袋，化妆品。只要是她喜欢的，从来不管价钱如何，搞得李翰林几次上街没带够钱，尴尬得满身冷汗，他只好回家去拿。她经常上街买衣服，到买单时才发现钱不够，打电话坚持要他赶过来买单。这样的事经过几次后，李翰林非常恼火，她笑着说，“别这样，我才花你几个钱啊，你给过那骚货多少钱？”想起那幕令人发指的惨象，李翰林宁愿让她挥霍。以前，容容的衣服很少，总是买那些过了季节减价的中档套装，从不光顾名牌时装店，更无心问津时髦服饰。现在，为了一个节日，她也要买件新衣服，为了展示这件新衣服，她要到高级酒店里吃饭。她满不在乎地挥霍掉他们的积蓄，为了她每天的应酬和快乐。家里从此没有李翰林爱吃的可口饭菜，倒是李翰林做好了饭等她回来吃饭，她跟人到外面吃好玩好半夜才回家。李翰林生气地骂她，摔了饭菜碗筷，她干脆跑出去，在酒店开个房间，叫房间服务，和几个女人开麻将，落得自在清闲，一宿不回来。害得李翰林跑到派出所报警，提心吊胆地瞎折腾了一夜。

她泡吧经常喝醉回家，有时候被那个德国佬送回来。李翰林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吵也罢，打也罢，她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一醉方休，浑然不知。醒来时，她瞪着眼睛

说，“哦，我知道你为什么经常喝成这样嘛，感觉不错！”李翰林心里暗暗叫苦，拿她一点辙儿都没有。

她甚至不再问他的去向，什么海伦，或者其他女人，她连点点醋劲儿都不吃。李翰林和公司的女职员说笑，这在往日，是她的一大忌来着，现在她看都不看。她明在李翰林办公室见他正和那位女职员眉来眼去的调情，她进去就抱着李翰林，动手解他的衣服，吓得那女人连滚带爬地跑出去。

圣诞节她对李翰林说：“你在哪儿过？”他大瞪着两眼儿，像对一个疯婆子喊着：“你说我在哪儿过，你他妈的有病啊！”她像突然被他的喊叫声惊醒过来似的，也不生气，两只眼睛迷瞪地看着他问，“那你说怎么过？”他气得头都大了，“你他妈的到底是傻了呢，还是没有脑子？”看他生气的样子，她却嘻嘻地又笑起来，“你别生气呀，每年你不都是偷偷摸摸的和海伦过的吗，这有什么呀，你能丢得起，我也能呀，是吧！”看她一半纯真一半老谋，一半认真一半糊涂，李翰林真的给她蒙得云里雾里不知道哪儿是当真哪儿是当假。听起来她做真的像在做“戏”，做了“戏”的她却是真的那么生活着，她浑身没有一块儿地方是让李翰林感到真实，倒是原来那个“醋坛子”容容更让他觉得真实可信。她没再提起“圣诞节”的事儿，李翰林心里一个劲儿地祷告着。那天，他下班回家，刚进了客厅的门，就被冲上来的她按倒在沙发上，二话儿没有，三下五除二地把自己脱了个精光。容容气势汹汹地说：“圣诞节要是咱们俩过呢，那你就请到鲸山别墅参加鬼佬的派对吧！我想，为了这个派对呢，我还要买件性感漂亮的晚礼服，我已经看好了，大概要两千多吧，你给我买了！”

李翰林被她气得一泄到底。

李翰林觉得如果再没有人给他说话，他真的是要发疯了，不由自主地给海伦打了电话，海伦半天才懒懒地说，“算了，你还没有被她逼成阳痿吗，我想起来都快闭经了！”说完她立刻放了电话，好像他就是那场噩梦。

泰利约李翰林喝酒，他对李翰林说：“你太太要跟皮特到欧洲旅游！”

李翰林愣了一下，抿了一小口酒，眉头皱在一起。

“这意味着什么呢，她要离开你，给你戴顶不光彩的帽子！”

李翰林没等泰利说完，站起来就走了。

皮特对着怒气冲冲的李翰林解释说：“是你太太邀请我做她的导游到欧洲旅游的，还说旅费由她付！”

李翰林撞开房间门，容容喝醉了，躺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剩下半瓶子“XO”。李翰林想也没想，解下自己的皮带，朝她身上猛抽过去。

“叫你喝，叫你轻贱自己，叫你跟男人混，叫你……”

李翰林骂一声，抽一下，连着几下，容容身上薄睡衣都被抽得飞了起来，她竟然连一声都不吭，像对着一具僵尸在发泄，搞得李翰林手软心更软，气狠狠地扔了皮带，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抓起酒瓶子，对着嘴“咕咚咕咚”连着喝了几大口，用手抹去嘴角流出了酒，看着依然动也不动的容容，开始笑着，喝着，大声笑着，直笑得泪水汪汪的，变成了呜咽，然后是泪水满面的嚎啕声。

第六章

第一节

容容没容沙果插上一句话，一口气把事情的前后过程说完。她在说的时候，心里似乎很平静，好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竟没有半点儿的磕绊，难为情和愤懑。

沙果在不断的验证自己是否在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她给她添上酒，她没有动。她很平静，让沙果感到，她不是一时的冲动或恶作剧，那是在她心里积淀成的大彻大悟，是她以后的生活。在深圳，再凶悍的老婆都制服不了有艳遇的男

人，再有多大的能耐，管着上千人的生计的女人，有几个能和“二奶”纠缠得清楚？到头来，不是和老公对簿公堂反目为仇，就是被女人们造成的情债孽缘伤害得支离破碎，落下个噩梦一场身败名裂的下场。她领教过容容用“自杀”胁迫李翰林娶她的壮举，眼前这个“小女人”把自己改变成了“悍妇”，为守住自己男人，不惜痛改前非，脱胎换骨，耍尽伎俩。

她停止了她的故事，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这时，沙果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惊恐不安不自信，那才是原来的她。

“做都做了，哭什么呀，傻瓜！”

“我知道是我傻。我要是不闹到她的床上，他不会对她死心的，我要是不把他的钱花完，他会全部给了她，我要是不把他缠住，他总是把我当成弱者欺负。这下好了，海伦看见他就想起我来了，想起了被抓在床上的何等的耻辱，她不敢了，我把钱花得他李翰林恨不得去借高利贷了，哪儿还有钱应酬女人？他现在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的，生怕我又生出什么麻烦事，他丢不起人，显不起的眼，只好哄着依着我了！现在呀，用不着我看，他老实地呆在家里了！原来，我有多操心的伺候着他，我从来不吃羊肉，他爱吃，我还不是三天两头的给他墩了，炒的买着给他吃。我闻见那榴莲像闻见了大便样的臭得恶心，但他爱吃，我还不是照样买了给他吃，情愿满屋子都是那个大便的臭味儿啊！出差在外，行头用品全是我给他装好，出门上班应酬，衣服领带皮包鞋，全是我给他装扮准备好！我哪儿不好了，他那么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把我当成人？我倒是要看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女人，

他怕什么样的女人，他到底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整个儿一个犯贱啊，你看，我做到了！我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倒是真的成了我的男人。我肆意践踏他的感情，他反倒期待着我的恩赐。我把自己变成一个神经质凡事都无所谓的人，他却不离不弃的死守着我。这就是男人啊，封建的，现代的，自我意识掺杂在一起的混合体，脆弱，固执，又让人奈何他不得的深圳男人！”

沙果递过去一块纸巾，容容接过去擦了泪水。沙果此时总算明白了，容容只能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硬，才能控制内心的那种恐惧，才能维持着那份自信，否则的话，她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前功尽弃，而且还会给她带来以后的遗憾。她不想让她走到崩溃的边缘。

“我看，我也学你，治治金林怎么样？”

容容“扑哧”一声破涕而笑了。

“我们先是姑息养奸，然后呢，作茧自缚，然后呢，以死相争，再然后呢，两败俱伤，最后呢，得不偿失，女人哪，惨啊，就这么点儿能耐，都给男人消磨掉了！”

“既然结局是得不偿失，我还干嘛这样啊！”容容已经擦干泪水，情绪平静下来。

“你觉得李翰林能因为你折腾而对你有所改变吗？哦，我是指感情上，他能爱上你了吗？”

“他觉得我可能是受了点儿刺激，精神行为不太正常，顶多能对我有点点反悔，或许还会有点点责任吧！”

“你的代价是什么？”

“我？”

“扭曲着自己的个性，肆意释放自尊心而承载不下的愤

怒，毁灭掉自身最真实的感情，把自己装扮成连自己都憎恨的下贱的女人，这就是你为此所付出的吧，这样的代价还不够昂贵吗？”

“虽然我付出的很昂贵，也很惨痛，但是，对李翰林来说，这大概是最有效的办法吧！”

沙果拉住了容容的手，抚摩着，“见好就收吧，李翰林毕竟是你的最爱，海伦根本就不值得你这样！”

“她，哼！”

“有一次，她一个人在红树林里喝到深夜，喝得烂醉！”

“一个人？”

“不信吧，我也是奇怪呀，接到她的电话，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她为什么打电话给我啊，又是在深更半夜的，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和她再有什么纠葛了。她说，你不想来看看我的惨相啊，我被泰利给涮了，这不是你最想看到的吗！”

“千万别相信她的话！”

“但是，我听出来她是喝醉了，在那个时候，喝成这样，会不会是有什么不测啊，我还是去了。”

“她怎么会打电话给你呢？”

“我也是这么说啊，我心里是有准备的，去了再说吧！她正在撒酒疯，但一见我就认出了我，她叫着我的名字，对我说，她怀了泰利的孩子，泰利不爱她，是泰利把她当成了我才和她做爱！”

沙果喝了点酒，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给她气得头发懵啊，想扔下她走了，这种烂女人死了最好，省得再祸害别人！”

容容给沙果添了点酒，看着她的脸，“你不会吧！”

沙果抿了点酒，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是啊，我走出了红树林，刚坐进车里，还是觉得不该这样扔下她，她不仁我不能不义啊！”

“你怎么不叫李翰林哪！”

“还真被你蒙对了，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打了电话，叫急救中心来车拉海伦到医院，然后就给他打了电话，让他直接到医院去，我不想让她醒过来知道我在场！”

“医生在抢救海伦中，说她怀了孕，而且已经是先兆流产，必须让我们签字，做掉孩子！”

沙果想起来了那天在医院，李翰林签字时和她相碰在一起的目光，他们那种复杂的心情。

“我对李翰林说，那孩子是泰利的，他很吃惊，然后就同意让医生做掉那孩子！”

“她一定会用这个孩子来要挟泰利的！”

沙果想起来那孩子，总还是有点儿不忍心。

“她还在走公司的订单啊，泰利明知道这事，却睁只眼闭只眼儿地放过了她，前几天，我想告诉泰利，被泰利拒绝了！”

“海伦还在期待着泰利娶她吗？”

“难说，既然孩子已经做掉了，她还拿孩子给泰利施压，那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了，她不会指望泰利和她结婚了吧！”

“你什么意思？”

“她是想毁了泰利！”

“没那么便宜！”

“你要告诉泰利？”

“为什么不？这样就彻底 OK 了！”

“容容，还是先告诉她吧，让她自己选择一条出路啊！”

容容拿起自己的杯子碰了碰沙果的杯子，笑着说，“金林真是看走了眼，离婚娶你为妻，那是他的福气啊！怎么就敢让你玩起七位数的资金，像你这样心慈手软的女人，没点儿狠劲儿的，还不是拿金林的身家开玩笑嘛！”

“别瞎扯了，我是没福气当他的老婆，才有福气玩他的钱的，对我对他，这很公平！”

有些很女人的女人天生是为降伏男人而生的。

有些很男人的男人天生是为服从女人而活着。

人的一辈子活在无数的遗憾和无奈之中，你还能不信命么？

海伦到了“蓝钻石”歌舞厅，在一张靠门口的桌子前坐下来，它靠着便门的暗处，不太容易被人发现。森站在台上，海伦发现了在一张很不起眼儿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也刚刚落座，舞厅内响起了一阵掌声。森的长发散开，修剪得很 有型，经过负离子处理过的黑发，在他的眉前电动着，飘洒，动感，帅气十足。森先是招手向全场致谢，然后用手打了个飞吻，再次引起全场的掌声。

海伦注意到了森的这个飞吻飞到了那个女人的唇边，那个女人很优雅地回应了森一个飞吻。

“哼，竟然还有如此不知羞耻的女人！”海伦一想到这个女人和森相爱而且还有着肌肤之亲，不禁从心底涌起一阵反感。

森唱到第二支歌时，晶叫来服务员，要了一杯“红粉佳人”，刚停止，就听见旁边有一个女人说，“同样的也给我来一份！”

“你？”

“怎么了？”

海伦一副不请自到的坐在晶的对面。

“你好！”晶主动地向海伦讨好。

“以你这般岁数，泡在这样的气氛中，疯狂地为了捧一个小男生而丢尽自尊，值得吗？”

“请你讲话客气点儿！”

“未成年的弟弟找了个老女人做情人，说得好听的是，你要几个臭钱找乐儿，说白了，你就是一个流氓教唆！”海伦一脸的挑衅。

“是什么那是我的事儿，做什么森的事儿，关你什么呀！”晶显然不是个软柿子，也没想让海伦捏着。

“你被人包着的，反过来你再包着森？哈，真是可笑，就你那份朝不保夕的钱的宠爱，你凭什么来唬弄森啊？”

晶显然被海伦激怒了。她很清楚，在海伦面前，她没有赢的可能，因为仅她是森的姐姐这层关系上来说，她就不能太过放肆，再说，她爱上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男人，无论在舆论上和伦理上她原本就是输家，还有什么理直气壮的？但是，她就被宠惯了，宠坏了的女人很任性也很恃强。

她没有反驳海伦，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个精美的烟盒，很优雅地装上烟嘴。她吸烟吸得很深，缓缓地吐出，那清清的烟雾浮罩着她白皙的脸，海伦不得不承认，她很美。她的美

有种无奈的悲怆感，让人想起被困在笼子里的那只华丽而孤寂的白狐，充满了焦灼祈求和欲望，那种能够震撼人心的美，让人欣赏感叹，却忽略了它美的原因。

她向服务员道谢，把饮料很恭敬地放在海伦面前。她的语气十分的柔美，悦耳，沉着应变能力让海伦感到她的老道的强硬。

“我没有别的企图，只要森活得快乐，自在！”

“那就是说，你也不在乎森爱上其他的女孩子？”

晶迅速看了海伦一眼，眼睛里闪过一道意外的惊讶。

“假若森真的会爱上的话！”

“你这个母狼！真的够狠毒！”海伦骂的声音不大，她在咬牙切齿的，“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不过也就是街边儿的破烂！”

音乐声很大，森的歌声很劲爆，整个会场被他煽动着一片鼓噪和激情。

“那你可要混好哟，别混到我这份儿上，让人指骂！”

“闭嘴！”

海伦突然站起来，端起酒杯，把酒泼在晶脸上。

“离开他，否则我不会饶过你的！”

在那两个女人之间发生破裂的瞬间，森也中断了他的一切，留在喉咙里的音符，手指按在吉他弦上的节律，身上充满着动感的跳跃……

他怒气冲冲地跑到台下，狠狠地盯了海伦一眼，拉起晶的手，转身走了，把海伦留给一片哗然的会场。

第二节

森的邻居有个不满十岁叫阿圣的男孩子，对森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常躲在门外听森打架子鼓。回家把洗脸盆，锅翻过来，学着森样儿，晃头甩脑地学着打，着迷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森和晶刚走到家门口，阿圣妈妈拉着哭得鼻涕邋遢的阿圣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一见到森就指着他说，“年轻人啊，我家的阿圣近来的学习成绩一个劲儿下降，就是迷上你的架子鼓上，我和他爸寻思过了，反正他也不是块读书的料儿，干啥都不成，干脆让他跟着你学敲那鼓吧，听说打这玩意儿也算是个赚钱的本事不是，反正你整天的敲打这玩意儿的，吵得我们也不得安宁，如果阿圣跟了你学呢，全当是你在教我儿子，再听你敲那鼓啊，我们也不会心烦了！”森真被她气蒙了，说的话吓了一大跳，两手往外推着阿圣，嘴里一个劲儿的说着“不行，不行！”阿圣一看森不愿意收自己，冲进森的怀里，抱着森的腰，索性咧开大嘴巴，伤心地嚎起来，“大哥哥，嗯嗯，我很乖的，我会冲茶，嗯，会给你洗衣服，嗯嗯，我还会，嗯，嗯，我还会陪你逛超市……”阿圣妈妈见儿子伤心了，也发了狠心，冲着森又喊又跳着威胁着，“假若你不愿意收我儿子，那就赶快搬离这儿，别再吊我儿子的胃口，要不，我去告你了啊！”森甩开阿圣，阿圣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腿来回地踹着，死乞白赖哀求

着。阿圣妈妈看见晶站在旁边，灵机一动，拉起儿子，把他往晶的怀里一送，阿圣也顾不上抬头看清什么人，只管紧紧抱住，“阿姨，你帮我求求大哥哥吧！”森走过来拉开阿圣，“听着，以后你叫我叔叔，听见没有！”“是，叔叔，叔叔，叔叔！”阿圣又转回身抱住森的胳膊拼命地摇晃着乞求着。“好了，阿圣，你过来！”晶带着阿圣进了房间，“你能不能敲打一下，让我们听听啊？”阿圣破涕为笑，手舞足蹈地坐在鼓前，用手捋下鼻子。“行了你，别整得像块提不起来的豆腐呢，快点儿给叔叔阿姨敲敲啊！”“妈，我的谱呢？”“哎呀，你那还叫谱儿啊，好了，你在家怎么敲我的锅碗瓢盆的，就怎么敲给他们听听呗！好乖，敲吧！叔叔阿姨不会笑话的啊！”阿圣看了看森，森冲他笑了笑，“是啊，随便敲吧！”阿圣直到森说话了，才笑了。

他学着森，先甩了下头发，举起鼓槌敲打起来。森用手捋了他的头，“小子，学走道儿了你！”阿圣妈妈笑着说，“还不是学你的风度吗，他说，他也要留头了，要留得和你那样长，让他爸爸揍了他一顿！”“哎，你们怎么能揍他呢，又不是犯错误！”森替阿圣抱不平。“怎么，这就开始心疼他了，哎哟，我们阿圣还真没看错人啊，真是个好老师啊，好了，我们阿圣就交给你了啊！”晶笑着抱着阿圣说，“叔叔收下你了，你要好好学！别让妈妈失望哦！”阿圣妈妈好话说了一大堆的，只夸得森不耐烦了，才拉着阿圣走了。

晶不想说什么，坐下来开始打击鼓。森坐在一旁，眼睛望着窗户外面，听着她的鼓点儿。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

晶似乎已经陶醉在了那鼓声中，依然不理睬森的情绪变化。

晶打出了一连串的急促的震撼力很强的节拍，她的情绪正达到了高潮。

森突然抓住了她的手腕儿，把她掂了起来，“嘭！”她手中的鼓槌落下来，撞在鼓上。

森一阵疯狂的热吻，把两人的情绪迅速地发展到了巅峰，晶来不及思考和挣扎，被森粗暴地按在了地上，跨在她身上。

.....

森显然是在经过一番挣扎抉择后，才使自己进入到了那种癫狂不羁的状态里。与其说海伦对晶的侮辱是对他的干涉，倒不如说是对他男性自尊心的刺激。冲垮了他走向成熟的羁绊，清晰了朦胧中丝丝缕缕对母性的依赖和爱情的混淆。那个羞怯，斯文，痴情憨态的大男孩子般的冲动不见了，他对她的爱慕基础上了依恋，她牵引着他的欲望走进他们的梦乡的温柔，那么多的怜惜和母爱，那么多的柔情和忧虑，那么多的呵护和抵触，瞬间变成了成熟和自私……她感到了失落和痛苦，他对她的依恋正是她爱他的依据，不公平，不合伦理，甚至有点邪恶的依据，但，毕竟是爱啊，曾经的刻骨铭心的爱，她愿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爱。被她封存在心底很久的那段记忆，竟和眼前的他有着那么惊人的相似。男人的成熟，她释放出了自己全部的爱，回报给她的无一不是男人们的自私。森同样也想将他的昨天永久沉落在她心底的某个角落，他想要告诉她的是，那个他感到怯弱和困惑的年龄，是他的耻辱，他要成熟起来的代价就是变得更加

自私，自私到可以完全地拥有一个真正的女人。

当他第一次主动地强行地占有她的时候，她像第一次把自己的处女身献给自己心爱的男人，虽痛却喜极而泣着。

他哭了，扑在她的怀里，浑身是汗，晶感到他的汗冰凉。他语无伦次地，断断续续地说着，他说他不是有意的要伤害她，他很想好好的爱她，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爱她。他在吃那个男人的醋，想到她在那个男人的怀里就受不了，就想杀死他……他抬起脸，那张充满了男人魅力的脸上粘满了泪水和乞求，那是她的孩子，那是她的最爱，那是她的心痛。她对他说，她一点儿都不生他的气，她很愿意看着他成熟起来，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个性，她活着就是愿意看着他快乐，自由自在的生活着。他又哭倒在她的怀里，嘴里念叨着，抱抱我，我很害怕，我害怕失去你，失去你的爱，我不能没有你，你知道吗？她也像个幼稚的小女生样儿对他发了誓，我会永远守着你的，和你走到天涯海角，你会对我变心吗，我是永远不会的！他温柔地吻着她，手在她的身上深情地抚摩着。他说，我才不管什么人说什么的，我就是要爱你，和你过一辈子，你不会对我变心的吧，你要是对我变心的话，我先把你杀死，好吗？她痴痴地望着他，你要是不爱我了，一定先把我杀了，再离开我啊，要不我也会自杀的！她哭了，哭得很痛，他心疼地抱着她，哄着她，吻着她，再次给她发了誓，她也再次的给他发了誓。两个人再次痴情地，温柔地做爱。

晶突然惊呼一声，跳出了浴盆，接着拉出了浑身是泡沫的森，说她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森立即跟她走。

晶和森在一个摩托车商店停下，晶拉着犹豫不决的森走了进去。这是家非常有名气的世界名牌摩托车代理行，里面装修很有个性，陈列的摩托车都是国内外很有名气的新款车子。商店老板似乎和晶很熟的样子，“小姐，您要的货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请您过目！”老板走到一辆摩托车跟前，像变魔术似的拉去了车上的罩子，崭新的，放着耀眼的霓彩的，威风凛凛地站在森面前。“哇，真是酷啊，晶，是给我的吧？是不是？我猜对了，对吧？真的是太漂亮了，简直是酷毙了，我太喜欢了，我是不是在做梦，我是在做梦吗？”“不是做梦，是真的，这是世界上最新的赛车式摩托车，你喜欢，我真没有白忙活了！”森像个贪婪满足的孩子，忘情地丝毫不加掩饰地表露着。“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摩托车，还是这款的？”晶被这个大男孩子的忘乎所以感染了，“我就是知道你做的梦，梦里想要的东西！”“真的吗？我爱你，晶！”他吻了晶，这还不够表达他的感谢之情，干脆把晶抱起来，转着，喊着，笑着，连老板和职员都被他的举止搞笑了，“请您试试车吧，它能够飞起来呢！”

森带着晶上了高速公路，时速开到 160 公里。晶感觉身子发飘，像要飞起来似的，她紧紧地抱住森的腰，戴着头盔的脸靠在森的背上。森把车速加到 180 公里，“啊哈，啊哈！”他兴奋地呼叫起来。

晶静静地抱紧森，此刻，她的感觉很像他们的爱，疯狂而短暂，幸福而危险。她愿意这样疯狂地死去，和这个大男孩子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那是她的幸福，是她完整无缺的爱，而活着，因为爱着他而活着，是一种罪孽，是她的痛苦和不幸。海伦说得没错，她像个婊子似的诱惑了他，像个

赌徒赢到了一件宝贝。她只能把他藏起来，用泪水品尝着总有一天会失去他的惊恐害怕的滋味，让勒紧他直到他和她同归于尽的念头不断地吞噬自己的良心，清楚地等待着自己的自信和他的勇敢熬磨成世俗的眼光彼此分手的结局到来，这些是她要为得到他所付出的。有时候她会为他而疯狂地不顾一切，她有足够的勇气战胜自己的软弱拒绝退却。有时候她连想都不敢去想，她没有爱到和他同归于尽的自信。

看着森，她就要为他而活着，看到海伦，她就要为他而去死。

森给了海伦十万元，说是让她寄回家给小干部买房子用。海伦很清楚这钱是晶拿出来买好她的，如果她收下了，就意味着她承认了她和森的关系。

“你呀，这个傻瓜，什么时候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票子呢！”

“姐，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你这样想啊，其实我们比她好不到哪儿去，何必把自己装高尚呢？有钱拿总比穷好吧！”

他说“拿”的时候停顿了一下，还好，算他聪明，找了个那么贴切的字，来为自己解脱。

“森，不是我扮什么高贵，你和我不一样，我可以让你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要为钱和穷而担忧，不要为过去而自卑，难道你真的不理解我吗？”

“姐，你别瞒我了，妈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森点着烟，眼睛望着下面的万家灯火，他们是在一座山上的一家豪华酒楼上的凉台上，“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天生的下贱，却不一定是天生的穷，你以为那些暴发户都是什么

高贵的人呀，大把的有下三烂，他们靠机会挣钱，和我靠运气挣钱有什么不一样啊？”海伦想插话，被森打断，“姐，我不想让你那么辛苦，你连自己的工作都朝不保夕，你怎么能保证我的正常人生活？更何况，我是个男人，我有能力为我自己的将来生活负责，你别为我操心了，我会照料自己的！”

海伦望着黑夜中繁华的城市，感触良多地叹声气说，“是呀，我带你来到这个城市，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有个好的前途，你靠唱歌，靠运气，都可以，就是不能靠吃软饭生活！”

“什么呀，什么叫吃女人的软饭，她爱我，我爱她，你知道什么啊，瞎说！”

森给海伦起了性子。

“她是个有钱的女人，你是个穷光蛋，年龄差点她能当你姨了……”

“她有钱，我没钱，我就算是吃软饭了，哦，照你的说法，穷的就不能找个有钱的婚姻了？感情放在那儿，钱可以不分彼此，这才叫爱的嘛！”

森的天真令海伦大吃一惊，“你听听，哪儿还能找到你这么纯真天真的男人，啊，你真是不知道啊，还是给我装糊涂，你们这叫婚姻啊，你去问问她，她敢说嫁你吗？我都纳闷了，你凭什么娶她呀？”海伦急得拍着手掌。

“你啊，是嫉妒她吧？”

“啊？嫉妒她，哈，你可真是天真啊，那种女人会有人嫉妒？”

“女人都是这样吧，互相嫉妒不是吗？”

“森，你就不能好好的找个女朋友吗？”海伦放低了嗓

音，急忙在皮包里找烟，想是烟瘾又上来了。森给她点着烟，想要她的烟，她赶紧收起了那盒烟，“我这烟很难买的，抽你自己的吧！”

森突然想起了他曾经也问过晶要烟抽，也被晶一口回绝了，“女人的烟不能抽呀，怪癖！”

“她不值得你这样，她不配！”

森沉默了片刻，抬头望着满天的星星。

“姐，在这个城市里，我有时感到很害怕，还是我住在歌舞厅后面的小储物间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老鼠似的，整天的生活在黑暗中，怕见到光。想到穷和酸气，我就很怕上街。想到口袋里空空的，我就讨厌自己……她领我走出那小黑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存在的真实，我自己存在的真实，我的歌存在的真实，这个世界存在的真实。在她面前，用不着伪装自己，扮演什么，赤裸着自己都不会感到羞耻，很自在，很舒服，没有负担……和她在一起，我有了份责任，有了男人的雄心，有了活下去的目标。我真怕回到以前那间小黑屋里，怕丢开她，怕她不爱我……”

海伦突然被烟呛得连连咳嗽着，憋得脸通红。森用手在她的背后轻轻地锤打着。过了会儿，她缓过来。

“森，那不是幸福，那是你的借口，你逃避生活的借口！”

“干嘛说得那么严肃，我们生就的下贱的命，只是眼睛向上，难道就可以变得高贵了吗？”

“起码我们要努力去尝试一下吧？”

“那又怎么样，你又怎么样？你改变了什么吗？”

森将身子探出凉台，眼睛凝视着远处。海伦把手里烟掐

灭，站起来到森身边。

“至少我知道自己能改变了多少！”

“哼，能改变多少呢？”

“森，你以为她的钱是好花的吗？”

“你要受多少流氓无赖的玩弄，才能挣到这十万？”

森转过身，他满脸的轻蔑地笑着。

“啪！”海伦抡手给了森一个耳光，“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海伦刚转身要走，背后传来森的哭喊声，“你挣的钱和我拿来的钱有什么区别？还不都是他妈的下贱人通过下贱手段到手的钱吗？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你拼了命也改变不了我的什么，你难道还不认命吗？”

海伦转过身来，怔怔地看着森。他的泪水，他满脸的乞求，他已经长成的高大俊朗的身材……她感到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是那么软弱无力。

第三节

森说的那些伤害海伦的话，并没有使海伦停止继续阻止森和晶交往的念头。森的那些话，反而让她更加憎恨晶。想到森被她拖着走上一条不死不活，人不人，鬼不鬼的路，成了她暮花残枝的殉葬品，她恨得牙根儿都作疼。更有一个让她无法接受的事实，晶让她看到了自己。

海伦连夜多梦，几乎无法入眠，只觉得心力交瘁，心促

气短，再浓的妆也掩盖不住那一脸的倦意。

她梦见了小实。

清澈见底的水里，不见了原来那样的浑浊，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小实在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的，耳朵后边冒着一串串换气的水泡。他用手拉着她站在水里，他在走，她却一步也走不动……水里那张被水晃得变了形的脸，一直笑着跟着她。

她醒来时，明明的看见他坐在床头，背向着她。她想对他说，滚回去，小实！怕他听不见，她还拼命地喊了一声。她怕是自己吓着自己，拼命地咽唾沫，嗓子真的生疼。

她出门时，还对着跟在她后面的小实埋怨说，都是你跟着我，今天我会倒霉的！

容容早上起来，只喝一杯蜂蜜水，过去，她是一定要准备早餐的。火腿肠至少有三种。她爱吃烟熏式的，李翰林爱吃精肉的，再要准备一种李翰林吃三文治的那种火腿肉片儿式的。面包也要至少三种，她吃的是咸方包，李翰林吃的甜包，还要给李翰林准备吃热狗包那种。这还不算那些黄瓜片啊，西红柿啊，椰菜叶啊之类的生菜。还有那些花生酱，果酱，芝士，黄油等。除此之外，李翰林要是头天晚上喝多了酒，早上一定要喝热汤之类的东西。不用他哼唧，容容就会给他蒸碗水蛋，那水蛋蒸得像豆腐脑儿似的颤悠着，滴点儿醋，再放点小磨香油，被虐待了一宿又瘪又涩又苦的胃，被水蛋填满后，那滋润劲儿就别提了。

李翰林起来后，一个劲儿地拍着发疼的脑门儿，接着就是直哼唧。昨天，喝多了酒，在沙发上睡着了，怎么躺下

的，醒来还是怎么个样儿，连个毛巾被什么的也没给他搭上。酒劲儿一过，还真有点发冷。看来，容容根本就没有动他，说不定连看都没有看见呢。

“哟，你在这儿睡呢，我还以为你昨晚儿没回来，是睡在海伦那儿吧，啊？”

容容正在喝她的蜂蜜水，一脸的无所谓样子，这是最让他受不了的样子了，想到她能跟他吵，计较他的说话和去向。总算还表明她在注意他，还在乎他，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关系。现在，她根本对他的一切都不关心，他做什么都和她无关一样，就像他在她面前只是个寄宿者，过路者，一个和她毫无关系的人，想到此，他心里不觉一阵寒栗。

“给我点水喝，我头痛得很！”

“问海伦要啊，又不是我让你喝成这样的！哼！”

“你？”

李翰林想发火，但咽了口唾沫又忍下了。想到他已经不是她的对手，闹下去的结果只能对自己不利，所以收敛起来。

“容容，能不能给我蒸个水蛋啊？”李翰林走到容容面前，用手扳着她的肩头，努力讨好的口气，“我最爱吃你蒸的水蛋了，那味道，那感觉，哇，好好噢！”

容容斜看着李翰林，慢慢地喝完杯子里的水，拿下肩头上的那双手，叹了口气说，“你还记得呀，从今往后啊，你要记住，那是你过去的福了，没有了，被你自己作践完了！”

“容容，你这样到底要怎么样嘛？”

“我没有要你怎么样啊，我只是想干我想干的事儿，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忘了？”

“哦，是，是，没有忘，但是，你，你是不是也要做点儿，做点儿原来你做的事儿，哦，像回家做饭了，节省用钱了，还有，我和你一块儿回来做，好不好，啊？”

李翰林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大早就给她说这些，干嘛，有什么意思。

“哦，那有什么用啊，我回来费气扒拉地做好了，你可以回来吃，也可以不回来吃，我呢，干等着？”

容容说话时，语气很低，很从容，一点儿都没有生气的感觉，她眼睛翻看着李翰林，面带微笑，像在讲述其他人的事儿。

“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会回家陪你做饭，陪你吃，是真的！”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让你相信我的！”

“那好，你先相信我容容的现在吧！这个月的奖金呢，拿来！”

李翰林的头像炸开似的痛起来。

容容一边翻着李翰林的皮包，一边说着：“我会跟你离婚的，但是不是现在，等我做完我应该做的事儿，你不会再看到我！”

“容容，我求你了，别吓唬我了，好吗？”

容容拿出了钱袋子，一张一张地数着里面的钱，数完后，从中抽出两张放回皮包里。

“你也是的，奖金越来越少了，像你这样的男人，应该更加努力地挣钱才对呀！要不你能养得起老婆和情人吗？”

李翰林冲到橱柜里，拿出了一瓶洋酒，就着瓶口“咕咚

咕咚”连着喝了几大口。

容容出门时，看他又在餐桌前喝得夸张的样儿，皱了皱眉头，说：“听说海伦怀着泰利的孩子，不是已经打掉了吗，怎么还想继续蒙事儿呢？这种女人，活着都是公害！”

没等李翰林弄明白她说话的意思，大门“砰”地关上了。

容容关上大门，眼泪呼的一下涌出眼眶，她真的想折回身去，阻止李翰林的酗酒，答应他的恳求，和他重归于好，过他们以前的那种日子……就是不能想到以前，以前的他和她的那种日子，那个大男人，那个小女人，那个整天活得不像个她心里的男人的他，那个整天活得不像个他心里的女人的她。他们似乎失败的婚姻，带给了他们慌乱而失败的生活，那是他和她都不可能容忍和继续的生活。结果，他们在舞台上被迫出位，反串了本来的角色，却找到了平衡。那是因为她近乎歇斯底里的病态的急转弯，使她从一个要容忍和关心他的人变成一个被容忍和被关心的人。那是因为他一夜之间从男人无忧无虑的优越感跌了下来，他必须拿出极大的忍让和宽容，才能不使自己变成杀死他们不幸的婚姻的刽子手。她就是要他痛惜失去的过去，后悔自己竟没有发现那时的她如此的贤惠美好，而对现在的她的自私和冷酷表现出最大的容忍和宽容，以获得她的原谅。

她不想原谅他，是因为她不能原谅海伦，为了让海伦得到惩罚，她不惜伤害他，伤害他们的婚姻。

伤害他的时候，她很后悔，很心痛。毕竟他是她惟一爱过的，也将是终身爱着的男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能够

接纳别的男人，和别的男人谈爱，和别的男人有肌肤之亲，和别的男人过日子。

他就是她的惟一，她绝对不允许失去她的惟一，或者什么人抢去她的惟一。

所以，为了她的惟一，她不愿意前功尽弃，放弃随时有可能被软弱打败的那份自私和冷酷。

海伦一上班，就看见桌子上的那封信，看完后，她脸色苍白地跑了出去。

她疯狂地找着李翰林，约他在红树林见面。李翰林赶到时，刚要张口问，海伦抡起手臂，掴了他一巴掌。

“你疯了！”李翰林叫喊着。

“对，我是疯了，我疯了，我被你逼疯了！”海伦说着又扑上去，抓住李翰林就要打，两只手被他握住。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不能说清楚吗？干嘛像条疯狗似的乱咬！”

李翰林把海伦一搯，她差点摔倒。

“你干的好事，啊，你看吧！”

她把那封信摔给李翰林，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这个狗日的，你是答应过我，不是说好了不说出去的吗？你干嘛做出这种缺德的事儿，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这个狗日养的，你算是人嘛！啊，你给我说清楚了，你要是不让我活了，咱都别活！”

李翰林眼睛瞪圆了，“我没说，这不是我说的！”

“废话，就你知道这事儿，你说你没有说，那是谁说的，你说！”她说说着扑上去打了他一拳。

“你他妈的是条狗啊，乱咬，我就是没有说！”他挡了她

一下，回手又操了她很远。

“要不就是你这个怕老婆的货，告诉你老婆了，对了，是你告诉你老婆了！是不是，快说！”她又扑过来，抡起拳头在他身上乱捶着。

他突然想起了，早上容容出门说的那句话，说不定是她告诉了她，但是，她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呢？会不会是从沙果那儿呢？

“你这个软蛋，我和你上床，不是你愿意的吗？你床上如狼似虎的样儿都去哪儿了，被你老婆吓得成了个病猫了，啊！我凭什么跟着你受你老婆的窝囊气啊，你怕她，我可不怕她啊！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不和她计较的，她还别真的以为我怕了她哪！哼！”她恶狠狠地骂着，用手乱抡在他身上，撒着她的气。

“你给我听清楚了，容容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儿跟她半点儿关系都没有，你要是有气，就冲我来，别找她的事儿，不然，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他在空中抓住了她的两只手，放在一只手里搥住，另外一只手掏出烟，放在嘴里，然后，又掏出打火机，点着烟，把浓浓的烟雾喷到她脸上，让那烟味儿刺激她。她挣扎开了两只手，忿忿地找出烟儿，急促地颤抖地点着了。

她用烟头烧了那封信，然后，摔烟头，没跟他说什么就走了。他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愧疚。好在他没有告诉她沙果也知道这件事儿，要不，她才咽不下这口气，定要找沙果的麻烦。

海伦主动约朱悦，这还是第一次。幽暗的咖啡厅，正低

徊着萨拉沙提的流浪者之歌。海伦没有了往日的艳丽，少了性感的挑逗。倒是她脸上挂着的淡淡的疲倦和伤感，让朱悦更多地感到了女人的柔弱和乞求，真的有些打动了她。

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喝着酒，偶尔看着对方，彼此给对方点着烟。好像一对情侣样儿，默默地相互揣测着，试着用心来沟通。

海伦先垂下了眼睛，他看到了她眼帘挂着的泪珠。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不愉快事吗？”他的声音温煦柔和，听起来很像电影里面的一位传教士，“说出来听听！”她抽泣了一声，但又被她强行地遏制住了。他体贴地递过去了一块儿雪白的手帕，她接到后，放在桌子上没有用，很快地抽出了一张纸巾。

“对不起，扫你兴了！”她脸色有些苍白。

“要钱吗？”他的声音恢复了原来的语气，听起来也自然很多。

“我辞职了！”她长出了口气，终于可以直视着他了。

“好啊！”她并没有听出他有多高兴，只是感觉到为了他的床第畸形的需求，他说的“好”是什么意思。

“我会找到工作的！”她怕听他说出他的需求的话，抢先一步打消他的念头。

“好啊，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好吗？”

朱悦不愧是玩女人老手，他掏出了一本现金支票本，在上面签上五千元的数目，签上名，交给了海伦。

“先拿去用，不够再找我吧！”

“谢谢，朱先生！”

他看着海伦虽收下了他的钱，并没有感激之情，知道她

所需要和期望远不止这个数目，而他在她身上下的赌注，远不止是她的身子，他是他更长远更大的生意的最佳人选。为此，他在她身上投注的资本不是盲目的，也不在大，而是更长久的，更为她所需要和渴望得到的。

“送给你的烟！”他递过去时，他看见她的眼睛亮了。

“啊，是这样的了！谢谢你啊！”她简直是惊喜若狂了，她看见那条包装得很精美的烟盒上不起眼的右上角儿上印着两个“A”，这是她要了几次都没有给她的，这比原来给她的是一个“A”字的烟，瘾头要大一倍都不止。

“这个烟劲儿很大，先不要太贪了，慢慢地吸啊！”

朱悦瞄见了个熟人，起身过去应酬，他让海伦等他一会儿。

海伦看见桌子上放着的那块雪白整洁的手帕儿。被丢弃了很多年的手帕，现在又变成了有身份的象征，很多讲派儿的男人都不用纸巾了，都又兴起用专门定做的一家牌子的手帕。纯色素格手帕用料很讲究，隐约可见的压花做得十分的精美，这样的手帕的价格每条达一百多港币。买这样手帕的人大都是一买一搭，六至八条，花色图案大多都是一个系列。海伦打开朱悦的手帕，发现下角有一个很别致的“晶”字。一般来说，这应该是老婆或者是情人的名字吧。

“她？”海伦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到了和森纠缠在一起的那个叫“晶”的女人。

朱悦很快就回来了，“对不起，我还有事儿，改日我再和你联系！好吗？”

海伦心里巴不得他有事快点离开她呢，这会儿听说他有事，真是求之不得呢！

“朱悦，我心里很难过，真的！”

“我知道，今天的确有事儿！你看！”

那边真的有人在朝他扬了扬手。

“朱悦，谢谢！”

“别在意，一切会好的！啊！”

朱悦主动过去拥抱了海伦，匆匆地走了。

晶没有开车出去，而是让森开着摩托车来接她的。因是新车，森正在兴头上，晶愿意陪着他在马路上兜风，很是爽！两人上了梅观高速，一路直奔观澜高尔夫俱乐部。风很大，摩托车速度又快，晶紧张得头发晕。她紧紧地抱着森，把身子贴在森的身子上。

两人练习了一个小时，到西餐厅吃自助餐。

晶是很能引起男人们的兴趣的女人。她举手投足间的随意，她毫无雕琢的天然韵味儿，清丽可人，楚楚动人。女人可叹着，上帝太过宠爱这个女人，为何将男人所垂涎所需要的全给了她一人？男人也可叹着，哪儿有不让男人动的女人，可这个女人真是让人看得动不得！

为了报答那个男人的救命之恩，她一直跟着他。他舍弃的女人无数，就是舍不下晶。晶是属于他的，就像他挣的那么多的财产一样，有的是可以任意的挥霍掉的，有的则是要收藏在后，而晶就是他收藏的一件珠宝。总有一天晶受不了那个男人的变态离开他，或者在他对她进行性虐待时杀了他，但森需要快乐，而让人快乐是需要钱，她需要他的钱，让森过快乐的生活时，她会继续待在他身边，把他的钱拿来为森制造快乐，制造他们两人世界，制造他们的爱。

可能是她太惹眼了，可能是森太过稚嫩，或者是他们太过亲昵惹恼了在场的男人，要不怎么会一下子站出了四个忿忿不平的男人分别围上了森和晶。

森掀翻了一屉热菜，朝着那个围着他的男人泼过去，撒了他满身，趁着他惊慌之时，森转身揣倒了旁边那个纠缠着晶的男人，晶喊着，“森，跑啊！”森跳过来，拉起晶就往外跑。

等他们跳上摩托车，跑得一溜烟不见人时，有一个人却在欣赏这电视镜头里的惊险的英雄救美的一幕时，给海伦打了手机。

克丁碰巧在这里消遣，碰巧他认识晶是朱悦的情妇。

第四节

金林一直都在为湖州市新技术开发区建立一个集团性质的机械制造公司积极努力地奔走。何伟也不断地在湖州市机械系统的同行里到处游说，助金林一臂之力。

湖州市是个机械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方，机械制造的技术力量在国内一直都是很先进的，工人技术素质也不错。但是，由于体制问题，长期以来，生产厂家很分散，形成了国营、合营、私营还有无数个体作坊式的生产，个个都要争地盘争技术争市场，各个生产机械制造的技术科技含量不高也不精，很难形成一定的规模，更不用说是采用世界先进水平了。

金林知道湖州市技术局的现任领导很想做点儿事，尤其是在自己的任职期内出点成绩，成为自己走上仕途的台阶，任何一个领导都会在科学技术方面下功夫。政治需要业绩，市场需要利润，商人需要赚钱，而中国市场上，科技含量很高的生产开发，潜力十分大，它不仅是商人看好，政治商也看好。

金林很成功地游说了技术局领导支持他成立机械集团的设想，把已经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工厂合并，吸引外资，形成世界高水平机械设备生产配套重地，充分发挥本市的有型资产的优势的构想得到了认可。

沙果到机场接上金林，金林一上车就开始介绍他的设想，他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兴奋，“英国有一家机械设备的生产专利，科技含量很高，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他们愿意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中国市场。为了怕砸牌子，他们要求购买专利的公司的条件很严格，一定要有信誉讲诚信的声望，而且是三年内，由他们验证开出许可证，并且可以对购买方的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做出回应！据说，代理条件十分的苛刻！”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说的是英国威尔公司新研制的DT53型乙烯合成生产机！喂，你小心开车啊！”

金林很是惊讶地赞叹道，“你什么时候成了专家啊，正是它！”

车子突然加速超过一辆国产车。沙果身子猛地一闪。

“小心哪，慢点儿嘛！哦，它出世还没有一年哪，你想把它引进中国？”

“对，就是在湖州新技术开发区，怎么样？”

金林接着超过了两辆车。

“湖州那边行吗，像你说的英国方面要求代理条件那么高的话，湖州是不是太落后了呀？”

“湖州方面做代理当然不行了！”

“你，你行吗？”

“我，当然也不行了！”

“我知道了，你要拉泰利了！”

“对，拉着瑞思，以瑞思的信誉购买专利权，我来投资引进设备的资金，湖州技术局出地盘和资质，组成湖州机械制造集团。集团以生产‘DT53’型设备为龙头，另外兼并四个小厂作为配套生产零件的工厂，逐步形成规模化生产。三年内，在中国市场上站住脚，三年后，我们走向世界市场！”

“金林，你的胃口真大□！不过听起来真的很诱人！”

沙果疑惑地问金林：“你那么有把握泰利能够购买‘DT53’的专利？”

“也只能靠他了，国外卖专利，主要是看购买者的信誉和实力，我们在资金地盘上有实力，但在国际名气和声誉方面那是瑞思的优势了！”

沙果突然地把话题转了过来，“你老了许多！”

“啊，是吗？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沙果把手按在金林的手上，眼睛闪着温情。

“你在乎吗？”

金林没有看沙果，眼睛看着前方，车速显然慢了许多。沙果朝着他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生意上的事，我有时候会说给黄霓听，听她的主意而定的。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有什么经验哪，我想要的就是她的女人直觉。你还别说，凭着女人直觉，好多关键时刻的决策，都被她给说准了！”

“那你也把这件事说给她看？”

金林想也没想答道：“行啊！”说完，他转过头来，“你不吃醋呀？”

“眼下顾不上，先保命要紧！”

金林望着前方，“真想跳进大海里面游他个痛快，沙果……”

沙果立刻打断了他的话，“这很容易办到，先答应我，车速不能超过 120！”

天色近晚，大梅沙海滨浴场。

金林跳进大海中。

沙果笑着跟着跳进去。

两个人像一对快乐的鱼儿在戏谑着。

金林的手举起自己的游泳裤，身子不断地往上跃着，对着夜空喊着：噢嗨！

沙果也举起自己的泳衣，对着夜空摇晃着喊：噢嗨！

金林扑向沙果……

沙滩上。

金林和沙果平躺在沙滩上。

沙果的眼光在他身上拂过：金林，你和我在一起有犯罪感吗？

金林眼都没有睁，嘴角上显露出一丝嘲弄：什么话！

沙果眼睛望着空中的星星：我有！

金林睁开眼睛：黄霓经常对我说。

为什么不结束呢？

结束了你们的犯罪感，我就成了罪人了！

我爱你，带着罪恶感！

我爱你，一个带罪的人！他们忙到深夜。

海伦醒过来时，天已经亮光光了。她睡在一间宾馆的房间里。她想起身，不料浑身一阵剧烈的疼痛，她忍不住地“哎呀”一声，难以支撑地又倒下。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脸上，胳膊上，腿上，浑身都是青紫乌色的伤痕。

桌子上留着一张纸条：“伤无大碍，只需静养几天。森的事儿自有人照看，不用记挂。食宿只管签单，自会有人结账。”

她浑身感到了剧痛，她无法集中思想思考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她重新躺下，隐隐记得昨天的事儿，那曾经发生的难堪和屈辱……那心里边难以平抚的伤口，开始慢慢地流淌着血水，蔓延着那被撕裂开的疼痛……

接到克丁的电话，她像疯子似地赶到森的宿舍，进了房间，她随手抄起家伙，把森的架子鼓砸得震天响。在门口等候着森回来的阿圣，被海伦的举动唬得一时惊呆住了。看见海伦砸森的鼓，这才猛然醒过来，疯也似地扑了过来，用身子护着架子鼓，小手朝着海伦大声喊着，“你这个疯婆子，

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搞破坏！”海伦上去把他拉开，继续砸，“我是你姑奶奶，就砸了这儿了，你怎么着吧！”没想到，这个小家伙抄起一把扫帚，像要拼命似地往海伦身上抡去，嘴里喊道：“打死你这个疯婆子，打死你这个疯婆子！”海伦夺下他手里的扫帚，阿圣妈妈赶了过来，看有人欺负阿圣，不由分说，扑上前就把海伦手里的扫帚夺在手里，指着海伦的鼻子大骂着：“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啊，欺负一个小孩儿，你的良心被狗扒吃了，啊，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啊？”海伦一看来人不是好惹的主儿，也不想把事端闹大，一屁股坐在床上，“我是什么人，关你什么事，你们是什么人哪？给我出去！”“哈，我是什么人，谁人不知就你不晓啊，你给我出去！”阿圣妈妈的手指快要挨着海伦的鼻子尖儿了。“我想在这儿，你管得着吗？”海伦站起来，躲开阿圣妈妈的手，然后对着他们母子挥着手，“你们都给我出去，我给你们没什么好说的！”“那不行，我们一走，她就要砸叔叔的鼓了！”阿圣在一旁气鼓鼓的说。阿圣妈妈二话不说，上前一把拽住海伦的胳膊，往外扭她，“你给我出去，这里就是不能让你碰，我看你敢砸！”没容海伦反驳，她就被阿圣妈妈推出门外，“砰”的一声，门被关上了。“我的钥匙！”海伦挣扎着，喊着，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凶悍的女人和那个固执的小孩子。“正好，森回来之前，你最好离开这里，我可以叫来保安的，你都没有领教过保安吧，那黑劲儿，别提了！”阿圣妈妈故意恐吓着说，按捺不住一副得意模样，阿圣嘴里“咕唧咕唧”地模仿着鼓点声，乐得手舞足蹈的。望着他们的背影儿，海伦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朱悦的那块雪白的手帕在空中飘浮着，那个“晶”子很清晰，很刺眼，一闪一闪的有点儿亮光，就像萤火虫。朱悦手里拿着那块儿手帕，在晶身上擦着……

晶死了，浑身僵硬着，森哭得死去活来的。

朱悦朝着她扬着那块手帕。她看见那手帕，还有朱悦的手上，都是血红血红的，还往地上滴着血水。朱悦朝着海伦扑过来时，海伦看见晶站在一旁狞笑着拉着森。

朱悦拿起那块粘着血水的手帕，去擦她的身子，她死命地大叫起来……

……

海伦怎么也想不到，晶就是朱悦“包”的女人，尤其是让她无法容忍的是，这样一个下三滥的女人，竟然那么无耻地引诱了森，成为森深爱的女人。更让她感到耻辱的是，她和她都是朱悦性变态的“陪贱货”。

海伦眼前总晃动着阿圣妈妈那诡秘的模样，“你没有领教过保安吧，那黑劲儿，别提了！”

“黑保安，黑保安……”

阿圣妈妈的模样渐渐地模糊起来，另外一个声音却变得异常清晰起来，“杀掉她，杀掉她……”

她被自己越来越清晰和固执的念头吓坏了，“这是她逼我的，这不是我要的……我只要森过正常的生活……是她毁了森……怪不得我，怪不得我……”

她让那凶残恶毒的计谋在自己的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好几天，否定了再否定，都无法驱赶走心里深处的那份恐惧。但是，她一想到森，只有她这样做才能够把森从她手里救出

来，她又觉得变得很强硬了。那两个保安，猥琐的眼光在她身上扫来扫去的，她有些后悔了。她赶紧拿出了钱，摔给保安手里，她怕再有一秒钟，她会改变主意。临走的时候，她还一再交代，等她最后的通知他再动手。

她刚睡着，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见是晶，竟惊吓得脸变成了刷白。

她站立在海伦面前，浑身哆嗦，泪水如雨般。

“森……森……”

海伦一把抓住她的衣领，她的脸被憋成了粉红色，紫色，接着咳嗽，泪水，可怜兮兮地喘成了一团。

“森？森怎么了？你把森怎么了？”

“森……森，他病了，病得很，很重……”晶两只手在空中摇晃着，嘴唇打着哆嗦。

晶被她劈头盖脸地摔了两个耳光，拳头雨点儿似的落在身上，晶瘫软着，没有一丝力气反抗她。

海伦突然冷笑起来，她扔下惊恐万状的晶，走向房间，继续发出一阵尖亢的冷笑。

“你来找我干嘛，你诱拐了森，森病了，那是你的事儿，你来找我干嘛，啊，我问你，这个时候你找我干嘛，啊！”

晶的冷笑转而变成歇斯底里的狂喊，反倒使晶镇静下来。

“当然，我来告诉你，只因为你是他姐姐！”

“你这个婊子，是你害了森，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你去死吧你！”

海伦两只眼睛充着血，两只手像利爪似地向她舞着，仿

佛整个身子都在燃烧着愤怒。她的愤怒也感染了晶，晶也开始失去控制，只觉得头上那把火驱使她的两只脚已经离开了地面。就在那瞬间，她想到了森，那个还在等着她，依靠她，爱着她的森，她必须回到他的身边，她已经是他的惟了一了，他再也不能失去她了。她很清楚，若再不离开，死亡将在她们之间发生，她选择了忍让。

那保安见是她来找他们要回钱，一口否认曾有过这事儿。海伦抡起胳膊像掴他，被那保安一把抱住。一个人的手在她的胸前放肆地绕来绕去的，另一个干脆掀了她的短裙。她挣扎着，大骂他们流氓！他们嘻嘻笑着说，你才知道我们是流氓啊，如果不是流氓，你能雇我们杀人嘛！海伦一听他们说这话，真的被震住了，怕他们说出去惹出更大麻烦，只好忍气吞声，认栽了！他们反而不依不饶的威胁她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了，既然是她找上门来了，他们可就不客气了。那保安身上的汗酸臭味儿，淫荡乱扫的眼光，再被他们在身上作践，海伦宁肯死了算了。她拿鞋跟使劲儿地踩了抱着她的保安的腿，保安痛得不由得放了手，她趁机逃过了一劫。

森需要钱。她知道这种病昂贵的费用足以把她榨干，直到最后把她压垮。晶一定会逃之夭夭丢下森，把身心病入膏肓的森扔给她……

她没有立即去看森，她要去给森筹钱。这是她的命，所有和她有血缘关系的，她都有责任为他们赚钱。

她记得，那两个鬼佬不住地赞叹着大梅沙的夜晚很美，她和这个夜晚一样的美！她有意地让另外那个女孩子没有出现，她可以赚到双倍的钱。

她的脑子里只有钱，她什么也不需要了，只需要钱，只有钱能救森。

……

她记得，她被灌了很多酒。

她记得，她向他讨讲好的钱时，他戏弄她。她好像是抢了什么人的钱包。

她记得，她被几个男人打得抱头倒地……

金林好不容易才劝开了那几个怒气冲冲的男人，沙果才有机会冲上前，抱起那个被打得昏死过去的女人。她看见眼前被打得血淋淋，变了形的女人，第一反应就是惊慌地松开手，站起来就走。听见金林在后面喊了她一声，紧接着就是一声失态的惊呼。

那张血肉模糊，肿得变了形的脸，让她一阵阵的恶心。她不想否认对她的反感，就是此时，她也没有对她抱有什么同情心。

她呻吟着，断断续续说着有关森的事儿的只字片语。他们忙到深夜。沙果从海伦断断续续的嘟哝声里，知道是森病了，要用钱。不用说，一定是海伦偷了那男人的钱包，被发现后，打了个半死。

面对着海伦，她内心感到涌起了阵阵忿懑，厌恶和难过。但她还是被她的经历和身处的情景而感动着。她用美艳姿色和商人的奸诈进行一报还一报的讨价还价，她原本刚强

不屈的个性被生活的艰辛蹂躏着媚笑着，她让接踵不断的责任扭曲和膨胀了正常的人格，太多的责任和艰辛逼着她走上了现今的路。或许她根本就没有选择，只能是这样，或者是死亡。

她宁愿选择责任和艰辛，过着令自己和更多人失望的生活，她还是放弃了死亡。

她嫉妒排斥陷害别人，因为她的生活比任何女人都要来得难，走得不容易。她必须保护好自己，才能够对她身上的负责。

她卑鄙下贱不惜手段利用一切，因为在她生活哲学中，竞争就是抢饭碗，她只能不惜一切手段保住饭碗，她才有活下去的资本，除此之外，她什么依靠都没有。

她依然厌恶她，但却对她有了理解。她依然那么恨她，但却对她有了宽容。现在的她不再是以前那个纯情幼稚只有优越感的原则而全然不知人情世故的女孩子。她终于理解和认识了她，纵然是她们之间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但依然存在着宽容。

人类最高的理想应该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最高境界应该是宽容。

她找到了宽容的同时，再次的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她依然有着俯瞰的微笑，她依然有着仰视的鄙视。

离开她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竟已是泪水满面。

海伦知道那纸条是沙果留下的，那是她的笔迹，她再次在她的面前显示了她的优越，任何时候都能够超越她的那种优越感，再次深深地刺痛了她。她以悄然的举止向她表明，

毋庸讳言，即便是做了“情人”的她，也没有失去那份高贵的气质，她永远都无法和她站在一起。

她一点儿都不感激她的施舍，她对她的施舍充满了敌意。

第五节

金林成功地在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了“东方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他的故事被湖州人夸张地传说了，漫漶放大充塞了原本清晰的墨迹，使他成为该市最为传奇的神秘人物。

他在市政府的高官之间制造了一种真实可信的预言，“东方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他们每个人的积德利益。正职用于升迁的敲门砖，副职用于表现自己的业绩，野心者用于实现利欲的手段，阴谋者用于达到目的的机会。他们是他们想要依靠和利用的“实力”派人物，改革浪潮中的“时尚”。金林成功的在他们之间巧妙地设下了一层具有诱惑力的神秘面纱，让他们彼此互相只能嗅出味觉相互猜测，却无法识得其真面目。这样，怀着不同心术和叵测的湖州市的高层和显贵们，云集在金林为他们搭建的经济风云的舞台上。他们将依靠这个舞台，充分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寻找着机会。或者失败，或者成功，只要他们粉墨登场，就一定能够演绎出湖州现代经济传奇。

金林是商人，但他很清楚，成功的商人必须懂得政治，

熟识政治途道，驾御政治脉络，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只有被政治利用，才能赚到钱，才能显出商人的价值。”金林逐渐显露出来的对政治的敏感和兴趣，让他在单纯的经营意图和目的增加了新的刺激点，这也是他认为最具挑战意义上的竞争。

急风暴雨过后，少有的片刻的恬谧里，厚厚的云层里，艰难地爬出半个脸的太阳，隐晦的，疲倦的，懒散的放射着绵绵洒洒的光。沙果的心情像是转了晴的阳光残留在那片阴霾里，隐隐的有些伤感，晦涩，失望。

.....

何伟几乎在将近两个月里，没有让沙果离开过自己的视线。庆祝“东方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酒会上，他已经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她从自己的眼睛里消失。

疲劳，兴奋，酒精，他变得疯狂起来。

“我爱你，真的，这是我的心，你拿去，看看就知道了……”她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冲他一笑。“你这是干嘛，你忘了你是金林的好……”“别说了，你爱我吗？”她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被酒遮得通红一片的脸，又冲他一笑。“何伟，你喝醉了……”“别岔话，回答我，你爱我！”“不，我不爱你，我爱金林！”他手里的酒杯晃着，酒撒了出来。“我知道，你爱他，那我呢，我爱你！”“何伟，别傻了……”“操，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人？”“你？”沙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把他正要倒酒的手握住，“别喝了，你已经醉了！”“那好，你可以做金林的情人，为什么不能当我……”“咻！”沙果抡起胳膊朝着那张疯狂的歪扭着的脸甩去，何伟跌坐在

地上，酒杯摔得粉碎，四周很多人，“他喝醉了！”沙果中途退出会场。

“他爱你？”

“没有！”

“那他怎么会挨你的巴掌？”

“你问他呀！”

“你爱他？”

“你真没有意思！”

“回答我！”

“金林，别这样，好吗，求你了！”

金林整晚都坐在凉台上吸烟。

没有那张婚姻书的关系是那么的脆弱，不堪一击。是啊，她既然能做金林的情人，为什么不能做何伟的情人？对男人来说，有什么区别？只有婚姻书，那才是女人和男人的婚姻关系的契约。那张陈旧的，散发着霉味儿的纸里，却牢牢的系着世界上最为安全，牢固的婚姻，那是女人找到的终身的归宿。没有哪个女人愿意放弃这张陈腐的纸，让自己的婚姻飘浮在世人的轻浮下。尽管那张纸的婚姻，会给男人的婚姻带来不幸，酸辛和无奈，但，为了那张纸的婚姻，他还是认为那是他的人生，是他的责任。他自觉回到那个家里，当他的家长，尽他的责任，那是做男人的为人之道。那么因为爱的缘故，填补感情上的空缺是可以存在着没有婚姻的契约，那是男女之间的婚外恋。他们婚外的情是自由的，纯洁的，不需要任何条件的，那是女人对男人的全身心的奉献，是男人对女人彻底的掠夺。在任何一个时候，心情好的

时候，疲倦低靡的时候，喝醉酒的时候……没有婚姻的女人都

都是他们的猎物。

单是为了一个爱，金林竟然会让她一人在世俗的眼光中跋涉，而他可以随时找个什么借口，便可以丢下她，让她自己承担起所有的不幸。

沙果依旧还在何伟的视线里。他并没有向沙果道歉，就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照样为着金林和沙果的投资项目忙碌着，甚至没有一句怨言。

沙果又后悔自己打了他，假若他真的是喝醉了呢！

“我没有喝醉，我爱你！”

他坦诚率直地看着沙果，眼睛里面没有丝毫的退缩和悔意。沙果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今天一大早，金林才不辞而别，他现在站在她的房间里，还是坚持自己对她的爱。沙果后悔，自己不该给他任何机会和奢望，她甚至怕金林此刻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何伟，金林是你的好朋友，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她想

把绝情的话说在最后，这样可以不用他太过伤心失望。

“你为什么为难，这说明你爱我呀！”

她感觉得他的内心很顽强的意志，那顽强的追逐，正是女人寻找的爱的刺激点和为之疯狂的诱因。她可以恣意的享受和应付那深沉而细腻的爱，却不知该如何对付和拒绝那么直率简单的爱。

“你胡扯什么，我从来没有往哪儿想过！”

“那是你不愿意想我吧，其实，是个男人都知道怎么去爱女人，不要以为只有金林爱你，你本来就是一个惹男人心

动的女人啊！”

她终于明白金林为什么这么信任而又不放心何伟了。

她感觉到他走近了，已经伸出胳膊要拥抱着她，她闪开了。他并没有感到意外，只是笑了笑。

她想走出去，刚要开门，门被打开了，是金林。

“哦，是你啊，我，他……”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的慌乱，慌乱中为什么要解释什么。

她被他恶狠狠地摔在一边。她刚站稳，就听见一记很响亮的耳光声，是他掴了何伟。接着又听见一声，是何伟掴了他……恍惚中，她想喊什么，但只“啊”了一声就瘫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两个男人，发着恶狠狠的，原始的，闷闷的打斗声，接着，是粗粗的喘息声，直到他们开始互相的咒骂起来。在这场为了女人的男人的战争里，男人们的私愤得到了宣泄，沟通，理解和平衡，受到伤害的却是女人。

金林累倒在地上，“沙果！”他一跃而起，沙果已经不在房间了。

沙果并没有走远，她躲在楼下的暗处。夹带着潮气的风又湿又冷，她看见金林和何伟急忙地冲上车，车子吼叫着发疯似的冲上大街。

爱一个女人的男人有什么错？为了爱女人而自私的男人有什么错？

她想起了那些“女人是祸水……”的种种说法，想起刚

才的那两个男人，她好像多少有了些体会，她在黑暗中自嘲地笑了。

“我对金林的爱究竟有多深，值得我用人生做赌注？”

“他对我的爱究竟有多深，值得他用身价性命当儿戏？”

这大概是世界上永远无法解开的一道不等式吧。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痴男怨女为了解开这道不等式而葬送掉他们的爱情和生命。没有文化和知识，可能被人耻笑为愚昧无知，但是，对于爱情的“痴儿”，人们却不惜抛洒着同情和泪水，因那一个“情”字，却是永远可以得到宽容和谅解的情结。

金林的车疯子般地开回来。车子停下好长时间，人却不见走出来。

看见他车子发疯般冲上大街，她的心已经被他牵着走了。现在看见他回来，她才知道自己对他有多么的担心，对他还存着多么的爱，对他又有多么的宽容。

他缓缓地走出车子，就像电影里面的慢镜头。沙果睁大眼睛，想从他的脸上找到可以使她原谅他的依据。他走到石阶上坐下来。细长的身躯显得有些单薄。他身上只穿了件衬衣，冷风萧瑟，他并没有感觉到冷。

她只担心着他会冷，会伤心，会痛苦，会恨自己，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冷吗？”

他埋在烟雾里的脸轻微地震动了一下，没有抬起来。

“心更冷！”

她的心被他的话深深地刺了一下。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你没有误会，他说他爱我！”

他扔了烟头，脸色沉着，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着光。

“他没有这个权利！”

“他有，他是个好男人，是你最忠实的合作伙伴，是你的好朋友！”

“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了！”

一阵沉默。

“那好，我也什么都不是了！”

她站起来眼泪忍不住地掉下来。刚才被燃烧起来的爱，又被黑夜里的冷风熄灭，仅存下的希望，被他的狭隘的自尊心驱散，她很伤心。她像被抽空了，没有了魂灵，只有那冷风和树阴。她曾经的爱的喧闹，彷徨，激情，期盼……此刻，都化成了无望，像海市蜃楼那样，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得坚持，坚持住自己的尊严，坚持住自己感情上的那份来之不易的空间自由，那份自由就是她的尊严。承认她有被男人爱的自由，那就是她成为他的“情人”的代价，那也是他给她的承诺，交给她的信任。如果没有了自由空间，承诺，失去了他的信任，她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爱他。

他看见了她的泪水，感觉得到她的心被伤害了。他只是坐着望着她跑走的背影，甚至连动也没动一下。他要让她知道自己的愤怒，他的愤怒是因为他很在乎她和他做男人的原则。

假若他还要继续经营他的爱情的话，为了他的目的，他必须这么做。

这是一次早就约好的办公例会，秘书林彬把会议的主要议题资料送到金林面前。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论证沙果和何伟两人关于引进新项目的策划书，据说，这是根据他的“东方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的主要架构设想而策划的，也是被金林大加赞赏的。想到前天发生的事，金林想该会议日期，他还需要时间和思考，让他接受策划书是沙果和何伟两人共同搞出来的这个事实，还要接受，何伟却是他出色而忠实的朋友这个事实。此时之前，他已经将两人排除在自己的头脑之外，而他已经将何伟的友谊撕破，无情地将他赶走。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和自己赌一把。假若沙果和何伟还是预期正常参加了会议，这将证明两人可以正大光明地面对他，之间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他愿意向她向他妥协。假若是何伟一个人参加了会议，这将证明他是他事业上的最忠实的朋友，即便是他爱过她，他也会原谅他。假若是沙果一人参加会议，这将证明他误会了她了，她也要在对事业上的毫不妥协下，给自己寻找到一个证明的机会，她在事业上的执著和坚强，远比他要求的爱情的温柔更赋有生命力。

他最后想到他们的不来。那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想象，一个残酷不忍的结局，他无法想象出来的他的人生末日。

他吩咐了林彬，人到齐后五分钟再通知他。另外，预定一张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

有了他，那么就意味着他没有失去朋友，有了她，那么就意味着他没有失去爱，有了他们，他将重拾自信和人生。他的自尊心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不想失去他们，

赌输他的自信和人生。

他先是看见了他，是何伟。他像往常那样端坐着，面前放着那套他为之呕心沥血的策划书。他只是瞄了金林一下，金林已经感到他眼睛里面灼人的火焰。

她没有来，那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不起！”她像轻轻地飘过来的云，眼睛里带着歉意。他清楚地看见她落在何伟旁边的空位置上，他才发现，桌上早就放好了一本策划书。

“为什么不按时出席？”他的声音里带着焦灼和不安。

“对不起，我忘记拿笔！”她回答的声音很迟疑，不明白他脸上令人费解的表情。

会议开始了，他的衬衣全湿透了。

飞往巴黎的机票是两张，金林临走前对何伟说，你小子在家给我好好的主持工作，少给我在外面捻花惹草！何伟对他说，你们的机票绝对不能在集团里面报销，那是你的私事儿！

他们住在法国离巴黎很远的一座靠着树林和辛可西儿湖旁边的一栋别墅里。这是金林的一位法国朋友的别墅。他是个十分风趣而又有幽默感的人，家世富裕，喜欢并衷爱女人，自视欣赏女人的品味儿很高，孤行独身，不愿意结婚。他早就承诺金林，他可以带着他心爱的女人来这里度假，但他带的女人一定要漂亮。否则，金林只能住在公司周围的公寓，他的理由是只有漂亮的女人才配住进那栋漂亮的别墅。他在机场见到沙果时，脸竟然红了起来。他对金林说，“你

是怎么把她搞到手的！”金林笑着向他伸出手，他很快就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串钥匙。

胡业的别墅的确很美，面对着辛可西儿湖，湖水湛蓝湛蓝的，水面很平静。别墅四周有一片很阔的草坪，三面被树林包围着。美轮美奂的天然景色一气呵成。这是个建在现代的复古建筑。它重视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和风格，重视人的个性和享受，在它建筑理念里，寄寓着法国人的保守，洒脱，浪漫的风情。大概很难以一个“美”字将胡业别墅的魅力概括起来。它就像是一个只能让你感受到的一种情愫，你可以在这里得到绝对的感情上的洗涤。伤感，爱情，踟躅，倾轧，还有自焚，涅□……

沙果刚看到别墅，很自然的就把自己融进了这个景物当中。金林因为经常和胡业来这里，所以对别墅的每一处已经很熟悉了。他带着她，足足花了大半天时间走遍了别墅的里里外外。

晚上，夕阳照在辛可西儿湖上，像被撒下了无数个碎银子般，闪烁着耀眼的光辉，粼粼滢滢，萧萧瑟瑟。他们走进了神秘的湖水，像两条美丽的人鱼，欢快地戏游，亲吻，宁静的湖水有了美丽的生命。

天空突然扬起了雨，金林跃出水面，喊沙果时，才发现她赤裸着身体蜷缩在船上。

他看见她的眼睛的瞬间，他也想到了那个曾经扼杀了他们的爱的那个雨天的夜晚……那成了他的罪过，也成了他终生的痛悔。他不想再让这些回忆中的罪过压抑着他们之间的爱，他不想再让死亡讥笑他们之间的爱。那并不是他对她的

罪过，他对她的爱不应该成为曾经的罪过，也不能成为他不能饶恕自己的原因，那是他们之间曾经的岁月，有爱，有伤心，有痛的岁月……

他把她抱在怀里，她感到了温暖，她很乖很可怜的样子，紧紧地贴着裸着的他，他坐在船坞上的木板上轻轻地摇着她。他把她轻轻地放在船坞上，她平躺着。木板上的雨水很暖，那是太阳的余热。沙果觉得很舒服。“我也经过了那场死亡，和你一起，我也很怕，很怕，和你一样怕，怕你走掉，我找不到你，怕你死去，我也死去……其实，你不是一个人的，你走到哪儿都有我跟着，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再下下辈子，你烦我吗，就是你烦我，想摆脱我，我都会跟着你去，无论你走到哪儿，天涯海角，天堂地狱，我都会跟着你，生生死死的，我这辈子能给你的，下辈子还给，这辈子不能给你的，下辈子还给你，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爱你爱得心都是痛的，我爱你爱得怕，怕你不爱我，怕你不理我，怕你走掉，怕你死掉……”金林躺在她身边，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我像个女人吧，真的是，我在你面前简直是一点点儿，哪怕是一点点自信心都没有，真的，你不觉得吗？”

她像是睡着了，长长的睫毛压在眼睑上，水珠顺着脸庞流下，浑身挂满了水珠，她显得平静极了，美极了。金林小心守候着她，生怕惊醒了她，看着雨水打在她身上。先是滴儿，后是珠儿，最后像层雾样地遮盖着她。他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期待着她自己走出雨中，走出那场噩梦。还是期待着受过创伤的她在雨中死去……“金林，要我，要我吧，好吗？”她终于失去了那可怕的平静，浑身颤抖，嘴唇哆嗦，

向金林伸着两只手，眼睛里面充满了乞求和渴望。金林紧紧地抱着她，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喉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她已经从那场恐惧中走了出来。

金林在壁炉里烧起了木炭，卧室里充满了暖意和爱的气息。

沙果想起来在德国时的一个阴雨天，她邂逅了那次短暂而甜蜜的爱情时就想过，什么时候，能够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坐在壁炉前，享受着一杯好酒，和他尽情地做爱，心里没有半点儿愧疚……他过来开始吻她。她问他，你干嘛改主意？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改主意！她故意伸展着腰身，浴衣顺着柔顺的身子飘落了下来。她引诱着他，你想得美啊，那是我的业绩，我不会轻易放弃的，你以为你投的那点儿钱够我折腾啊，我现在的资产是你原来的几倍，那是我挣的，你别想好事儿啊！想让我放弃，那份家业变成你的了……她的手指头在他胸前圈圈点点，他坐着不动，眼睛没有一秒离开过她，他牵着她的手，在自己身体上面划着，引诱着她。你知道吗，我看见你出现时，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啊！她跳上了他的身上，大声喊着，不至于这样吧，你！他用嘴堵住了她剩下的话和好奇。他不想说出来，他给自己设的怎样的赌局，那场赌局让他经历了怎样的考验和折磨。

壁炉散发着暖意，她和他互相抚摩着，厮缠着……她终于能和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在壁炉前做爱，其他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她很温柔，很体贴，她依着他，顺着他的心意，慢慢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向他打开。

沙果很清楚，金林才是最终的赢家。

第六节

黄霓正在沙发上织毛衣。叶子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作业。突然，她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欢快而尖细的喊声像哨子响遍了整个大厅，把她的小脸憋得通红。

“是爸，妈，是爸回来了，是爸！”

叶子欢叫着，跑去开门，到了大门口，摔倒了。

“哎呀，你慢点儿啊，你爸回来了又不会飞掉！”

“什么呀，上次还不是刚到家，就被人叫走了嘛，真是的，你都不记得了吗？爸！”

女儿想金林成了她的心痛。她可以在等待中度过漫漫的岁月，甚至是一生，金林怎么对待她，她都没有怨言。既是修来的姻缘，她认命，她天生带着的佛家的意愿，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违背它。女儿却不是这样，叶子虽有着和她一样纤弱的身体，却承袭了金林桀骜不驯，固执坚定的意志。她会吃东西就吃药，懂事开始就伴随着打针治疗，疾病的折磨使她比一般的孩子早熟，更坚强。

叶子被金林抱在怀里，还是自小的习惯，叶子双腿叉在金林的腰间，金林的手托住叶子的屁股，两人脸对着脸走了进来。

“你已经有二十天零二个小时没有回家了，爸，你能在家陪我一个晚上吗，就一个晚上啊，爸爸！”

金林抱紧女儿，“好哇，今天晚上，爸哪儿都不去了，就陪叶子好吗！”

叶子双手抱住金林的脸，一惊一乍的喊着，“妈，你看我爸啊！简直是帅呆了也，你哪儿找这样的丈夫啊！”

金林使劲儿亲着叶子，“我看啊，我的女儿怎么不留神长成了美女了也，黄霓啊，你看看，我敢说，找遍影视圈儿，也难找到像我们叶子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哈，哈……”

尖亢的，浑厚的，细弱的，这个家里好一阵没有听见笑声了。

“快下来吧，这么大的姑娘了，还这样抱着，有多难看啊，叶子，听话，让爸爸歇歇了！”

叶子很快从金林的怀抱里溜了下来，“爸，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一点点作业，我立刻把它消灭掉，不用五分钟，你一定要等我啊！”

“好了，快去吧，我有大把时间等你，快去吧！”

金林被黄霓拉着进了卧室。接过金林脱下的西装，挂好，然后，给他拿出休闲服，看着他换上，眼睛没有离开过他一秒钟。

“累吗？”

“还好！你呢？”

“我很好，你别太累了！”

“哦！过来我这里！”

黄霓很温顺地投进金林的怀抱里，金林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像怕损坏什么。他闻到了她身上的熟悉的，特有的味道，他闭上眼睛。

“想我吗？”

“嗯！”

“今天晚上我哪儿也不去了，好吗？”

“好，好！”

她有点哽咽，金林还想说安慰她，叶子闯了进来，她显然习惯了他们的这种相亲相爱的方式，“爸，妈，你们看啊，罗大佑要在国内开演唱会了也！”“那好啊，爸带你去看！”金林疑惑地看着叶子，“我记得你不是崇拜谢霆锋的吗，怎么又是罗大佑了，他可是个老男人了！”“爸！”叶子跳着脚甩开金林的胳膊，“谢霆锋怎么能和罗大佑比啊，那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人，谢霆锋，太轻浮了，我现在崇拜深沉的男人！”“喂，叶子，你不是早恋吧！啊，你可不能轻易的嫁出去啊，爸可是舍不得啊！”“金林，你胡说些什么呀！”黄霓娇嗔道，“她还是小孩子呢！”“妈，谁说我还是小孩子，我已经是美女了！”叶子欢快地跳着，不时地原地转着圈，手却一直没有离开过金林。“叶子，你是当美女呢，还是想继承爸的事业？”“我呀，要当个美女企业家！怎么样，爸，可以吧！”“你呀，就你这个小豆芽菜样儿……”“爸，妈，你看爸呀！”黄霓看着父女在床上滚成了一团，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不觉得眼泪涌满了眼眶。

黄霓走到厨房前，还在擦眼泪，看见小瑞正在忙着，赶紧拉住她说，“加菜，冰箱里有先生爱吃的莲藕夹，还有黄豆焖排骨，还有荠菜馅大馄饨……”

小瑞笑着说，“先生又不是李逵，哪儿吃得下那么多东西呀！”

黄霓一边打开冰箱，一边说着，“他在外面山珍海味的吃腻了，回家就要吃点可口的家常菜，哪怕是吃上一口呢！啊！”

“好啊，我听你的，阿姨，像你这样做太太的，可真不多了！”

黄霓亲昵的打了小瑞一下，“先生都快饿死了，你还有工夫瞎贫嘴，快点儿做了！”

“好，很快的！”小瑞笑着忙活着。

黄霓赶紧找出金林最爱喝的铁观音，专门用来沏茶的开水壶接满了蒸馏水，插上电源。亲手洗好了金林的茶杯，又让小瑞用开水烫过，这才放进茶叶。金林喜欢茶叶泡在杯子里面，直接用开水冲泡，他说这样才觉得茶泡得开，香气怡人。水开了，黄霓很小心地洗了一遍茶，给茶杯添上半杯水，这也是金林的习惯，要喝泡透的茶，但还要喝滚烫的茶，黄霓只好这样，先用半杯滚水泡茶，等他喝的时候，再续上滚水。每次金林在家，她总是热衷于给他泡茶，金林甚至表现出十分珍爱的样子，让她感到他的满足，他在接受她对他的爱。有时候，他会感到心里的那种压抑不住的苍凉，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爱，女人可以翻云覆雨的爱着男人，而她只能这样爱他。

金林和叶子欢呼着跑出来。

叶子对金林说，“爸爸，你信不信，妈妈肯定在为你准备满汉全席！”“什么，满汉全席？”叶子拉着金林走到餐桌前，“你自己看吧！”只见餐桌上摆满了什么莲藕夹，黄豆焖排骨，雪菜炒毛豆炒年糕，红油拌猪耳，竹笋爆炒鸡杂，黑木耳炒莴笋，刀拍黄瓜，八宝蒸饭，荠菜馅肉云吞……黄霓

还在厨房里吩咐着小瑞忙这忙那的。

金林看着这情景，眼圈有些发热，掏出手机关上。

“喂，好了吧，又不是年饭，搞那么多干嘛？”金林看着满桌的饭菜，想起了要喝的茶，“黄霓，我的茶呢？”“哦，看我差点儿给忘了！”黄霓顶着一头的油花儿味走出厨房，把水壶插头插上，“等一分钟啊！”“妈，冰箱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全拿出来！”“冰箱里呀，东西还多着呢，全是先生爱吃的，平时里，阿姨都给你准备着，说先生随时有可能在家里吃饭，要是先生回来了，家里没有准备好先生爱吃的东西，那就不好了！先生，你不知道啊，阿姨为了那次没给你准备好饭菜，让你吃了碗面走了，她都哭了好几次呢！”“你这个丫头太爱多嘴了，明天我就把你嫁出去！”“好啊，阿姨，我要找个像先生这样的男人啊！”“不，我不允许！小瑞姐姐，你别做梦了，这个世界上，像我爸这样的男人只有我爸一个，那是我妈的，你去哪儿找啊！哎，我看你还是找罗大佑这样的男人吧！”“你还真会说呀，我宁愿不嫁人，也不会嫁给那个老男人！”小瑞红了脸，转身进了厨房。

金林看着三个女人因为他的回来，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样子，心里不觉一阵的感动。“别为我操心，你知道的，我吃东西很少！”黄霓给金林夹了块儿黄豆焖排骨，“吃吧，吃得少，就少吃一口，也是吃了家里的饭，改改口味儿嘛！啊！吃吃看，看好不好吃！”她不太像个妻子，像对叶子。哄他，敬畏他，依顺他，那不是妻子的感觉，那是做母亲的爱。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不断唏嘘着：“好吃！”她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他的筷子。他举起碗，冲着她喊，“再给我盛一碗！”她心里涌上一阵热潮，眼圈又红了。

金林从小瑞手里接过针头，“给我吧！”他很熟练地给黄霓注射了一针，小瑞把消毒的盘子端走了。金林很小心地把黄霓拥在自己的怀里，那股强烈刺鼻的药味儿，立刻冲过来。黄霓很幸福地靠在金林的怀里，闭上眼睛，“金林，你太累了，别这么累了，好吗？”金林慢慢抚摩着她消瘦的肩头，“不会，我很好，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黄霓点着头，叹了口气，“对不起，金林！”“干嘛总这样说，我不爱听！”黄霓眼泪又出来了，“金林，我这样拖着你，你真的不怨我吗？”金林望着天花板，眼睛发着热，喉咙哽咽着，“爸把你托付给我，那是我们的缘分，今生我得到你，你就是我的财富，我怎么会怨你呢？爸要是知道我怨你，会大怒的，把你收回去，我岂不是又要变成穷光蛋了！”黄霓笑了：“你说的是真的，我给你带来了财富啊，那我只好赖着你了！”“这就对了，别胡思乱想的，好好活着，咱们有可爱的叶子，有那么多钱，还有咱们的事业，爸的心愿，这些都离不开你啊！”黄霓擦着眼泪，“金林，我不知道你干的事儿有多大，我只觉得你很辛苦，你那么累，让我好心疼！”金林慢慢地摇晃着黄霓，“不累，累了我就回家来！”黄霓幽幽地出了口气，“好哇，累了就回家吧，啊！”金林没有说话，她笑了，知道是金林睡了。她摇醒他，叫他睡好。金林应了一声，翻过身，倒在旁边就睡了。

黄霓起来，给他脱下裤子，从裤子口袋里掉出来一个打火机，她把打火机放在金林的皮包里。打开皮包，里面有一个首饰盒，黄霓的心里不觉得“咯噔”了一下。犹豫了一下，她还是打开了那只首饰盒。一只银白色的玫瑰花别针，

其造型精美别致。黄霓看了证书，知道是只价值不菲的纯白金制品。再看了别针背后，很清楚地刻着一个陌生的日期。

小瑞半夜起来上卫生间，发现黄霓倒在客厅里。

林给森打了个电话，说是他老婆因和他妈闹气，被小干部骂了几句。她想不开，趁他妈出去买菜的工夫，在家里喝农药自杀。后来，被他妈回来发现，抢救过来，落了个终身的毛病，整天在家里闹，闹得他妈也住了医院。林还说，絮儿姐上次回家答应帮他买套房子和爸妈分开住的。森气得没法说，只好答应尽快凑钱给他。

森找到海伦，把林的话转告给她，随手把晶给他的那五万元拿出来，给了海伦。

“拿着吧，还管得了那么多吗！”

海伦看着森，想着他的病，心里一阵发痛。

“你别管了，你把钱拿回去，医生说你贫血，要多吃好的，加强营养，你要好好补身子，给林买房子的事儿还有我呢！”

“姐，你别硬撑了，你能挣起那么多钱吗？好歹，我还有……”海伦知道森要说的是晶，看森那脸上的无辜和纯真，更是让海伦心里难受。

“听姐的话啊，指望谁都不行啊，还是指望姐，再就是你自己，别指望着那骚货了，她迟早会离开你的，听见没有，啊！”

森低着头不说话，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只会给海伦火头上浇油。

“医生不是让你定期检查吗，什么时候？”

“明天！”

“什么时候，我陪你去！”

“姐，不用了！”

“别让我看见那个骚货啊！我再告诉你，她是早晚要离开你的，你还是趁早甩了她好！”

夏医生很斯文，一脸的严肃，他对着海伦摇着头，“他的情况不是很好，他本人还不知道，是吗？”

海伦点了点头，下意识的往下拉了拉褪到肚脐眼儿上面的衣服。夏医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海伦的动作，海伦注意到了他的胸前挂着的工作证上写着，“夏秉焕，主任医师。”

“其实，让他本人知道，也不是什么坏事，他已经是成年人了，知道了自己的病况，能够积极配合治疗，有什么不好呢？”

他在病历手册上写着检查报告，很认真，很仔细的样子。

“夏医生，我……”

“哦，是不是难以启齿呀，那让我来说怎么样？”他抬头望了她一眼，她正在看他。

“我想请问，森的病可不可以由你来治疗，哦，我是说，我看你对工作很认真，负责，我挺信任你的！”海伦又在拉她的上衣，这下被他看见了。

“我们这里医生都很负责！”他的声音变得有点慌张。

“我的意思是，我弟弟的病很复杂，很危险，我希望能有一个医生来负责他的治疗，因为，因为，那是，那是经常听到有被医生推来推去的，耽误治疗……”

她站起来，低腰的牛仔裤上，露着肚脐眼儿，这下子，夏医生看清楚了。真是感到了它在跳跃，放着清香，发着诱惑。

“这样吧，我晚上值班，你要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来找我，我会详细的告诉你，好吗，今天我还要会诊！”

他合上了病历，交到海伦手里，海伦感觉到他的手湿湿的，冰凉。

走到门口，海伦突然站住了，她感觉得到了他的呼吸，那湿湿的手好像是不经意搭在了她的腰上。

“晚上见，拜拜！”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

“晚上见，拜拜！”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期望。

海伦才知道，在医院里面到处都可以找地方得到隐蔽着的黑暗的角落。那是一般人无法想象得到的角落。每个角落里都弥漫着浓厚的药品味儿，每个角落都蔓延着病菌，疫情和血腥……

房间里很黑，散发着很浓的氟尔吗林的味道。夏进了房，回手关上门，按上保险，二话没有，他脱去她的胸罩和上衣，解开她的短裙，除去她的内裤，熟练，老道，门里。几秒钟内，脱下的衣服像堆香蕉皮，海伦雪白的胴体在昏暗中充满了肉欲的芳香……光线很暗，冷冷的照着他的裸体，他的两只手举在半空中，朝着她俯冲过来，她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儿，那是从他的两只手传过来的，他很严肃，冷漠，眼睛里面看不出丝毫求爱的欲望。他舞在空中的手终

于放了下来，利索且温柔梳理起他下体的阴毛，摆弄着他的那玩意儿，像手术前戴上消过毒的手套似的，他为他的那已经变得坚挺硕大的家伙套上一只橡皮套……她被搁置在了手术台，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没有激情，没有性爱，没有快感，没有呻吟，甚至没有疼痛。他像拿了把锋利的手术刀，把她那只海绵似的身体，神经，意志解剖成了碎片片儿……他在吃牛扒，一小口，一小块儿地细细地分割好，然后再细细地观赏，品尝……他斯文冷静从容地达到了高潮，像做完了一场手术下来，长嘘了口气。

“你很棒！”转眼间，他已经穿好了衣服，白大褂也套在身上。

“我没钱！”海伦仍旧赤裸着躺在哪儿。

“我怎么样？”他洗着手，扔下毛巾，眼睛盯着海伦的裸体。

“刽子手！”

海伦跳起来穿着衣服骂着，他笑了，“我会负责森的治疗！”

第七章

第一节

沙果从法国回来，真有了新婚度蜜月的感觉。想想那些不停地说着傻话，痴话，疯狂得都懒得穿起衣服的日子，她喜欢上了飘洒着霏霏细雨的天气，放弃了雨中曾带给她的死亡和赌咒，那是个从阴郁到浪漫骤变的一分钟。她不知道她生命里的那个永恒是否会在瞬间消失？她曾经经历过的悲剧是否会在瞬间重演？她只想把握眼前的满足和幸福，她只想抓住他，相信他的承诺，而不再是自己胡思乱想。

何伟见到沙果时，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他黯然失神的脸很清楚地告诉沙果，他曾经的失落、忧伤和熬煎。几条深深的皱纹像粘在了他宽阔的额头上，从鬓角开始连着下巴的胡茬，黝黑泛着青光，似乎脸被削了一半去，他突然地有了几分的沧桑，人显得老了。

“看看吧！”

“这是什么？”

“设备引进计划！”

“哦！”

“这里修改过！”

“我看到了！”

“那好，你看完我们再讨论吧！”

“那好！”

他转身走出她的办公室，她知道，他对她的感情被克制了并没有结束，她有了归宿，而他还没有。她可以不接受他的爱，但不忍心他为了她而受到熬煎。

“金林，你见到何伟了吗？”

沙果往下说的话，有些犹豫了。

“见到了，怎么了？”

金林显然是装傻或者是在试探她。

“你认为他还能干下去吗？”

对方沉默。

“你别管，干你的就是了！”

“你别忘了，我整天都在和他打交道！”

“他是个男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她沉默了片刻。

“要不，我撤回深圳？”

“那你就是承认你和他的感情了？”

“不是……”

“科技开发区的这个项目很大，你应该知道我让你和他守在那里的分量！”

“可是……”

“沙果，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好了，我马上要开会了，明天我飞过去看你！”

沙果放下电话，虽然不太明白金林最后的那句话的意思，但是，她总是不愿意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就像金林说的那样，“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她有什么好怕的，当紧的是眼前的设备落实问题，这是她和何伟携手要完成的大事，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何伟一定会挺过来的。

金林拿出只首饰盒，“给你的，打开看看吧！”沙果打开看见里面装着一支黄白色的非洲菊扣花。她并没有露出惊讶，而是淡淡地笑着。

“是纯白金的，专门为你定做的，怎么样，喜欢吗？”

沙果放下首饰盒，眼睛瞥着金林问：“为什么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

“明天是你的生日，你忘了吗？”

“我的生日？你怎么记得？”沙果这才惊喜起来。

金林从首饰盒里拿出那朵扣，给沙果别上胸前，“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过生日！”金林别好了扣花，“你不看看吗？”“你送我的，是最好的，也是我最喜欢的！”“我还以为你不

喜欢呢！”“怎么会呢，就是你送我砒霜，我也会眼睛不眨地喝下去！”沙果说得很有些江湖味儿。金林像是被触动了什么，望着沙果，他手扳着她的脸说，“你知道你现在很会说话吗？”沙果眼睛直直地盯了金林一会儿，放下他的手，“金林，那你让我怎么说，你明知道何伟对我的感情，还这样无所谓地让我和何伟在一起，你是不是在考验我们哪！”金林坐到沙发上，点上一支烟，笑着说，“那你说，是他走，还是你撤？”沙果翻着眼，又把眼睛盯着金林，四目对峙，金林“扑哧”笑了，“他是我们那个项目的保证，你是我的信心，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吗？”“金林，你用我牵制何伟？”金林掐灭了烟头，冲着她挥着手，“那好，你走吧！”“我又没说我要走！”“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吧，我让何伟走，你顶下来！”“那肯定不行！”“那你说怎么着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是说……”“别说了，我明白了，如果你认为我利用了你和何伟，你再做个选择吧，我不会勉强你的！”金林说完，站起身，拿上西装就要走。“你给我回来！”沙果跟着上来，“你想用这点儿破金子收买我呀！”“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经受住考验哟！”

金林是有意的利用她牵制着何伟，倒是沙果一语道破了天机。沙果绝非是给他使小性子，金林是个商人，这么大一笔投资，别说是情人朋友了，连自己的身价性命都搁在里边了，他自然要慎之又慎了。他想让沙果从中领悟到，商机残酷无情是财富的营养激素，你不用，别人用，你一旦失去机会，财富就会和你失之交臂怕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和缘分了。这样沙果才能够独立地掌握住控制住大局。

“你答应我，一定给我机会，让我戴上这朵胸花！”

“我答应你！”

金林和何伟又喝酒了。金林的酒量是个零，但是，为了这个犟“哥们儿”，他又喝得进了医院。沙果听说后赶到医院，进了病房就朝着何伟发了火，“你是不知道还是装蒜哪，他的胃再洗，都成了漏勺了，你满意了，啊，你到底安什么心啊！”何伟眼睛看着别处，“我更惨！”沙果用手指着他，“你有什么惨？我本来就是他的，你半路插进来，你还有理了？”“沙果，你？”沙果竟也会如此粗声大气地说话，对着男人泼皮撒赖像个市井妇人。“何伟，我可是告诉你啊，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我再也不会迁就你啊！”看着沙果粗声大气的，何伟觉得很可笑，她终于从那个高不可攀的位置上走了下来，和他站在一水平线上，成了他可以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女人。就像那天籁的音曲，冲破迷雾，揭开那层神秘云纱，变成清晰可辨的，耳热脸红的声音，像每天看云彩，挨雨淋，被暴晒那样习以为常。他心里的那个神话结束了，她和他所见过的女人没什么两样。他的胳膊上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哎，你不说话，就没事儿了？”何伟还是不看她，他不想那么快把自己心里的偶像毁坏掉。“男人在一起喝酒，谈女人，真是的！”何伟的眼尾扫了她一下，她脸上精致漂亮的五官根本就没有存着半点儿怒气，那个从嗓子眼儿里憋出来的粗音很快就露出了破绽，她在纯粹的装腔作势，拼命地干咳起来，这下子真的是憋得脸红脖子粗了。“哎呀，你不会装，就别吓唬我了！”

何伟赶紧搀住她，不停地帮她拍着后背，她被憋得又是摆手，又是倒气的，吓得何伟跑到小卖部买了一瓶蒸馏水，“喝点吧，啊！”沙果老老实实在地听何伟摆布着，折腾了半天，才慢慢地喘息过来。

她的脸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恬静和温柔，她特有的气质。一股暖意缓缓地又回到他心里，她飞走了，那种爱的眷恋又在他的神经四处蔓延……

他答应过金林，他爱沙果，但不会说爱她，不会再去骚扰她。他发现他在说谎，他连自己都骗不了，只要是见到她，“我爱她”便最现实最无情地左右着他，他的神经，他的感情，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在她面前几乎动弹不得，他不想有思维，不想有自己，只是有她，只想有她的一切，足够了。

沙果离开后，他又坐了一会儿，才进了病房。沙果正在给金林整理散乱的衣服，她甚至给金林带来替换的衣服。她熟悉他，爱他，对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用心，充满了情爱。

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很可笑，很无能，很丑陋。

夏医生很严格很认真地控制着森的病情，也控制着海伦的身子，他对森有多么的苛刻就对海伦的身子有多么的挑剔。

“森应该星期一来找我，他小子居然忘了，哼，还是我打电话催的他，这个臭小子，拿命开玩笑嘛？喂，你是怎么搞的，我不是让你洗洗这里吗，真是的，躺过来，对，叉开点儿，放松点儿，别紧张嘛，对，对，就这样，好，哎呀！”

一股刺鼻的消毒药水味儿在房间里面弥漫开来，接着，下体有了被凉水淋湿的感觉，她感到很舒适，滋长着等待被他肢解身子的迷幻所诱惑，她的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他用力地吮吸和吞噬她的阴唇，仿佛整个身子都要被他抽空，吸干了。她随之扭动着，压低着地呻吟着，压抑不住的性欲在她的身上逐渐燃烧起来，“哎，你，你快，快呀……”他沉浸在自己享受之中，并没有理会她。在她达到了高潮的瞬间，她看见他正在给自己套上那个透明的橡胶套，他的下体上的那个家伙坚挺着，像把手术刀锋利而威严。“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自私的刽子手……”“你怎么没有点儿秩序呢，哎呀，和森一样啊，一点儿品味儿都不懂，最起码要知道欣赏自己吧！女人，这里是艺术啊，源泉啊，你看，这是艺术，你自己身上有座艺术的殿堂啊，真是的，连你自己都不懂吗……”她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任凭他的那把刀的锋利和疯狂，他解剖的技巧无可挑剔的高明，他都如同在一具尸体上进行着解剖，发泄……

“森的治疗费，该要了，不然，我也没有办法了！”

他已经穿好衣服，迅速地小心包好那套，放在自己的裤兜里，仔细地用水冲好两只手，转过头来，看着依然躺在手术台上的海伦。

“我没钱！”

海伦跳下床，急忙地找出烟来抽，她吐出一缕烟雾，眼睛固执地瞥着夏医生。

“想想办法吧，真的，我也没辙了！”

海伦轻蔑地笑着，“腻歪我了吧，好吧，我筹钱去，你

只管尽你医生的职责，好好给森治疗，如果有半点闪失，我可是饶不了你！”

“穿上衣服，赤裸裸的对着女人，我不习惯呢！”夏医生用小指头挖着耳朵，眼睛看着别处。

“哼，女人穿不穿衣服，对你来说还不都一样！”

海伦三下五除二的穿好了衣服，刚走到门口，被夏医生从后面截住，“生气了，别这样嘛！”

夏医生用身子把海伦挤在门上。昏暗里，海伦才看清他的眼睛居然是对眼儿，那两个眸子挨得很近，像鬼火在闪动，那鬼火能看穿她的心。

“我生哪门子气呀，生杀大权不是都在你手里吗？”

“知道莱温斯基么，听说过没有？”

他两只胳膊架在她头顶上，像把刀在她的胸罩里面搅晃着……

“不认识，我对她没兴趣！”

“你很有她的味道呢！”

“很遗憾，你不是美国总统！”

她感觉到了架在她的头顶上那张嘴里，滚出了一连串儿既深奥且晦涩的词儿，“森得的是不治之症”，“经过一个，两个，三个疗程后”，“最后要进行的手术”，“成功的希望很小……”“你需要准备一大笔钱，很有可能打个水漂……”

海伦在病房里见到森，他用很小心的眼神看着海伦。海伦知道他的意思。森说话的声音很轻，“姐，你没事吧？”海伦没有回答他，也没有看他，拿起森用过的碗走出了房间

门。想着那个夏医生的话，她心里堵得难受，直觉得恶心。

她从夏医生那儿出来，不觉走到了住院部结算窗口，大概是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和住院交费有困难的人纠缠，负责结算那个女人的脸吊得很长。今天，她看见海伦居然很客气的点了下头。很快，海伦就知道了她今天为什么对她如此客气了。森的治疗费不仅结清，而且还存放在医院住院部那里十万元。她知道是晶交的钱。“这个臭婊子，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嘛，她竟然能从那个变态佬那儿捞那么多的钱啊！”海伦离开交费处的窗口，心里不觉骂了一句。森住院后，晶坚持要守在医院，海伦毫不客气地把晶给骂走，还当着她的面扔了她的钱，她恶狠狠地扬言，“森就是死了也不会用她的钱！”想到她的钱是从那个男人那儿搜刮来的，她就气不打一处来，耳边总有一个声音在鼓噪着，“哼，同是做婊子的，你都比我会捞钱啊，比我得宠啊，在我之上啊！”她情愿容许夏医生在她的身上“割肉刮油”，也不愿意输在她之下。

她并没有解决钱的问题，夏医生不会拿她的身子代替钱的，他顶多是为了享受她的身子而尽些力而已，他不会为她减少森的一分钱。“森，可怜的森，你可真会给自己找个花钱的地方啊，你找个谁不好，偏偏是她呢？”她再次尝到了“人穷志短”的滋味儿。这个时候，爱森的人，就是要拿钱给他治病，那钱是个没有准儿的数儿，可能就是“水漂”。她再爱森，还是个没有钱给森治病，总不能看着森病死在她手里。她再不能为了自尊心，拿森的生命和晶赌吧。她只有认了命，认了晶和森的关系，不仅这样，而且还得认了晶和朱悦的关系，还得继续和朱悦保持着那段令人恶心的性关

系。要不，她就向命运低头，带着森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
海伦可以被所有人轻贱，但绝对不会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

她抬头看见了晶迎面走过来，她依然那么光鲜，婀娜飘洒，只是在擦身而过时，她瞄见到她那对她不屑一顾的脸上罩着浓浓的倦意。

“你等等！”

她站住了，但没有转过身，她根本没有想和她说话意思。

“钱我会还你的！”

“还什么，有本事从他那儿捞啊！”

“你这个婊子……”

“还是实际点儿吧！”

她头也没回地飘走了。海伦挥扑向她的拳头落了个空，人差点儿摔倒，碗掉在地上。

第二节

李翰林来湖州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湖州机场不是每天都有班机往来深圳，李翰林是凑着周六的班机飞过来的。作为泰利“东方机械集团公司”的董事，副总裁的助理，他负责全权代理瑞思在湖州的事务。

天气很冷，湖州的冬天经常是雨交着冷空气，湿冷湿冷

的。咖啡厅里却暖融融的，很干燥。暖气的感觉让人们舒适，困乏。

这里是湖州最好的宾馆，“翔云宾馆”。标准房间每天190元，集团是这里的长期客户，还可以享受一些折扣。

沙果给李翰林倒上了酒，“喝吧，驱驱寒气！”李翰林抿了口酒问：“怎么样？”“怎么说呢，还可以吧！”“听起来好像不太乐观？”“是啊，地方势力很难平衡，我们又是刚刚开始，暂时还掌控不了全局！”“你的那个金林呢？”“他很少来湖州了，整天在深圳忙！”“谁相信呢，你在这里，他能少来了？”“他像你啊，像他这种人，为了谁都不能耽误了生意！”“哈哈，要不说是生意人嘛！谁有钱不去挣，围着女人转算什么男人！”沙果瞥了他一眼，“说大话的吧，你敢和容容说？”提到容容，李翰林的脸色立刻暗了下来。沙果赶快转了话题：“泰利回来没有？”李翰林喝干了杯里的酒，自己又给自己斟满了一杯，冲着沙果举起来，仰头干了，眼里含着委屈，“我不知道，容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这样儿，沙果，我真的好想原来的那个容容，那个单纯的，纯真的容容！”“你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这个结局是你自作自受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你自己把原来的容容否定了，容容是按照你的意思改头换面的，怎么，你还不喜欢？”李翰林眼睛“吧唧吧唧”地眨着，好像没有听懂沙果的话似的，“你的意思是说，容容是装成这个样子了？”“难道，你还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吗？”沙果望着李翰林失望的脸，对他说，“这叫换个活法儿，知道吗？难道这不是你逼她这样做的吗？”原来的她连缚鸡之力都没有的手，竟敢举着刀在他和海伦面

前抡舞着拼命……平时连牌子衣服都不看的她，现在为了名牌衣服和应酬把家里所有的钱挥霍一空……想到她过去在床上的半推半就的嗔责羞娇，比她现在毫不在乎的裸露着，和他随便地做爱到处滥情有滋味儿得多……

“我觉得这个女人挺可怕的！”李翰林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她简直是太恶毒了！”“她原来很善良，你是怎么对待她的？她现在就是变成了恶毒女人，你还不是照样得守着她吗？所以说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男人也是很可悲的呀！她不这样对待你，你能留在她的身边吗？”沙果没有带感情色彩，平和客观的语气，把李翰林吓懵了。“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和她这样子生活下去？”“要不，你说怎么办？”“我绝对不会和这样的女人生活一辈子的！真的，绝对不会！”周围有人看他们了，沙果放小了声音，“你要离婚吗？”“啊……”李翰林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女人的爱和恨没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能仅仅就差一步吧！容容原来依附于你那是爱你，现在捉弄你也是爱你！传统，呆板，纯情的你不喜欢，现代，放浪，世故的你也不喜欢，那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难道是海伦那样的吗？”“海伦这样的女人不好吗？”沙果一时无话可说。“你不想知道泰利的情况吗？”“好啊，说说他怎么样？”“他还在爱你！”李翰林两眼歪斜着看着沙果，“真的，我没骗你，他是在爱你，他在等你！”“李翰林，你是不是在报复我啊？”“怎么会呢，真的，这是事实！”“事实是我已经跟了一个男人了！”“只要你不结婚，他就有资格等你呀！”“我不会结婚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会变，会变的只有人！”见沙果不说话了，他接着说，“就像我迷恋海

伦吧，那就是迷恋，那种迷恋，是一种上瘾的恋……”

李翰林讲着泰利的事儿，她的印象中的那位天使般的男人曾经对她的爱。他湛蓝的眼睛瞬间的变色，她曾经的迷惑和惟一的依恋……她不清楚那算不算是爱，但是，她很清楚，那是和金林的爱完全不一样的。没有金林，他可以是她的依靠，有了金林，她绝对可以离他而去，如今，他能从金林手里把她拉过去吗？

“泰利有什么想法吗？”

“嗯？什么？哦，等你嘛！”

“不是，我是说，他对集团的事儿有什么想法？”

“哦，说这个啊！现在能不能不谈这些，我没有兴趣谈这个！”

“你有兴趣就谈女人吧，那好，谈你的海伦吧！”

“她混得很惨！”

李翰林看着沙果，沙果问他，“看我干嘛？你以为我会幸灾乐祸？不会的，我有今天，一定要感谢海伦，没有她，我没有那么独立，没有那么坚强，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海伦成就了今天的我，我要感谢她呢！”

“是啊！”

“金林呢，在干什么？”

“哦，一直在深圳，他派了两个律师来，一直在这儿准备一些文件！”

“文件？”

“我也不是很清楚！”

“哦！”

金林“在干什么？”“准备干什么？”李翰林心里早有戒

备，他心里很清楚，泰利根本不是金林的对手，金林毕竟是个商业巨子，和泰利这种带着温和色彩的经济“入侵者”不一样，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那是生意人必胜之保证。泰利只能靠着政策上有限的优势，那优势根本无法和金林抗衡。和金林联营，李翰林是持反对意见的，自从看见沙果来找了泰利，他就知道自己的坚持是毫无意义了。泰利从开始就已经败下阵来，以后的路还有多少胜算，他也说不清。

“泰利知道吗？”

“嗯？为什么要泰利知道呢？”

两人的谈话一下子变得拘谨小心起来。不仅是因为泰利是她的过去，海伦是他的过去，那段应该忘记但又忘不掉的过去，在两人之间交错着，而且两人之间还有了今天的合作利益关系，那是最为敏感的关系，当然了，他和沙果十分清楚，合作伙伴也就是竞争对手，他们都会为恪守自己处世做人的原则，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变得复杂起来。

“沙果，我要和容容离婚，容容会怎么样？”

大概李翰林觉得还是谈点儿软性的话题比较好，又把话题换回了刚才的。

“先杀了你，然后再自杀吧！”

沙果本能地站在了容容一方，也本能地将他推向了己的对立面。

“如果那就是我们的命，我也只能认了！”

李翰林刚到湖州，还没开始工作就喝醉了。

金林在办公室见到沙果时，他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处理了三个小时的工作。

“你来了！”

“是啊，你怎么样？”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哦，挺好是吗？”

“喂，你来干嘛？”

“准备些文件！”

“文件？你要那么多的文件干嘛？”

“嗯？哦，是这样，我想准备让万平公司成为上市公司！”

“民营企业不是不能上市……”

“现在不是了，我们不是有了东方机械集团了吗？”

“那只是个开始，行吗？”

“有开始就好！”

浓浓的烟雾在他的脸边缭绕着，她想起了李翰林那天晚上疑虑的眼神，一种担心不觉袭上心头。

“小心点儿啊！”

“嗯！”

他更加消瘦的身子弯蜷在沙发里，显得放松，懈倦。夹着烟头的修长的手指泛着黄色，下意识的搁在脸颊边，青烟缕缕，眼睛微闭，眉间隐藏着几分无助的悲怆。这是最能打动女人的男人。不经意地表露出最真实的一面，孩子似的需要和乞求。

“金林，我们回家吧？”

“哦，不，一会儿还有个应酬，你先回去吧！”

金林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拿起包就要走。

“金林，抱抱我！”

他先是吃惊地望了她一眼，她已经扑进他的怀里。

“你没事儿吧？”

她使劲儿地摇着头，抱紧了他。

“真想你啊！”他在她的耳边说。

他们从来不会在办公室表露感情，从和金林确定关系那天起，他们之间就已经有了这种默契。

“金林，我们回家吧！”

“我不想在重要应酬前分心，你应该知道的！”

“金林！”

金林松开了沙果，转身把门打开，回身给了她一个凶狠的眼神，“在办公室，你不是我的女人，是我的合作伙伴，知道吗？”

“金林！”

门“砰”地关上了。

沙果的泪水止不住地流着，这是她第一次向金林求爱遭到拒绝。也是她第一次像所有在爱情中受到伤害的女人那样，想为失去的婚姻地位找回补偿，施展女人的计谋和魅力借机试探自己在男人心里的分量，时常的对盲目宠爱自己的男人无理取闹进行报复而后快。

她想做个纯粹的女人，柔弱的，美丽的，被呵护的，与世无争的女人。她的那个恬谧的家，娴静的女主人，憨直的大丈夫，可爱的孩子……那梦，像花瓣儿，被他撕成了一片儿一片儿的，随着河水逝去。生活的破灭，怎是一个“爱”字便能包容的。曾经的那个梦是随着她一起长成的，当它成了她的理想和生活的目标后，那根深蒂固的情结怎是一个

“爱”字便能割断的。他的那个爱在她的心里像只精美的瓷瓶，无论他怎样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无论她怎样地尽心呵护，还是来不得半点儿轻微的磨擦和撞击，那时可能的裂痕和破碎的感觉让她感到了不知所措胆战心惊。她常想起日本电影“沙器”里面的那个镜头，海滩上，那个踌躇满志的孩子奋力堆起的沙器……即便那是座皇宫，她也不想成为那里面的女主人守住那份朝不保夕的尊贵和优越。为了生活对市场上所有的一切都会斤斤计较，为了丈夫的忠诚不惜耍尽女人的技能甚至放弃自尊，为了一份微薄的收入与同事们勾心斗角，她甚至觉得，以往不能苟同像海伦和容容这样的俗气平庸小女人的生活更为可信，来得更为真实。她喜欢何伟和泰利或者是其他更优雅的绅士在她的周围散发着爱的信息，她想让金林嫉妒，发疯……金林不会轻视她的存在，尽管金林从来都没有轻视过她的存在，她还是想让他视线完全地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两个女人分享着一个男人的爱，她的欲望是在和另一个女人的争斗中变得膨胀贪婪起来。

她不时被金林的爱所迷惑，就像那只精美的瓷瓶上不断的增添着迷人的色彩和气质，引诱着她为了那绚丽和辉煌，不辞辛劳不惜代价地爱着守护着……远古的美是悠久的历史，那曾经的爱，很迷人而且充满了浪漫气息，它是经过了多久岁月的守护和失去呵，没人知道。当今的人只知道自己的爱是那么的艰辛和充满了磨难，留下的才是永久，那么，永久对她来说是什么呢？

不断的矫枉，不断的犹豫，不断的游离吗？

她爱金林，她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她又可以随时地放弃。他们都可以随时拿他们的爱和世俗做交易，做出理

性的让步，找到和世俗的眼光和伦理苟同的生存方式。她一向不愿意向世俗低头。她可以选择放弃，离那个帅气十足的老师扬长而去。她也可以选择逃避，让那个脆弱的爱猝死在摇篮里……选择是她爱的阅历，伴着痛苦和喜悦，伴着磨砺和成熟，她收获着属于她自己的人生。她选择金林的爱，那是一场纯粹的爱的骗局，他让她在这场骗局里，甘愿成了一个坠网者，一个输家。她对金林的爱，是她不能放弃，不能逃避的感情归宿，她甘愿成为他的感情交易品。她以为她可以做到，对他的爱是无条件无代价的付出，其实，她每付出一分都想要收到十分的回报。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对爱的贪婪让她走在爱和怨恨的曲径上，吝惜撒下的每滴泪水，苛刻地收获着每粒爱的果实。就是因为没有得到那张婚证的承诺，她就有权在犹豫中随时地，随意地改变自己的爱的初衷。一个纯粹被男人爱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在男人中寻求爱的女人，她预示了，金林赢到她的爱，但绝非总是赢家。

金林请沙果吃南宫血燕窝儿，一盅就是三百多元。他说，这是燕窝中的极品，沙果笑着说他，这不过是他常使用的手段而已！他也笑了。他们之间没有家，所以没有过日子的琐碎，没有夫妻生活里磨擦的尝试。沙果不会做饭，从来也没有想到，为他做些好吃的菜而博得他的欢心。她从不曾想到尝试过那种女人的生活。为了迎接男人出差回家，费劲为他准备一桌饭菜，看着他酒足饭饱，沐浴净身，性欲大发时，她却因为疲惫不堪而心浮气躁地抵触着夫妻间天经地义的性爱，丈夫因她一身的葱花油烟味儿而失望放弃，这种沉甸甸的真实生活成了很多女人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负担。情

人们可以在酒店里恬谧舒适的环境里，会用心用情来积蓄着爱的欲望，等候着瞬间的爆发。那是感情和性爱平等的给予和享受，没有心灵的阻隔，没有欲望的桎梏，只有淋漓酣畅的爱和性的交融……大多数人会认为沙果现在的地位和身份是个悲剧，沙果自己也经常这样想，特别是想到自己很委屈时，她情愿做了街上那般诸多的小女人。但是，沙果享有着很多女人没有的宠爱，像被金林这样优雅的男人的宠爱，那又是多少小女人的梦呵！

沙果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幸运地爱着金林，也被金林爱着。

“你打算上市的事儿能行吗？”

“你可是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啊！”

沙果点了点头，“就是有点儿担心！”

金林有点儿沉默，他突然握住沙果的手，眼睛盯着她，“怕我进去吗？真有那么一天，你能撑起我的万平吗？”

沙果被他突然的发问搞懵了，甩了金林的手，没好气地说，“算我没问，好了吧！瞎说什么呀，你进去就把你的万平带着进去吧，我才懒得管呢！”“你不会丢下我吧！”

这不像从那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男人口里说出的话，听起来那是个幼稚的小男生在求乞爱的声音。沙果被他感动着，她盯住了他的眼睛，“不会的，你这辈子，你的下辈子，你的下下辈子，都是我的，行吗？”“好，好！”

两个能够玩转八位以上数目资金的人，也会说着如此幼稚，简单的情话。

最简单来自最深刻，沙果和金林同时预感到了什么，那

绝对不是件简单的事儿。

第三节

海伦偎在床上一整天了，浑身松懈，四肢倦怠，脑袋像灌满了铅样重。她真害怕自己病得躺下，森怎么办？能指着晶吗，她离开森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是那女人也是个尤物，不缺吃花的日子，也会贪图点儿精神上的刺激，森成了她的负担而不再是小情人了，她跑得比谁都快吧。虽然她觉得身上不舒服，心里却一直在硬挺着。

天已近黄昏，霞光折射在窗户上，射进屋子里，屋子里昏黄的暮光，像张发黄的老照片，让人感到多少带点儿怀旧的伤感。她依窗而靠，依稀感觉到了居家的气氛。尖利杂乱的碰撞声，偶尔张扬出的争吵声，各种关系神秘的伊始和终结，这是家庭中最有魅力也是最为辛苦的一刻。热气逐渐退去，空中飘散着油炸火烹的香味儿。闻到香味儿，海伦空荡荡的胃翻腾着，直往上冒酸水，引得阵阵的恶心。近来，她有太多的类似这样的感受，自己像被掏空了，对所有的事和人失去了兴趣，以至放弃了为自己进行最后的申辩，向泰利讨价还价的欲望。她甚至懒得和容容纠缠，她的那张已经变得和自己所剩无几的脸上，清楚地写着“复仇”二字，即使她今次不离开她，一定还会有下次，直到她被彻底地赶走，离开李翰林。她还不是就这样赶走了泰利身边其他女人的，容容的手腕着实的比她高明而已。想到森，她不得不放弃眼

前的一切，包括她对泰利的爱和因爱而具备的野心。那曾是她的全部，他并没有珍惜她。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走进他的生活和身边，只有她被他排除在他的心灵之外。在海伦看来，他很信任她，没有任何私欲的公利在两人之间，所以才敢对她怠慢和冷落。她很清楚，他是在利用她，直到她没有了利用价值。她忘不了南韩的船上的那个夜晚，从此她吸上朱悦的那盒神秘的烟，她在“星月”成为沙果的替身，为他怀的孩子，又为他失去了孩子……她一离开泰利的办公室，就开始憎恨他，诅咒他。

“他是最有资格爱我，咒我，娶我的男人啊！”他放弃了，竟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许他从来都没有对她产生过任何爱，也就谈不上什么放弃，而她只不过是想用卑鄙的手段骗取外国老板的爱情，被老板放弃了而已。

诸如此类的故事，充斥着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像空气中蔓延着各种微生物被自然地吸进身体，滋长着身体，被身体接受那样，人们已经习惯并产生抗体而麻木了。

她只想着安静地躺着，整理着纷乱无头的思绪，找个对策和出路，怎么往下走。

海伦开门见是克丁，眉头皱了皱。“哦，是你啊，好像是上个世纪见的你吧？”克丁四下地打量着她，“哎呀，你是怎么搞的嘛，几天不见，怎么变成这模样了？松皮囊肉的，活像个四十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有屁快放，我没心情听你闲编啊！”“我，找你，我找你……”“找我就说找我，你找我脏了你啊？快说，什么事儿？”海伦坐下来继续抽烟，眼睛看也不看他。“海伦，你没事儿吧？”“没钱了，你说算

不算有事儿？”克丁眼睛顿时亮起来，“当然了，那可是大事儿啊！你看，今天，我就是给你找机会来了，你可以赚大钱了！”海伦仰头看着他，“说吧，又是让我去接什么重要的客户吧？”“哎呀，那说你透亮呢，那真是一点就透了！”海伦站起来，尖挺着的乳房高耸着，在他的眼前上下颤悠着，他眼睛只盯着她没戴胸罩的双乳。“往哪儿看哪，啊，先说正经事儿！”海伦扬了扬手，打断了克丁的视线。“哦，约翰来了！”“哪个约翰？”“就你上次叫他红毛猩猩的那个！今天下午刚到，我在机场见到他的第二句话，就是要你！”海伦站了起来，“那个毛子，简直就是只没变成人的红猩猩，一点儿人味儿都没有！”“只要他有钱不就行了嘛！”海伦立刻想到了那只浑身布满了放着亮色的红毛，那个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一夜。“我还是留条命吧！”海伦坐了下来，点上一支南韩烟，“我不伺候了！”“你这是什么话，你刚才不是说你没钱了吗，这是个机会，你还挑三拣四的，那你留条命有什么用！”“你这个畜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海伦把手里的烟扔了，两只眼睛逼着克丁，他看到的却是绝望。“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嘲笑我，啊？”“好了，海伦，我不逼你，我真的是为你着想！”“少假惺惺了！”“你看，这是事实嘛！什么好事儿我不找你啊！”“什么缺德的事儿你不找我？哼，你小子死了，怕是连祖坟都进不了吧！”“好了，海伦，就算是你帮我了，好吗，求你了！”克丁双手抱住海伦，嘴唇想贴上她的脸，被海伦一巴掌打了过去。“哼！”海伦说着，走进卫生间，门也不关，开始脱衣服。克丁看见她的睡袍一脱滑到地上，她连底裤都没有穿，他笑了笑，坐在沙发上吸烟。

克丁走进浴室，二话没说，向着她扑过去。“我今天只

卖一次，是你，还是约翰，由你定！”“我这儿是先热身，然后再去伺候那小子！”“那好吧，就你来吧，我今天要是走出这个房门一步，我就不是娘生的！”说着，海伦扯下了头上的那块儿毛巾，湿漉漉的长发铺开一片。她撕下身上的浴巾，那具雪白的胴体放着光亮，颤动不止的三个点儿，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她慢慢地收起了大腿，向他展显着她最诱惑人的地带……

“带现金了吧！”

“你这个婊子……”

克丁把浴巾摔在她身上，把脸转开一边。

“要说呢，我真的很想你，你可是比那个红毛猩猩约翰合我的意啊！”

“行了，我算是服了你了，快化妆吧，没时间了！”

沙果一大早就来到了公司。她早上不太爱吃早餐，在深圳那么多年，如果没有什么应酬，她很少喝早茶。她认为广东人喝早茶的习惯，是不科学的饮食结构。早茶给人带来油腻胀胃后果，所以，她请喝早茶都要告诫来人。当然，她请喝早茶也是谈事儿的一个方式，请内地人喝早茶，主要是图个新鲜。来到湖州后，应酬都是在晚上，她早上只喝一杯果汁，而且一定是西柚汁，街上的早点，她一概不碰。

沙果的果汁还没有喝完，手机响了，是李翰林打来的，他解释说，有急事相告，他立刻赶到她的办公室，请她务必等他。

李翰林说完他的“急事儿”后，沙果第一个反应就是“活该！”那是什么“急事儿”了，海伦卖淫被抓起来，那是

她想都想得到的事儿，别说上次还被她碰上过。

“你知道，被这帮人抓起来，她可能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他还真会为她操心哪，她人混到了这份儿上，他还为她的贞节担心呢，沙果对他真有点儿大惑不解了。

“难道她这不是自己在糟蹋自己吗？”

“哎呀，那是被逼迫的，不是她自己要干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打了电话来找我，求我尽快赎她出来！”

“怎么赎啊！”

“还有什么办法，钱呗！”

“那好啊，你有这份责任义务，你去啊！”

李翰林的脸都被她的话逼得挤在了一起，“我没钱，有钱都被容容挥霍完了，即便是要，也很难从容容手里要出来……”“哦，你想我拿钱去赎海伦出来？”

“我知道，这很荒唐，但是，我只有求你了，看在我们曾经同事一场吧！”倒是他的“同事一场”提醒了她，海伦曾是她的“同事”。就是这个“同事”让她饱尝了不少苦头，给了她极大的不满和憎恶，她凭什么要拿钱为曾经敌视排挤打击过自己的对手救赎？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原谅过她，帮助了她，而她得到的什么呢？她对她继续滋长的仇恨和嫉妒，她对她更加无法消除的隔阂，她对她甚至连句谢谢的话都不愿说。她对她的宽容和道义，只能更加激起她的反感，没有任何意义。

“你的意思是，我回深圳，拿钱去赎海伦？”

李翰林也对自己的要求感到可笑，“她需要钱！”李翰林的声音显得那么无力。

“我看，再多的钱也难以满足她的野心吧！”

他已经感觉到了沙果越来越强硬地在拒绝他。他很失望地站起来，想从她那儿得到最后的希望，“她需要钱，是她弟弟得了癌症！”

“什么？”

地上湿冷湿冷的，尿臊味儿一股股冲起，呛得她直干呕。房间里面漆黑一片，就像被人蒙住了眼睛。

.....

清月山庄，那头巨大的红毛猩猩约翰，把她折腾了大半宿。想着他的那只黑色的皮包里的诱惑，她也像只发了情的母猴，和他翘尾露股，追浪放形，进行了一场纯粹是最原始的肉欲和性交。

她只剩下一口气了，身子软得像棉花。她终于抱着他的皮包跑进了卫生间。她自己空荡荡的身子投进浴盆里，下体火辣辣的疼痛难忍。她想她应该赶快起来了，要不就来不及逃了。想着刚才的“收入”，她脸上勉强掠过一丝笑容。她认得那是美金，至少有两千多吧，那是约翰为着寻欢特意准备的。一般的外国人，身上是不带那么多现金的。“这个红毛猩猩，还算是仗义吧！”她想起身，觉得身子发软，又坐了会儿，还是觉得身体不支，想起了夜长梦多，还是开溜为好，她强撑着身子站起来。刚走到浴室门口，门突然被撞开，闯进来两个男人，不由分说把她拖了出来。她挣扎着，嘴里不断地喊着约翰，克丁，还有那个山庄刘老板。好像所有的人都不曾存在似的，没有人回答她，没有人听她说什么。

她被强行按在地毯上，其中一双脚狠狠踩住她的手腕儿，她大叫着，身子不停地扭动着。她的脸被狠狠地甩了巴掌，她满眼冒着金星，昏了过去。隐约里，她感觉那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身子像支牙膏，被挤了压的，压的挤的，被人折腾了很久……

刺眼的灯光照得她睁不开眼睛，看不见是什么人在问她，也不记得自己都回答了什么。只记得几个人唧唧咕咕地一阵儿后，她就被拉进了那个充满了刺鼻的尿臊味儿的漆黑的地方。她这才意识到了，自己是被拘留了。

她很后悔，后悔没有杀了克丁。

……她感觉到了一双鬼火似的东西在她面前闪烁着，她刚来得及“啊”出声，嘴上就被一双汗津津的有着浓浓的烟油味的手捂住了……

像重复放着的拷贝的慢镜头，一次，两次，三次……

她躺在那股尿臊味儿里翻来翻去的像只狗皮褥子……她没有力气反抗，没有力气呻吟。

她抓住最后从她身上翻下来的男人，“让我打个电话……”

眼睁睁到天亮，她心里不停地念叨着，“我要杀了他！”

海伦走出拘留所，见到李翰林，就昏了过去。

海伦醒过来时，李翰林在她的房间里，焦急不安地来回走着。

他听见了她在“哼”的声音。

“你醒了吗，你能不能起来？”

她依旧哼着。

“我是说，如果你能起来的话，是不是去冲个凉啊，你的浑身，哎呀，你的浑身……”

她似乎想起来了几个小时前那间黑暗的房子，又闻到了那股令人作呕的尿臊味儿。

她挣扎着，没有起来。

“谢谢你了！”

“谢沙果吧，是她把你赎出来的，要不你哪儿能这么快就出来了！再呆上一天，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她眼前出现了那片漆黑，漆黑里，她被撕裂着……

“你为什么告诉她？我叫你告诉她了吗？”

海伦突然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一跃起身，随手抓住了床头柜上的茶杯朝着李翰林扔过去，接着，抓起枕头，一通猛砸。

“我没钱，没关系，你叫我拿什么赎你，啊？”

“谁叫你赎了，你就让我死在那儿算了，啊，谁叫你去求她的，啊！去死吧你！”

海伦扑过去，抓住了李翰林发疯似地撕拽起来。她干嚎着，发出疯狗似的沉闷而凶狠的“呜呜”声。

杀了他，杀了他……

她又闻到了那股令人窒息的臊味儿，那臊味儿上滚动着令人恶心的交媾……

她昏了过去。

这天的时间太长了，长到好像走完了她的下半生。

她的所有，已经在那天全部消失殆尽。她决定留下生命。她的生命不是她的，那是属于森的，她要为他活着，她活着，他才有希望活下去。

那张支票上写着六位数，支票的签名是她，她认得那笔迹。和上次在大梅沙的遭遇一样，她从她那儿得到了她要得到的钱。

支票上的那数字，像最后夺走她的所有，成了刺向她最致命的最后一剑。

她笑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她还会笑？

因为老天有眼，让她失去了而又有所得？

因为森可以继续接受好的治疗？

她为有了钱而笑。

那钱就是嘲笑她的见证。为什么总是她的嘲笑？而不是上帝的？

那嘲笑像她身体中的顽疥，痛苦地生长着，周而复始的腐烂脱落着，像成癖似的贴着她骚扰着她。

正是她的高贵气质嘲笑了她却又恩惠于她。

她总是在拯救她。她的野心，她的偏执，她的每次痛苦。

她总是在报复她。她的优越，她的清高，她的每次机遇。

这大概就是各自的命运吧。一场难以解怀释放的心结，凝聚成人生之间永远的迷雾，竟使她们感情和人生虽近在咫尺却如此遥不可及。

第四节

朱悦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信封，放在她的面前，“拿去吧！”“朱老板！”朱悦拍了拍她的手，示意她不要做什么解释。海伦很自然地把信封放在手袋里。

“她离开了？去哪儿了？给我盯好了，对，对！”朱悦接了个手机，尽管噪音压得很低，海伦还是能够听见他说什么。朱悦正急着接另外一个电话，海伦站了起来，指了指洗手间方向。一进洗手间，她立刻给森打了电话，“喂，是森吗，你听着，你立刻给晶联系，说有人盯着她，叫她千万别去找你，让她立刻回去！”“姐，你是说谁盯着晶？为什么？”“森，你就照着我的话，打电话给晶听，她就会明白的，快点儿，啊！”“那好吧！”她听见森有些失望地答应了。

海伦出来，朱悦还在打电话。她今天并不着急离开他，相反，她想和他在一起，也不再有惧怕和恶心他的感觉。

“不好意思了，冷落你了啊！”朱悦终于关上手机，“你今天晚上有……”“小女子听从您的安排！”海伦少有的殷勤滑调，让朱悦多少有点儿感激。

海伦选了个她认为的最佳时候，摆出了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我可以答应你上次提出的那个交易！”他没有停手继续贪恋着那块地方，她拱起了身子，扭转着，“那你看这价……”他的舌头已经累得发硬，说话含糊不清，“一次三

万……”“哎哟！”海伦娇滴滴地呻吟起来，小腹像痉挛似的起伏着……那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时候，她知道该怎么和他谈论她的身子的价儿……海伦突然想起了晶，那般模样被折腾得血淋淋，从鲜血里捞出他的钱，那个和她同样命运的女人，她只有从这里找到平衡，她才可以继续的活着，或许，像那只被宠惯的鹦鹉，至少，她满足了人的虚荣和奢华。“哎哟哎哟……”她纵容着他，让他感觉到她的需要亢奋，她厮缠着他，做着他最想让她做的，“五万……”她放浪形骸地扭动起来，呻吟声里有着疯狂。“好，成交……”她突然叫起来。

当她除了绝望再也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只有他在等着她。她不得不把那根本不属于她的虚伪丢开，让她的野心得到最后的验证后，看清自己的真正的归宿。那是条自愿套在脖子上的死扣，她知道，只有套上它，她才能有希望完成那段因果报应的宿怨。

“答应我一件事儿！”

“说吧！”

“把这个人给废了！”

海伦给了朱悦一张克丁的照片。

“能知道为什么吗？”

“他老缠着我！”

“我知道了！”

这本来就是她的轻车熟路，她立刻找到了快感。

夏医生让森出院。海伦来给森办理出院手续时，夏医生说，那个很美丽的女人已经陪森离开医院了。他眼睛斜着正

在看着一张片子，“她是森的女朋友？”

“我不认识她！”“是不愿意承认吧？如今这很时髦啊，姐弟恋！不过，我倒是看着这两个人有夫妻相噢！”

海伦拿出了烟，想递给他一根，但是，又犹豫了。

“把她介绍给我吧？”

“我说了我不认识她的嘛！”

“我会认识她的，把你的烟给我一根，好吗？”

她没有再犹豫了，立刻把那手里的烟递给了他。

夏医生看了看海伦，“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我要回老家几天，等我回来再和你联系吧！”

“森还是会回来找我的！”

夏医生吐了口烟，笑里像是藏着那把手术刀，“这烟味道不错！”

她毫不犹豫地再给了他一根。

她看上去依然非常的美丽。稚嫩细腻的肌肤，叫人感到了女人的岁数是个天大的谜，似乎她永远不会受到岁月的困扰。

“拿着吧，对你有用！”

她把信封放在海伦手里，海伦知道，那是她缴的住院费。

“我出去办点儿事，几天时间……”

“你去吧，请放心森……”

她因为被她信任，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

“你没有责任非要这样做，森的病是……”海伦突然停住了话，看了她一眼，她美丽的脸变得像被搅动的水里的月

亮，不安，惶恐，破碎。

“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没有必要守着森，你……”

“我说过，我要让森快乐，自由自在地活着，那是我活着的全部，他去了，我会跟着他去的……”那声音听着凄楚，但绝对不容置疑，令她感动。

“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做？”

“我没有别的可以活着的理由！”

“哦！”

海伦走了，自从森生病后，她第一次觉得能够轻松地离开森。

“我姐有点承认你的意思了吧？”

森因久没有摸吉他，开始跃跃欲试地摆弄着，吉他发着轻快的节奏。

“你还是个孩子，知道什么呀！”晶也跟着打出了一连串的音节。

“你给我过来，快点儿！”

森突然大声呵斥着。

“干嘛？”

“叫你过来，你少□嗦！”

晶被森猛地抱住，他牢牢地吸住她的嘴唇。

“以后不许你叫我孩子，听见没有啊！”森敲出了一串很重的节奏。

“好，记住了，老人家！”

晶擦着她的嘴，“哎呀，真是臭呀！满是药味儿！”

“你还没有闻我的尿呢，都快成了药汤啊！”

“真是的！”

有人敲门，喊着，“森叔叔，森叔叔，是我，我是阿圣，快开门，快开门！”

森和晶互相望着，森叹了口气，晶笑了。

门刚打开，先传进来了阿圣的妈妈的声音，“哎呀，森呀，晶姑娘呀。你们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家就快没锅用了，全都让这个家伙给敲漏了！”

“哪儿有那么夸张！”

阿圣一边儿嘟哝着应付着老妈，一边儿蹭到了晶的身边儿，他从晶的手里夺过鼓槌，用身子往外挤着晶，嘴里一个劲儿的说，“晶阿姨，求你了，你先让我交作业吧！”“那你就快点儿！”森不耐烦地吼着他。

“哎哟，你这个老师还真叫厉害，他想你想了那么久，你怎么一见面就吼他啊！哎呀，奇怪的，他自己还是个孩子的么！你看看，这学点手艺容易吗，儿啊，好好学吧啊！”

阿圣妈在一旁想起阿圣，红着眼圈要哭起来，晶赶紧摸着阿圣的头说，“小学徒就是要受气的，别在意就是了！”“哎呀，我知道，听我妈□嗦我还能长大吗！我长大了绝对不会找我妈那样的女人，我要找啊，就找晶阿姨你这样的女人！”“你这个臭小子，满脑袋里装的什么呀，快点儿，开始了！”“我就是说要找么，又不是要晶，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啊！”

“就是说嘛！”

阿圣妈在一边帮儿子说话。

“喂，你不学了赶快滚回家去！”

阿圣妈赶紧溜了。

阿圣晃着大脑袋，扭着腰坐不住，干脆站起来，颠着小屁股敲打起来。

海伦一个月内，往内地跑了四趟。她尽可能地坐汽车或者是出租车，到小车站上火车，免去检查这一关。免去一次检查就免去可能的“意外”发生，一次“意外”足以要了她的命。她没有一次疏忽的机会，一次足以结束这一切。

存折上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六位数。那个数字让她找回了曾经被摧残成碎片儿的生活。

她背着背囊走出家门时，突然萌生出一丝的留恋。“怕回不来？”她自嘲地笑了。她把门给撞上后，很细心的锁上了双道保险锁。电梯里只有她一人，她下意识地摸了摸牛仔裤兜里的那把刀子，这把刀是朱悦送给她的，说是一个泰国奇人制作的，坚韧坚硬，锋利无比，是刀中精品。

时间是夜晚十二点钟了，除了商业区，一般的地方也已经人迹稀少了。她走到大路上，拦上一辆的士。

“到大鹏湾度假村！”

“现在？”

“你没有听清楚吗？”

“现在时间，我不会打表去的！”

海伦知道他是想和自己谈价格。“说吧，多少钱？”

“两百元吧！”

“三百元包了回程，省得你回来放空车！”

司机听海伦说话很老练的口气，就知道她是经常在晚上活动的女人，而且是干那个的。

“走啊，我还有事儿的，要不我干嘛半夜三更的跑那儿啊！别给我耽误了就是了！”

司机很爱说话，也很健谈，开车就开始和海伦聊天，“平时我没那么贫，今天太晚了怕打瞌睡，就和你聊天，行吗？”她奇怪地看着他，“都已经贫上了，还问呀你！”司机笑起来，露了两颗虎牙。海伦才发现，他长了个圆圆的大脑袋，椭圆形的脸盘，配上那两颗虎牙，简直是绝配！“没有人说过你的虎牙是……”“绝配！”他冲着她做了个滑稽的表情，海伦被他逗笑了。依海伦对人的判断，他属于能让女人放心的男人，脸上写着：单纯，直率，贪小利。对夜深外出女人来说，他这种男人就是安全的保证。

海伦注意到了车牌上的司机照片是个尖脸猴腮的人，“你是哪儿人哪？”“哦，这辆车是我表哥的，他开白天，我开晚上，现在钱不好挣啊，钱都不当钱用！哦，请你多关照吧！”“哦，我又不是警察，我才懒得管你们这些，只要不耽误我的事儿就行了！”“哎呀，真是通情达理的小姐啊，一看，你就是见过世面的人！哦，这里有纸巾啊，只管用！”海伦抽了一张，“你看这也叫纸巾啊，薄得透亮！”她揉了揉，摇开车窗扔了出去。虎牙司机说，“知道农民怎么说你们的吗，俺们刚拿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哈哈，哈哈！”“哎哟，笑死我了，农民还说什么？”“俺们刚喝上自来水你们又喝农夫山泉了！”“还有呢？”“俺们刚娶得起老婆你

们又包二奶了……”他停住了，很小心地偷看了她一眼，“你看我这乌鸦嘴……”海伦瞥了他一眼，“你怕说我是二奶？”司机见机转风，怕得罪了她，“不是，我看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谁能包得起你呢，哎呀，你瞧瞧我今儿这是怎么了，好，我不说了，不说了，你别生气！”海伦看着司机真的是悔了，笑着问他，“你不喜欢三陪小姐吗？”司机原来就是个透亮人儿，一听海伦说明了身份，自然是知道该怎么说了，“喜欢，喜欢有什么用啊，像我们这样的男人，哪儿有时间泡妞啊，即便是有时间也没钱哪！”“是啊，良家淑女的，哪儿有深更半夜在外面跑呢！”“我看你呀，是个生意的人，是做大买卖吧！”“你说什么是大买卖？”“哦，这个我可说不清，像是走私，捣卖军火，对了，贩毒，哎呀，那可是干上一桩就是终身享用不尽的啊！”她只能看见他的这半边脸，一只虎牙，看他就知道他是有嘴无心的说话。“好啊，咱们合伙干上一桩，你也不用开夜车，我也不用晚上出来钓鱼了，咱们回家过好日子！”他突然停止了笑，转过头看了她一眼，海伦觉得他的表情很怪，“我哪儿有那胆儿，不瞒你，有人拉过我，我害怕，不被逼得走上绝路，谁会干哪啊！就像你我这样辛苦点儿，这脑袋在咱身上啊！”海伦看着前方，前方漆黑一片，只有汽车的大灯照射的十几米远处的路面。她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是安全可信的。即便外面漆黑充满了奸佞和血腥的暴力，都被那生着一对虎牙的司机风驰电掣甩在后面，他手里握着他俩的生机，他们正在成功地逃离死亡。“我今晚不是在陪你了吗！”“那不一样的，得我花钱找你陪，那才

叫爽呢！”“快到了，就在前边一点儿停吧！”

第五节

海伦匆匆走到出租车前，虎牙司机正冲着她傻笑着。“小姐，有位客人非要赶回市里，你看，这都已经没有什么车了，顺便捎上他吧……”“不行，不是说好的吗，我出了你的来回车程费了吗？”“哎呀，不都是为了多挣几个吗，你只管坐稳了你的，别管他，全当没有这个人不就行了吗？我的前座安装了防护网，很安全的，啊，求你了，啊！”他双手抱在一起，连连恳求着她。“真他妈的没见识！”海伦嘟哝了一句，上了前座，后面果然坐着一位男人。

“这位小姐，你好，对不起了，我是实在迫不得已才请求司机搭了你的车的，请原谅！”从后面传来那男人的嗓音很沉稳，带着很浓的口音。海伦趁机回过头瞥了一眼，他不像是那种歹人，还算干净体面不像是个坏人。

“但愿我们没有遇上骗钱骗色的人！”

“看这位小姐真会说话！”那男人还吃吃地发出两声笑声。

“说实话，先生，你给我那点儿钱啊，真是不够我们两个担的风险的，你知道，这年头，信任有多么重要吗！”

“是啊，说不定，我们走完这段路，我们彼此之间也有了信任呢！”

“你还真会说话，小姐，你都听见了吧，我拉上他，可

不完全为了他的钱，是因为他太会说了，是他的话才使我在你面前，失去信任的，真是对不住你了！”

“行了，好好开车吧！”

因为多了一个人，虎牙司机和海伦之间变得拘谨起来，彼此之间的谈话少了。那男人也不说话，车子一开他就似乎在打着瞌睡。海伦总是心里不塌实，看见虎牙好像没有什么事的样子，她心里更是没有底了。车转了个弯，上了梅观高速，离开度假区远了，这里有相当一段路是很偏僻的。海伦想让虎牙调整一下车前镜，能够观察到后座的动静，虎牙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看也不看她。她突然把手放在了虎牙的手上，“大哥，你呀，就是心软，我不是说过吗，今天晚上我陪你呀，都是你，看你，没戏了吧！”“嗯？哦……”他手背被她狠狠掐了一下，“是，是我没福气了，我的福啊，就是钱眼儿那么小，要不，咱们改天……”“大哥……”她的手指往上指着，他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这人要是有缘分啊，山不转水转，说不定哪天，你还坐我的车呢！”他趁机扳调正了车前镜，他看见那男人依然在打瞌睡。

海伦越来越觉得坐不住了，车子已经到了那段比较背的路上，她对司机说，“大哥，我想方便一下！”“现在？这怎么行呢？”“不行，我快憋不住了！”“哎呀，就说女人事儿多吧，你还真的麻烦。快点儿，那边儿比较隐蔽点儿！”海伦顺着车溜了下来。

“别动，把钱拿出来！”

“啊，你要干什么？啊？”

虎牙只觉得脑袋后面顶着一个很硬的东西。

“哎呀，是枪，是枪啊！你还真的要打劫呀！我可是行

好，捎上你的，你不能干这……哎哟！”

虎牙头上被狠狠地敲了一下。

“蠢蛋一个，我看你真是白混了，连那妞儿都看出来了，你真他妈的是个二五眼儿，快点儿，拿出钱来！这是你自找的，那小妞儿归我了！快点儿！”

“我没挣住什么钱，那女，女孩子的钱还没有给我呢，你的，你的，也没给我呢……”

“她欠你的就是我的了，你现有的快点儿拿出来！”

“哎呀，都怪我太贪心了，都怪我……”

“哎哟！”

司机突然听见那男人发出了一声惨叫声，头上被顶着那硬家伙掉了下来，就听见海伦大声喊着，“大哥，快出来，打他，快点儿！”司机一看，海伦手里拿把刀子插进那男人的胳膊上，那男人疼得杀猪般的嚎叫。再看海伦就是不放手，还使劲儿往深处按。虎牙手抓了根棍子，狠命地照着那男人打去，那男人顾不上插在胳膊上的刀子，翻身扑向虎牙，虎牙的棍子被甩掉，两人扭在一起。海伦摸着黑，拾起了那棍子，见他们扭成一团，海伦干着急没处下手，“大哥，你往死里打啊，这会你要是再心软，咱就没明天了啊！死命的打！”虎牙拳头狠狠抡着，嘴里“哼哧哼哧”着，眼看那男人要翻挺过来了，虎牙就要被掀翻了，情急之下，海伦大喊一声，把棍子从那男人两腿中间狠命地刺了过去……

海伦被虎牙推上车的瞬间，她立刻从车里跳出来，奔向那男人。虎牙以为她要带上那男人的，刚要阻止她，就听见那男人杀猪似的嚎起来，只见她赶紧逃回车里，虎牙见她拿

着带着血的刀子不禁地叫了声“我的妈也！”车子驶出好几百米远了，海伦才说，不知道他的那玩意儿被捣废了没有？虎牙连声责怪起来，“那种男人，没了那玩意儿，更好，少作践些自己和女人！他还刚说呢，劫了我的钱，你就是他的了，你还担心他呢！喂，你怎么看出来他是个坏人啊？”“他坐在后面，我总是心里不塌实，我们要等他动手，我们谁也跑不掉，与其是坐以待毙，等他来收拾我们，还不如先给他来个投石问路。如果我下来后，他没有动手，那我们不是可以平安到家了，如果他是坏人，他一定要先收拾你，然后再来对付我，我正好有个机会先下手收拾他！”“你真很聪明，我就看你像是干大事儿的女人嘛，今儿这事啊，要搁在别的女人身上，早吓爬了，你还真是硬性人啊！”

海伦这才闭上眼睛，才觉浑身都是软的。

“你是跟谁学的这一手？”

“电视剧，不过你这对虎牙算是白长了，没派上什么用！”

“要是没你的刀子，那就用得上我的虎牙了！”

朱悦回“荔园”别墅，晶正在游泳池里游泳。太阳刚刚落下，湛蓝清澈见底的池水里，晶像条美人鱼在自由自在地游荡着。朱悦没有惊动她，坐在凉椅上，看着她。

朱悦手里玩过的和抛弃的女人无数，晶算是他最难以割舍得下的女人。晶跟了他五年，像是他收藏的无数珍宝中的一颗，只属于他一人。他用泰国顶尖的燕窝养她，从瑞士进口最昂贵的人胎素滋养她，凡是漂亮女人所有的，没有的，他都会毫不吝惜地给她。朱悦是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性功

能，她是他恢复健康后，遇上的第一个让他有感觉的女孩子。那富庶的岛上，美丽而有个性的女孩子，遭受到凌辱……他一直等着她，等着她知道报恩而主动走近他。第一次接触他狂暴的虐待时，她很平静地躺在那儿，像被放在祭台上的美人，娇美，柔弱，圣洁，她震撼了他暴戾的性，遏止了他狂妄的虐待倾向，从此，他不再因为暴力的性残害女人的身体，她像股清风，飘拂在他身边。无论他浪迹天涯，享尽喧闹，历尽浮华，他始终渴望着那股清风，渴望那片恬谧，渴望她冰洁如玉的身子。他守候着她的身子，就像守候着自己的珍宝，守候着残缺不全的生理上的那份平衡。

他却发现她背叛了他。

克丁酒后开车，违规行驶造成的车毁人伤。据说，即便是人醒了，也如同废人。海伦收到朱悦的电话后，第一个反应，想立刻见到他。

海伦只能隔着玻璃看到在特护病房的他。他头上缠满了绷带，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如同死人一样躺在那儿，任人摆布。

“别恨我，那是因为你遇上红毛约翰，遇上那帮乌合之众，遇上狗日的拘留所，既然你遇上了，你设计了我，你就是这个下场了，这也就是报应吧！你呀，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没有修好德行，才落得个今日下场！来世托生个好心眼儿吧！再见了，克丁！”

看着医院门口来来往往的为了活命而烦恼，奔波挣扎的人们，海伦感叹到，“都是命吧！”总得有人对她的灾难付出代价！“说不定哪天就轮到我了呢！”

海伦第一次到“荔园”别墅。

海伦知道这是朱悦和晶住在这里，朱悦把她约到这里来，当时，她有点犹豫，但很快就答应了他。她想试探一下，朱悦的老巢到底怎么样，晶三天没有来看森，她也想知道关于晶的事儿。

“这么大的别墅就你一个人住吗？”

朱悦笑得很勉强，显然是因为她幼稚，好奇，她不该这么问，但他还是很宽容没有和她计较。很大的餐桌上，只有他们两人。海伦觉察到了他的回避，知道是自己说话有些冒失。

灯光配置既华丽又很舒适，所有家私及装修全是欧洲风格。花梨木和胡桃木重色原木的装修和家私，使整体风格带有浓郁的欧洲古典色彩。高档电器，超现实的壁画写意的摆设，却又具有了很现代派的明快和轻松。

她的账户上收到了特别奖金八万元，就是那天晚上，她拼了命干的那件事。

烛光摇曳，钢琴低回下，他放在她面前一个精美的首饰盒……

仿佛，她是为了这一刻而生着，这一刻使她忘记了曾经的卑贱和贫寒，她感觉得到这个世界的宠爱，所有的男人对自己的拜服，她知道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和属于她的那条路。

“想做这里的女主人吗？”

海伦摇着头。

“怕我？”

海伦笑着摇摇头。

“我说过，你是成就大事儿的女人，是我真正的女人！”

“我？你真的是忘性大啊！别忘了，我现在为你跑单帮，整天是在提着命干活挣钱呢！我哪儿是你的女人，就算是个干大事儿的女人，也不陪住在这里，做你的女人！哼，笑话儿！”

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和他讲话，只有她。他从来不曾领略拒绝男人和勾引男人的手段同样痛快的女人，海伦的放肆和娇媚给他的刺激，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女人的手段和性子。海伦是要男人接受而又须防范的女人，她表面和内心是一致的，永远不被屈服，只被利用或利用。

“你想我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儿？”

“我不想知道你的太多，尤其是你的隐私，我不感兴趣，我只想多赚点儿钱，嫁个好人家过好日子。请你别对我期望什么，我很卑贱，不值得你栽培，不配做你的女人！”

“哈，海伦就是海伦，我就是喜欢你的性格，钥匙在这里，随你了！”朱悦把一串钥匙放在海伦手里，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

海伦说来了例假，推了朱悦，朱悦也没有勉强她。半夜，她醒来，翻来覆去睡不着，打开酒柜喝了点红葡萄酒，边喝着边走回卧室。路过一条很窄的走廊时，她隐隐约约听见不远处有什么动静似的。她顺着走廊过去，有一间房间透出一道光亮，她打开了这扇虚掩着的门，声音大了一些，很奇怪，夹杂着凄惨的呻吟。

声音是从那排书柜中间的那道门里传过来的，海伦仔细

看过去，发现那门留了一道缝儿。

晶已经从他的收藏中永远的消失了，用他心里的话说，“他把她砸得粉碎！”

……那天美丽的黄昏暮色被他的狡残染成了血色，那血色的黄昏将池水染成了鲜红色，那血红色永远记住了那条死去的鱼。

朱悦毫无表情地看着水里的晶，看着美人鱼似的晶，被两个粗鲁的男人剥得干干净净，轮流玩弄，奸淫，撕裂直到她昏死过去。

曾被他视为珍宝的女人，转眼间，变成了一堆破布扔在一边儿。

“天哪，是她！”

海伦从门缝儿里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

……两名粗壮的男人正轮流折磨着晶，晶已经昏死过去，头发被那人拽着，甩来甩去的。全裸着的男人粗暴地轮流奸虐着她，掐咬，殴打她的乳房和阴部……

朱悦坐在旁边，脸色发白，浑身发着颤。

一整夜，海伦无法使自己从恐怖中走出来，她闭上眼睛就看到晶，她看见晶睁开眼睛乞求她，披头散发地抓住她……

海伦睁开眼睛，朱悦正坐在旁边看着她。

“你睡的姿势也挺有味道！”

海伦本能地紧缩着自己的身子，她的头脑涨得发痛，

“我做了个噩梦吗？”

“你昨晚自己喝了一瓶酒啊，不知道你为什么喝酒？”

“哦，是的，我换地方睡不着，喝点酒睡觉，我有喝那么多吗？哎呀，我的头怎么这么疼呀！”

“那是酒精的事儿，你再睡会儿吧！有事儿找阿李，她会照顾你的！”

“好！”

海伦赶紧躺下，闭上眼睛，浑身打着冷颤。

她闭上眼睛就想起了晶的惨状，她美丽雪白的身子上斑斑瘀血，她撕裂般的凄惨叫喊，她生不如死的绝望眼神……她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了，她知道昨天看见的晶并非是噩梦而是真的存在。她曾经想惩罚这个女人，她勾引了单纯无知的森，把他从她的身边拉去了。她甚至想到，用什么办法惩罚这个女人都不为过，她用了爱的咒语勾引了森，害得森失去了正常的青年人平静的生活，她应得报应的。这个女人是在遭报应，她正为自己的所为经受着非人的折磨，她为了爱的咒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正在为爱的咒语自焚。海伦并无一丝丝的快感，她稟性中最丑陋最恶毒的念头都被眼前所发生的惨象震慑。她已经原谅了她，只要她能逃脱魔爪，只要她能够好好地活着，她情愿她和森相爱。

阿李是个菲佣，四十出头，受过良好的家政训练，会说中国话，英语，马来语，她也是朱悦的管家。阿李对朱悦很忠诚，她跟了朱悦十年，经历了很多事儿，朱悦的心腹换了好几茬儿，惟一不变的是阿李，朱悦走哪儿把她带到哪儿。

“小姐，主人吩咐我做了醒酒汤，你看，是我给你端这

儿用方便呢，还是习惯在餐桌上吃？主人总是习惯在餐桌上用餐！”

阿李双手垂在前面，很规矩地竖立在门口，毕恭毕敬地给海伦说着，没有任何表情。

“阿李，谢谢你，我收拾好，会到餐桌上去的！”

“那好，我等着你！”

阿李退了下去，海伦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好，她心里一直在念叨着，镇定，千万要镇定！她决定要干点儿什么，为了森，为了自己，也为了晶。

“阿李，你的汤很好喝！我能知道是用什么做的吗？”海伦竭力在讨好阿李。

“是用蜂蜜和椰花，是我们老家的特产，我经常为主人准备一些，用来醒酒，很好吧！”

“很好，阿李，你结婚了吗？”

阿李摇着头，眼睛躲开了海伦，“哦，小姐，你慢慢喝，我做事去了！”

海伦知道自己问得有点儿冒失，“阿李，你在炖什么，很香啊！”

“哦，是一种补品！”

“是给主人的吗？”

“哦？哦，是！”

她对自己还有顾虑，海伦也不想再勉强她。

“阿李，我能不能在房间里面随便走走？”

“小姐请便！”

海伦摸到了昨天晚上她来过的那间房子里，没有了那扇

门，只有整整占了一面墙的书柜。这里有很多书，古玩字画，文墨四宝，文案砚台，看这间房里的摆设，主人一定是满腹经纶，舞文弄墨之人。朱悦真正识得多少的文墨，没有人知道，其实，这也是种时尚，因为有了这房，有了这书柜，所以才要有书和文墨。海伦随手拿起一本书，竟是全译本的《容斋随笔》，她冷笑起来，“不知道是他看它呢，还是它看他？”

她听见了脚步声，在这个别墅里，只有阿李和她，还有谁呢？海伦躲在门后，是阿李。她托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个炖盅，飘散着刚才海伦闻到的那股香味儿。只见她走到书柜前，按了其中一个拉手，书柜缩到两边，露出了一扇大门。正是昨天晚上，海伦见到的那扇门。阿李用钥匙打开了那扇门，很小心地按了暗钮，书柜立即复合。

第六节

森在房间里摆弄那架子鼓。见是海伦来了，很是惊讶，“姐，你怎么来了？”“森，你没有事吧，啊？”看海伦一脸的恐怖着急的样儿，森更是惊讶，“我好好的！”“哦，你还记得上次我让你通知晶，让她别找你，你还记得吗？”“记得，晶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她的男人可能有所察觉，在派人跟踪她，我怕连累上你，想叫你换个地方！你先住我那儿吧！快，现在就搬，我这就叫车！”森坐着不动，眼睛发直，“姐，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晶出事儿了，我怎么从昨天起，

心里就一直不好受呢？”“是吗，你还犯傻呢，当初我就知道她不是个什么好惹的女人，你偏不听，她的背景深着呢，那不是你能玩转的！”“姐，你知道多少呢？”海伦收拾着东西，想了想，“森，她没事儿的，你想啊，只有你安全了，身体好了，她才能放心！”“她为什么不和我联系？”“哦，她告诉我，说她要到新加坡去些日子，大概也是想躲开风头吧，好了，森，听话啊，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种事情你要理解了！哎呀，快点儿收拾了！听话啊！”“我还有个阿圣哪！”“再说吧，你顾不上那么多了！”

海伦不知道能不能帮上晶，但她很清楚，森离不开晶的，一旦他要是知道了实情，还不等于要了他的命。为了森，她也得帮晶，再说了，朱悦残害女人的事，她怎么都不会饶了他的。想到这对恋人的悲惨和痴情，她没有勇气想下去，他们可能没有未来，可能没有幸福，甚至可能没有明天，搭救了她的生命，也许他们还有点点的希望。

车来了，姐弟两个人刚要上车，阿圣追了出来，看着那一大车东西，他灿烂的脸上顿时倾盆大雨起来，“森叔叔，森叔叔，你上哪儿啊，你不要我了，啊？”阿圣上去抱住了森，浑身在森的身上扭动着，两只泪汪汪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森。“你小子哭什么，哪点儿像摇滚歌手的酷劲儿！”“森叔叔，我不想离开你啊，啊，啊！”阿圣咧开大嘴嚎起来，边嚎边说，“森叔叔，我一定会好好练的，昨天，我把我妈的锅底给敲坏了，我妈打我屁股，我就打她的锅，你看，我手都打，打肿了，我，我都没停过，这儿样还不行吗，啊，啊！”森站起来，走到搬运车前，把已经装好的架子鼓一个个卸了下来。“森，你这是？”森朝哭得像个鼻涕虫

似的阿圣努努嘴，海伦明白森的意思，她让两个搬运工帮森搬起那架子鼓。“去吧！”阿圣满脸挂着泪水，跳起来抓住森胳膊，“森叔叔，我不要你的架子鼓，我不要你离开我，我不要你的架子鼓，我不要……”“答应我，以后不哭了！”“森叔叔，就这一次吧，我不愿意离开你……那好吧，我以后保证不哭了，可我还是不想离开你啊，啊，啊！”森不管阿圣哭嚎，只管拿起架子鼓往阿圣家走去。“森叔叔，六一节，我要上台演奏了，你来看我好吗？”阿圣揉着眼睛，呜咽着一溜小跑的跟了上去。

阿李刚按下橱柜的按钮，海伦就出现在她跟前。“小姐，你不是出门了吗，怎么到这儿？”阿李手里端着那杯炖盅，稍微颤抖着，脸色很紧张。海伦走过去，把大门关上，对阿李说，“我知道你是心疼她的！”“我跟她没有半点儿关系！”“谁会冒着危险，给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炖补品？”阿李张口结舌的，“你，你到底要怎么样？”“我是她的朋友，只是想看看她而已，你放心，我不会闹出去的！”“不行，主人知道会杀了我的！”“难道你现在做的这些，主人就不知道的吗？一旦被他知道了，你想想，他是相信你呢，还是相信我？”“小姐，你是不知道，主人是个难以捉摸的人啊！”“这我心里有数！”“你能把她怎么样？”海伦看着阿李，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我要把她救出去！”“你？这怎么可能！”“只要你帮我，就有可能！”阿李感到了恐惧，身子缩小了一半，手颤动着，炖盅盖发出轻微的声音。“你为什么要救她？”海伦眼看着阿李，阿李像被她看穿似的，低下了头，眼圈红了，“女主人是个苦命的孩子啊，她是个善良的女人，

她对我很好，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报答她啊……”“做人要知恩报恩的，我看你还是和我合作吧，我绝对不会连累你！”阿李将信将疑的，“小姐，不瞒你说，我有一个孩子，在国外念书，他需要钱，他需要我的帮助……小姐常帮助我们，我应该报答她！”阿李用手擦着眼睛。“我知道了，你别担心，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来，把炖品给我吧！”阿李把手里的托盘交给海伦，“你答应我，一定把她救出去！”“海伦眼睛盯着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为了一个女人的善良和无辜，她们的心走到了一起，她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的承诺是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她还是说了，“我答应你！”“上帝知道她是善良和无辜的，它一定会帮助你们的！”阿李想去按旁边一个保险锁上数字，手却颤抖不停，海伦轻轻抱住那住手，她在那只手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放开了它。阿李很感激地看了看她。“主人一般不会在白天进来这里，你进屋后，记着紧贴着右边墙走，探视头不会照到你，快到床前时，让晶到卫生间里和你说话。注意晶的床头有一个灯，只要一亮，你一定要出来，记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阿李说完，突然想起什么，把身上的围裙和围巾取下来，“戴上，这样会好点儿吧！”那只手飞快地按完了一串数字，她给海伦开了大门。

晶更加的娇弱苍白，脸上消瘦的分明的棱角，她像一具冰做的雕像，没有活的气息，没有鲜血和生命。

她睁开眼睛看到海伦，轻微地嘘出了一声便昏了过去。

晶慢慢地缓了过来，再次看清眼前的海伦，两行泪水流下，在她冰雪般的脸上留下了两道辙。

“森住在我那儿，他很好，病没有反复迹象！”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我们得到卫生间去！”

晶可以走，走得像水面上的蜻蜓，发着飘。

“你要挺住，我会救你出去的，听见没有？”

晶直摇头，眼睛看着海伦，充满了泪水和绝望。

“你不为森想想吗？”

晶开始抽泣了。

晶突然抓住海伦的胳膊，绝望的眼睛变得很疯狂，“求你，求你，让我死了吧，啊，求你了，让我死了吧，我不想活了，我实在活不下去……”

她的力量变得很大，海伦被她摇晃着倒在地上，她快而急促地说着，“求你，他不让我死，他让我活着，让我活得生不如死……我求你了，让我死了，我死了，才对得起森……我活着，活着也没有勇气见森……求你，求你了啊，啊……”

海伦眼前浮现出那天晚上在这里亲眼目睹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海伦，我知道你能够办得到的，给我点儿，就那么一点儿好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的痛苦，森的痛苦，啊，好吗？我求你了，只需要那么一小点儿，海伦，求你了，我求你……”

她两只手在空中乱舞着，那是个渴望着死亡的女人，一个求死不成求生无望的女人，一个对恨和爱抱着终生遗憾和无奈的女人……

海伦差一点儿都答应了她，让那不堪忍受的痛苦结束了，她可以得到平静和安宁了。

“你这个女人真卑鄙，你以为我冒着死的危险来看你，是来帮你求死，图个干净利索吗？你这个下贱的女人，到现在了还不认命啊，你活着就是麻烦，就是灾难……我才不会管你的死活呢，我来是为了森，你这个傻瓜蛋儿，你真不知道还是装傻呀，森没有你活不下去，你不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上辈子欠了你们什么，非被你们这对冤家死拉活拽着的……真是被你们这对儿的傻瓜给气死了……好吧，你死还不容易，来，死去吧，啊，这样死了行不行，啊，想死还不容易，我恨你还不够让你死吗，你现在就去死吧，你死了，森也跟你去了，我倒落个，我落个省，省……啊，啊！”

海伦也气绝倒地，泪流满面，喘成了一团。

“海伦，你看，你看，你看看我啊……”

那更加悲惨的她，展现在她的面前。美丽，被蹂躏成了失望，成了罪恶，成了复仇……

“你知道吗，你已经死了，你现在的这口气，是要报仇的，难道你能够饶恕他！”

海伦抡起胳膊在晶的脸上猛抽过去，接着发泄般捶打着晶。

晶上气不接下气的脸憋得紫红，哭着爬到海伦身上，“姐，都是我不好，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你，是我害了森……姐，我没有真正爱过男人，我真的爱森……”

“那就爱到底吧，干嘛现在要死，你准备把森一个人留在世上，你不知道他随时都会走的吗……你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为了你勇敢地活下去吗？你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样狠……”

“姐，我错了，我错了姐……”

海伦把晶抱在怀里，“原来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受的屈辱更大了，和你相比……”

“姐……”

“你放心吧，那狗日的会得到报应的！相信我，我绝饶不了他！”

“姐……”

晶哭得没了气，浑身软到海伦身上。

“阿李会保护你的，她会说服朱悦，让你继续治疗，这个时间，我会尽快安排你和森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在那里你要继续给森治疗，你们要坚强地活下去！”

晶靠在海伦怀里，感到很舒服，很安全。她不记得爸爸妈妈，只记得外婆，外婆就是这样把她搂在怀里，躲过外公雨点儿似的拳头……

“晶，我恨过你，想杀了你，你知道吗？”

“我知道！”

“森，森和我，是妈和另外一个男人生的……我亲眼看见的……我恨我妈，恨她没有堂堂正正地把我生下来，生我就是个贱命。人都说，天生的贱命不服输，我就是想改变和森的命运来到深圳，想成为有钱人，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这都是命啊！”

“姐，哦，你等等我啊！”

晶很快又回到了卫生间，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

“这里有笔钱，还有我在银行保密柜里的股票和首饰钥匙，密码是 19821010！”

“森的生日？”

“对，这笔钱的数目或许能改变你的命运……”

“不，我不能要！”

“海伦，经常在家里看着我的那个保镖，其实都是很贪财的家伙，阿李也是金钱的奴隶，你要救我，这钱一定用得上！”

海伦用手掂了掂那信封，脸上掠过一丝冷笑。她曾经是那么渴望着有钱，现在却如此地厌恶它。

“晶，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抛弃森，照顾好他！”

她回过头对海伦点了点。

阿李对朱悦说，“主人，海伦小姐把钥匙留下了！”

“她没有在这里呆吗？”

“没有！”

“她什么都没说吗？”

“对！”

阿李毕恭毕敬地回答着朱悦的话。

“她呢？”

“她吃得很少，只剩下一口气了，主人，你知道的，她一向身体就弱，现在更像是差了！”

“医生怎么说？”

阿李叹了口气，直摇头。

“你好好看着她，别大意了！”

“是，主人！”

三天以后，凌晨三点，市中心某个路口，一辆“奥迪”轿车行驶到路口，突然直向水泥护栏猛冲过去，车上的两个

男人被撞得当场昏过去。一辆“的士”赶了过去，停在事故车旁边，车上跳下一个小个子男人，迅速地从事故车里拿出一个手提箱，转身拦截了另外一辆“的士”扬长而去。停在事故车旁边的那辆“的士”的司机赶紧打电话报警，那司机咧着嘴大声喊叫时，清清楚楚地露出一对虎牙。

那次事故让朱悦损失惨重，那是一次数目巨大的现金交易。一切都是在最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交易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竟被一场汽车意外故障搅了个惨败。汽车的意外故障设置是个老手，汽车行驶几公里远后才出现失去控制，事故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交易结束，严密的防范措施已经解除，其他的车辆已经把视线避开，带着现金的车将单独直接将钱送到“荔园”别墅。这是早有预谋的作案，手段老练，计划周密，朱悦发疯地说，一定是内行人干的，而且是交易对方的所为。丢失的那个手提箱里的钱是黑钱，失主又不敢向警方提起手提箱的事儿。当然，朱悦又不是吃素的，一个更阴险狠毒的报复计划，又在预谋当中。

海伦和森租了一套豪华的复式别墅，将近三百平米。原来的主人是个艺术家，前几年出国定居，因当时卖不出好价格，就委托亲戚出租房子。别墅地段和环境优越，房子的价格不菲，很少人问津，只有几个外国人租过。房子本来装修得很讲究，格调和感觉十分到位，因没有时尚感也不存在过时和破旧的感觉，现在住起来依然感到很舒适也很方便。

海伦给森买了一套上好的架子鼓，专门安置在健身房里，森经常把自己锁在健身房里，默默地守着那架子鼓弹吉

他，很少听见他唱歌。

海伦知道他是在想晶。

海伦把阿圣找来，一见到森，他就扑过去，像以前那样抱住森的腰，这次是森哭了。阿圣放暑假，他在家陪森散心，森教他打鼓弹吉他。

健身房里传出了铿锵有力的架子鼓的敲打声，伴着吉他的节奏，还有森那有点儿忧伤的歌声。整整一个暑假，阿圣给森带来了快乐。森预言说，这个爱哭的有着当摇滚乐手梦想的孩子，将来一定会红。

第八章

第一节

阿圣要回学校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森。阿圣离开森的第二天，早上，海伦在健身房里发现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森，他绝望地看着海伦，“让我去了吧……”

夏医生气喘吁吁地跑进病房，把扑过来的海伦闪在一边儿，开始详细地询问森的情况。这个时候的夏医生，在病房和病人面前是有着绝对的信任和安全感的医生，他镇定自若，果断而自信，眉宇间流露

出来的医生权威的霸气，那是任何人不可以置疑和违抗的。他天生就属于这里，他可以让人死，让人生，掌管着病人的生死簿还决定很多人的命运。

“夏，求你了，求你把森给我带回来吧，我什么都答应你，只要你高兴，我情愿做你的奴隶，我情愿做你的刀下鬼……夏，求你，求你了……”

一个漫长被熬煎的时间，海伦觉得自己把时间咒得不再走了，而自己都被咒得衰老了，她没有力气再撑下去了。头胀得发疼，发木，眼睛涨得生疼，看不清了，身子在不断地往一边儿倾斜……隐隐约约看见夏走出了抢救室，朝她走来，她张着嘴巴，两眼发黑，摔倒在地上。

她又看见了夏，他正在看着她，眼睛里面的那对眸子很亮。

“谢，谢……”“好啊……”一股刺鼻的消毒药水味直冲她的鼻子，她终于彻底地清醒过来。她看见了他举着两只手，消毒水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和手一样，那只已经被橡胶套武装好的向上挺举着的那家伙……

她知道，森又活过来了。

“夏，来，我要你……”她翻身跳下了床，跃身投进了夏的怀抱，“夏，来，来啊……”只有他能够把森带回来给她，为了森，她还有什么不能给他的。夏被她撩得情不自禁了，顾不上那双已经消过毒的双手，抱着海伦的脸，疯狂地吻起来。海伦身子开始往下滑去，嘴也跟着在他的身子上往下滑。她撕下了那个橡胶套，两只温柔而贪婪的小手像块吸饱了水的海绵在揉搓着它。她性感柔软的嘴唇，多情贪婪的

舌头，还有那坚硬细小的牙齿，吞噬和刺激了他的每根神经。他身下的女人都是有求于他，作为交易的代价，甘愿为他提供需要和享受的工具，从来没有女人能够让他变得癫狂。

海伦在解剖他，他刀下的那具任他割宰的死人活转过来，变本加厉地吮吸着他的精血，麻痹着他的冷静……

“你这是在感谢我吗？”

“是！”

“你用不着这样！”

“这是我的事儿！”

“放心吧，把森交给我！”

“这是一万元，两条 A 字烟，给你的！”

“我不要钱，烟我留下！”

“你还怕钱咬着你的手吗？拿着吧！”

“你去哪儿挣到钱了？”

“说话小心点儿，有钱拿，手伸快点儿，省得没钱的时候过得憋屈！”

“我怕什么，森在我这里呢！”

夏走了，吹着口哨。

阿李满面愁容地跟着海伦走到了那间书房，还没有打开那扇门，她对海伦说：“小姐，主人今天要回来了，不知道他要对晶做出什么来，真让人担心，他知道晶已经痊愈了！”海伦想了一下，安慰阿李，“阿李，你别担心，我会安排好的！”

海伦见到晶，晶果然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血色，大病初愈，还是虚弱，但已有了几分生气。她见到海伦，急着抓住她的手。

“森，森，他怎么样了？”

“森很好，没有什么事！”

晶眼睛直瞪着海伦，“你骗我，你没有骗我吧？”

“怎么会呢？”

“前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啊，梦见和森在一起，森弹着弹着，就昏迷……”

海伦惊叹得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就在她说的晚上，森也做了和她同样的梦，终于因思念过度而倒下了。

夏医生一大早打来电话，说森精神恍惚，人变得很沉闷，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晶”，可能是太过思念这个女人了，希望这个女人能够来看看他，这样对他的治疗有好处。

“他要回来了？”

晶的眼睛突然变得很惊慌起来，海伦还能觉得到，她浑身在发抖。

“晶，你要有勇气，为了自己和森，为了你们以后的生活，你要鼓足勇气！”

晶抖索得像片树叶，“我还能怎么样？”

“你不能像现在这样平静，要让他觉得你没有一点儿希望就行，阿李会帮助你的！”

晶看着海伦坚定的眼神，答应了她。

“森很想你，你能不能给他写点儿什么？”

晶马上从卫生间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海伦，“告诉他，他生我也生，他死我也死，他住院了，我和他一起住院！”

“你怎么知道森住院？”

晶笑得很勉强，“他告诉我的！”

海伦的泪水又涌满了眼眶，“晶，再忍耐一下，等森的病情好点儿，我立即让你们离开这里，我保证！”

晶让海伦今天晚上不要来这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

“晶，我不会离开这里！”

“不行，不要因为我，再受那个魔鬼的折磨了！”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

海伦听到泰利的声音，脑子里一片空白。

“是海伦吗，我是泰利！”

“哦，是我，泰利，你好吗？”

“是的，海伦，我们能不能见个面呢？”

他依然还是那么温和，直率而简单。她曾经那么爱他，就是那点儿毫无希望的爱，支撑着她，让她看见自己内心深处人生的希望，他扼杀了她仅存的那点儿希望，把她推到了今天。她还爱着他，那是在她脑子刚刚有了意识的第一个信息。

“现在吗？”

“是的，事情比较紧急！”

“半个小时内，我到星月去好吗？”

“OK！”

见到泰利从外面向她走过来，她才觉得，她根本没有办法忘记他。她的思想就一直跟着他跑。直到跑得筋疲力尽，

完全失去了自己，她还是不愿意放弃。他说他的货在海关又遇到了麻烦，他需要她的帮助。她说她一定会帮助他的，请他不要太着急。他说，不管她信不信，他一直很想念她。她说她很高兴他能在困难的时候想起她而不是其他女人，她为有他的信任感到知足。他说他希望她回到他身边。她问他说的身边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和他结婚！这是她听到的最不可信的一句话了，她傻傻地一口连着一口喝着酒，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掉，落进了酒杯，落进了她内心那块已经枯竭伤心的地方。你还是为了同情，可怜我吗？难道你非要这样做得那么让我彻底的失望吗？你说你要的是我的百孔千疮的心身和生活，那是他最终所期望要的吗？你期待着完美的婚姻，真诚的永恒的爱，是因为在沙果身上演绎着的完美的水晶般爱的破灭？你还想为你的有求于我做出牺牲？泰利，你错了！她已经不是当初的她了，那个嫁个鬼佬，改变自己的命运的野心已经破灭了，成了她的生活轨迹中的过去。她可以感动，她可以失去，她可以茫然，但当她走出追随你的梦时，她很快就忘记在你身边的温柔，在你的玫瑰园里沐浴着黄昏……那不属于她，你也不再属于她了。

“请继续珍藏好你的爱，泰利，不要随便地把她牺牲掉！”

海伦在‘荔园’陪了朱悦四天，乐得他像只发情的公猪，到处围着她乱窜。有天，她听见阿李埋怨朱悦，“你也不看看她，人都疯了！”“疯了？我还看她干嘛，你好好调养她，我会把她带到马来西亚的，她对我还有用的！”“是，主人！”

阿李对海伦说，朱悦可能会把她转卖到世界上最黑暗最

龌龊的地方。

海伦知道她该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

沙果知道是海伦来找她，真是感到惊讶。她告诉秘书，她不接待任何来访者和来电。她没有把海伦拒之门外，竟然能够心平气和面对着眼前被她在心里称之为“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沙果，我嫉妒你的善良和美丽，憎恨你优雅高贵的气质，认为那是你带给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她轻轻地笑了起来，“是你给自己带来的灾难！”

沙果眼睛里的那份淡定宽柔，尊贵气质里的成熟和自信，都是她过去最为嫉妒和憎恨的，现在，她把她看成了是种信念，当你犹豫彷徨的时候，她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总是宠辱不惊，气质优雅。

“海伦，如果你还是只会评说我的话，我可没有时间在这里陪着你了！”

“那好吧，我是来拜托你一件事的！”

“你？拜托我？”

“对，你可以拒绝我，因为你有理由拒绝我，我不会勉强你，但是，请你一定听完我的话，再作决定，好吗？”

她从未听到过她用这样的语气说话，那语气里有着诚恳和乞求，沙果同意了。

她讲了她居住的那个偏远闭塞的小镇。她怎样发现了妈妈和另外的男人偷情。知道了她和森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以后，她是如何觉得自己天生的下贱。她如何利用小干部走出了那个小镇，她如何想通过泰利改变自己的人生，摆脱贫

穷和下贱的命运。她不惜手段地将泰利身边的女人逐一赶走。后来，家里的困境一再恶化，迫使她不得不为了赚钱去贱卖自己的人格，出卖色相和肉体。她爱泰利，为了泰利她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她讲了如何为了泰利，她求一名外籍富商帮忙，在南韩饱受屈辱。她怀了泰利的孩子，为了那孩子，她曾幻想着泰利能够真正地和她结婚。后来，那孩子流产了，她被迫离开了泰利。她谈到了石景水库里的死亡，她和小实的奇遇。她谈到森和晶的恋情，她正想把晶杀掉的时候，森得了不治之症，晶用爱用钱支持着他。她发现晶是朱悦包的女人，她和晶都是被朱悦所利用的女人。为了支付森昂贵的医药费，她开始为朱悦贩毒，获取高利润。她设计抢劫了朱悦贩毒的巨额钱财。朱悦发现了晶和森的恋情，极其残忍地折磨着晶，现正阴谋着把她卖掉，为了森，她要把晶给救出来，让他们到一个朱悦找不到的地方生活下去。

“过去的事，我会为它负出代价，令我遗憾的是，我不能够为森的病，森以后的生活而操持下去了！”

沙果听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尽管她讲述得很平静，但她还是打动了她。她让沙果相信了她的话，相信了她的真实。

“怎么这么说呢？”

“一个贩毒，吸毒，杀人的人，还能有明天吗？”依然是很平静的语调，沙果还是能感觉得到她的怨恨和暗藏着的杀气。

沙果站起来走到窗户前，已是黄昏，落日的余辉撒在涨满灰尘的城市，黄色的雾气蔓延房间里，她心里一片的混沌。“你为什么给我说这些，还是想让我相信你，你让我相

信你什么？”

海伦点着了一只烟，青烟像团雾，隔住了两人的视线。

“你帮助过我，谢谢你，正因为是你帮助过我，我才给你说了这些！”

“你以为我还会像过去那样再被你耍吗？”

海伦掐灭了烟头，站了起来，她的表情很镇定，沙果的话显然是在她的意料之中的，“你会做出判断的，我说过，你有理由拒绝我，我不会怪你的！对不起，打搅了！”

“海伦，对不起，请原谅！”

她走到门口，拐回头来，看着沙果说，“我来找你，是想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只信任你！”

她的话是沙果没有想到的。

海伦并不着急地收拾行李。从沙果办公室出来那一刻起，她知道已经无法再欺骗自己了，她需要沙果的帮助，她只能依靠她了，她已经将自己的生死交给了她，她可以将她绳之以法，她可以弃她不理而后快，她可以向她伸出手……她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着把生与死的抉择交给她后的最后宣判，等待着她们彼此之间最终的较量。

她坚持地要等着沙果留给她的最后一分钟，她相信沙果具有的高贵气质和那颗善良的心，最终给予她的是信任。

手机响了，海伦冲了上去，拿起来有几秒钟才打开来看，是夏医生来的，他说，他转交了那位女人的信给森，森开始吃饭有了笑容，愿意和他交谈。海伦的泪水立刻涌满了眼眶，她对夏说，只要是他能够办到的，尽量去办，请他不用为钱的事担心。

门铃响了。

是她，还是警察？是生，是死？

她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里，紧紧地握住了那把刀。

“请进！”

开门的是沙果。

她站在门口，就像是在泰利办公室初次见到她时，孱弱优雅，忧郁高贵，近之若冰，远如含风……如见她在董事会上的尴尬，春茗晚会上的她的仪态万方，餐厅里那一场女人们疯狂的厮打，大梅沙偶遇她的慷慨出手相助，看守所保释她出来后送给的十万元……她累极了，倦透了，像走完了她的后半生，又一次漫长可怕悔恨的人生经历。

“你，你？”

“是我。”

“真的是你？”

她终于看清了，她的身后再没有第二个人，真真的是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变得很模糊。

“你怎么了？”

“哦，是，森的病情有了好转，医生刚刚告诉我，森的病情好多了，我高兴……你知道吗，他很乖，很听话，长得很帅气……他跟我不一样，真的，他绝对不能和我一样，他一定会很好地快乐地生活下去……”

她摇摇晃晃的要倒下了，就在她的意识变模糊的瞬间，她紧紧地拉住了她伸过来的那只手。

“你真的不怕我带人来抓你？”

“怕，怕得要死！”

“那你还在这儿等我！”

“知道吗，我嫉妒和敌视你，是因为我没有你的高贵和宽容气质，其实那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人都走到最后一步了，我想拿命去换回一次你的信任！”

沙果望着海伦闪着泪花的眼睛，慢慢地走近她，伸出双臂拥抱了她。

海伦呜咽着。

“把森交给我吧，我不想失去你第一次对我的信任！”

“谢谢你，沙果，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

“是啊，我这个人总是被坏人骗的！”

“我这个坏人就是会利用好人！”

她俩“扑哧”一声笑起来。

第二节

这里，她再熟悉不过，墙角白色的柜橱上摆着那只咖啡壶，是她把它从“沃尔玛”超市带到这里。她还记得它发出的浓香的气味儿，飘散在空中，那香味儿里也夹杂着她对泰利的幻想和期盼。泰利酷爱咖啡，品尝咖啡的样子很贪婪，她想他爱喝她煮的咖啡，总有一天他也会爱上她，像品尝咖啡那样消受着她的身子和爱。她每次都会把咖啡煮得香郁而浓烈，而且充满了诱惑……咖啡沸腾起来，压抑不住的冲动，想到了爱又怕失去了机会，内心充满了邪恶和纯真的交织，贪婪和性欲替代的错觉。她幻想着他和她在沙发上，地

毯上，办公桌上疯狂地做爱，她可以保证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而每次他虚假的信任和心口不一的客气让她回到了现实……她期待得太久，失望得太多，他只爱她煮的那杯咖啡，始终没有给她爱他的机会，以至她学会了恨他。

“来，您尝尝还和原来煮的一样吗？”

海伦把咖啡端到了泰利面前，他才放下手里的材料。

“谢谢，海伦，嗯，闻起来的味道不错！”泰利抿了一口，湛蓝色的眼睛半眯起来，“真的很好喝，海伦，我很怀念你的咖啡！”

这里发生过的幻想和期待，在这里滋生的爱恋，又漂浮在她的眼前，连同那浓烈的咖啡漂浮在两人之间的诱惑……她原来还爱他，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她还是爱他，那曾是个错误，现在又从这儿重新开始。

“海伦，我有多怀念你的咖啡啊！”

他在她的耳边，眼睛里面那股热浪扑向她，她眼里枯竭的爱被燃烧起来。

那时的邪恶也美丽，因为她对他的爱是真诚的，可以指天问心的。现在的美丽也邪恶，她发誓放弃了他的爱，赌咒他带给她的罪孽和那无辜的孩子。

她心甘情愿地跟着他的吻，他的手，他的爱抚跑……她还是想不顾一切地取悦他，毫无羞耻地迎合他，直到完全迷失自己。

他的一个悠长的，销魂失魄的吻，让她感受到了他此刻的真爱。

“我是谁？”

“海伦！”

他清醒着，不再是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幻觉，该死，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想起了“星月”酒吧的黑暗的走廊尽头……和现在一样，她迷失了自己，不再想自尊，想未来，把所有的一切交给他，纵容了那场既没有爱也没有承诺的纯粹的性交。“那是一次意外！”她努力想为自己找个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

“泰利！我爱你！”

“我知道！”他只承认了，但他没说“我爱你！”

她笑了起来。

“谢谢你又帮了我，海关已经放了那批货！”

经纬两线，冰霜两性，南辕北辙，无缘相与，终将徒劳。他谢得由衷而真诚，她却完全地清醒过来。这个世界再大，终究还是个圆，她始终是站在起点和终点上。

“泰利，你的咖啡凉了！”

她挣脱着站了起来，整理着衣服，望着不知所措的泰利，笑了笑。

“泰利，我以后帮不到你了，真的很遗憾！”

“海伦！”

“嘘！什么都别说，让我体面点儿离开你，好吗？”

“姐，你难过什么，要不哭出来嘛！”

“去，睡你的吧！”

“姐，人有没有来生？”

“有！”

“来生我还做你弟弟吧！”

“ 嗯 ! ”

“ 姐，我想晶 ! ”

“ 嗯 ! ”

“ 姐，你看着我睡吧 ! ”

“ 嗯 ! 睡吧 ! ”

海伦守着森，动也不动的像个蜡人。

海伦和朱悦是在一家叫“ 旺角 ” 的海鲜酒家吃的晚餐。这是深圳市一家经营海鲜很有名气的餐馆。即使是在每年海鲜的淡季，这里也都会有品种繁多的海鲜经营。这里没有香港那么昂贵的消费，却又能吃到比较高档的海鲜，经常有些香港人过来，请客户品尝这里物美价廉的海鲜。这里的生意一年到头都很红火。

海鲜发寒，一定要配米酒喝。朱悦给自己要了四两装的一罐东莞米酒，海伦也要米酒，不要饮料，朱悦只好也给她要了一罐。她接连几口把酒喝下了半罐，只见她，两颊绯红，光洁的皮肤透着油亮，珠温玉润，妩媚动人。朱悦抓住她的手，“ 宝贝，你今天是怎么了，小心伤着身子 ! ” 海伦飞起了两只吊角眼，手指头点上朱悦的鼻子尖儿，“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啊，真是的，你怎么不是我爹那，要是我爹，我能成这样吗 ? ” “ 别胡说了，你喝多了 ! ” 朱悦松开她的手，她反过来去抓住了朱悦的手，说，“ 朱悦，啊，阿李叫你主人，那你也是我的主人了，哈，你不给我喝，我的主人，你敢不给我喝，来，喝，干杯…… ” 朱悦见她正在兴头上，劝也是白劝，只好由着她闹去。其实，他今天喝得也不少了，但他始终不会喝醉，这是他多年走江湖的习惯。“ 宝贝，只要你

高兴，我还能不让你喝吗，来，我给你再倒满！”海伦眼睛斜看着朱悦，猩红的嘴唇笑咧成月芽形，“主人，朱悦，朱老板，朱大哥，老公，啊，你喜欢哪个，啊！”朱悦看着海伦，不知道她是真醉了，还是和他闹玩呢。“老公！”“那好，从明天起，我就叫你老公，怎么样？有一个条件，只要你明天还活着啊！嘻嘻！”这是朱悦经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海伦学他说话，他自负的一笑。“老公，嘻嘻，你对我好，宠我疼我，我知道。你想把我调教成个人渣，打手，我也知道。你利用我，我的身子，野心，我知道你呀，就是没有把我当成你老婆，我知道我不配，我清楚自个儿的斤两，我一个小地方生就的下贱命，哪儿敢想着做您这样男人的老婆，哼，嘻嘻，我还是叫你主人吧，这样比较合乎我们之间的身份不是吗！嘻嘻，嘻嘻！”海伦是借着酒劲儿撒刁，朱悦心里很清楚。他喜欢她带着点儿野性的放肆撒刁。敢在他面前如此胆大放肆的女人只有她一个人，只有她才最能勾引起他的性欲。“主人，假若你知道你就要死了，那你最后的愿望是什么？”朱悦看了看海伦，眼睫毛紧贴着上眼皮，往上翻翘着，水汪汪的眸子里，显得楚楚动人。“陪着美女，吃着美味佳肴！”朱悦反过来问她，“那你呢？”海伦把眼睛闭上，想了几秒钟说，“你说得不错，就像现在这样！”朱悦笑起来，“你干嘛有这样的怪念头！”“我自小就经常有这样的念头！”朱悦剥好了一个花螺，把嫩白饱满的螺肉放在海伦的盘子里，“它让我想起来你呀！”朱悦笑得很淫荡。“哦，是哪儿？”“你的那个最有诱惑力的部分！”海伦把花螺肉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儿的嚼着，舌头不时地伸出来，舔着油滋滋格外性感的嘴唇，“你说的是哪儿？”海伦的挑逗很明显。

“那有什么用，我也看不见！”海伦左右瞄了一眼，迅速扒开了低胸的衣衫，那对白花花的乳房大部分暴露在外面，“是这里吗？”朱悦半眯起了眼，受到那对白得晃眼的肉的迷惑，他真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了。海伦把衣衫的领口整好，“主人，想了吗？”“我们回家吧！”朱悦真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荔园”里有一个很大的三角浴缸，那是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当然也有个天价。朱悦乐此不疲地在浴缸里摇来摆去的。瘦窄的屁股像只褪毛的猴子，下身那个不中用的东西少气无力地飘浮在水里，像只撒了气的猪尿泡。他忙着伺候海伦，在海伦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发泄着他的爱好和性欲。他并不着急，而是慢慢的，细细的，不厌其烦的，用手，用嘴……

海伦继续喝着她的酒，吸着烟，闭上眼睛，任凭他折腾到筋疲力尽就是了。今天，她很殷勤地和他聊着天。你要用牛奶洗，洗得更光滑更细腻！好啊，只要你喜欢！你的乳房形状很像奶牛样！你是说垂挂着像只油瓶吗？她狠狠地丢了块毛巾砸在他身上。好，啊，你的这里太平整了，我喜欢有点儿肚腩，那样更柔软更性感更像女人！哦，你上街问问哪个女人喜欢自己有个肚腩！真没见识，我喜欢就好了！那就好！哎呀，我今天要对你这里做个小小的手术！什么？把这里剃干净！这也是你喜欢的吗？你同意了？反正你做够了就死去吧！

……

她比他晚走出浴室几分钟。她没穿浴衣，大腿故意撩起来，闪动着他的“杰作”。他像是被阉过的饿猫，朝她猛地

扑过来。

你的这里涂了蜜，好甜呀，嗯，让我吃个够！说不定是你的奶被我吸出来了！哦呵呵，我要，我要！给你，给你……

她突然胆怯了，想看看他的脸，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只见他突然地抽搐起来，身子直打挺，头向上仰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头先沉闷地垂下，整个身子重重地压在她的身子上。

她喘不过气来，心口上疼得发木，他的脸紧贴着她的耳边，嘴巴里面翻腾着“咕唧咕唧”声音。她用眼睛瞥了瞥，他的眼睛睁得老大，直逼着她，仿佛在说：“你这个婊子……”一股腥臭味儿冲进她的鼻子里，是从“咕唧咕唧”的声音里面流出来的……她浑身冰凉，仿佛血已经随着他的流干，被他压着走进了地狱……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她拼命地把自己被压扁的身子，从他的身子下面抽出来。浑身疼得像抽去了筋，剥去了一层皮。她顾不上许多，拉上床被子把他从头到脚盖了个严实。

她这才发现，她浑身都在淌水，手心干得发烫。

她开始感到了不安和害怕，想到了自己也会死去，泪水不由得流下。花洒的水猛烈地砸在她的身上，像针扎样的疼，仿佛只有这样，她才知道自己还活着，还可以思考，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她开始从容地把自己衣服收拾好，凡是朱悦给她买的名牌时尚的衣服，她都没有动，原封不动地挂在那儿。她挑了

身自己很喜爱的那条白色的牛仔裤，白色的 T 恤衫，一件黑色的牛仔外衣穿好。她还没有忘记把那条纹得略微短了点的眉毛勾齐。

阿李为晶收拾了四大箱子的东西，晶平时最喜欢穿的，用的，她全部都给打了包。阿李抱着晶哭成个泪人。阿李对晶和海伦说，“愿上帝保佑你们，下辈子生得好命！”

晶从荔园出来后坚持要到医院见森。刚见到森，两人刚叫了声“森！”“晶”便昏死过去，医院乱成一团。

湖州市，有一个三面环水的小岛，因每年都聚集着大批的候鸟，被称之为“雀儿岛”。“雀儿岛”上的鸟儿不是全年都居住在此，很多鸟儿是每年飞来一次，聚集的很多的时候，鸟语呢喃，交颈追逐，场面颇为壮观。现在是淡季，游人很少，茶馆冷清。

沙果和海伦在这里呆了很久。

“我知道，野心是因为我微贱的命带来的，那时我想，一旦我有了钱，我的命运就会改变的。”“用钱改变你的命运了吗？”“是的，但是，我的命运已经不是我要的那个命运了，而是另外的一个现实，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那是什么？”“结束自己！”她的口气很轻，听着却感到异常的凝重。海伦眼睛看着远处，一阵寒风吹过来，掀着她的头发。她似乎察觉到了沙果的惊讶，嘴角掠过一丝嘲弄，“为了改变生活而拼命地挣钱，为了挣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人是不是太可怜了？”她转而改变了口气，“大概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海伦，别放弃自己，无论你干了什么，都不

要放弃自己，路有很多，有一条走不通，还有其他的，为什么给走上绝路呢？”海伦躲开了沙果的眼睛，望着远处的水平线，那广袤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一层蓝灰色，太阳似乎被那泱泱大水吞没，只剩了一抹光亮，天水一片混沌不分。“没有人想用生命开玩笑的，命运却给我开了个玩笑，我想它可能是对的吧！”“不会这样的，海伦，你的生活可以从头开始，你可以和森过上很幸福的日子！”她相信她的真诚，因为她现在是信任她的。但是，她和她毕竟不一样。她依然走在阳光里，有鲜花，有伴侣，即使是阴霾的天气里，也有人会为她遮风挡雨，小心呵护着。她走在黑暗中，没有声音，只有孤寂和冷漠，她不习惯了阳光，那使她想起了自己丢失在黑暗中的自尊。“从刚认识你开始，从那个为了钱不惜一点点地凌迟身上的每个部分开始吗？”沙果被海伦的话震住了，面对她，她竟无话对答。那个由不得她们选择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的沉默，你的永远不开口，你的道路上的那些永远未知的感叹号，一个美丽的，不屈的，有着野心的生命就该被淹没了么？如果是嫉妒和无知让她们走上不同的路，那么彼此之间的信任也没能让她们走在一起，起始原终，难道这就是命运的轮回吗？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水天线上的那抹光亮已不见，留在水天间那片灰色，天黯淡了许多。“算了吧，我就是这个命，无论怎样，都是这条路吧！我得到了我要得到的，我必须负起我该负的责任，我毫无遗憾了！阿李说得好，‘愿上帝保佑我们，下辈子生得好命！’”沙果第一次在她面前产生了自卑，她不如她漂亮，她不如她性感，她不如她命运坎坷，她不如她有野心，她不如她生活得悲惨，她不如她蔑视死亡，她不如她如此的敢死敢生。

“沙果！”

“你？”

海伦朝着沙果跪下，“我知今生无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来生我一定还你！森在世一天，请把他当成你弟弟吧，森要是去了，请把他当弟弟掩埋……晶的命更苦，森若去了，她活在这个世上更难，请你帮帮她，好吗……”

她拉起海伦，什么也没说，把她拥进自己的怀抱。

沙果对海伦说，“我帮你办理欧洲旅游签证，或许，出国对你有好处！”

海伦明白沙果的意思，她很感激她，“我们保持联系！”

海伦从此销声匿迹了。

第三节

沙果收到海伦寄给她的两封挂号信。一封是请她转交晶的。里面正是晶给她的那只信封，海伦原封不动地还给她。另一封是，海伦签过名字的现金支票，她委托沙果帮森管理这笔钱。

晶在湖州为森和自己在离技术开发区不远的住宅小区购置了一套复式房，家具用品应有尽有。

晶从此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森的视线里，森的眼睛从此可以永远地停留在晶的身上。但是，团聚好像并没给他们带来太多太久的幸福，欣喜很快变成了忧虑，不仅是他们的生命，而且他们的感情都仍然在生与死的边缘下挣扎。即使

他们可以彼此握紧手，心贴紧心地面对现实，但毕竟残酷的现实多过了情人间的风花雪月，那颗因伤痕累累而太过沉重的心，已经变得疲惫而更有了些沧桑感，已经无法承载谈情说爱的浪漫。在森和晶更加残酷的现实里，时间便成了他们奢望和寄托，而随时要夺走他们幸福的，正是海伦不惜一切为他们赢得的时间。

森其实并不真正地懂得爱时，爱上了晶。他对晶的爱就像是姐弟恋，恋母，男女爱恋。晶并不是走进森的心里的女人，而是走进森生活中的女人，吸引森的是她的阔绰，成熟和美丽。繁华城市的诱惑和因穷困而生活的尴尬，对一个情欲四溢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晶是一次机会。森在晶的爱抚里享尽了男人的自尊和优越，她成熟的妩媚和美丽的娇弱掩盖了年龄上的失落，她对森绝对的满足，滋养着森对爱盲目刺激的追逐。快乐享受人生，和美丽女人的性爱，就像干涸的小河蓄满了水，悠然自得。他心安理得地和晶享受着生活，他认为这就是爱，因为爱了彼此，才有了给予。当死神要挟着这个单纯幼稚的男孩子的时候，他对晶的依恋，自然变成了对生命的依恋。晶是他生命最后的燃点，是他最后的希望。

晶心底深处的爱，是内心对爱的存望。她的人生太过坎坷，她见到的关系太过污秽浑浊，她迷恋和渴望她的初恋，那像一片净土，一道清风，一片纯洁的阳光，一线生的希望，那就是她迷恋森的理由。比起他单纯幼稚的个性，她更迷恋他身上每寸紧绷的肌肤，喷射着的强大的生命力的诱惑，那里更能证明森的魅力。她失去的太多，所以，她渴望得到，她想讨森的欢喜，想让他快乐，想他生活得无忧无

虑。她想做他的爱人，做他的情人，做他的母亲……只要是能够挽留住他的生命，那每寸属于她的肌肤的健康，她愿意为他活下去。她被彻底地摧毁过，连同她对森的爱和期望。她想再看森一眼，然后，她将从此结束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她醒过来，已经在森的怀里，森望着她的眼睛，“求你，陪着我……”

她认为这就是她要找回的爱，那爱更简单，更迷人，更成熟。

他们真的成了母子。一个年轻的母亲，为了早年的恋情过失而生养下的儿子的病，无代价的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

他们真的成了姐弟。一个漂亮的姐姐，为了自己得病的弟弟早日站起来，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发誓要把世界上所有的爱全部给了他。

他们真的成了恋人。一个美丽的女人，为了身患绝症的男人继续活下去，她把自己的美丽和全部交给了他，让他和她一起变得成熟，坚强而自信，让他成为真正的丈夫和父亲，让他和自己一起慢慢变老，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直到晶发现自己怀孕了，之前，她都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女人。那一刻的感受十分的奇妙。想到她和坐在对面的医生有着一样的身体，美丽的脸，细柔的颈，精巧无比的乳房，润泽透红的乳头，完整健康的膀，紧缩有力的子宫，均匀颇长的大腿……她可以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养育孩子，她和她一样可以成为母亲，她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了。

她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女医生，竟喜极而泣掉下眼泪来。女医生见怪不怪地推开了她，一脸的履行公事的严肃劲儿，

开始逐条逐项地向她宣布要想做好母亲的责任。她的眼泪绝对是不识相，一个劲儿的往下掉，她不住地擦，又不住地掉，惹得女医生满脸愤怒地写着“生孩子，就连阿狗阿猫都会的事，你有什么了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晶把眼圈都擦红了，女医生真没了辙儿，她就喊了“下一个！”

走下台阶，她突然绊了个趔趄，差点儿没有摔倒，女医生尖细的嗓音立刻响起来，“注意走路……”她突然意识到，从现在起，她和女人有了区别，她则要保住肚子里的孩子，走路，举手，吃饭，上床，弯腰，都必须小心谨慎。她放慢了步子，手放在腰间小心护着，好像真的成了大腹便便的孕妇，有了孕妇的样儿了。她的这种姿态只保持了几分钟，走了十几米到了车子跟前，她身手敏捷地开了车门，猫着腰，钻进车里，才想起了女医生的尖嗓音。她心里直犯了嘀咕“我要是有那么夸张，森知道了会怎样儿？”

沙果经常过来，虽然她不清楚，沙果为什么要帮他们，她感到了沙果的真诚。她很喜欢沙果这类品位和悟性极高的女孩子，她看得出来，沙果尤为喜欢森，简直是有点儿溺爱了。她给他们带来好吃的东西，只要是森喜欢，她会眼睛不离地看着他吃完，她和他亲昵地说话，不时的用手拨开他掉下来的头发，温柔地抚摩着他的脸颊。她看着森睡觉，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森一声不响地用手给她抹掉，半拥着她，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坐着。她知道，他们是在想海伦。这段时间，他们之间很少提起海伦，他们都要学会在沉默中等待她，等待着她的任何消息。她是森的爱人和妈妈，沙果则是森的海伦。

森的眼睛，手，脚，嘴，没有一刻不是注视在她身上。她回来少许晚些，他就会泪眼婆娑地望着她，那种无助的委屈样子，即便是他不说话，她的心都已经被他揉碎了。他不爱吃胡萝卜，他把晶偶尔做的胡萝卜菜摔到大门口，然后，冲着晶大声吼着：“海伦从来不给我吃这鬼东西！”没有五分钟，他又跑来找晶道歉，磕头，哭倒在她的怀里。有时候，半夜起来，晶看见他坐在凉台上，出神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整天又像个孩子在房间里扯着她的手，她走哪儿他跟到哪儿，做饭，吃饭，洗澡，甚至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等她上厕所……缠绵悱恻，顾盼自怜，森内心对死亡的恐惧超过了他的身体。他对海伦的思念，则让他的感情变得敏感而复杂。

他还是孩子，他能接受他有了孩子这个事实吗？

快到家时，她才意识到，其实这件事儿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晶，姐姐来电话了！”森搂抱着晶，转了好几圈，晶的耳边又响着女医生尖细的嗓音……

“哎，森，放下，快点儿放下！”

森把晶重重地摔在沙发里。森靠在沙发上，四肢摊成“大”字，累得直喘气。晶的手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肚子。

“你不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吗？”森斜着眼儿看着晶，见晶的有些举止，感到有点儿不对，“你是哪儿不舒服？晶，你生病了吗，你的脸色很不好！”

“没什么，快告诉我，海伦她现在哪儿？”

“你真的没事儿吗？”

“我没事儿，你快说呀，海伦怎么样了？”

森的脸色立刻黯淡起来，“她不肯说！”

晶今天没有心情哄森。海伦永远会站在他们之间，无论是她的内疚，还是森的思念，海伦都是一个说不明的话题。她沉默着。

“晶，这个世界对她太不公平了！”

她还是沉默着。

“她想要出人头地，她有野心，她想当有钱人，她想在人面前活得有尊严，她想让我快乐，她有什么错，为什么她东躲西藏的有家不能回？我们现在不是有钱了吗，晶，你告诉我，我们现在不是有钱了吗，用钱不能让姐回来吗？啊，晶，你告诉我呀！”

森的手在空中乱舞着，不时的拍打着自己的头，脸色苍白，在客厅里不停地走着。

“森，你不要太冲动了，你的身体……”

“我的病，我的身体，全都是为了我，絮儿她什么下贱的事儿都干了呀！叫我怎么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让我死了好，省得大家都为了我半死不活地熬着！”

“好啊，你去啊，你以为你死了，大家都好了吗？你死了，我也去死，絮儿也去死，大家都一了百了！”

森的情绪已经失去了控制，“你以为我不敢啊！”

他跑到厨房里，翻开抽屉找刀子，晶赶紧追过来，森已经拿到把刀子，“我早走了，你们省心了！”

晶一看此状，也抄起一把刀，对着自己的喉咙，“好吧，既然你想明白了，我成全你，我们一起走吧！”

森早被晶吓呆了，听晶一说，“当啷”丢下自己手里的

刀子，冲过去抢晶的刀。只见晶抬手，手里的刀子刚刺进脖颈的皮肉，刀子被森抢下来。晶的脖颈鲜血直流。

“晶，你怎么了，晶，你别吓唬我啊，晶，你叫我啊，叫我，你没事儿吧，啊，你叫叫我啊，啊！”

森手忙脚乱地用毛巾把晶的伤口捂住，赶紧找出了纱布和胶带，给晶包扎。

“晶，你别吓唬我了，我知道错了，啊，晶，你叫叫我啊，啊……”

森一阵昏眩，身子软瘫在地上。

“森，森……”

晶把森抱在怀里，发狂地喊着，摇着，“森，森……你走了，带上我，啊，你不能这样走了，不管我，带上我，带上我一起走啊，森，森……”

森睁开眼，听见晶在没命地喊着，呼着他的名字。

“带上我，带上我，森，带上我们的孩子，你听见没有……”

森睁开眼睛，看着晶不停地在说，悄悄把眼睛闭了起来。

“森，哎呀，森，千万千万的拜托你醒来，森，你不能就这么不负责，你已经是要当爸爸的男人了，我不想我们的孩子没有爸爸啊，我不想一个人养这个孩子，我要你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长成一个出色的摇滚手，啊，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真的，你可不能丢下我，丢下我们的孩子啊！”

“你说什么？晶，你在说什么？”森“呼”地一下坐了起来。他抓住晶的双臂，不停地摇晃着，“你说什么，谁要当爸爸了，你说什么？啊，你给我说清楚！”

“森，真是你啊，你醒过来了！”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你说谁要当爸爸了？”

刚才情急之中，把话说露了。

“没有了！”

“你说，我们有了孩子了？”

森紧盯着晶的那双眼睛很清澈，含着疑问，含着急切。晶不能对着这双眼睛说假话，她只得对着他点了点头。

他们制造了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空白。

“我们的孩子？”需要时间接受它，尤其是对于一个本来还是孩子的男人来说。

“晶，我能做爸爸吗？”

“能！”

“真的吗？”

“嗯！”

“那好吧！”

两人拥抱在一起，不停地亲吻着，不停地说着一些疯话。

森说，他以后就睡在晶的小腹上，他从现在起，要经常和儿子多说点儿话，就是以后见不到他，也听到过他的说话，受到过他的教育。晶听他这样说，哭成了泪人，她说，他不会从她的身边消失的，因为他们有了儿子，儿子就是他。森笑了，他闭着眼睛，笑得眼尾翘起来，很自在，很好看，很迷人。

海伦住到小干部家附近的一家名叫“玉龙宾馆”，看报

纸得知，深圳市公安局收到检举资料，在“荔园”别墅发现主人朱悦被他杀死亡多日，根据举报，公安人员在他家里搜查出了一批海洛因，巨额现金和武器。

那是她给朱悦找的归宿，靠着吮吸污血疯狂长起来的杂草正好掩埋了他的罪孽。

是阿李在离开“荔园”的那一刻，告诉了她朱悦的罪证。那里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美金，港币，人民币现金……

她眼睛盯着阿李，阿李的眼睛盯着外面的黑暗。海伦明白了她的意思，这里的每一分钱都沾满了罪恶，每一分罪恶都会将她们的人生毁掉。

她们关上了那扇诱惑的门，把最后的一丝自尊留给了自己。

她是为了许晓天而来的。

那个男人，过着高尚人生活。他从小恃宠而骄，唱戏唱红了角儿，拉裙带走红了官运，偷情偷出一双儿女。眼下门庭若市高朋满座，每日宴会应酬轿车迎来送往。听说，他从省党校学习回来，市秘书长的位置只是个时间问题。

怎么会有这么好运的人生，因他的过错而私生的女儿却从来到这个世上就开始错了。

自从她窥视了人最原始也是最疯狂的秘密后，她闭上了孩提时幼稚无助的双眼，有了女人的成熟，自卑和仇视。她用她的自卑和仇视来解释这个世界，她甚至连放弃都不会。因自卑而生成的野心，因仇视而生成的妒忌，这是她惟一看得见可以走的路。这一条属于她的路，耗尽了她的最后的生

命。

这条路从开始就错了的路，她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或许只有被火灼烧了，才理解了玩火的理由。

因为是爱所以没错，错只错在妈不该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她也爱过一个不该爱的人，那人只能给她真诚的感激和爱的幻影，那不是她要得到的。许晓天根本没有爱过妈，妈却为他赌上了自己的青春和名节，甚至不惜将自己和孩子毁掉。她和她妈一样，至今也不愿意把被爱和被玩弄分开。妈沉醉在她得到过他的瞬间，她则沉醉在他曾经完全属于她的片刻……为了那瞬间的爱，她们付出了太多，她们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奢望，那奢望就是阴谋，那就是罪恶，那就是她们的今天。

她不想只是她们能看到今天，那个根本不爱妈，却让妈和不该生下的她赔上了一生的男人，也应该看到今天。

今天的她们，和今天的自己。

许晓天晚上本应该有个应酬，接到絮儿的电话后，他立刻把应酬给推了。太有运气的人，有时候，想起自己曾经做过的亏心的事儿，未免会有懊悔和遗憾。他的亲生骨肉絮儿和森，成了他后半生的懊悔和遗憾。要说是天注定许晓天有官运，那也是积前世薄后世的都被他造完了，他该是命里注定没有后，他老婆到死的肚子都是扁扁的。前几年，他看见长大了的絮儿和森，心想，老天有眼啊，给了他一个女人带来了官运，又给了他一个女人没有让他断子绝孙！如果能和依玲续上，他的两个亲生的骨肉不就名正言顺地归了他吗？没成想，絮儿一再警告他，不允许他去打扰依玲的生活，这

丫头的恨劲儿和手段让他胆颤发憷，正是血缘有因，他明知道她在利用他，却怕落个“鸡飞蛋打”，只好放弃了依玲。他很明白絮儿的用心，她要他留着那份内疚悔恨，慢慢地折磨着他越来越衰弱的心。

和絮儿见了面，并不感到有什么尴尬的，看她正喝得眼热耳酣，见面就很亲热地招呼着他，张罗着给他倒酒，端起来递给他。他挡住了那杯酒，絮儿杏眼儿倒立，脸上的粉潮骤变，声色俱厉地说，“好啊，怕我给你下毒是吧，好啊，你看着，我喝！”絮儿端起来就要喝，许晓天立刻软了下来，像哄孩子似的，从她手里端过杯酒，连声讨好说，“好，好，我喝，我应该喝，我的絮儿给我倒的酒，我哪儿有不喝的道理，来，看我喝！”他仰头喝了下去。“这还差不多！来，满上！”絮儿又给他倒满了酒，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许晓天不好意思了，“絮儿……”“这名字是你给起的吗？”他望着絮儿的眼儿，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只得假说，“哪儿啊，是你妈给起的，不过呢，你看了，你絮儿的名字就是从我的姓上取的谐音，你妈是很爱我！”“是啊，要不她怎么会上你的当呢！”“要说呢，女人就是傻呀！”许晓天喝干了一杯，自己给自己倒上，眼睛开始有些模糊了，看着絮儿在那儿笑着，他赶紧凑上去，“你高兴了，你笑了，真是乖啊，我是你爸爸，亲生的，看你这身量，这姿色，哪儿没错了，活脱我当年的红角儿样啊！”“妈是傻啊，是瞎啊！”“不是瞎是痴，嘻嘻，她可痴了，像她那样痴情的女人，只有戏文里有啊，那是，啊，我想想，是哪儿段来着，哦，是这段……说小姐啊……”许晓天兴致很高，竟摇头晃脑地唱起来。“你

呀，就是个轻薄样儿，怎么没有哪个痴的，疯的女人把你给阉了呢！”“是啊，我演的可是上乘戏，全是名家段子……”他拿起酒瓶想给絮儿倒酒，找不到酒杯，倒在果盘里。“你也够狠的了，把妈那样搁这儿了！”“哎呀，你这个丫头懂得什么，那是，那是两厢情愿……你妈她，她有心思呢……巴，巴结，还巴结不上呢……要说呢，找我的女孩子还轮不上她……”“咻！”许晓天眼前像被罩了层水雾气，她把酒泼在他脸上，粉红的脸变得很怪异。“嘻嘻，你这人还真有幽默感啊……”“絮儿，来我这儿，坐爸这儿！”絮儿真的坐在他身上，在他的怀里蹭磨着，撒着娇。“叫我，叫我声爸，叫我爸呀……”“爸，爸爸，老爸！”那絮儿的身子软烘烘的，更像是个女人家。“是依玲吧，你来了，那么年轻呀……”“什么呀，你这个老东西，是真不懂啊，还是装不懂啊！”“依玲，依玲……”他感觉到了是双手在戳他的心窝，撕拽着他的衣服，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掏了出来……

许晓天清醒时，睡在拘留所潮湿的地上。他因嫖娼被公安人员拘留起来。

第四节

一早起，依玲像个提线木偶似的坐在絮儿的床边，眼却恍惚不定地看着门口，“那个人犯了错误！”絮儿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她嘴唇木讷地张合着，“他，他被开除党籍，还有公职……”絮儿这才看清楚，她蓬头垢面，两只眼陷了很

深，脸上蜡黄的蜡黄的呈出菜色。“哦！”絮儿轻描淡写的，想让她知道这件事跟她无关。“可是……”她急促地说着，看了絮儿一眼，欲说又止了。“妈，他从开始都和你没关系，过去，今天，他爱怎么就怎么，对吧？”“可是，可是那个女人把他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卷走了！”依玲眼睛转向絮儿，那眼睛里滚动出了泪水，那泪水让絮儿吃了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依玲长叹了口气，直摇头，把泪水甩出来。“报应，报应……”她神经质的立即捂住了絮儿的嘴，絮儿感觉到那只手发抖得很有力，让她感到了害怕。她摔开她的手，用力撑起身子坐了起来，“你以为他会来找你呀？”她看着依玲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她，放着奇特的光。“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现在可以是我的了吧，啊……”絮儿穿着衣服，“妈，别做梦了，你做了一辈子的梦，这会儿还没醒过来啊！”“絮儿，他能回来找我，就是承认了你，你就有了亲爸了，乖，你不是想有个亲爸爸吗？啊！”“妈，我看你真的是疯了！”一向单纯甚至有些愚笨的依玲这时却变得难缠而且很难懂，“妈，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扔了你，扔了我们，他是个畜生，是个挨千刀，挨万剐都不能饶恕的罪人……”絮儿挥动着两只手，在空中乱划着，眼睛被撩起的愤怒烧地发干。依玲缓缓地抬起头，眼睛盯着女儿因为动怒而涨红的脸。絮儿觉得她的眼睛像颗钉子直逼进自己的心里。“是你干的……”那声音就像是从水上飘过来的，哀情绵绵的，犹豫不决着，但充满了绝望。“别跟我提他……”絮儿知道那绝望代表着什么，那足以毁掉她和她。

突然的悄然无声，惊骇着她们，动摇着原来所做过的一切，总是在动摇的瞬间，产生了可怕的决定。

“絮儿！”

“什么？”

“他来找我，我，我该怎么办？”

“你怎么会这么下贱？！”

依玲两只枯树藤般的手，在那张折得像块儿干抹布似的脸上揉搓着，浑浊的泪水丝毫不难为情地流淌着。

絮儿突然明白了，其实当年的那个错误，根本就是两个人的共谋，那是两人心里共同渴望的罪恶。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贵贱，只不过是互相吞噬对方，彼此依赖和慰藉，给予对方也填充自己的饥饿。那个令人窒息的炎夏里原本就充满了贫困，混沌，苟且，失控……这是女人的“贞节”根本无法抵御的。一个对她充满了诱惑的男人只要是肯在她无聊的纸样白的人生随便涂鸦几笔，她便能够为他付出不是奢望而是生命及全部。或许她只有对命运的俯首，才能够得到他片刻的属意和满足，他不再是她生命中的遗憾，而是拥有。那种拥有就是她终生的诱惑和期待，她终生都在等待着他片刻的属意和满足，只要他呼唤她，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奔向他。

他太自私，她太愚昧，利用和给予同时成了互相的需要和拥有，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报应。

絮儿最后见到妈是在黄昏后。

她手里拿着的那件南韩丝做的长袖衫，是絮儿从市里买给她的。妈不懂价格，凡是絮儿买的东西价格都是贵的。那件南韩丝衣服的色彩看起来很雅致，花色很斑斓但和谐。妈刚拿到手里那会儿，她把衣服放在脸颊上，问絮儿，“这么

贵的衣服，我配吗？”絮儿瞥了她一眼，“不配你，我能买给你吗？”这件衣服只要五十元，絮儿想了想还是没有说出来，即便说出这个价格，妈还会认为贵，不是因为东西真贵，而是因为是她买的东西。

“我想穿了它！”妈的脸色竟有了些红潮。

“买给你就是让你穿的嘛！”絮儿虽然觉得妈突然提出要穿这件衣服感到有点儿意外，但还是很高兴她能主动的穿上它。

“有些难为情呀！”妈忸怩着。

“哎呀，你怎么会这么多的怪念头呀！你这么大岁数了，穿什么还会难为情？”絮儿懒得和妈争辩，紧着收拾东西出门，再也没接妈的话茬。

晚饭，妈没有回来，小干部说，妈说她去了大舅家住几天。

接到妈自杀的消息，家里只有絮儿在。她满脸惊慌地看着站了一屋子的公安人员，仅仅十几秒钟，那惊慌便从她脸上消失。向她投过来的那些幸灾乐祸的，猜疑不定的，盛气凌人的，种种丝毫不客气的口气里，她知道了妈和他死在了一块儿。

“都老成哪样了，还寻了时髦死法儿……”

“换了这妞儿还差不多……”

……

那轻轻飘过来的话儿，不觉让她浑身打了个颤。

絮一眼就看见了妈露在外面胳膊上的那件南韩丝衣袖，

揭开盖在她脸上的布时，她把脸扭到一边。许晓天紧靠着躺在妈的旁边。顺着公安的手看去，两人的手指紧紧地交缠在一起。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原本满头青丝的他竟是满头花白。

……那个炎夏的夜晚，昏暗的舞台后面，他们像狗样的厮扭，吮舔，性交，任意挥霍着道德和良知的人生。

……还是个炎夏的夜晚，荒郊野外，他们依然像狗似地赤裸着被生活榨得干瘪无光的身子，耗尽生命最后一刻，走完了他们认定的人生。

他来了，轻而易举地把妈给带走了。从开始这个女人在他面前就没了自尊，即使结束了这一切她也不懂什么叫廉耻。既然在世的时候他的荣耀没有妈的份儿，那么死后他的落寞可以完全地属于妈了。毕竟他们有过肌肤之亲，有过精血交融造成的两个孩子。

正是为了孩子，他也要来找她的。在男人的伦理常情里，为他生养孩子的女人才是他的原配。官场利禄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只有他的骨血才是他的家族身躯的延续，生养了他的孩子的女人那才是可以和他一起进祖坟的女人。

是他的孩子把他推到了这一步，毁了他那一生的罪恶和荣耀……他无话可说，要怨也只能怨妈，要恨只能恨妈，要死只能找妈一起死。

看到了死亡，看到自己一手造成的后果，看到妈和亲生父亲的悲剧人生，她竟然没有半点儿的悲情和哀伤。她像掉进了万丈深渊，失去的是光明和自由，心头却依然被怨恨绞杀得生疼。

絮儿站在土墙外面，隐隐约约闻到了桂花香和烟熏的土腥味混合起来的味道，顺着已经很幽暗的天色，她看见了小院里的那棵桂花树。树油绿的叶子里，隐藏着一簇簇大米粒儿似的淡黄色的小花，很不起眼，但它可以持久地散发着惊人的清香，却充满了诱惑力，成为人的精神感官和生活中最为完美的享受。絮儿喜欢桂花的香味儿。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总是错把“九里香”当成桂花的香味儿。小干部从别人家要来一棵真正的桂花树，她才知道了桂花的香味儿。从那以后，她认为世界上只有桂花香味儿才叫香，她对所有的桂花的制品情有独钟，连香水也选用桂花香型。上次来小实家时，这棵桂花树没有开花，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今天这棵桂花树开得格外醒目，香气格外的芬芳迷人。小实正在裸着膀子冲洗，内裤被冲洗得吊下，腰间以上黑黝黝的肤色在昏暗中变得很模糊，胯下裸露着的雪白的一道印子，在昏暗里却像道刺眼的光。

他突然停止了动作，毛巾掉进盆里，盆里的水花四下的溅了出来。他浑身抖了一下，水珠从他黝黑的背上滚下来，他猛地转过头来看见了絮儿。

……一场纯粹的原始的野性的性交，在桂花树下无声地开始了。活似两只野猫，骚扰挑逗的追逐，似哀似鸣的欢愉，生撕活剥的吞噬，淋漓尽致的宣泄。没有羞怯耻辱，只有赤裸裸的占有欲望，没语言和眼神，只有活撩撩的性的诱惑，直到双方都被撕裂得血淋淋，折磨得奄奄一息，他们才肯住手，躺在地上歇息喘气。

桂花的香味儿徐徐飘了过来，缭绕在她的心头，那气味

儿就像是药在治疗她心头和身上的伤痕。她躺在一张厚厚的高粱皮编织的席子上，席子粗麻麻的，凉凉的，她浑身火辣辣的皮肤，挨在麻凉的席子上面很舒服。昏暗的月光中，他身上的伤痕放出了殷红的诱惑，像蚯蚓似地在胸口上蜿蜒的爬着，一个口红似的牙印明显地印在他的脖颈上，那是刚才他们疯狂的高潮时留下的痕迹。她的身体自然舒服地裸亮着，她想让更多的皮肤接触到那席子上凉凉的感觉。她妩媚地笑着，用眼光勾引着小实，让他那狼样的眼光和她的身子再次的亲近起来。她的乳房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殷殷流着血，小实俯上来，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他的舌头很厚实，很温柔，很体贴，像一团棉花在她的伤痕上游动着，擦拭着……她不停地喃喃地说着，手不断地比划着，“啊！”小实的舌头在她身上的伤痕上继续游走着，眼睛却一直在看着她，看着她哭泣，看着她的倾诉。他用舌头的温柔回答她的话，使她不时地发出“啊，啊”的呻吟声，那声音里充满了依赖信任和满足。小实告诉她，他一直都在等着她回来。

黑暗里，她笑着，舒展了一下疲乏的身子，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些，像是在等待他对她的承诺。

他知道她在等待他，她在等待着他走进她的生命里。

她醒来时，四周一片黑，凭着感觉她是躺在小实的床上。床上没有那股汗酸臭味儿，一股清清爽爽的棉布香的味道，她感到了慵懒和舒适。黑暗中，充满了茫然的静谧，似乎能够听到天籁。此刻没有恐惧，没有杂念，甚至没有了思维和过去，一种归宿感在她的心里滋长蔓延开来，渐渐充斥了她的心头……这里是她的婚床，一切要从这里重新开始，

她的手和他的手扭在一起。他的眼睛很明亮，像火，像心在跳动。那是他的无声世界，没有喧嚣和血腥，没有竞争和懊悔，没有仇恨和野心……他们的语言，感情，热情和生命在无声的沉默里被燃烧起来，快乐并跳跃，呼叫而亢奋着。

他们不停地做爱，不停地用撕裂的伤痛和鲜血证实他们彼此存在和需要，不停地刺激野蛮的性欲膨胀抑制和忘掉死亡的恐惧。

她再次醒过来，小实正抱着她，她感到一股湿凉的水汽袭来，她看见了水天一色的黑暗。冰凉的水让她感觉到了恐慌，她想离开那水，抽身往小实的怀里靠。小实的眼睛很明亮，他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然后指了指水下，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他和她永远的在一起。

他亲她，用他的那贪婪而热烘烘的大嘴，紧紧地包住她的嘴唇，拼命地吮吸着她的唇，舌头，仿佛要把她的唾液，精气，和生命全部抽吸干。她四肢浑身瘫软，只能吸进他吐出的气，那气让她渐渐地失去了意识，只有眼前的小实和这片黑暗的水。

水很混沌，但她却很清晰地看到他，他在水里走着，像在地面上那样自如。

他放开了她，围着她绕来绕去，很是自由惬意。她的身子也轻飘起来，她摆动着四肢，姿态和谐优美。她像尊古典美人雕像被沉入大海那一刻，她显得是那么的优雅，尊贵，永恒。

他笑的声音很浑厚，絮儿，你本来就是我的！

她也笑着说，小实，我们是这里的鱼吗！

他用力地抱着她，亲她，揉她。他们彼此做爱，不再是彼此的伤害和战胜而是走向混沌，深渊。

他用两条像蛇样的链子扣在她和他的脚上，她感到身子往下坠着。

.....

沙果按照海伦的打算，已经为她办好了欧洲旅游的护照，她原本应该那天从深圳出境的。

第五节

“你终于让我明白了，无论我成为什么，你都不会爱我。你玩感情，却把感情视为绞索，你玩女人，却把女人视为包袱，你从来不敢也没有勇气对自己的感情负上一点点责任，哪怕是仅仅对得住你自己的良心，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彻底的懦夫！我何必一定要为你做成婊子，把自尊贱卖给你这样的男人，是女人的罪过。”

容容和李翰林离了婚，回了内地。她留给他最后的话，让李翰林难过了很久。容容的话或许是对的，他压根就没有爱过女人。他迷恋海伦的身子，她是他的物品和交易对象。在那些利益交易的性欲里，他只为交易的公平而满足，从来没有想过她的感受，甚至连一丝的爱恋都不曾有过。他仰慕沙果的气质，他对她的视觉是在可望不可及的欲望中，虽然是怀着侥幸心理，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她。那是一种欲望而不是真爱。他迁就利用容容的爱。那是女人传统细腻的感

情，她是他看着长成并了如指掌的女人，他却把她推向世俗女人的行列。他轻视她的传统感情的固守，其实那是女人最本质也是最为可贵的品质。他忽视她对他感情的偏执，逼她走向了女人的另一面，让爱的希望变成了两人之间的冷漠和鄙视。

他躺了两天，得出了一个结论，“婊子和淑女我都不爱的话，那是我的罪过！”

沙果告诉了他海伦死去的消息，他和泰利跑到“星月”喝了个烂醉。那天晚上，他们在酒吧里大吵大嚷的，告诉所有在座的人，他们是“该死的男人！”是“对不起女人的罪人！”他们请每个人“为了曾经爱过的活着的和死去的女人干杯！”当即就有几位熟识的鬼佬应和了他们。

“啊哈！”“为了女人啊！”“你是说为了女人吗？那个邪恶的女人！”“当然，女人不完全是天使，有的是魔鬼！”“我为她跑到这个鬼地方没命地挣钱，她却生活得像个贵妇还跟了我的朋友跑了，这个天杀的……”“是吗，我的女人是个甜蜜的妞儿，她是我的，因为她哪儿都适合我！”“要找中国妞儿，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胡说，她们是世界上最贪婪最放荡最不能够满足的女人！”“东方的女人最美丽最贤惠，那是你的运气不好，没有碰上过好女人！”“你把我的女人抢了去了……”“她是你的，她是我们大家的嘛！”“说得对，这里的女人一个抵得上三个用……”“说得对，而且很受用……”“妙不可言哪！”“是啊，还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嘛……”“你这个畜生！”“什么，你在骂我吗？”“骂的就是你这个没变好的猴子……”“你是从石头里钻出来的呀！”“你是怎么搞的，为了女人不值得这样……”“去你的吧！”

“啪！”

“啊！”

酒吧里一片混乱。人，桌子，杯子，盘子，酒瓶，还有压抑，怨气，愤懑和无聊，原始的粗野和冲动漫过了他们的虚伪理性的防线，酒精的蔓延撕开了他们掩盖着的斯文和优雅，一个好战气盛，心小气短，懦弱莽撞真正的男人们的表演开始了。

这是一场没有对手的打斗。对手宣泄对象就是女人。那是他们生活不如意的结果，就是他们想得而得不到手的女人，那是他们至今没有得到幸福的原因。

李翰林照着泰利脸上挥动了一拳，他嘴里唧咕着，滚回去，找你们的女人嘛，干嘛老是盯着我们的女人！

泰利鼻子出了血，他全然不顾地毫不客气地还了李翰林一拳，说，都是你教唆坏了中国的好女人！

李翰林盯着泰利的眼睛，你要记住二次大战的教训，你们可是战败国！

泰利恶狠狠地说，你还算个男人？从来都没有在女人面前填我一句好话！

萱没有报警，因为她了解男人。她知道在她这里的男人都是很脆弱的，只有酒可以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壮胆儿，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是真的男人。

她很快将酒吧关了门。她自有办法，让这些男人们赔上她的损失。

伤得最重的是李翰林，他自己拿了个破酒瓶，往自己的脑门上猛砸，直到血流如注。

金林亲自到机场接沙果，已经不合常情了，刚坐上车，他就迫不及待地拥着沙果，很冲动地吻了她，这使头昏目眩的沙果没有感到一丝的甜蜜，反被金林失态的行为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猜猜看！”

“生意顺了？”

“我拿到我们公司上市指标了！”

沙果惊喜的眼光扫过金林黝黑瘦长的脸，嘴还没来得及合上，又被金林一阵热吻堵住了。

车子后座上放着一本《财经》杂志，封面上一行十分醒目的大字，“麦科特噩梦”，上面还有一条副题，“一条空前完整的证券市场造假流水线的完整曝光”。那是去年年初，金林买给她看的，当时，公司上市的观念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也没有听金林谈过公司可能上市的打算，因此根本没有在意这件事。

“看来，你早就有此打算了？”

“是啊，我们不玩，总还是有人在玩嘛，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是个金库啊！”

“成立易仁投资公司，还有你在湖州的投資都是为了这个吗？”

“可以这么说吧，要不，公司的规模不大，资金流动受到限制，净资产达不到上亿，都是不能上市的！”

“我们现在行吗，湖州还只是刚刚开始……”

“有开始就有了一切，别担心，我会搞好的！记住，只

有我不想搞的事儿，没有我搞不好的事儿，好了，亲爱的，别愁老了，让我心疼啊！”

金林反常的行为和话语被他的温柔的爱所掩盖了。沙果并没有完全听懂他说的什么，但她的思维和情感已经失去了判断力，对恋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表达彼此的爱更具有诱惑力呢。“麦科特”事件和金林的“万平”公司准备上市之间本来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何必那么过敏呢。

做爱时，金林从不谈工作和大事，甚至其他的事一概不谈及。他充分地甚至是贪婪地享受肌肤之亲的那股专情，让沙果惊叹不已。佩服之余，还少许有点为自己庆幸不已，她的爱没有被自己心仪身许的男人轻视或冷落。经过了很多波折以后，他们的爱注定分离和寂寞长过厮守和想望，正是分离和寂寞把他们的爱与其他世俗的爱区分开来。时间产生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距离产生了他们之间的渴望，那是他们彼此相爱的基础。她甚至怀疑“长相守”的婚姻是个人生的陷阱，终身渴望激情的男人和女人郁郁寡欢的被淹死在这个陷阱里的故事还少吗？她已经习惯了享受他们分离和寂寞而得到的一夜激情，她对传统的婚姻的耿耿于怀，才能够得到少许的释放。只有这个时候，她觉得她真正的得到了金林，她比金林的妻子强，比她幸福，比她像个女人。即便就是她走进了一个误区，或者是中了金林设计的感情圈套，但是，她那被金林和他们的爱所已经消磨得只剩下服从的感情，已经不能够再容纳其他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置疑。今天的整个晚上，处在亢奋当中的金林都在谈论着他的上市计划。她很想集中精力听明白他的计划，但又不时地被他的亢奋所产生的

种种举动所迷惑。他煽动着她的思绪，她被他的大胆构想和计划所感染，刚要抓过毛巾被裹上赤裸裸身体，和他讨论正经的事儿。他又把她的身体解开来，她又被他急迫的爱抚引进了情迷当中不可自拔。直到他们搞得筋疲力尽了，她都没有办法集中起自己的精力。

“你听明白了吗？”金林半睁着眼睛，似睡非睡地问她。

沙果闭着眼睛回答说，“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你再说一遍吧！”

金林暗自笑了，抱紧了她，她像只猫似的偎进了他的怀里。

沙果的头顶上被安上了一对犄角，很长很重，压得她抬不起头来，有一个人在大声地喊着，你要配合呀，这就是包装呀！她硬撑着抬起头来，头像炸开似的疼痛难忍。镜子很大，她看到了里面的一个人，那个被装上犄角的她，一张奇丑无比的脸上布满了谄笑，那只歪歪扭扭的犄角上隐隐约约晃动着“麦科特噩梦”字样……有人还在拼命地呼喊，包装呀，包装嘛！有人扭动着她的胳膊，胳膊很快被卸了下来，换上了像翅膀的东西，她摇晃起来，趑趄着摔倒，起来，又摔倒，镜子里面出现了一对翅膀，上面写着“万平集团”的字样儿！不行啊，这是欺诈啊……这是包装呀，包装呀！有人大声地喊着，她头上的“麦科特噩梦”犄角在随着喊声乱舞着，那对“万平集团”的翅膀也扑闪起来，她的身子渐渐地离开了地面，渐渐地没了声音……

她猛醒过来，竟满身的燥汗。看了金林，居然还裹着被子，空调调到 18 度，房间里很凉了。她看着金林沉睡的样子，想着刚才做的梦，心里一阵狂跳起来。

“看他的那张脸，不会做那样的噩梦吧，不会的，他从来都是很慎重行事的，要不，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这是她经常拿来确定和解释金林行为的理论，这个理论验证了她对金林的很多猜测。有关金林的公司经营的，风流韵事的，社会影响面的，个人隐私的等等，她都会用金林的“万平”来解释这一切的一切。他的安稳扎实的经营作风和手段，是他的“万平”成了深圳民营企业的“旗舰”级的首领人物，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些，不会铤而走险的。

她再次打消了对他的不祥的猜测，吻了吻那张自信而安详的脸，钻进他的怀里，闭上眼睛，径自睡了。

和以往一样，金林先醒然后看着沙果等着她慢慢的醒来。他坐在床上吸烟，喝茶，看着爱人的娇憨的睡态，温馨，舒适，满足感油然而至，他被眼前的幸福感动着。

她慵懶地爬起来，躺在金林的胸前，继续闭上眼睛，想犯会儿嘀咕。她把昨晚儿上的梦忘个干净。她只记得他说的万平公司“上市”的事儿。他笑了，满口的烟味儿扑鼻。她熟悉他的烟，口气和薰衣草香味儿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她为这种味道痴迷，诱惑。

.....

金林拥着沙果走进卫生间。那里的耳鬓厮磨将会是一个悠长而消魂的早上。晚上做爱，是对过去的种种思念和渴望，那是一场盼望已久，急促而酣畅的宣泄。而早上做爱，

是对以后彼此感情的绵绵的期待，那是心悦神怡，柔情蜜意的回味。他们更为迷恋每次的早上做爱，那对他们的分离和再次的相聚是一个承诺。

他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要包装好万平公司，就有上市的可能！什么，“包装？”她一下子记起了昨天晚上的那场噩梦。她立刻紧张起来，不行，这样会毁了万平的！他很是惊讶地看着她，为什么，哪儿有不包装就能够上市的公司？她顿时感到了茫然，是吗，是吗？他笑起来，别紧张了，难道你在超市没见过食品精美的包装？她哑口失声。好了！他吻过她的脸，又吻她的唇，很温柔，很多情，很自信的，她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不是相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儿，而是相信他的感觉。

自从离开瑞思公司以后，这还是她第一次和泰利面对面坐在一起。相视的眼光里面满是生疏和惊讶，四目相撞又彼此的躲闪开。他的眼睛里面先恢复了湛蓝的平静，很快就注满了以往的那种毫不遮掩的爱。她曾经在那湛蓝色的眼睛里面寻找到了庇护，他是她的避风港，在那个宁静的海湾，她疗养好了那颗被伤害过的心。她面前的湛蓝色变得好陌生，仿佛曾经幼稚的不是她而是他，他的湛蓝色的宁静是永恒不变的，而她只是需要过他而已。

她立刻觉到了他孩子般的不安。

“我听说海伦的事了！我很难过，她是个好女孩儿！”

沙果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即使没有感情，也有着感激吧。

“是啊，她走了，很可惜！”

“我已经决定要娶她了！”

沙果瞪圆了眼睛：“这是真的吗？”

“但我被她拒绝了！”

泰利耸着肩膀，半天没有放下来，“我想这是她要得到的，但我错了，我实在是不明白她要什么？”

沙果和他一样感到了疑惑，“大概是这个梦做的时间太久了吧！”

泰利眼睛里闪过一丝遗憾，“是吗，我是很感激她的！”

“海伦要的是你的真心的爱，而不是感激吧！”

泰利没有再说话，眼睛直射着沙果，沙果猜得到他想要说什么，这是她最怕听到的。

“你看起还不错！”

“我爱你！”

他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或者他还会说出她更害怕听到的。

“我不能够爱其他的女人，不能爱海伦！”

“你说过你决定要娶海伦了！”

“无论我怎么做，我还是爱你！”

“泰利，我有了爱人！”

“他能够给你什么呢？”

那块儿旧伤疤又被他揭开来，又被他撕破而淌着血吗？无论她怎么若无其事的坚强，那终究是个疮疤，是个事实，是个内心深处的隐痛。

“他爱我！”

“我不爱你吗？”

她料不到泰利竟变得如此的世俗，而且是地道的中国式

的庸俗和利己。

“我以为你是个绅士呢！”

“男人只在能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时才是个绅士，其他的时候有可能是个弱智或是个暴君！”

他的眼睛变得发黑，深得像个无底的洞，沙果真的被他的话给惊倒了。

“没有哪个女人敢嫁给只有虚荣时才有爱的绅士，最能毁灭男人的恰恰就是虚荣！”

“他曾经把你给丢在黑夜的雨中！”

沙果迅速地看了泰利一眼，泰利没有躲开她，眼睛里充满了执拗和快感，就在那瞬间，她的思绪离开他很远。她想愤怒起来，想把他当成仇人那样憎恨，她还想为他说出他的委屈，说出他更多的无奈，说出他生活在坟墓下的阴影，让他理解他们的爱……似乎根本用不着和他说这些了，这大概就是他来中国最大的收获，用最传统的中国式的手段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商品，关系，利益，女人以及一切。

……这不是泰利的错，即便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听懂一个男人给予一个女人没名没分的生活，而这个女人还为他给予辩解，除非这个女人是疯了。

真不知道，是这个世界不正常，还是她疯了。她的对面总是站着一群和她格格不入的人。

“泰利，那不是我非要接受你的理由，对吗？”她觉得自己不能够替金林说出那些话去说服他，那就是已经决定了也不会伤害他。

“那你是爱我的！”

那是男人的软弱之处也是最能打动女人心的东西，委

屈，无助，乞怜，真诚。

她点头承认了，她不想伤害他而再次伤害了自己，他见过自己对金林的绝望，见过自己为了金林而死过，还有什么能够瞒过他的呢？他是金林之后，惟一能够让她爱上的男人。她爱过他，尽管里面有着对他的感激和对金林的绝望，但是，她对她的爱是真诚的。她不能够因为她的选择而否认自己的感情，更没有理由伤害他。

他的手抓住了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在诱惑着她，容不得她想什么，他已经把她拥在他的怀中。

他的吻诱发着她的遐想。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自由自在的，到处都是阳光和绿茵，阳光里没有过去的痕迹，绿茵里充满了现在的诱惑。阳光和绿茵里环绕着的那个带着尖尖屋顶的大屋里，那是她的家。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在那片阳光和绿茵里，她像所有的有了家的女人那样，呼唤孩子，亲吻丈夫，受到邻居的尊重，优雅地当街挽着丈夫的手，为丈夫换来自豪的目光……

那令人目眩的热吻并不是泰利的目的，他在诱惑着沙果，想让她当了自己的新娘。

“你真美！你知道吗？”

她仍然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地扇动着。

“你知道吗，你有多么的美！”

两颗晶莹的泪珠滚了出来，顺着脸颊流下来。

“你怎么哭了？”

她仍旧紧闭着双眼，睫毛在不停地颤抖，任泪水长流。

“如果是我让你那么伤心难过的话，我向你道歉！”

他惊慌失措起来，他想推翻刚才所有的话，只要她能够

平静下来。听到他乞求她的话，她哭得更痛苦了。他是不会知道她哭什么，为谁在哭。她哭她得到的和失去的和那份难以平衡的失落。

她依在他的怀里哭了很久，直到她渐渐地平静下来，她松开了他。

“对不起！”

“你真的很难过吗？”

“对不起！”

沙果揉擦着眼睛和脸上的泪痕，脸色逐渐润亮起来，

“我不会为难你的，我会等你准备好！”

“泰利，谢谢你！”

“沙果，你知道吗，我是来告诉你的，金林先生最近虚报进口设备报关价格，签订了虚假的合同，将湖州东方集团公司设备产权划为万平公司名下。”

“上市公司不都是这样经过包装的吗？”

“包装优资兼并和组合，而绝非是欺诈，金林先生的虚资做得太离谱了吧！他这样做已经损害到瑞思和湖州方面的利益了！”

她突然明白，泰利为什么今天约她见面，似乎他已经预见到了金林的未来下场和自己的希望，他是想先从沙果这里探个虚实不成？

“你已经知道他这样干是违法的，为什么不阻止他？你跑来我这里幸灾乐祸吗？”

“沙果，你误会了，一切都还不是很明朗，阻止他还来得及，我是想通过你阻止他的！”

“我？”

沙果觉得怀疑泰利自知很无理，但是已经说出去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她拿起皮包，对泰利说，“泰利，对不起，我先走了，拜拜！”

她一阵风似地去了。

金林还在办公室。他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就是沙果破门而入，沙果脸上带着疑惑和怒气，让他感到了紧张。“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沙果赶紧走到金林桌子面前，两只眼睛直瞪着他问道，“你是不是在搞虚假资产和利润包装万平上市？”金林转尔笑了，“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儿呢，上市的事我是按照规矩来搞的，你听说什么了？”沙果把泰利的话说了一遍，直逼着金林，“有这事儿吗？”“有啊！”“你为什么这么这么做呢？”“你坐下听我说！”沙果坐下来，金林给她倒了一杯水，递到她手里，一只手扶在她的肩头上，“你吃过中药吧，里面的成分很多，药材都很名贵，但是，你不知道这副中药里，每味中药各占多少成分，更不知道名贵重要占多少成分，你会知道这副药，是因有了那些微量的名贵药材而身价百倍，这就是包装公司的目的。”“问题是你已经知道这样做是欺诈行为，你还如此效仿，难道你不怕坐监入狱吗？”“我坐监不是还有你来探我吗？”“好了，我哪儿有心思跟你开玩笑！”“这是在不违规的情况下，打个擦边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那么简单吧，万一瑞思和湖州方面追究起来，你怎么说？”“哦，万平是控股公司，我不过是借过他们的名誉而已，实际上，在湖州真正能够发展起来，还不是靠万平的实力吗？”沙果一时没了话说，心总还是不踏实，“金林，我看你还是等等吧，等你的实力再大

些，资产和利润达到要求后再上市，行吗？金林，你这样太冒风险了，万一有人追究起来，你肯定是要问罪的！”金林眼睛突然盯着沙果，“你想动摇我？为了这些资料，我已经花了几百万了！”“什么？”“我只有一搏了！你应该相信我的！”沙果站起来，“金林，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我保证，湖州的东方集团，会在三年内有好的业绩，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会有机会的啊！”金林突然站住了，“上边有人支持我，我怕什么！”“你出了事儿，那个上边就溜得找不着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金林望着窗外，背朝着沙果，袅袅不断的烟雾笼罩着他的头。不一会儿，他转过身来，看着沮丧的沙果，“你说的没错，我们是孤儿，别对被人宠啊护着的抱幻想，还是靠自己的实力对吧！”“金林！”沙果扑过来，抱住了金林，“你明白就好！”金林抚摩着沙果，“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理解，会挣钱拥有财富的男人大把，会运用钱和财富为自己寻找政治资本的男人不多！”沙果松开了金林，“怎么，你想走仕途？”他眼里跳动着那种欲望是她从来不曾见到过的，“为什么不呢？还是你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守着你的家业，或许你还有希望，你真的进了监狱，哪儿还有什么仕途？”他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这些年来，我挣十个，得拿出三个去喂肥那些五花八门的贪官污吏，为什么非是我？要是我用这些钱坐上他们今天的位置，兴许是个万民拥戴的好官，我就是不信我做不到！”他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仰头全喝下，“你干得越大，蚕食你的人越多，你养的官宦越多，到头来，不是我进去，就是那些官宦们进去，这有什么好？啊？你说给我听听，今天这个来查，明天那个

来验，哪个门坎儿不是靠塞钱才能过去，哪个关口不是靠塞钱息事？一个遵纪守法的商人，能够赚到钱吗？你知道我每年支出多少应酬费吗？这个费用在国外的企业里绝对是违法支出，也是根本就没有的，在我们这里，却成了正大光明藏污纳垢的渠道！”

沙果真想立即走掉。她坐在那里，被他的话压得不能呼吸，不能思考，甚至不能看他。她还得必须承认他的话里的道理是事实，而且是对的。

“沙果，你想过没有，我要是成为这个市的市长，那该是什么样的官？”

他真的是有点失控了吧，但看他那自信不羁，娓娓道来的样子，又不是。她疑惑不解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那个自己多么挚爱熟悉理解的男人。

“把帮过你的人提拔重用起来成为你的死党，把反对过你，吃过你，卡过你的人往死里整掉，把你养的贪官污吏揭露出来暴光搞臭，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倾斜，那是你曾经奋斗过的领域嘛，然后，你成了本市最大的贪官！”

金林慢慢地拍起巴掌，“说得好，你对我就那么不自信吗？”

“没有，这是你的必经之路，很多比你条件好的人都在此落马的路，我只是给你个忠告而已，哦，对了，还有一条，你会先把我处理掉，省得耽误了你来之不易的前程！”

“你……”

沙果走到门口，转过身来说，“金林，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过去，今天，将来都是这样！”

她留在他脸上的眼光充满了哀怨，不解，那眼光让金林

看着心烦。

第六节

仿佛一切都没有变，仿佛一切都又从头开始。

金林被检察院带走时，沙果不在深圳，之前，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她。他的秘书林彬来湖州，她这才知道金林是以“ 欺诈骗罪 ”被逮捕的。沙果没听林彬说完，就昏了过去。

林彬在医院交给了沙果两件事，是金林临走前交给他的。一件是，把一个装有公司机密的电子笔记本交给她，密码她知道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亲笔写的“ 委托书 ”，由她代理“ 万平 ”集团董事长职务，并全权处理公司的所有事务。沙果把头扭向一边儿。林彬的眼圈红红的，“ 沙姐，万平就靠你了！沙姐，公司还有几千职工，他们…… ”“ 你接手干吧！ ”沙果气若游丝，一副生不如死的模样。“ 沙姐，金董是那么信任你…… ”

.....

何伟来了，他整个人好像缩小了一号。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看着沙果。沙果的眼睛直盯着天花板，动也不动。

“ 你要振作起来，你没有可选择的了！ ”

沙果还是动也不动地躺着。

“ 沙果，他是我朋友，我不会丢下他不管的……你，还有我呢，我会帮你，我会为你赴汤蹈火…… ”

沙果的眼角流出了泪水。

“想想金林为了万平吃的那些苦……想想我们的东方集团……”

“何伟……”

沙果的头终于转向何伟，泪水如注的淌下。

“沙果！”

沙果冲着铁栅栏边哭边喊，“我什么也不是……你凭什么占有我，你凭什么给我财产，还不就因为我是你养的情人……我在世人眼里是个婊子，一个傍大款的贱女人……你和我，任何一个男人和我，有什么区别？我有什么好清高的……从接受你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放弃了什么自尊，就是别人不骂我，我也把自己骂了千万遍……我图的什么，你的钱财嘛，那是因为是你的馈赠，你的爱怜，你的手段，别的女人能逃出去，我不行，我到死都得跟着你，我是你的情人，这够了吧，还不够，你说，你说啊……那天我是怎么说你的，你听吗，你做的好好的生意赚得好好的钱，又起的哪门子的政治野心，就算是你说的有道理，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能说干就干了……那好，你坐了大牢，整天吃了睡睡了吃的，又让我来替你扛着这个破公司，真是气死我了……”

金林在栅栏里面喊着，“你是我今生今世最爱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是我的爱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爱我，这难道错吗？我们相爱就够了，其他的全都是他妈的浮光掠影，身外之物，只有爱是属于我们的，那才是可以跟着我们永世不变的……我有家庭，我对家庭尽了最大的责任，我有爱，我对爱倾注了我全部的感情，我问心无愧，当

初是你接受了我对你的爱，敬重我对家庭的这份责任，我说过，你是自由的，你随时可以弃我而去，我说的算数，别太委屈自己，别整天像个深闺怨妇似的……”

沙果冲着铁栅栏继续喊，“你可以把公司交给任何一个人，干嘛交给我……我是能够替你应酬，还是替你赚钱……”

金林直着嗓子喊，“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没有骨气，算我看错了你，你就想着嫁男人，当家妇，真是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

“哎，我说你能不能对我说话好点啊……”

“你怎么变成这样的女人……”

“好了，你还说什么，反正我是你打出的一张死牌了……”

“千万别这么说啊，你是我的王牌啊，我全靠你了……有机会，替我看看我的家人……”

沙果扑上前去，对着金林一阵乱打，“打死你，臭金林，气死我了，打死你，让你气我，我让你霸道，我让你对着我喊……”

突然，金林不见了，栅栏也不见了，只有她和她已经被汗透了冰凉僵硬的身子，一切都像跌进深渊中……

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大栅栏大门口，看见他出现，朝着她缓缓走来，她的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掉。他看见了她，看见了她的泪水，那副样子让他心疼欲碎，“对不起……”她眼泪巴巴地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的样子更让她心如刀绞般，“你，你，你……”看她痛苦的样子，他上前抓

住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对不起……”旁边的狱警咳嗽了一声，她这才意识到他已经被管制了，而管制是有规矩的。她为他抹去泪水，“我会守住你的一切，你放心吧！”他仍旧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会照顾好黄霓和孩子……”金林简直要哭出声来，“沙果，我……对不起！”“金林，从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你，就认定你是我今生今世的最爱……走到今天，我不会再后悔，不会动摇……不会了，爱你，被你爱，是我生活的目的！”“沙果，我的爱……”“金林，记着，生命就是连续不断的死亡和复活！如果说，这是你必须面对的，那你就坦然一些，还有我和你在一起！”金林勉强地笑了，笑得泪水飞溅。“现在何伟负责湖州那方面的工作，我回到深圳主持万平的工作，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何伟？他不是已经离开……”“他很讲义气，是他说服了我，出来接手万平的！”“替我谢谢，谢谢那小子……”

金林因诈骗罪判了两年。判刑那天，沙果在法庭上见到了他，他的情绪平静而坦然。

那座被金林称之为“坟墓”的“清园”别墅，素雅清秀，毫无半点儿的奢华和浮躁，就像主人一贯我行我素的禀性。沙果来过这里一次，这一次却留下使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那天晚上，医院的救护车呼啸着带走了他病危的妻女，心力交瘁且又伤心欲绝的金林瘫在草地上，他实在是没有勇气走进抢救室，亲眼目睹那幕熟悉而令人心碎的场面，医生急促的脚步，叮当作响的器械，浓浊的药水味儿，白单

子下面盖着她奄奄一息苍白而脆弱的生命……他真的想让她走掉，他期盼着那辆载人的车从此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把她永远的载到黄老先生那里，尽快的将这一切结束掉，那才是她的幸运，她受了太多的罪，承受着太多的不幸，那是常人都难以承受得了的。他又责骂自己，责骂自己是个没有良心的畜生，是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实在是没有颜面面对黄老先生……他再也没有勇气和力气迈进那座“坟墓”，那里面跟医院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围在他身边的女人更让他难过和伤心而已。

……他们在草坪上疯狂的做爱，竟然没有半点儿罪恶感。沙果在金林的心里投进了一缕阳光，那个夜晚，他生命开始了复苏并且有了新的意义。尽管她不属于这里，但她却在这里窃取了他真正的爱，她不能够住进这里，但她却成了他心灵中的真正的主宰。

因为爱他，还因为她的存在，她甚至憎恨过赌咒过她。想到她被她欺骗，想到他对自己的柔情蜜意，想到和他如胶似漆的爱，想到她被他冷落在一边，她总是胜利者，一个女人打败另一个女人的胜利者。

她对她心存着的自卑，丑恶，被道德谴责的不安，却无时无刻不在的困扰着她，动摇着她胜利者的骄傲和自尊。

她有什么错？

因为她比她之前嫁给了金林，她弱不禁风的身子无法承载起夫妻的义务，她清心寡欲的生活轻视了他们的性爱，还是她的温存宽厚的刀刃抹杀了他结束这一切的决心。

她就该遭到如此不公？

她不知道怎样面对她，但她必须要走进这个家了，不

是胜者而是上帝。

黄霓开门见是沙果，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你是？”

“我是金董的朋友，我叫沙果！”

黄霓的吃惊是沙果料到的，她没料到的是，黄霓有着如此的清丽脱俗，典雅秀美的气质。

黄霓热情地请沙果坐下，“你是来点咖啡呢，还是茶，哦，还是像金林那样要点威士忌？”

沙果笑着说，“不麻烦的话，就来茶吧！”

黄霓走到客厅的一角，那里有个很精美的酒柜，台面上放着咖啡壶之类的东西。

“什么麻烦啦，我身体不好，就只能在家里做这么点点事，金林是很喜欢喝我冲的茶呢！金林怎么没和你在一起，哦，请别误会啊，金林的朋友从来没有单独来过我们家里，你今天真是稀客啊！”

黄霓忙乎着，沙果这才注意了她。她的皮肤白得像瓷，泛着青光，一双杏眼儿微笑时弯弯的既温柔又安详，她举止从容而娴静，一件黑色的丝纺绸紧身上衣，式样简单而合体，同样的一件白色提花长裙，摇曳地拖在地上，似露非见的那双平底羊皮鞋，淡雅超脱的气质，似有佛道的清逸欲飘的感觉。她的这种气质倒是沙果觉得她有那种修炼的未卜先知的仙人风范。难怪金林说，她深居简出的，却能做出果断的预见。

沙果觉察到她的微笑里的含着的那种揣测，“金董要在欧洲处理公司的一些事务，比较麻烦，可能要费些时间，这段期间，我替金董主持万平的工作，也替他照顾你们，所

以，你不要客气，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沙果小姐，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为我们操心了！”

她说话声音缓慢而柔和，有些咬文嚼字的味道，但很好听。

“不用客气，这是应该的！”

“请喝茶，这是金林最喜欢喝的茶！”

黄霓把沙果的话岔开了，沙果注意到她是故意的，便端起茶杯抿了口，然后放下茶杯说，“味道真的不错，金董真是懂得品茶！”

黄霓看着沙果，“能喝出是什么茶吗？”

“黄山云顶白雾！”

“你是怎么知道的？”

“哦，在他桌子上摆着！”

“是吗！”黄霓很轻松地笑了，像如释重负，“你真漂亮，既然是金林选定的人，那你也一定很能干，你真是位才貌双全的女人啊！”

沙果知道她的奉承是违心的，更多的是嫉妒，但她不愧是个有教养的人，知道该怎么收，又知道该怎么放。沙果笑着说，“金太，金董他一时不可能和你联系，请你不要着急！”

“哦，他经常是不来电话给我的，我没什么，只要你能和他联系上，把情况告诉我就可以了！”她不卑不亢的，既让沙果听出来她以往的苦衷，又让她听不到半句怨言，好个温柔的杀手！

再聊下去，两个女人都很谨慎起来，口越来越紧，话也显得尴尬，沙果先提出了告辞。

临分手时，黄霓对着沙果叹了口气说，“苦了他，也苦了你呀！”

听话听音儿，沙果琢磨着黄霓最后那句话的意思，答案只有一个，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她都已经知道了。沙果知道她的谎言根本隐瞒不过她，或许她的拜访更让她证实了这一点。她不觉更加为难了，不知道该怎么对这么聪明的女人继续隐瞒下去，他和他的关系，他的处境所有这一切。

黄霓果然是聪明之人，她从沙果的来访中，不仅证实了她就是金林的情人，而且也证实了金林肯定出了事儿。送走了沙果，她一时很难平静下来，“她很漂亮，健康，像一道阳光明媚，绚丽，而且震撼人心……”整个下午，她脑子重复着不知道是在哪本书里看到的一段话。这不正是她曾经给金林最为宽容，最为理解，最为感动的劝告，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位女人走进了金林的生活，她将会感到无限的轻松和欣慰。今天，她却感到了异常的沉重，沉重得每一次的呼吸都是那么的艰难和不平。她想愤怒起来，想毁掉这个家，想嫉妒和咒骂那个女人，想报复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想翻悔她曾经许给金林的那番话，她知道她错了，她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这个家……

下班时，沙果接到黄霓的保姆小瑞的电话，电话里面哭成了一团，小瑞说，黄霓昏死过去，这次犯病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她按照平常那样给她打了针，但仍然没有用，所以，她害怕了才打电话给她。沙果立即呵斥她说，“你这个笨蛋，以后遇到这种事，一定先给医院打电话，让医院派救护车

来，好，我马上赶过去，你先照顾好叶子！”

这一切，只有经历了，才知道生命和死亡的存在的真正意义。那是在一场混乱中，生命的侥幸与死亡的必然的恶战，医生的责任是这场混乱中生与死的分水岭。医生的责任来自良心，而良心在市场上也是有价的。

沙果知道该怎么样帮助医生找到那点儿责任，她听金林这样说过和做过。她在赵医生走进急救室时，恳求他尽一切力量抢救黄霓，她没有等赵医生对她的那张充满了焦虑陌生的面孔提出质疑，就在他的白大褂上缀着那只很大的口袋里，神不知人不晓地塞进了一个信封，他立刻找到了感觉，“应该的，应该的，请放心好了！”

就这样，黄霓的生命托付给了这位有责任心的医生，他在找到感觉后，愿意为这位托付者挽回濒于死亡的生命尽力，只要尽力，任何人对医生是没有指责的。其实，那就是个感觉。难道他会钻进厕所数数那信封里的钱，然后再做个决定，钱少了把活人往死里整，钱多了，他能够让死的人活？感觉就是你在求他，那就对了。

赵医生果然很负责任，他终于再次留住了黄霓的生命。

沙果握住赵医生的胳膊，泪水直流，那瞬间，她似乎明白了理解了金林，明白理解了他所做的一切。

沙果让小瑞去睡了，叶子正坐在房子外面的台阶上不肯睡。她没有叫叶子，默默地坐在她旁边。她抬头凝视着夜空，那黑幽幽的就像罩在眼前的黑幕似的天河，几颗稀疏的星星像钉在黑幕上的扣子，小心翼翼地晃动着。

叶子抬起头，看着沙果脸部的侧影，看着她望着天空的样子，看着她叹气的样子，她把身子挪过去悄悄地靠在她的身上。沙果感觉到了叶子瘦弱的身子簌簌发抖，她心里骤然被一种爱怜窒息住，那是她从来不曾体会到的一种情感，是能被自己所感动的一种冲动，她不由自主地抱住了叶子。

“阿姨，我爸他怎么了？”

“你相信你爸爸吗？”

“嗯！”

“那你就相信你的爸爸，相信他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嗯！”

“你听说过吗，人只要对着天说出自己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你最想干什么？”

叶子抬起头，对着夜空，很认真地说，“我跑不动，同学总是笑话我，我想跑得像兔子那么快！”

“哦，没多久你就会像兔子那样跑了！”

“真的吗？”

“我保证，但你现在必须吃掉小瑞阿姨给你做的饭和菜，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

“我答应你！”

叶子靠在沙果的怀里睡了，沙果把她抱到屋里，放在她的床上，叶子翻身紧紧地抱住了沙果，嘴里嘟哝着，“阿姨，阿姨，别离开，别扔下我……”

第七节

叶子生日那天，沙果带了生日蛋糕给她，她很郑重地在插了十二支蜡烛的蛋糕前许了个愿，然后跟黄霓咬耳朵，黄霓笑着看着沙果，“你跟阿姨说说看！”沙果对叶子说，“叶子，你许的什么愿啊？”叶子走到沙果面前，一脸的认真，“我想你叫我妈大姐！”沙果看了黄霓一眼，黄霓微笑着点着头。“那好啊，我就叫大姐吧！”叶子欢快地叫喊着，“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妈的妹妹，那你就是我的姨妈，我有两个妈妈，是不是？妈妈，妈妈，来，来，两个妈妈切蛋糕！”沙果和黄霓被叶子拽到蛋糕前，沙果看着黄霓，黄霓眼圈已红了。

黄霓一边给沙果夹菜，一边说，“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来家吃饭，和我聊天可以缓解你的疲劳，也可以吃得可口点儿，啊？”

“好啊，好啊，姨妈，姨妈，你快答应啊！”

“不行，这太麻烦你们了，我的工作时间是没有规律的，一早一晚的，会影响到你们的！”

“不会的，沙果，你来了，没吃饭就吃饭，要办公有金林的书房，家里有个小瑞，累不着我们的！”

“对呀，姨妈，我保证不会缠你，影响你工作的！”

“沙果姐，家里有你在，我们心里有了主心骨啊，你就

答应了吧！”小瑞也在帮腔。

叶子看着沙果，眼睛里的泪水直打转，要是沙果说不行，她眼泪马上掉下来。沙果能感觉到黄霓的真诚，但是，她还是无法一下子接受住在这里，和他的家人同住在一起的现实。

“我的身体不好，你每天不要操心来看看我吗？”黄霓夹起了一块儿藕块，轻轻地放在沙果碗里。

“对呀，对呀，姨妈，你不是妈妈的妹妹吗，你不能不管妈妈和我嘛！”

沙果望着黄霓，“大姐，叶子，对不起，给我点儿时间好吗，等我准备好了，我一定会来的！”

叶子低下头，眼泪涟涟地看着沙果，沙果没有勇气看她那么伤心失望的脸，便匆匆离去。

沙果带着叶子飞到美国，接受了世界最顶尖级的医生们为她做的肝脏手术，手术很成功，叶子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根据医生的建议，她把手术后的叶子留在美国，委托一个朋友关照，休养半年，等身体恢复得更好些再接她回国。沙果和黄霓为此彼此都心照不宣地同意了，原因就是怕叶子为金林的事儿受到刺激。

叶子手术完后，沙果匆匆从美国回来，处理完公司的事儿，就来看黄霓。黄霓说她不太舒服，想让她住下来陪她。沙果知道，金林的事儿对她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她能够支撑着活下去，完全是为了女儿。叶子离开她后，她有可能完全处于崩溃状态，她没有人可依靠，可倾诉，她只有她了，她

不能再为了那点儿自尊而拒绝她了。

沙果答应下来，黄霓显得精神好了很多。她喋喋不休地对着她说这个那个的，她给沙果说了很多关于金林的事情和各种嗜好，她很感动。

黄霓带沙果进了金林的卧室。

“这里的東西全是金林的，我看还合你用，冲过凉早点儿睡吧，你一定很累了！”

黄霓的用心很显然。沙果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对她这种做法心存感激，但也没有拒绝她，接受她的施舍只能表明她和她一样爱着金林，而且爱得感情那么的强烈，难以遏制。

沙果在金林的房间里感受着他的气息。

他的照片。

他的网球拍。

他的书橱。

他的收藏。

他的烟斗，打火机，烟灰缸。

她走出浴室，穿着金林的浴衣，那上面依旧残留着他的薰衣草的气味。

她的脸埋在他枕过的枕头里，那里面依旧有着他的温暖。

.....

她哭着，哭自己，哭他，也哭她。

一只纤弱的手抚摩着她遮盖在脸上的头发，是黄霓。淡紫色的睡袍几乎拖到地上，把她瘦小的身子包得更加柔弱。她的嘴角挂着一丝惨淡的笑。

“我很信任金林，从不怀疑他。他是个优秀的男人，他经营的公司是最好的，他爱上的女人当然也是最好的！”沙果疑惑地望着她，真不知道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真的。

“我是个女人，有直觉，有嫉妒心，当然也有自尊了……”她停顿了一下，是想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但他需要的很多，很多……我无法满足他，这使我很难过……我曾经对他说过，只要他爱上一个值得爱的女人，我可以接受她……我知道，实践自己的承诺没那么简单，我，我猜测你，恨过你……”她说话的样子平静极了，像在讲述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她转而望着沙果，眼睛里闪动着温柔，那温柔里充满了美和慈祥，“你真的很美，美得让人醉心哪！”她用了个很古怪的词“醉心”来形容沙果的美，沙果想说什么，她用手拨开掉在她脸上的头发，白皙的手指捧着沙果的脸腮，“我知道你心里很苦，他也苦……叶子，为了叶子，我……”

“大姐，别说了，我不会走进这个家的，这是我爱他的条件！”

“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走的人了……”

沙果抽泣着：“大姐，你会好的，叶子不是已经好起来了吗！你们是金林生命里的一部分，他怎么可以失去你们呢？”

黄霓的脸部像雕像那么娴静，淡漠，眼睛里面仿佛蕴藏着很深很深的意味。

“我是在医院第一次认识你们的，见到你们，我放弃了我的初衷，他太苦了，太累了……假若我是他的一把雨伞，下雨时能为他遮挡风寒，我是他的咖啡，烦闷时能为他解点忧愁，我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我成了他的情人，一个他可

以信赖的女人。我很清楚，我根本替代不了你和叶子在他心里的位置，那个位置永远是属于你们的。是情人还是妻子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他已经咽下了太多的委屈和苦水，我也吞下过太多自己酿制的苦酒。我赌气拿他对我的爱开玩笑，我不断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边缘上犹豫，我想逃避自己的选择，最终，我还是走到你面前来，求得你的宽恕和原谅，大姐……”

无言的哭泣，沉寂的默许。

她们走进了“天方夜谭”的故事里，在那里，享受着没有被玷污的宽容和自尊，享受着爱人和被人爱的理解和慰藉。两个女人爱着一个男人，那女人没有被嫉妒和愤怒融化，那男人没有被猜疑和纠葛毁灭，那爱没有被分割成最后的晚餐。他们在痛苦之后，仍然选择了爱。

“我能做到的，你能够做到，我做不到的，你也能够做到，光占着个好位置有什么用嘛？我知足了，金林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我们爱他，为他做选择，为他付出都值得！别哭了，你是叶子的姨妈，是我的妹妹，姐妹俩还有什么好分彼此的呢！你要理解我，我是在感谢你啊，因为有你在，金林一定会再站起来，你信不信？”

“我信……”

金林万没想到，黄霓会到这里来看他。隔着玻璃窗望去，黄霓向他伸出一只手，手在不停地颤抖着……

她声音微弱颤抖：“林，你过得还好吗？”

金林望着她点着头。

“林，我和叶子很好，你放心，这么些年来，你为了爸，

为了我们，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看着你，我这心里疼得发麻……对不起，林，我不是个好女人，但我很幸福，是上帝派你来到我身边，是爸爸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

她是想埋怨金林，为什么不告诉她发生的事情。但她却没说出一个字，她什么时候都不会埋怨金林。金林望着她，眼睛发热。

“林，我知足了，我会跟爸说，他给我找了个世界上最棒的男人，他给了我终生的幸福和快乐……”

金林听明白了她说话的意思，猛地对着话筒说，“黄霓，你一定要有信心活下去，一定要等我回家……”

“金林，我就是想亲口告诉你……我对不起你……我爱你！”

金林泪水涌了出来，“我知道的，黄霓，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

黄霓笑了，笑得勉强，凄美，金林看着很难受。

她想要用尽最后力气和精力不停地说着，她连小瑞都提到了，就是没有提起沙果。狱警过来了，黄霓知道会见要结束了，她的泪水立刻涌满了眼眶，她绝望地看着金林，“金林，你一定要好好待沙果，你答应我，答应我……”他早已从沙果那儿知道她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他很清楚黄霓的话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可以答应她，“黄霓，等着我回家，我会把这一切详细地告诉你，好吗？”“林，答应我，爱她，善待她，你一定要答应我！”她那苍白典雅的脸上现着恬静而安详的光泽，那是他最熟悉的神情，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他感动。

“我答应你！”

金林走进来，她还站在那窗口前，朝着他摆手，她笑着，开朗而明快，那是他从不曾见到过的笑容。

“海伦，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沙果吗？在浩瀚无垠的沙漠里，小树上发着翠绿绿的芽，那就是春天到了，春天很温柔，也很脆弱，生命刚刚在胚胎孕育当中。小树上的枝条上开满了怒放鲜艳的花，那就是夏天到了，夏天很严酷和无情，生命经受着考验和磨砺。小树上的花落抽出郁郁葱葱的叶子下面挂满了果实，那就是秋天到了，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也收获着生命的成熟。当小树干枯的枝条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生命的绿色深藏在小树的内心，顽强地在寒风中抗拒着死亡的肆虐，挺拔了身躯期盼着来年春天的到来，那才是沙漠的希望，那才是繁衍生命轮回的种子，那才叫生命啊！”

海伦的墓是用的白色的汉白玉镶嵌，上面刻着娟秀的字“柳絮儿之墓”，旁边同样的空着墓穴，是森给自己留的。森说，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了，姐喜欢深圳，他也喜欢深圳，他们愿意永久地留在这里。沙果给他们建了这个墓碑，为了纪念他们曾经的过去和他们彼此最后给予的信任。

沙果来了几次了，留上一束花，挨着她坐会儿，和她说说会儿话，她觉得她很信任她。她也想起过，和她在一起的那些很尴尬的日子，但她终究还是理解了她。她曾那么想设计自己的命运，她以为她可以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将小镇来的那个小妞“絮儿”改变成为社会名流的“海伦”，她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结果结束了这一切。

沙果来看她，是因为她给她的话题太沉重苛刻。当她置

身于这个轻浮的世界中，她需要她，和她一起背起这个沉重的墓碑，那是她心里的铭言。

森死了。晶陪着他走完了他年轻的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很安详幸福地靠着晶，守着他们的孩子死去。

当天晚上，晶早产下森的儿子，一个活脱像他，哭声洪亮的孩子。

晶带着儿子回到深圳，她开了个歌舞厅，“SEN”城堡，是用了森的英文缩写。她说，这里永远都有个舞台是属于森的，她要让森在深圳的舞台上唱红。

沙果到美国去接叶子，黄霓静静地死在家中。

沙果不放心，走前动员黄霓住了院。小瑞说，沙果走后的第二天，太太就回到家里。晚上，太太给叶子通了电话，她嘱咐叶子以后要听沙果姨妈的话。临睡觉前，她塞给小瑞一个存折，小瑞不要，她说，这是妈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小瑞收下了。小瑞心里觉得不是太放心，就睡在太太的房间里，半夜醒过来时，发现太太睡得很安静。第二天早上，黄霓没有按时起床，小瑞发现黄霓已经死了。

夜风吹起了客厅里悬挂着白色的纱幔，像几只幽灵漫舞在昏暗里。设在大厅正中间的灵堂上，放着黄霓的遗像。她依然那么典雅端庄，依然温柔地注视着爱抚着这个家。

沙果紧紧抱着叶子，蜷缩在沙发上。叶子不断地嘤嘤哭泣着。

金林出现在门口，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惊讶，没

有呼喊，只是无力地靠在大门框上

.....

“姨妈，妈妈为什么不等爸爸回来？”

“也许是妈妈等得太久了，等得太累了吧！”